

*A classic work of
clairvoyant investigation*

事物的隱秘面

The
Hidden
Side of
Things

C.W. Leadbeater

C.W. 利比德著

THE HIDDEN SIDE OF THINGS

事物的隐秘面

BY

C. W. LEADBEATER

C. W. 利比德著

杜巍巍译

1948

THE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证道学出版社

ADYAR, MADRAS 20, INDIA

First Edition 初版 1913

Second " 二版 19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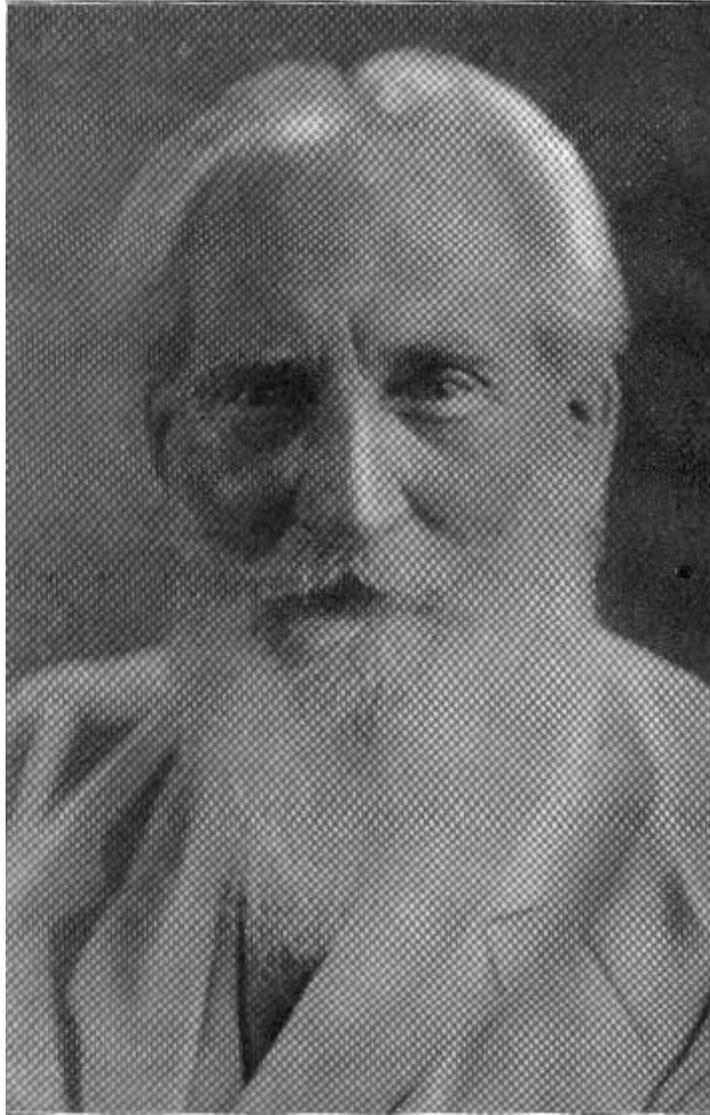
Third " 三版 1923

Fourth " 四版 1948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2023年中文版



C. W. Leadbeater

C. W. 利比德

FOREWORD

前言

我在过去的十年或十二年里一直在考虑和构思这本书，但直到现在才发现有可能出版它。它并没有因为延迟而有任何损失，因为一个奥义学的学生从来不会停止学习，而且我现在在各方面都比十二年前知道得更多，尽管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在我们面前有无穷无尽的更多的知识等待我们去获取。

这里所写的大部分内容已经以文章的形式出现在《证道人》（Theosophist）和其他地方；但所有内容都经过了修订，并做了大量补充。我相信它可以帮助一些同修认识到生命中超越我们肉眼所见的部分的重要性——正如佛亲自教导我们的，我们需要知道：

不可见的多过可见

C. W. LEADBEATER

C. W. 利比德

目 录

第一部分 介绍	1
第一章 奥义学.....	1
第二章 世界作为一个整体.....	7
更宽广的视野.....	7
第四维度.....	9
更高世界.....	11
生命的目的.....	13
第二部分 我们如何被影响的	15
第三章 被行星影响.....	15
辐射.....	15
太阳神.....	16
不同类型的物质.....	17
活着的中心.....	18
它们（行星）的影响.....	21
行动自由.....	23
第四章 太阳的影响.....	25
太阳的热.....	25
太阳黑子.....	26
生命力.....	27
生命力球.....	28
生命力的吸收.....	29
生命力与健康.....	33
生命力非磁力.....	34
第五章 自然环境.....	37
气候.....	37

岩石	39
树	39
七种类型	50
动物	42
人类	43
旅行	45
第六章 自然精灵的影响	49
不同的进化计划	49
进化路线	60
重叠	54
仙子	56
国家的仙子类型	57
在一座爱尔兰的圣山上	58
仙子的生与死	59
他们的乐趣	60
仙子世界的浪漫	62
对人的态度	62
魅惑	63
友谊的例子	65
水精灵	66
淡水中的精灵	76
空气精灵	68
他们的娱乐	70
不正常的发展	72
研究精灵的好处	73
第七章 磁力中心	74
大教堂	74

庙宇	77
圣地和圣人遗物	78
遗迹	90
现代城市	84
公共建筑	85
墓地	86
大学和学校	87
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	87
芝加哥的屠宰场	88
特殊场所	89
圣山	89
圣河	100
第八章 仪式	92
阶制	101
三条道路	95
基督教的魔法	97
弥撒	98
受圣职	101
圣公会	103
音乐	104
思想形状	105
虔诚的作用	106
圣水	108
洗礼	109
团结就是力量	110
圣化	110
钟	111

香	112
为逝者所做的仪式	113
其他宗教	114
神职人员的等级	115
第九章 声音	116
声音，颜色和形状	116
宗教音乐	117
歌唱	119
军乐	120
自然的声音	122
日常生活	122
噪音	123
第十章 公众舆论	126
种族偏见	135
公众偏见	127
政治偏见	128
政府	129
宗教偏见	129
阶级偏见	130
公众标准	131
种姓歧视	132
自由的义务	135
商业手段	135
欺骗的结果	138
对人的偏见	139
朋友的影响	139
流行的迷信	140

对闲言的畏惧	141
更好的方面	142
第十一章 偶然事件	144
葬礼	144
尸体的处理	146
手术	149
讲座	150
政治会议	152
人群	153
降神会	154
宗教复兴	157
一股爱国热潮	161
战争	164
灾难	167
第十二章 被看不见的生灵影响	169
敏感的人	169
一个值得一提的案例	170
对异象的调查	177
写书	187
第十三章 我们对这些影响的态度	197
保护壳	197
以太壳	198
保护盾	201
警告	202
星光壳	202
思想壳	204
壳最好的用处	205

一个美丽的故事	205
更好的方式	206
第三部分 我们怎么影响自己	209
第十四章 用我们的习惯影响自己	209
食物	209
致醉的酒	211
吃肉	212
吸烟	215
吸毒	217
清洁	218
奥义卫生	219
锻炼身体	220
阅读和学习	221
系统性和彻底性	223
读小说和看报纸	223
讲话	226
冥想	227
第十五章 物质环境	230
房子	230
街道	232
画	242
小摆设	235
书籍	236
家具	236
珠宝	237
护身符	238
我们随身所带之物	243

钱.....	243
服装.....	245
第十六章 心理状态.....	248
思想形状.....	248
情绪.....	249
重复的思想.....	250
恋爱.....	251
童真之爱.....	254
奥义学和婚姻.....	254
意识的变化.....	256
第十七章 娱乐活动.....	258
孩子的游戏.....	267
运动.....	260
钓鱼.....	261
赛马.....	262
赌博.....	262
戏剧.....	263
第四部分 我们如何影响别人.....	265
第十八章 我们本身的影响.....	265
人类的互相关联.....	265
幸福的责任.....	266
和平.....	272
第十九章 用我们的思想影响.....	276
思想的世界.....	276
思想的作用.....	277
思想波.....	281
思想形状.....	282

我们可以用思想做什么	284
思想的责任	288
第二十章 我们的行为	294
救助穷人	294
真师的力量	296
制造护身符	297
护身符的类型	299
消磁	302
把小事做好	303
写信	304
在睡觉时工作	308
第二十一章 集体思想	321
教堂赞美诗和仪式	321
会众	313
修道院	314
对死人的作用	314
拯救灵魂	315
不喜欢仪式的人	316
证道学学会的聚会	317
第二十二章 我们与儿童的关系	325
父母的责任	328
童年的可塑性	331
家长的影响	332
孩子的灵光圈	333
父母的粗心	334
爱的必要性	338
宗教教育	341

身体训练.....	343
第二十三章 我们与低级王国的关系.....	345
家养动物.....	345
鸟.....	346
植物.....	347
自然精灵.....	349
无生命的环境.....	351
船.....	352
机器.....	352
不吉利的船.....	354
造房子用的石头.....	355
晕船.....	356
第五部分 结论.....	357
第二十四章 知识的结果.....	357
总结.....	357
未来.....	359
第二十五章 达到灵视的途径.....	363

FIRST SECTION

第一部分

INTRODUCTORY

介绍

CHAPTER I

第一章

OCCULTISM

奥义学

术语“奥义学”（又称神秘学）是一个严重被误解的词。在无知者的心目中，即使在现代，它也是魔法的同义词，而它的学生被认为是黑巫术的实践者，他们穿着印有神秘标志的猩红色长袍，坐在古怪的环境中，以一只黑猫为伴，借助召唤撒旦来配制不神圣的药水。

即使是现在，在那些教育程度被提升到超越这种迷信的人中间，仍然存在着大量的误解。对他们来说，它从拉丁文的“*occultus*”（隐秘性）一词衍生而来，说明它是一门隐秘的科学；但他们往往轻蔑地认为它是无稽之谈，不切实际，与梦和算命有关，与歇斯底里和巫术有关，与寻找生命的灵药和哲人石有关。那些应该知道更多的学生们谈起奥义学时，好像事物隐秘性的一面是被故意隐藏起来的，似乎有关知识应该被所有人知晓，但却被少数人因任性或自私故意隐藏起来；而事实是，除了我们自身的限制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是或者可以被隐藏的。对每个人来说，随着他的发展，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宽广，因为他能够看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宏伟和美好的东西。

我可以用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来反驳这种常见的谬误看法：在每一个标志着慕道者进入更高阶位的入道仪式时，一个明确的新知识层次会被赋予给他。这是非常真实的，但只有在接受者已经发展到可以掌握知识的程度时，才能被赋予知识。对普通人来说，这些知

识并没有被隐藏，就像数学中圆锥曲线的知识并没有对还弄不懂乘法表的孩子隐藏一样。当孩子达到能够理解二次方程的水平时，老师就会准备向他解释圆锥曲线规则。同样的道理，当一个人有资格接受相对于某个阶位的信息时，他就会立即被纳入那个阶位。但是，要想获得接受更高知识的能力，唯一的办法是开始尝试了解我们目前的状况，并根据我们发现的事实，明智地安排我们的生活。

因此，奥义学就是对自然界隐秘面的研究；或者说，它是对整个自然界的研究，而不仅仅是现代科学所研究的那一小部分。在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大多数人对自然界的大部分是完全不了解的，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能力中只有一小部分得到了展开。因此，普通人将他的哲学（如果他有一套哲学的话）建立在完全不充分的基础上；他或多或少地按照他所知道的少数自然法则来行事，因此他生活的理论和实践都必然是不准确的。奥义主义者有广阔得多的视野；他考虑到了更高世界的力量，而这些力量的作用对唯物主义者来说是隐蔽的，因此他在生活中遵循所有自然法则，而不是偶尔参考其中的一小部分。

对奥义学一无所知的人很难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有多大、多严重、多普遍。我们能够充分象征这种局限性的唯一方法是假设某种意识比我们自己的意识更有限，然后看看它在哪些方面与我们的意识不同。假设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意识，它只能够感知固体物质——液体和气体形式的物质对它来说就像以太物质、星光物质和思想物质对普通人一样完全不存在。我们很容易看到，对于这样的意识来说，对我们所处的世界有任何恰当概念都是不可能的。它唯一能感知的固体物质，在它眼里会不断地有着剧烈的变化，然而它不可能有合理的理论来解释这些变化。

例如，每当发生阵雨时，地球上的固体物质就会发生变化；很多时候，当它充满水分时，就会变得既软又重，但这种变化的原因对于我们所假设的意识来说，必然是完全无法理解的。风可能掀起沙尘，把它们从一个地方吹到另一个地方；但对于一个对空气的存在没有概念的人来说，固体物质的这种运动将是完全无法理解的。这些例子已经很明显地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仅限于固体物质的意识所能构建的世界观念是多么无望地不充分。

然而，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现在的意识与发达的人的意识相差甚远，正如这种假定的意识与我们现在拥有的意识相差甚远一样。

证道学学生至少在理论上熟悉这样的观点：即任何事物都有其隐秘的一面；他们也知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不可见的一面比肉眼可见的一面要重要得多。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赖以获得关于外部物体的所有信息的感官还没有完全发展，因此获得的信息是片面的。我们在周围世界看到的绝不是所有可看到的东西，一个愿意花时间培养自己感官的人将会发现，随着他拓展视野的成功，生活对他来说将变得更加充实和丰富。对于自然、艺术和音乐的爱好者来说，如果他愿意在这方面努力，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充满强烈和崇高的快乐的广阔领域就在眼前。最重要的是，热爱人类的人有可能获得对自然更深入的理解，从而使他（在获得这些知识后）更加对人类有用。

目前，我们在进化的阶梯上只走了一半，所以我们的感官也只进化了一半。但是，我们有可能加快攀登阶梯，即有可能通过努力，使我们现在的感官成为所有人在遥远的将来拥有的感官。成功做到这一点的人通常被称为预言家或灵视者。

这是一个很贴切的词—灵视（clairvoyant）。它的意思是“看得清楚的人”；但它被可怕地滥用和贬低了，以至于人们把它与各种骗术和作假联系在一起。吉普赛人只要六便士就能告诉女佣，即将娶她的公爵的头发是什么颜色，或者在邦德街的一些算命馆里，只要花一笔钱，就能为更富裕的客户揭示未来的秘密。

所有这些都是不规范和不科学的；在许多情况下，这仅仅是江湖术士的伎俩和赤裸裸的抢劫。但并不是所有的灵视都是这样胡来；从某种程度上预见未来是有可能的；它可以做到，而且已经被很多次做到了；这些不正规的从业者中的一些人无疑有时确实拥有更高的视野，尽管他们通常不能在他们想要的时候拥有它。

但在所有这些模糊不清的背后，有一个事实基础——也就是有一些可以被理性地接近和科学地研究的东西。正是由于多年来这种研究和实验的结果，我强调我上面所写的内容——人有可能发展他们的感官，对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奇妙而美丽的世界，他们能够看到比未经训练的普通人要多得多。普通人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米勒人（Cimmerean）一样，虽然生活在濒临死界的黑暗迷雾之中，但却称之为光明。

两千五百年前，印度最伟大的导师乔达摩佛对他的弟子们说：“不要抱怨、哭泣和祈祷，要睁开眼睛看。真理就在你身边，只要你把眼睛上的绷带解开，看一看世界；它是如此奇妙，如此美丽，远远超过人们所梦想或祈祷的任何东西，而且它是永恒的”。

他的意思肯定远不止我现在写的这些，但这是朝着了知真相的觉悟这一光荣目标迈出的一步。如果我所写的还没有告诉我们所有的真相，那么它至少给了我们很多的真相。它为我们消除了许多常见的误解，并为我们澄清了许多被那些尚未接受过这方面知识的人认为是神秘的或者是有问题的东西。它表明，所有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是神秘的而且是有问题的，只是因为之前我们看到的是事实的一小部分，因为我们是从低层境界看各种问题，而且看到的是孤立的、没有联系的碎片，而不是从高层境界把它们作为一个伟大的整体的一部分来理解。它在瞬间解决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例如，人死后是否继续存在。它解释了教会告诉我们的许多奇怪的事情；它消除了我们的无知，并通过为我们提供一个合理有序的系统，消除了我们对未知的恐惧。

除此以外，它还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开辟了一个新世界——虽是一个新的世界，但又是旧世界的一部分。它告诉我们，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每件事都有其隐秘的一面，我们最普通的行为往往会产生一些结果，如果没有对隐秘面的研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通过它，我们理解了通常所说的心灵感应的原理，因为我们看到，就像有热、光或电的波一样，也有思想产生的波，但它们是比其他物质更精细的类型，因此我们的物理感官无法察觉。通过研究这些振动，我们看到了思想的作用，我们了解到它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无论思想是好是坏，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无意识地发挥着这种力量。当我们理解了它的工作原理，我

们可以上百倍地更有效地使用它。进一步的调查向我们揭示了所谓的“思想形状”的形成方法，并指出这些思想形状如何能以十几种不同的方式被自己和他人有效地使用。

奥义学者仔细研究了所有这些看不见的影响，因此比其他人更全面地了解他所做的事情的结果。他比其他人拥有更多关于生活的信息，他根据常识用他所知道的知识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在许多方面，我们现在的生活与中世纪的祖先不同，因为我们比他们知道的更多。我们已经发现了某些卫生法则；聪明的人根据这些知识生活，因此现在的平均寿命明显比中世纪长。仍然有一些人是愚蠢或无知的，他们要么不知道健康常识，要么不注意遵守这些法则；他们认为，由于病菌是看不见的，因此它们并不重要；他们不相信新观念。当一种流行病到来时，或一些不寻常的灾难降临到社会上时，这些人首先受到伤害。他们的痛苦是不必要的，因为他们落后于时代。但他们的忽视不仅伤害了自己；他们的无知或粗心往往会感染一个原本可能不会被感染的地区。

看到事物隐秘面的重要性，其实跟健康常识一样，只是在不同的层面罢了。显微镜揭示了病菌；聪明人从这一发现中获益，并重新安排了他的生活，而不聪明的人则没有注意，像以前一样继续生活。灵视揭示了思想力量和许多其他以前未曾发现的力量；同样，聪明人从这一发现中获益，并重新安排他的生活。不聪明的人再一次对新发现不闻不问；他再一次认为他看不到的东西对他不重要；他再一次继续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因为他落后于时代。

他不仅经常遭受切实的痛苦，而且还错过了生活中的许多乐趣。绘画、音乐、诗歌、文学、宗教仪式、自然之美，总是有其隐秘的一面——一种丰富性，一种超越单纯物质的完整性；而能够看到或感觉到这一点的人，他所拥有的丰富的享受，远远超出了那些未开眼界的人能理解的。

这些感受存在于每个人之中，尽管大多数人还没有发展起来。展开它们通常意味着大量的时间和艰苦的工作，但这是非常值得的。除非他的动机是绝对纯粹和无私的，否则任

何人最好不要做出这种努力，因为除了最崇高的目的之外，为任何其他目的寻求更广泛的能力的人将给自己带来诅咒而不是祝福。

但是，那些没有时间为发展自身内在新力量持续努力的人，并没有因此而无法分享来自奥义学研究的一些好处，就像没有显微镜的人不会因此就不讲卫生。没有显微镜的人虽然没有看到病菌，但从专家的证词中，他知道这些病菌的存在，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免受其害。同样，一个还没有练出灵视能力的人可以研究那些已经获得灵视的人的文献，并从他们的劳动成果中获益。诚然，他还不能看到因我们感官的不完美而隐藏的所有荣耀和美好；但他可以很容易地学会如何避免看不见的邪恶，以及如何启动看不见的善的力量。因此，早在他真正看到它们之前，他就可以向自己确凿地证明它们的存在，就像驾驶电动车的人可以证明电的存在，尽管他从未见过电，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我们决不能在进化的道路上落后，我们决不能因为对这些新发现缺乏兴趣而让自己成为不合时宜的人，而这些新发现只是从新的角度对最古老的智慧的介绍。“知识就是力量”，就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为了确保最好的结果，力量、智慧和爱这光辉的三位一体必须缺一不可。

然而，在理论上的了解和实际的实现之间是有区别的。我认为，如果能描述一下日常生活中一些简单事物的不可见的一面，在一个发展了星光体、思想体和因果体感知能力的人眼中是什么样的，可能会对学生掌握现实有一些帮助。这些不可见的方面如果通过直觉工具（菩提体）去看会是更加无限宏大和更有效的，但完全无法表达，说什么都没用；因为在那个层面上，所有的经验都在人的内部而不是外部，它的荣耀和美丽不再是他感兴趣地观看的东西，而是他在内心深处的感受，因为它是自己的一部分。

本书的目的是对整个世界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内在方面给予一些提示。我们将分三个部分来解释，这类似于我们在年少时经历的由被动、到中间段和进入主动的一个过程 – 即我们如何被影响，我们如何影响自己，以及我们如何影响他人；最后，作为总结，我会举几个例子，就是当对这种生存的实际情况的知识广泛传播后，会产生几个必然结果。

第二章

THE WORLD AS A WHOLE

世界作为一个整体

A WIDER OUTLOOK

更宽广的前景

当我们审视我们周围的世界时，我们无法无视大量的悲伤和痛苦的存在。诚然，其中大部分显然是受难者的过错，通过运用一点自制力和常识就可以很容易地避免；但也有很多不是直接地由自己引起的，而无疑是来自外部。在混乱的生活咆哮的风暴和压力中，邪恶似乎常常获胜，正义似乎失败。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对最终结果感到绝望，并怀疑在所有这些令人困惑的混乱背后是否真的有任何明确的进展计划。

这都是一个观点的问题；自身在激烈的战斗中的人无法判断将军的计划或冲突的进展。要了解整个战斗，就必须从喧嚣中抽身出来并从高处俯瞰战场。同样地，要理解生命之战的计划，我们必须暂时从战斗中抽身出来，在思考中从高处俯视它——不是从有生死的身体的角度，而是从永生的灵魂的角度。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我们的肉眼所能看到的生命的一小部分，还要考虑到目前我们所看不到的巨大的整体。

在这之前，我们的处境就像一个人从下面看着正在织造的某块巨大的精致挂毯的反面。对我们来说，整个挂毯不过是各种颜色的混乱交织体，满是断裂的线头，没有秩序和美感，我们无法想象所有这些疯狂的机器咔哒声到底在做什么；但当我们通过对自然界隐秘一面的了解，能够从上面往下看时，挂毯的图案开始在我们眼前展开，表面的混乱显示为有序的过程。

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比喻，就是想象一些在无法抗拒的，呼啸而下的洪流中生存的微生物对生命的看法，就像那些生活在快速流动的尼亚加拉瀑布水流中的微生物一样。翻腾

的、发泡的、旋转的水流，那股力量是如此巨大，一落千丈。在这样的激流表面的微生物必定在泡沫中被疯狂地冲来冲去，有时被抛到高空，有时在漩涡中向后旋转，无法看到它正在通过的河岸，在疯狂的挣扎中，只是一心想着保持自己在水面上。对它来说，挣扎和压力是它所知道的世界的全部；它怎么能搞懂水流的方向？

但是，站在岸上的人，俯视这一切，可以看到所有这些令人困惑的躁动只是表面现象，真正重要的事实是这些数百万吨的水稳定地向下冲向大海。如果我们能进一步假设微生物有一些“进步”的概念，认为进步就是向前运动，那么当它发现自己被一个漩涡抛向一边或向后旋转时，它很可能会感到沮丧；而旁观者可以看到，表面上的向后运动不过是一种错觉，因为即使是小漩涡也都在与河流的其他部分一起被向前带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的人对生命的理解与懂得其隐秘的一面的人的理解的差别，正如在溪流中挣扎的微生物的知识与俯视它的人的知识差别一样大。

最棒的是辛顿先生（Mr. Hinton）在他的《科学罗曼史》（*Scientific Romances*）中向我们提供的比喻，虽然要读懂这本书需要读者做一些不是很容易的想象。为了解释他的论点，辛顿先生假设建造一个大的垂直木框，从上到下，以各种角度紧紧地拉着许多线。如果将一张纸水平插入框架中，让这些线穿过它，很明显，每根线都会在纸上开一个小孔。如果框架作为一个整体慢慢向上移动，但纸保持不动，就会产生各种效果。当一根线垂直时，它会毫不费力地滑过它的洞，但当一根线呈现一个角度时，当框架移动时，它会在纸上划出一条缝。

假设我们用一张薄薄的蜡片来代替纸片，并且让蜡有足够的粘性，在线经过后闭合复原。那么，我们会看到许多移动的孔，而不是一些被线割开的缝。对于一个看不到造成这些孔的线的人来说，这些孔的移动必然会显得不规则和无法解释。有些孔会相互接近，有些会远离；各种图案和组合会形成和消失；所有这些都取决于看不见的线的安排。现在，通过更大胆的想象，不要去想孔，而是想暂时填充孔的细小线段，并把这些线段想象成有意识的原子。他们认为自己是独立的实体，发现自己身不由己的在一个错综复杂的混乱的

迷宫移动，而这种令人困惑的舞蹈就是他们所知道的生活。然而，所有这些表面上的复杂性和看似无目的的运动，实际上是由这些原子的意识限制造成的错觉，因为只有一个极其简单的运动真正在发生 – 即框架作为一个整体的稳定向上的运动。但是原子永远无法理解这一点，直到它意识到它不是一个分离的碎片，而是一根线的一部分。

“事实正是如此”，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寓言；因为线是我们自己 -- 我们真正的自我，我们的灵魂，而原子代表我们在尘世的生活。只要我们把我们的意识局限于原子，并且只从这个尘世的角度看生活，我们就永远无法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将我们的意识提高到灵魂的高度，在身体中的生命只是其微小的一部分和暂时的表达，那么我们将看到，在所有复杂性的背后有一个辉煌的简单性，在所有多样性的背后有一个合一性。复杂性和多样性是由我们的局限性产生的幻觉；简单性和合一性才是真实的。

我们所处的世界有其不为人知的一面，因为在普通人的头脑中，对它的概念完全不完善，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它在所在的层面上有一个延伸，而世人目前还没有能力欣赏；其次，它有一个更高的层次，对他尚未发展的感知力来说太精微了；第三，它有一个意义和目的，而他通常一无所知。如果说我们没有看到世界的全部，其实是不恰当的；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是它的一个绝对微不足道的部分，尽管这部分可能是美丽的。与我们的狭隘的空间概念相比，它的额外的延伸是无限的，不能言表，整个世界的范围和辉煌也是无限的，比这里可能形成的任何概念都要大，它们不能用我们知道的那部分世界的任何语言文字来表达。

THE FOURTH DIMENSION

第四维度

在第一个标题下谈到的延伸通常被称为第四维度。许多作者对此嗤之以鼻，否认它的

存在，然而，我们的物质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有许多维度的世界，其中的每个物体都有一个延伸，无论多么微小，其方向是我们在目前的思想进化阶段无法想象的。当我们发展出星光体感官时， 我们就会更直接地接触到这种延伸， 导致我们的思想或多或少地被迫承认它，而且更聪明的人也会逐渐理解它；尽管有些智力发展较差的人，即使在死后和在星光世界里，也拼命坚持他们习惯的限制，并采用最顽固和不合理的假设，坚决不承认他们非常害怕的更高形式的生命的存在。

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认识到第四维空间的最简单方法是在自己体内发展星光视觉的能力，所以许多人认为第四维空间是星光界的专属产物。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不可能是这样。从根本上说，宇宙中只存在一种物质，尽管我们根据其细分的程度和振动的速度将其称为物理物质、星光物质或思想物质。因此，空间的维度 —— 如果它们存在的话 —— 是不依靠于其中的物质而存在的；无论空间有三维还是四维或更多维，其中的所有物质都受制于这些条件而存在，无论我们是否能够理解它们。

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所称的空间是意识的一种限制，而有一个更高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充分发展的意识是完全不受这种限制的，这也许会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有一点帮助。我们可以赋予这种高级意识在任何方向上的表达能力，然后可以假设，它进入每一个更密集的物质世界都会对它施加额外的限制，并关闭对某些维度的感知。我们可以假设，当意识下降到思想世界时，它只剩下五个维度；当它再次下降或向外移动到星光界时，它又失去了一个维度的感知能力，因此被限制在四维的概念中；然后进一步下降或向外移动，使它进入物理世界，甚至切断了它掌握第四维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发现自己被限制在我们所熟悉的三维世界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很明显，宇宙的条件没有受到影响，尽管我们欣赏它们的能力发生了变化；因此，尽管当我们的意识通过星光物质运作时，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到第四维度，而当我们通过物理大脑工作时，通常第四维度对我们来说是隐藏的，但我们不能因此错误地认为第四维度只属于星光界，而物理物质以某种方式存在于不同于星光界或思想界的空

间。这种想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一个人有可能通过使用肉体大脑练习达到理解一些四维形式的力量。

我不希望在这里全面展开这个迷人的主题；那些想进一步了解第四维度的人应该去读辛顿先生（C. H. Hinton）的作品——《科学的浪漫》（Scientific Romances）和《第四维》（The Fourth Dimension）。第一本书写的是与对事物隐秘面研究有关的所有有趣的可能性，第二本是为了让人们的头脑能够认知第四维这个事实。就本书的目的而言，只需指出我们世界的一个方面或延伸，虽然绝大多数人完全不知道，但那些希望了解整个生活而不是其中一小部分的人需要研究和考虑它。

THE HIGHER WORLD

更高世界

我们的物质世界在第二种和更高的意义上还有隐藏的一面，这是所有证道学学生都知道的，已经有许多讲座和许多书籍力图描述星光界和思想界。这些看不见的领域与我们所熟悉的世界相互渗透，并构成了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部分。关于我们世界的这一更高层面的信息，在证道学手册的第五和第六章，以及我自己写的《死亡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Death）一书中已经给出了大量的信息；所以在这里我只需要做一个简短的一般性陈述，使还没有接触过这些作品的读者受益。

现代物理学家告诉我们，物质是被“以太”渗透的，这是一种假想的物质，科学家赋予它许多明显矛盾的特质。奥义学者知道，这种更精细的相互渗透的物质有很多种类，科学界人士赋予它的一些特质根本不属于它，而是属于原初物质。我不想在这里偏离本书的目的，对以太的特质进行冗长的论述；希望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可以参考《奥义化学》（Occult

Chemistry) 一书。在此，我们只需说，真正的虚空是存在的，正如科学界人士所认为的那样，它拥有大多数被赋予的奇怪的矛盾特质。然而，虚空本身不是以太，更精细的物质的内部世界是由虚空中的气泡构成的，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这些世界。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物质不仅被以太所渗透，而且还被各种更精细的物质所渗透，而且这种更精细的物质有许多等级。

最接近物质世界的类型，奥义学学生称之为星光物质；其次是思想物质，因为它构成了那种通常称为人类的意识的意识机制；还有其他更精细的类型，目前我们不谈这些。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生存的每一寸空间都包含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物质。这实际上是一个科学陈述：即使在最密集的物质形式中，两个不同粒子也不会相互接触，而每个粒子都单独漂浮在以太中，就像空间中的太阳。同样地，每一个物质以太粒子漂浮在星光物质的海洋中，而每一个星光粒子又漂浮在思想粒子的海洋中；因此，所有这些额外的世界并不需要比我们所知的这个片段更多的空间，因为事实上它们都是同一个世界的一部分。

人本身拥有这些更精细的物质，通过学习将他的意识专注在它们，而不是只集中在他的物理大脑中，他可以认识到世界的这些内部和更高的部分，并获得许多极具兴趣和价值的知识。这个看不见的世界的本质，它的风景，它的居民，它的可能性，在上述的作品中都有描述。正是这些更高层次的自然界的存在使奥义学成为可能；在生活中，很少有不受它们的影响的事物。从摇篮到坟墓，在我们所谓的清醒的生活中，我们与它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睡眠期间和死后，我们与它们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因为我们的存在几乎被限制在这些层次之中。

研究生命真相的人，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许多根本性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也许是在他对死亡的态度上的变化。这个问题在其他地方已经充分讨论过了；在这里我只需要说明，对死亡真相的了解使它失去了所有的恐怖和大部分的悲伤，并使我们能够看到它的真实本质，了解它在我们进化计划中的地位。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学习**知道**所有这些事情，而不是像大多数人那样盲信二手资料；知识意味着力量、安全和幸福。

THE PURPOSE OF LIFE

生命的目的

我们的世界对大多数来说隐藏的第三个方面是生命的计划和目的。大多数人似乎在生活中浑浑噩噩，除了物质的挣扎以赚钱或获得权力外，没有任何明显的目标，因为他们模糊地认为这些东西会给他们带来幸福。他们对自己为什么在世界上没有明确的理论，对等待他们的未来也没有任何把握。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是灵魂而不是身体，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发展是宇宙进化的强大计划的一部分。

当这个最伟大的真理出现在一个人的视野中时，他就会发生改变，西方的宗教称之为皈依（conversion）——这个美好的词由于不恰当的关联被可悲地贬低了，因为它经常被用来表示由半疯狂的人群所发出的膨胀激动情绪引起的，像被催眠似的情绪爆发。它的真正含义恰恰是它的引申含义：“一起转化”。在这之前，人没有意识到进化的巨大潮流，在自私的错觉下，一直在与之抗争；但当神圣计划的宏伟性在他惊讶的视线中呈现的时候，他就会别无选择的将他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促进其实现的努力中，从而“转化并与上帝的爱和智慧的灿烂潮流一起前进”。

此时，他的唯一目标就是使自己有资格帮助世界，他的所有思想和行动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在诱惑的压力下，他可能会暂时忘记这个目标，但这种忘记只能是暂时的；这就是教会教条的含义，即被选中的人永远不会失败。如果用旧信仰中针对这种变化所使用的术语的话，我们说他已经有了辨别力，打开了心灵的大门；他现在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实的，什么是值得获得的，什么是无价值的。他作为一个不朽的灵魂活着，他是神圣火焰的火花，而不是一只会消亡的野兽——使用《圣经》中的一句话。然而，这句话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即使野兽也不会消亡，只是在它们被重新吸收到它们的群体灵魂中罢了。

对这个人来说，最真实的是生命的一个方面得到了展示，而这个方面以前是隐藏在他

眼前的。甚至可以说，现在他第一次真正开始活着，而以前他只是在低效地生存。

SECOND SECTION

第二部分

HOW WE ARE INFLUENCED

我们如何被影响

CHAPTER III

第三章

BY PLANETS

被行星影响

RADIATIONS

辐射

我们必须认识到的第一个事实是，所有的东西都在向其周围的环境辐射影响，而这些周围的环境也会对这种影响进行反向的辐射。事实上，一切事物——太阳、月亮、星星、天使、人、动物、树木、岩石，都在不停地发出振动，每一种振动都有自己的特点；不仅是在物质世界，在其他更微妙的世界也是如此。我们的物理感官只能感受到数量有限的这种辐射。我们很容易感觉到太阳或火所产生的热量，但我们通常不会意识到，我们自己也在不断地辐射热量；如果我们向辐射计伸出一只手，即使在几英尺远的地方，精致的仪器也会对这只手所传递的热量作出反应，并开始旋转。我们说玫瑰花有香味，而雏菊没有；然而，雏菊和玫瑰一样，也在散发微粒，只是我们的感官能感知玫瑰的微粒，而不能感知雏菊的微粒。

自远古时代开始，人们就相信太阳、月亮、行星和星星对人类生活有一定的影响。在

今天，大多数人嘲笑这种信仰，而对它一无所知；然而，任何愿意花时间对占星术进行仔细和公正研究的人，都会发现许多不能被轻易抛弃的东西。毫无疑问，他将发现大量的错误，其中一些甚至十分可笑；但他也会发现有一部分准确的结果，而这些准确的结果比例太大，不能一并归因于巧合。他的调查将使他相信，占星家的说法无疑是有根据的，同时他也不能不看到，占星的系统还远未完善。

当我们看到在我们与甚至最近的行星之间的巨大空间时，很明显，我们必须拒绝这样的想法，即它们可以对我们施加任何值得考虑的物理影响；此外，如果有任何这样的影响，它的力量似乎应该不取决于行星在天空中的位置，而取决于它与地球的接近程度——这是占星家通常不考虑的因素。我们越是思考这个问题，就越是觉得行星对地球或其居民的影响不可能达到任何可观的程度；但事实是，基于这种明显不可能的理论往往是准确的。也许可以在下面所举的例子的思路中找到解释：正如时钟指针的运动显示了时间的流逝，但指针并没导致时间的流逝，所以行星的运动显示了某些影响的普遍存在，但影响并不是星星本身发出的。让我们看看奥义学研究对这个有点令人困惑的问题有什么启示。

THE DEITY OF THE SOLAR SYSTEM

太阳神

奥义学学生认为整个巨大复杂的太阳系是一个伟大的生命体的部分显现，而其所有部分都是对祂各个方面的表达。人们给祂起了许多名字；在我们的证道学文献中，经常使用诺斯替主义的称号：逻各斯 – 太初有道的“道”，或者叫上帝；但现在我们通常称祂为太阳神。太阳系的所有物理成分 – 有着奇妙日冕的太阳、所有行星及其卫星、行星上的海洋、大气和围绕它们的各种以太物质——所有这些统统都是祂的物质体，是祂在物质领域的显现。

以同样的方式，所有的星光世界——不仅是属于每个物质行星的星光世界，还有系统中所有进化链的纯星光物质行星（例如，我们进化链中的B行星和F行星）——构成了祂的星光体，而所有的思想世界构成了祂的思想体——是祂在那个特定层面上表现自己的载体。每个世界的每个原子都是祂的一个意识中心。因此，不仅上帝无所不在这个陈述是真实的，而且任何存有都是上帝也是真实的。

因此，我们看到，古老的泛神论概念是非常正确的，但它只是真理的一部分，因为虽然所有世界的所有自然界都是祂的外衣，但祂自己以一个辉煌的生命形式存在于这一切之外和之上，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就像其它太阳系的主宰神一样。正如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在祂体内进行的，实际上我们是祂的一部分，同样，祂和无数其他系统的太阳神也都是可见宇宙中更高层次的神灵的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在虚空中还有我们看不见的其他宇宙，主宰它们的神灵必定也同样是那个将所有包含在内的“合一伟大意识”的一部分。

DIFFERENT TYPES OF MATTER

不同类型的物质

在太阳神的这些不同层次的“身体”中，有不同类别或类型的物质，它们相当平均地分布在整个系统中。我在这里说的不是我们通常对世界和它们的分支的划分。我们通常的划分是根据物质的密度进行的，因此，例如在物质世界中，我们有固体、液体、气体、以太、超以太、物质亚原子和物质原子的物质形式——它们都是物质的，但密度不同。我这里所说的类型构成了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划分，其中每一个都包含了所有不同条件下的物质，因此，如果我们要表示各种类型，会有第一类的（如物质界的）固体、液体和气体物质，第二类的（如星光界的）固体、液体和气体物质，以此类推。

这些类型的物质就像我们大气层的成分一样彻底混合在一起。设想一个充满空气的房间；任何与空气相关的振动，例如声音，都会在房间的每个部分被感知。假设有可能产生某种波，只影响空气中的氧气而不干扰氮气，这种波还是会在房间的每个地方都会被感觉到。如果我们暂时允许氧气的比例在房间的某个部分比另一个部分大，那么，尽管振动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感觉到，但在那个部分将是最强的。就像房间里的空气（主要由）氧气和氮气组成一样，太阳系的物质也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物质组成的；就像一个只影响氧气或氮气的波（如果有这样的东西的话）会在房间的所有地方被感觉到一样，在太阳系中，一个只影响这些物质类型之一的运动或改变会在整个太阳系产生影响，尽管它可能在一个地方比另一个地方更强。

这个陈述对所有的世界都适用，但为了清楚起见，让我们暂时只把我们的想法限制在一个世界。也许星光界是最容易理解的。人们经常解释说，在人的星光体中，可以找到属于每一个星光次境界的物质。星光体中粗糙和精细物质的比例显示了该身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粗糙或精细的欲望做出反应，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这个人已经进化到什么程度。同样，在每个星光体中都有所有类型的物质，不同物质所占的比例将显示人的特质倾向——他是虔诚的还是哲学的、艺术的还是科学的、务实的还是神秘的。

THE LIVING CENTRES

活着的中心

太阳神星光体中的每一种类型的物质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独立的载体，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附属神或部分的星光体，它同时也代表这个太阳神的一个方面，是祂的一种神经节或力量中心。事实上，如果这些类型的物质之间存在差异，那是因为组成它们的物质最初是通过这些不同的生命中心产生的，而每种类型的物质仍然是它源头的附属神的特殊载

体和表达，因此，在每个附属神身上最轻微的思想、运动或任何形式的改变都会立即以某种方式反映在相应类型的所有物质上。自然，每一种类型的物质都有其特殊的亲和力，并且能够在某些影响下发生振动，而这个影响不会使其它没有亲和力的物质产生振动。

由于每个人的体内都有所有这些类型的物质，很明显，任何伟大的生命中心的改变或行动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太阳系中的所有生命。某个人受影响的程度取决于他的星光体中可被影响的物质类型的比例。因此，我们发现不同类型的人，由于他们的构成的原因，由于他们星光体的物质组合的不同，有些人更容易受到某一种影响，而有些人更容易受到另一种影响。

这些类型有七种，占星家们经常给它们取某些行星的名字。每种类型都被分为七个子类型，因为每颗“行星”可能几乎完全不受，也可能主要受到其他六颗行星中任何一颗的影响。除了以这种方法得到的49个明确的子类型之外，还有任何数量的可能的影响的排列和组合，往往如此复杂，以至于要理清它们并不容易。尽管如此，这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分类系统，根据该系统，我们不仅可以将人类，还可以将动物、植物和矿物王国进行分类，以及对在进化过程中先于它们的元素精华进行分类。

太阳系中的一切都属于这七条主流中的一条或另一条，因为每个事物都出自这些伟大的力量中心的某一个，因此它在本质上属于这个中心，尽管它不可避免地也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其他中心的影响。这使每个人、每种动物、每种植物、每种矿物都有某种永不改变的基本特征，有时被象征地称为他的音符、他的颜色或他的光。

这种特性不仅在一个进化链中是永久性的，而且在整个行星计划中也是永久性的，因此，通过A型元素精华表现出来的生命将在其进化的过程中相继激活A型矿物、植物和动物；当其群体灵魂分解成个体灵魂并接受第三次生命大倾注时，产生的人类将是A型人，而不是其他类型的人。在正常条件下，他们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会一直如此，直到他们成长为A型的圣人。

在证道学研究的早期，我们的印象是，这个计划一直执行到最后，圣人们通过他们最初来自的同一个附属神或部分重新回归太阳神。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种想法需要修改。我们发现，许多不同类型的自我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联合起来。

例如，在对Alcyone（译者注：克里斯那穆提的“自我”名字）的前世调查中，我们发现，某些自我围绕着各个真师，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接近他们。一个接一个，当他们够格时，这些自我达到了被一位或其他真师接受为学生或徒弟。真正成为真师的学生，意味着和真师的关系，其亲密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在地球上所知道的任何联系。这意味着与他的结合程度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完全表达的，尽管同时学生也绝对保留自己的个性和自己的主动性。

这样一来，每一位真师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心，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有机体，因为他的学生确实是他的一部分。当我们意识到真师本身也是一些更伟大的真师的一部分时，我们就会得出一个强大的有机体的概念，虽然是由成千上万个完全不同的自我组成的，但在真正意义上是一个**合一体**。

这样一个有机体就是“天上的人”，是每个伟大的根种族进化的结果。在祂身上，就像在一个地球人身上一样，有七个伟大的中心，每个中心都是一个强大的圣人；而摩奴和菩萨在这个伟大的有机体中分别占据了大脑和心脏中心的位置。围绕着祂们——但其实不是围绕着祂们，而是在祂们之中，是祂们的一部分，是我们自己，是太阳神的仆人们，虽然我们本身也是完满和荣光的；这个伟大的形象以一个整体代表了某个根族的成果，包括所有通过祂成圣的人。每一个根族在进化的末期都是由这样一个“天上的人”代表的；而祂们，这些辉煌的合一体，在祂们进化的下一个阶段，将成为未来某个太阳神的部长。然而，这些合一体中的每一个都包含了所有类型的人，因此，这些未来的部长中的每一个实际上都不是一个类型的代表，而是所有类型的代表。

当从一个足够高的水平来看，整个太阳系由这些伟大的生命中心或部长们组成，每个中心通过自己的物质类型来表达。为了清楚起见，让我在这里重复一下我不久前在《内在生命》（The Inner Life）第一卷第217页中就这个问题写的内容。

每个伟大的生命中心都有一种有序的周期性变化或运动，也许在某些无限高的层次上对应于人类心脏的定期跳动，或呼吸的吸入和呼出。某些周期性变化比其他的更快，因此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影响；据观察，物质行星相互之间的运动每时每刻都在为这些影响的运作提供线索。每一个中心都在太阳体内有其特殊的位置，或有一个特定的点，并且在太阳之外有一个外部的，次要的点，它总是由一颗行星的位置来标记。

确切的关系在我们的三维措辞中很难说清楚；但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每个中心都有一个实际上与太阳系共延的影响范围；如果从这个范围中截取一段椭圆的切面，就会发现每个椭圆的焦点之一总是太阳，另一个则是由该部长统治的特殊行星。很可能的是，在最初的发光星云的逐渐凝结过程中，行星的位置是由这些小焦点的涡流形成决定的，它们是这些影响的辅助分布点，就像太阳系的神经节一样。

当然，大家必须明白，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不是像奇怪的占星学理论一样，将太阳本身视为行星，而是指围绕太阳旋转的真正的行星。

THEIR INFLUENCE

它们（行星）的影响

这些伟大的不同类型行星的影响在质量上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表现在它们对人体内和人周围的元素精华的作用上。请记住，这种支配力在所有的世界都有，而不仅仅是在

星光界，尽管我们现在为了简单起见，只针对星光界做解释。这些神秘的太阳神的代理们可能有，而且确实必须有，其他更重要的行动方面，目前还不为我们所知；但这至少让观察者注意到，每个中心都对多种多样的元素精华产生自己的特殊影响。

例如，人们会发现，一个中心的力量会极大地刺激那些源自这些中心的元素精华的活动和活力，同时显然会遏制和控制其他种类的元素精华；转到另一个中心时，力量对属于该中心的一组完全不同的元素精华有很强的支配力，而显然对前一组元素精华没有任何影响。这些神秘力量有各种各样的组合和排列组合，其中一种力量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会大大加强，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几乎被另一种力量所中和。

由于元素精华在人的星光体和思想体中非常活跃，很明显，任何对某类元素精华的不寻常的刺激——任何其活动的突然增加——无疑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的情绪或思想，或两者都影响；也很明显，由于人的组合中的元素精华的多样性，这些力量会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作用。

这些影响既不是为了人而存在，也不是为了人而行使，就像风不是为了帮助或阻碍帆船而存在一样；它们是宇宙力量游戏的一部分，我们对其目的一无所知，但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学会如何计算它们并利用它们。这种能量本身，像自然界的任何其他力量一样，本身没有善恶：像电或任何其他伟大的自然力量一样，它们对我们有利或有害，取决于我们怎么使用它们。某些实验在空气中充满电的情况下更容易成功，而其他一些实验在这样的条件下很可能会失败，所以涉及使用我们的思想和情感性质的力量的努力，在和它相应的力量占主导地位时会更容易达到目的。

LIBERTY OF ACTION

行动自由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这种（来自外在环境的）压力不能在任何程度上支配人的意志；它所能做的只是在某些情况下使人的意志更容易或更难沿着某些路线行动。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都不可能在未经自己同意的情况下被它卷入任何行为，尽管人在任何努力中都可能明显地受到它的帮助或阻碍。真正强大的人几乎不需要考虑碰巧处于上升期的作用影响，但对于意志薄弱的人来说，有时可能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最有利地应用这种或那种力量是值得的。这些因素可能会被意志刚强的人或真正的奥义学学生视为可忽略不计的；但由于大多数人仍然无助的被欲望的力量支配，并且还没有发展出任何值得称为自己意志的东西，他们的软弱允许这些影响在人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这些力量本身只是自然的一部分罢了。

例如，某种行星力量会偶尔大大加强神经的兴奋度，因此会有一种普遍的烦躁感的氛围。这种情况不可能导致理智的人之间发生争吵；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为了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比平时更容易发生争执。那些本来就脾气一触即发的人，甚至在比一般的挑衅更轻的情况下，也可能完全失控。有时可能发生的情况是，这种影响，在无知的嫉妒心的怂恿下，可能会使它变成大众的狂暴，从而导致更广泛的灾难。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必须防止犯一个致命的错误，即认为这种影响本身是邪恶的，是人的激情把它变成了邪恶的效果。这种力量本身只是从太阳神的一个中心发出的活动浪潮，其本身的性质是某些振动的加强——也许是产生某些深远的宇宙效应所必需。它在人的星光体中偶然产生的活动的增加，为他提供了一个测试他管理载体的能力的机会；无论他在这方面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仍然是帮助他进化的课程之一。

业力可能会把一个人扔到某些环境中，或把他置于某些影响下，但它永远不会强迫他犯罪，尽管它可能会把他置于某种境地，需要他下很大决心才能避免犯罪。因此，占星家

有可能警告一个人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他会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中，但关于他在这些环境中的行动的任何明确的预言只能是个概率。尽管我们很容易认识到，在普通的无意志的人身上，这种预言几乎可以是准确的。从现代占星术预测的成功和失败的混合结果来看，似乎相当肯定的是，占星艺术的从业者并不完全了解所有必要的因素。在一个预测中，只有当产生作用的因素都被差不多理解时，预测就会成功；但在有未被认识的因素介入，结果自然是或多或少的完全失败。

CHAPTER IV

第四章

BY THE SUN

太阳的影响

THE HEAT OF THE SUN

太阳的热

对天文学感兴趣的人，会发现这门科学的隐秘面是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最吸引人的研究之一。显然，探究这个主题过于深奥，又过于技术化，而本书的重点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实际影响我们的看不见的现象；但太阳与生活的联系是如此密切，我还是必须说两句。

整个太阳系确实是太阳神的外衣，但太阳是太阳神名副其实的显现 – 是我们在物质可以接触到的最接近祂的显现，祂的力量通过太阳照耀我们。

从纯粹物质的角度来看，太阳是一个巨大的发光物质，它的温度几乎高得难以想象，而且处于一种强烈的电化状态，完全超出我们的经验。天文学家认为它的热量仅仅是由于收缩造成的，他们曾经计算过它在过去存在多长时间，以及它在未来有可能维持多长时间；他们发现算出不超过几十万年的时间，而另一方面，地质学家声称，仅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就有证据表明有着数百万年的历史。镭的发现打乱了旧的理论，但即使有它的帮助，科学家们也还没有上升到这个计算困难背后的真正解释的简单性。

我们可以想象，一些有智能的微生物生活在人体中或人体表面，并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争论人体温度问题。微生物可能会说，这当然应该是一个逐渐冷却的身体，它可能精确地计算出，在多少小时或多少分钟内，它必然达到一个温度，这将使身体无法继续生存。然而，如果微生物活得够久，它就会发现，人体并没有像它的理论所说的那样冷却。毫无疑

问，这对他来说是非常神秘的，除非它发现它面对的不是一团即将熄灭的火，而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只要生命还在，温度就不会下降。同样地，如果我们意识到太阳是太阳神的物质显现，我们就会看到，只要该系统的全面进化需要，它背后强大的生命肯定会保持其温度。

THE WILLOW-LEAVES

太阳黑子

类似的解释为我们提供了太阳物理学中其他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根据其形状被称为“柳叶”和“米粒”的现象（即太阳黑子），太阳的光球层实际上是由这些现象组成的。由于它们所呈现的明显的不可调和的特征，常常使奥义学以外的学生感到困惑。他们认为，它们只不过是温度极高的发光气体团，因此流动性非常强；然而，尽管它们一定比任何陆地上的云层轻得多，但是即使在可以瞬间摧毁地球的巨大的风暴中，无论它们如何疯狂地翻腾，但它们从来都能保持其特殊的形状。

当我们意识到在每一个奇怪的物体背后都有一个灿烂的生命——每个物体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伟大的天使的肉体——我们就会明白，正是这个生命把它们维系在一起，使它们具有奇妙的稳定性。用肉体这个词来形容他们也许会误导我们，因为对我们来说，肉体的生命似乎非常重要，在我们进化的现阶段占据着如此突出的地位。布拉瓦茨基夫人告诉我们，我们严格上不能把这些天使称作太阳居民，因为太阳中的生灵是不能用望远镜看到的，但它们是太阳生命能量的储存器，它们自己也参与了它们所涌现的生命。

我们不如说太阳黑子是太阳天使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而在物质层面上维持的显化，以牺牲或限制他们在更高层面上的活动为代价，而更高的层次是他们的正常栖息地。记住，正是通过这些黑子，太阳的光、热和活力才达到我们。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种牺牲

的目的是把某些力量带到物质层面，否则这些力量会保持未显化状态，而这些伟大的天使是在发挥渠道、反光镜和神圣力量的特殊处理器的作用。他们在宇宙层面上为一个太阳系所做的，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做，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智慧来利用我们的特权的话。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讲解。

VITALITY

生命力

我们都知道阳光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幸福的感觉，但只有奥义学的学生才完全了解这种感觉的原因。就像太阳用光和热充斥着太阳系一样，祂也不断向系统中注入另一种现代科学尚未发现的力量——一种被命名为“生命力”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各个层面上都有辐射，并在每个领域——物质、情感、思想和其他领域都有表现，但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的是它在最底层的表现，在那里它进入一些物质原子，极大地提高了它们的活性，使它们有活力和发光。

我们不能把这种力量与电混为一谈，尽管它在某些方面与之相像。太阳神从祂自己身上发出了三种伟大的能量形式；可能还有数百种我们一无所知的能量；但至少有三种。它们中的每一种都在每个层次上有其适当的表现；但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它们在物质世界中的表现。其中一个表现为电，另一个表现为生命力，第三个表现为拙火（昆达里尼，蛇火），我在《内在生命》（The Inner Life）中已经写过。

这三种能量是截然不同的，在物质层面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被转化为另一个。它们与“三大生命倾注”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关系；所有倾注都是太阳神做出的明确努力，而这三种能量似乎是祂生命的结果，祂不用任何明显的努力就能显现出来的特质。电在冲过原子时，使它们偏转，并以某种方式保持它们，这种效果是与它赋予原子的特殊振动率

不同的。

但生命力的作用在许多方面与电、光或热的作用不同。后一种力的任何形式都会引起原子的整体振荡——这种振荡的规模与原子的规模相比是巨大的；但我们称之为生命力的这种力量不是从外部，而是来自原子内部。

THE VITALITY GLOBULE

生命力球

原子本身只不过是一种力量的表现；太阳神用意志力制造出某种形状，我们称之为终极物理原子，通过他的意志力，大约有140亿个气泡被保持在这种特殊的形式中。有必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保持气泡形式的凝聚力完全依赖于意志的努力，因此，如果意志的努力被撤回的那一刻，气泡必然会分解，而整个物质界将在刹那间停止存在。整个世界是梦幻泡影，这话一点不错。即使从物质终极原子的角度看，构成原子的气泡本身也不过是虚空中挖的洞而已。

因此，正是太阳神的意志力不断地发挥着作用，将原子维系在一起；当我们试图研究这种力量的作用时，我们看到它不是从外部进入原子，而是从它内部涌出，这意味着它是从更高的维度进入的。我们称之为生命力的另一种力量也是如此；它从内部进入原子，与维系原子的力量一起，而不是像我们称之为光、热或电的其他各种力量那样，完全从外部作用于它。

当生命力在原子内涌现时，它赋予了它额外的生命，并赋予它一种吸引的力量，因此它立即吸引了其他六个原子，并将其排列成一个明确的形式，这形成了在《神秘化学》（Occult Chemistry）中被称为超元原素的元素（hyper-meta-proto-element）。但这种元素与迄今为止观察到的所有其他元素不同，因为创造它并将它固定在一起的力量来自太

阳神的第二个位格，而不是来自第三个位格。这个活力球体被画在《神秘化学》第45页上，它首先出现在左手边的图中。它是那个在化学元素氧的公蛇或阳性蛇上形成了极其明亮的珠子的小团，它也是镭的中心球的中心。

这些球体由于它们的光芒和极度活跃性，比其他所有漂浮在大气中的球体都要显眼，它们所展示的是强烈的鲜活生命。这些可能是布拉瓦茨基夫人经常提到的火热的生命，尽管她似乎在两种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在《秘密教义》（The Secret Doctrine）第二卷709页，它似乎是指整个球体，在第一卷283页，它可能是指被添加了额外生命活力的，会吸引其他六个原子的那个最初的原子。

虽然使球状体活跃起来的力量与光完全不同，但它的显现却似乎依赖于光。在灿烂的阳光下，这种生命力不断涌现，球体以极快的速度生成，数量惊人；但在阴天，形成的球体数量大大减少，而且在夜间，这种运作似乎完全停止了。因此，在夜间，我们可以说是靠前一天制造的存货生活，尽管它实际上不可能完全耗尽，但当连续多云的日子里，存货显然会变少。球体一旦充能，就会保持为一个亚原子元素（sub-atomic element），而且似乎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或失去力量，除非它被某些生物吸收。

THE ABSORPTION OF VITALITY

生命力的吸收

生命力被所有的生物体所吸收，它充足的供应似乎是它们存在的必要条件。就人类和高等动物而言，它是通过与脾脏相对应的以太体中的中心或旋涡吸收的。我们会记得，该中心有六个花瓣，是由引起旋涡的力量的起伏运动所引起的。但这种起伏运动本身是由来自该旋涡中心的其他力量的辐射造成的。我们可以把旋涡的中心点想象成车轮的轮毂，我们可以把辐射力量看作是由它直线辐射出来的辐条。然后旋涡的力量，一圈一圈地扫过，

在这些辐条下面和上面交替通过，就像它们在编织一种以太篮子一样，这样就得到了六个花瓣的外观，花瓣之间有凹陷。

当生命力球在大气中闪烁时，尽管它很耀眼，但它几乎是无色的，可与白光相比。但是，一旦它被吸入脾脏的力量中心的漩涡，它就会被分解，并分解成不同颜色的流，尽管它并不完全遵循我们对光谱的划分。当它的组成原子绕着漩涡旋转时，六根辐条中的每一根都抓住了其中的一个原子，所以所有带黄色的原子都被一根辐条获取，所有带绿色的原子都被另一根获取，以此类推，而第七个原子则通过漩涡的中心消失了，就像它通过轮毂那样。然后，这些不同光色的原子向不同的方向发送，做为身体提供活力的特殊工作。然而，正如我所说，这些划分并不完全是我们通常在太阳光谱中使用的划分，而是类似于我们在因果体、思想体和星光体中看到的更高层次的颜色排列。

例如，我们称之为青色的色彩被分归在紫色和蓝色之内，所以只有两个划分，而不是三个（青蓝紫）；但另一方面，红色被划分为玫瑰红和暗红。因此，六个光色的原子是紫罗兰色、蓝色、绿色、黄色、橙色和暗红色；而第七个或玫瑰红原子（更恰当的是说这是第一种色彩，因为这是生命力首次出现的第一个原子）通过漩涡的中心向下。生命力的构成显然是七重的，但它以五条主流流过身体，正如一些印度书籍中所描述的那样¹（¹“主要的生命对他们说：不要在妄想中迷失，我将自己分出五重，用我的支持来维护这个身体。”《六问奥义书》（Prashnopanishad）“从这里发出七种火焰”（同上）。因为从脾脏中心发出后，蓝色和紫色结合成一条光流，橙色和暗红色也结合成一条光流。

(1) 紫和蓝色的光向上到喉咙，在那里它似乎分裂了自己，浅蓝色的光留在喉部，穿过喉咙中心并使其充满活力，而深蓝色和紫色则进入大脑。深蓝色在大脑的下部和中央部分扩散，而紫色则充斥在上部，似乎给头顶的力量中心以特别的活力，主要通过该中心外部的九百六十片花瓣扩散。

(2) 黄色的光被引导到心脏，但在那里做完它的工作后，它的一部分也传到大脑，并

渗透到它，主要是进到最高力量中心中间的十二瓣的花。

(3) 绿色的光充斥着腹部，虽然特别集中在太阳神经丛，但显然能使肝脏、肾脏和肠子以及一般的消化器官活跃起来。

(4) 玫瑰色的光沿着神经遍布全身，显然是神经系统的生命。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生命力。一个人可以很容易地把它注入另一个缺乏生命力的人的体内。如果神经没有被充分供应这种玫瑰色的光，它们就会变得敏感和极度躁动，因此病人发现几乎不可能保持一个姿势，而当他换一个姿势时，也不会解决问题。最轻微的噪音或触摸对他来说都是痛苦的，他处于一种非常痛苦的状态。

用健康的人的生命力充实他的神经，会使他立即得到缓解，一种治愈和和平的感觉会降临到他身上。一个健康的人通常会吸收和转化比他自己的身体实际需要多得多的生命力，所以他会不断地放射出玫瑰色原子的射线流，因此不自觉地将力量倾注到他较弱的伙伴身上，而自己却没有任何损失；或者通过意志的努力，他可以将这些多余的能量聚集起来，有意地发送给他希望帮助的人。

肉体有某种盲目的、本能的意识，在物质世界中与星光体的欲望元素相似；这种意识总是试图保护它免受危险，或为它争取任何可能需要的东西。这完全与人本身意识无关，而且在睡眠期间自我不在肉体中时，它也同样发挥作用。我们所有的本能运动都归功于它，正是通过它的活动，交感神经系统的工作才在我们不经意间不断地进行。

在我们所谓的清醒状态时，这个身体的元素永远都在进行自我防卫；它处于一种持续的警惕状态，并使神经和肌肉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在夜间或当我们睡觉时，它让神经和肌肉放松，并专门致力于生命力的吸收，以及身体的恢复。它在上半夜的工作最成功，因为那时有足够的生命力，而在黎明前，阳光留下的生命力几乎完全耗尽。这就是为什么在凌晨有软弱无力和死气沉沉的感觉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病人经常在这个特殊时间死亡的原

因。同样的说法也体现在古老的谚语中，即“午夜前的一小时睡眠胜过午夜后的两小时”。这种身体元素的工作说明了睡眠的强大修养作用，即使只是短暂的小憩也很有效。

生命力确实是以太体的食物，对它来说，就像食物对肉体一样必要。因此，当身体由于任何原因（如疾病、疲劳或极度衰老）无法为其细胞的营养准备生命力时，身体元素就会努力吸取为其他人的身体准备的生命力为自己所用；因此，我们经常发现，在与一个没有生命力的人坐了一会儿后，我们会感到虚弱和疲惫，因为在我们能够提取玫瑰色的原子中的能量之前，这个人已经把它们吸走了。

植物界也吸收这种生命力，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只使用其中的一小部分。许多树木从中吸取的成分几乎与人的以太体的较高部分完全相同。于是，当它们用完所需的东西后，它们排出的恰恰是那些带着玫瑰色的光的原子，而这正是人的肉体细胞所需要的。松树和桉树等树木尤其如此；因此，在附近的这些树木给那些因缺乏这部分生命力而痛苦的人——那些我们称之为神经紧张的人——带来了健康和力量。他们之所以紧张，是因为他们身体的细胞处于饥饿状态，只有通过喂养它们才能缓解紧张情绪；而最快捷的方法往往是通过从外部提供它们所需的特殊生命力。

(5) 橙色和红色的光流向脊柱底部，然后流向生殖器官，它的一部分功能与之密切相关。这道光流似乎不仅包括橙色和暗红色，还包括一定量的深紫色，就像光谱绕了一圈，颜色从较低的八度重新开始。在正常人中，这道光流为肉体的欲望提供能量，也似乎进入血液并保持身体的热量；但如果一个人坚持拒绝屈服于他的低级本性，这条光可以通过长期和坚定的努力向上偏转到大脑，在那里它的所有三种成分都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变化。

橙色被提升为纯黄色，并产生一种明显的智力强化；暗红色变成深红色，并大大增加了无私感情的力量；而深紫色被转化为可爱的淡紫色，并加速了人的灵性本质。实现这种转化的人将发现，感官欲望不再困扰他，当他有必要唤起拙火时，他将摆脱这一过程中最严重的危险。当一个人最终完成这一变化时，这条橙红色的光会直接进入脊柱底部的中

心，并从那里沿着脊椎的空隙向上运行，到达大脑。

VITALITY AND HEALTH

生命力与健康

这些不同流中的生命力决定了相关身体部位的健康。例如，如果一个人的消化能力很弱，任何拥有以太视觉的人就会看到这种情况，因为绿色流的流动和作用是迟缓的，或者它的数量比应该需要的量要小。当黄色流充分而强大时，它表示，或能更有效地产生心脏行动的力量和规律性。黄色流围绕着心脏这个中心，它还与通过它的血液相互渗透，并与它一起被送到身体各处。而且，还有足够的一部分能延伸到大脑，高级哲学和形而上学思想的力量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股黄色流的数量和活动，它也对应着头顶力量中心中间的十二瓣花的唤醒。

高灵性类型的思想和情感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紫光，而普通思想的力量是由蓝色与部分黄色混合的作用所刺激的。据观察，在某些类型的痴呆症中，流向大脑的包括黄色和蓝紫色的生命力几乎完全被抑制。被分配到喉咙中心的浅蓝色光的活动或数量表示身体那部分器官的健康和力量。例如，它给声带带来力量和弹性，因此，在公开演讲者或伟大的歌手身上，它特别的光彩和活动是明显的。身体任何部位的虚弱或疾病都伴随着流向该部位的生命力不足。

当不同的原子流进行工作时，生命力从它们身上被抽走，就像电荷一样。带着玫瑰色光的原子在沿着神经扫过时逐渐变得苍白，并最终通过毛孔从身体中抛出，这就是《可见和不可见的人》（Man Visible and Invisible）中所说的健康光环。当它们离开身体时，大部分已经失去了玫瑰色的光芒，因此身体散发出来的空原子的一般外观是蓝白色的。被吸收到血液中的那部分黄色光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失去其独特的颜色。

原子在被排空后，要么进入身体中不断产生的一些组合中，要么通过毛孔或普通渠道排出体外。主要与消化过程有关的绿色排空原子似乎构成了身体普通废物的一部分，并与它一起排出体外，普通人的红橙色原子也以同样方式被排出体外。与喉部中心有关的蓝光原子，通常在呼气时离开身体；而有深蓝色和紫色光的原子通常从头顶的中心排出。

当学生学会偏转橙红色的光，使它们通过脊柱向上移动时，这些光和紫蓝色光的空原子就会从头顶如火焰般倾泻而出。这在古代菩萨和其他伟大圣人的雕像中经常被想象成一种火焰。当被排空生命力时，这些原子就像其他原子一样；身体吸收它所需要的原子，因此它们构成了不断进行的各种组合的一部分，而其他不需要的原子则通过任何方便的渠道被抛出去。

生命力流入或通过任何中心，甚至生命流的强化，都不能与这些中心在人类进化的后期阶段由拙火的觉醒所带来的的完全不同的发展相混淆。我们每个人都在汲取生命力并专门使用它们，但我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充分利用它，因为在各种方面我们的生活并不像应该的那样纯洁、健康和合理。一个通过使用肉类、酒精或烟草而使自己的身体变得粗糙的人，永远无法像一个生活纯洁的人那样充分运用自己的生命。一个不纯洁的人可能，而且往往在身体上比其他一些纯洁的人更强壮；这是他们各自的业力问题；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纯洁的人有巨大的优势。

VITALITY NOT MAGNETISM

生命力非磁力

沿着神经流动的生命力不能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在他自己内部产生的磁力相混淆，磁力就是他自己的神经流。正是这种神经流使以太物质沿着神经不断循环，相当于血液在静

脉中的循环；正如氧气被血液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生命力也被这种以太流沿着神经输送。人身体的以太部分的颗粒不断变化，就像密度大的肉体颗粒一样；从我们吃的食物和呼吸的空气中，我们吸收了以太物质，这被身体的以太部分吸收。以太物质不断地从毛孔中抛出，就像气体物质一样，所以当两个人靠近时，每个人都必然会吸收另一个人的许多物质辐射。

当一个人催眠另一个人时，操作者通过意志的努力聚集了大量的这种磁力，并把它投到被催眠者身上，把催眠对象的神经流推回去，用他自己的神经流填补其位置。由于大脑是这种神经流循环的中心，这使得被催眠者的身体某一部分受到操作者大脑的控制，而不是受他自己的大脑控制，因此被催眠者会感受到操作者希望他感受的东西。如果被催眠者大脑被抽空自己的磁力，并被操作者的磁力填满，那么被催眠者只能按照操作者的意愿思考和行动；他在这段时间内完全被支配。

甚至当催眠师试图治疗，并将力量注入病人的体内时，他也不可避免地将他自己的许多发散物一起注入。很明显，催眠者碰巧有的任何疾病都可能以这种方式轻易地传递给被催眠者；另一个更重要的考虑是，尽管从医学角度看他的健康可能是完美的，但除了身体上的疾病外，还有精神和道德上的疾病，而且，由于星光和思想物质被催眠者与磁力流一起注入被催眠者体内，这些疾病也经常被转移。

生命力，就像光和热一样，不断地从太阳中涌出，但经常出现障碍，阻止全部供应到达地球。在被称为温带的寒冷和忧郁的气候中，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天空连续几天被厚厚的云层覆盖，这对生命力的影响就像对光的影响一样；它并不完全阻碍它的通过，但明显减少了它的数量。因此，在沉闷和黑暗的天气里，生命力下降，所有生物都会本能地渴望阳光。

当有生命力的原子如此稀疏地散布时，健康状况良好的人就会增加他的吸收能力，消耗更大的范围内的生命力，从而使他的力量保持在正常水平；但残疾人和神经力量小的人不能这样做，往往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他们会越来越虚弱，越来越易怒，却不知道为什么。

由于类似的原因，冬天的生命力比夏天低，因为即使短暂的冬日是晴天（这很罕见），我们仍然要面对漫长而沉闷的冬夜，在这期间我们必须依靠白天储存在大气中的生命力来生存。另一方面，漫长的夏日，在明亮无云的情况下，给大气层注入了如此多的生命力，短暂的夜晚也不会对数量有什么影响。

从对生命力问题的研究中，奥义学者不可能不认识到，除了温度之外，阳光是实现和保持完美健康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没有任何其他因素可以完全弥补阳光的缺乏。由于生命力不仅倾注于物质世界，也倾注于所有其他世界，显然，当其他方面的条件令人满意时，在晴朗的天空下，在阳光不可估量的帮助下，情感、智力和灵性将达到最佳状态。

这种生命力的所有颜色都是以太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作用与星光体中类似颜色的含义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显然，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情感会对肉体产生影响，并增加其吸收生命力的能力，这对人的幸福是必要的。佛曾经说过，通往涅槃之路的第一步是完美的身体健康；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肯定是遵循他所指出的八正道。“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正义，然后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是的，身体健康也会被赋予这样的人。

CHAPTER V

第五章

BY NATURAL SURROUNDINGS

自然环境

THE WEATHER

气候

天气的变化无常是众所周知的，尽管对其现象的观察和研究使我们能够大胆地进行某些有限的预测，但大多数变化的最终原因仍然不为我们所知，并将继续如此，直到我们意识到除了热和冷、辐射和凝结的作用外，还有另外一些因素需要考虑。地球本身是有生命的；这个物质球被一个巨大的实体用作身体——它不是圣人或天使，根本不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生命，可以把它想象为一种巨大的自然精灵，对它来说，我们地球是它今世的身体。它的前世自然是在月球上，因为那是前一个进化链的第四个星球，同样自然地，它的下一世化身将是在我们地球链的进化完成后，下一个进化链的第四个星球。对于它的性质或它的进化特点，我们所知甚少，也与我们无关，因为我们对它来说只是它身体上的微小微生物或寄生虫，而且很可能它甚至不知道我们的存在，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足以影响它。

对它来说，地球周围的大气层必定是一种光环，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相当于人周围的一层以太物质的薄层，略微超出了人的密集肉体的轮廓；正如人的任何改变或干扰都会影响这层以太膜一样，地球精灵的任何变化也必然影响大气层。有些变化必然是周期性的和有规律的，就像我们通过呼吸、通过心脏的作用或通过均匀的动作（如走路）产生的运动；其他的必然是不规则的和偶然的，就像一个人突然启动或情绪爆发产生的变化。

我们知道，剧烈的情绪，尽管它的来源是星光界的，但会在人的肉体中产生化学变化和温度变化；凡是地球精灵相应的这种情绪，也可能在它的身体中引起化学变化，并在其

周围环境中引起温度变化。对我们来说，大气层中的温度变化意味着风；突然和剧烈的变化意味着风暴；地球表面下的化学变化也经常导致地震和火山爆发。

奥义学的学生不会陷入常见的错误，会把风暴或火山爆发视为邪恶，因为它们有时会摧毁人的生命；因为他认识到，无论直接原因是什么，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伟大的不可改变的正义法则运作的一部分，而且做所有事情的“祂”肯定会把所有事情做好。我们会在以后的章节讨论自然现象。

毫无疑问，人受天气的影响很大，而且每个人不同。人们普遍认为，阴沉的天气是令人沮丧的；但这主要是由于在没有阳光的情况下，正如已经解释过的，缺乏生命力的事实。然而，有些人在雨、雪或大风中会感到欢畅。在这些干扰中，有一些东西会使他们产生一种明显的快乐感觉，使他们的振动加快并与自身的性质的基调相协调。这很可能不完全是或主要是由于物理干扰，而是地球精灵的光环的微妙变化（这种变化能产生某些气候特征或者碰巧与某些气候特征同时发生）与他们的特质的产生了共鸣。

一个更明显的例子是雷暴的影响。有许多人在雷雨有一种奇怪的恐惧感，与它所带来的任何物理危险完全不成比例。相反，在另一些人身上，电闪雷鸣会产生狂热的兴奋感。电对身体神经的影响无疑在产生这些不寻常的感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其真正的原因比这更深。

这些不同的表现对人们产生的影响，取决于某些类型的元素精华在他们的气质中占主导地位，由于这种交感振动，中世纪的探究者称之为土性、水性、风性或火性。与此完全相同，我们周围环境的各个部分对人的影响或大或小，因为它们的成分中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成分。对于最容易对土的影响作出反应的人来说，他的房子建在什么性质的土壤上是最重要的，但是否在水的附近对他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而最容易对水的辐射作出反应的人，只要他看到海洋或湖泊或者生活在不远处，就不会在乎土壤。

ROCKS

岩石

自然界的所有物体，甚至是我们所踩踏的土地，都在不断地对我们产生影响。每种类型的岩石或土壤都有其特殊的种类，它们之间的差异很大，因此它们的影响绝不能被忽视。在产生这种影响的过程中，有三个因素发挥着作用——岩石本身的生命、星光体对应的元素精华，以及它所吸引的自然精灵的种类。岩石的生命指的是第二次倾注的生命，已经到达了激活矿物王国的阶段，而元素精华是同一神圣生命的后一波的浪潮，只是推迟了一个进化链而已，在其下降到物质的过程中只到达了星光界。自然精灵完全属于一种不同的进化，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讨论。

我们要记住的一点是，每一种土壤——花岗岩或砂岩、白垩、粘土或熔岩，都对生活在其上的人有明确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从未停止。日日夜夜，夏夏冬冬，年年如此，这种稳定的作用力在发挥作用，它在塑造种族和地区、类型以及个人方面都有作用。所有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被普通科学所理解，但毫无疑问，在未来的时间里，这些影响将被彻底研究，未来的医生将把它们考虑在内，并为他们的病人开出改变土壤和空气的处方。

只要有水存在，就会有一套全新的、独特的自然媒介体在发挥作用，无论它是以湖泊、河流还是海洋的形式存在，在所有这些地方都有不同的力量，但在海洋中最强大，最容易观察到。这里也必须考虑同样的三个因素——水本身的生命、充斥其中的元素精华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然精灵的类型。

TREES

树

植物王国也散发出强烈的影响，不同种类的植物和树木在效果上差别很大。那些没有

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总是低估了植物生命中所显示的力量、能力和智慧。我在《基督教信条》（The Christian Creed）第51页（第二版）中已经写过这方面的内容，所以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而是要提醒大家注意，树木，特别是老树，具有强大而明确的个性，配被称为灵魂。这个灵魂虽然是暂时的，因为它还不是一个轮回的实体，但本身却拥有相当大的力量和智慧。

它有明确的喜好和厌恶。灵视者可以看到，它通过发出鲜艳的玫瑰红光色很清楚地显示出对阳光和雨露的强烈享受。在它喜欢的人面前，或与之有振动共鸣的人面前，它也展示明显的快乐。爱默生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哈顿（Hutton）的《回忆录》（Reminiscences）中引用了他对他的树的描述：“我确信它们想念我；当我离开时，它们似乎耷拉着脑袋，而我知道，当我回到它们身边并与它们的下部树枝握手时，它们就会变得精神抖擞并开花。”

古老的森林树木是植物生命的高度发展，当它从这个王国向前进化时，它不会进入动物生命的最低形式。在某些情况下，它的个性强到甚至足以让它在树身之外暂时显现出来。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它往往会变成人类的形状。在其他太阳系中，事情可能会有其他安排，但在我们的太阳系中，太阳神选择了人类的形状来代表最高的智慧，并随着祂的计划的发展而达到最完美的程度：正因为如此，在较低种类的生命中总是有一种倾向，即向着这种形式上升，并以其原始的方式想象自己有人类的形状。

因此，像土地精灵这样的生物，其身体是有流动性的，是在意志影响下可塑的星光或以太物质，习惯性地采用某种近似于人类的外观。因此，当一棵树的灵魂有可能将自己化现并变得可见时，它几乎总是以人类的形状出现。毫无疑问，这些是古典时代的树神；它们偶尔以人形化现，可以解释普遍的树木崇拜习俗。不知者以为大（Omne ignotum pro magnifico），如果原始人看到一个巨大的、严肃的人形从树中走出来，他很可能在无知的情况下在那里建立一个祭坛并崇拜它，丝毫不明白他自己在进化中的地位远远高于它，而它对人的形象的借用就是对这个事实的承认。

植物本能的奥义一面也非常有趣；它的一个伟大目标，就像一些人的目标一样，总是要建立一个家族，繁衍它的物种；它对自己的成功，对自己花朵的颜色和美丽，对它们吸引蜜蜂和其他昆虫的效率，当然有一种积极享受的感觉。毫无疑问，植物能感受到人们对它们的赞美，并为之感到高兴；它们对人类的感情很敏感，并以自己的方式回报。

当我们知道这些时，我们就会很容易理解，树木对人类的影响要比一般人想象的大得多，而那些致力于培养与所有自然界的邻居，包括植物、动物和人类的同情和友好关系的人，既可以接受也可以给予一般人所不知道的大量东西，从而使他的生活更充实、更宽广、更完整。

THE SEVEN TYPES

七种类型

奥义学者对植物王国的分类是按照我们上一章“行星影响”中提到的七大类型进行的，每一种类型又分为七个子类型。如果我们想象自己试图将植物王国列表，这些划分自然是垂直的，不是水平的。我们不应该把树木作为一种类型，把灌木作为另一种类型，把蕨类作为第三种类型，把草或苔藓作为第四种类型；相反，我们应该找到七种类型中每一种类型的树木、灌木、蕨类、草、苔藓，这样，在每条线上都能代表所有的上升阶梯。

可以这样说，当第二次生命大倾注准备降临时，有七条大通道，每条都有七个分支，供它选择。它所通过的渠道赋予它某种色彩，即一种气质特征，这个特征永远不会完全丧失。因此，尽管为了表达自己，它需要属于所有不同类型的物质，但它自己类型的物质总是占优势，并且总是可以被辨认属于这种类型，而不是其他类型，直到它的进化结束后，它作为一种荣耀的精神力量回到太阳神，而它最初是作为一种未发展的潜能从太阳神中出现的。

植物王国只是这个巨大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但这些不同的类型在其中是可以区分的，就像它们在动物或人类中一样，而且每种都有它的特殊影响。根据人的类型和他当时的情况，这种影响可能对一个人有抚慰或帮助的作用，对另一个人则造成痛苦或刺激，对第三个人则没有影响。学生要能够将各种植物和树木归入其适当的类别，训练和实践是必要的。但橡树和松树、棕榈树和榕树、橄榄树和桉树、玫瑰和百合、紫罗兰和向日葵所散发的磁性之间的区别对任何敏感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英国森林的“感觉”与热带丛林、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灌木丛之间的差异是相差悬殊的。

ANIMALS

动物

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是如此残酷，以至于所有的野生动物都害怕和躲避人，所以动物界对人类的影响实际上只限于家畜。在我们与这些动物的关系中，我们对它们的影响自然比它们对我们的影响要大得多，但它们对我们的影响绝不是可以忽视的。一个真正与动物交上朋友的人，往往会因为动物对他的爱而得到很大的帮助和加强。人比动物更先进，自然能有更大的爱；但动物的爱通常更专注，它比人更有可能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其中。

人的高度发展使他有多种兴趣，他的注意力被分散在这些兴趣中；动物经常把他的全部天性倾注在一个渠道中，因此产生了最强大的效果。人有成百上千的事情要考虑，因此他的爱的流向只能是不固定的；当狗或猫发展出一种真正伟大的爱时，它就充满了整个生活，因此保持着一种稳定的力量，总是在其目标上发挥作用，这种因素的价值决不可以被忽视。

同样，一个人如果如此邪恶，以残忍的方式挑起家畜的仇恨和恐惧，就会因公正的报应法则而成为反感力量汇聚的中心；因为这种行为在自然精灵和其他星光界和以太界的生

灵中，以及在所有有正义感的人中，无论是活人还是死人，都引起了深深的愤慨。

HUMAN BEINGS

人类

既然人不应被他的猫或狗所厌恶或惧怕，很明显，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周围的人，而且更加重要。对一个人来说，赢得那些与他经常交往的人的善意关心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对一个校长来说，他的学生对他的态度的价值，对一个商人来说，他的店员的感受的价值，对一个官员来说，他的下属的奉献的价值；而这是指在物质世界中产生的明显效果以外的。如果一个担任上述任何职位的人能够唤起他的下属的热情，他就会成为许多这种力量的源泉不断汇聚的焦点。这不仅极大地提高和加强了他的能力，而且如果他了解一些奥义法则的运作，还能使他对那些充满敬爱感情的人有更大的帮助，并与他们一起做更多的原本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为了获得这一结果，他们丝毫不需要在观点上与他一致，这与我们目前所关注的特定效果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说的是一个强烈的、友好的感觉问题。如果这种感觉不幸是相反的——如果这个人被畏惧或被蔑视——反感的情感流就会一直流向他，导致他的高级载体的振动软弱无力和不和谐，也切断了他与他所负责的人进行令人满意和富有成效的工作的可能性。

这不仅是人发出的感情的力量；在星光界和物质界，同类相吸。大气中总是漂浮着大量模糊的思想，其中有些是善的，有些是恶的，但都准备在加强与它们自己同类型的任何思想。还有一些低级的自然精灵，它们喜欢愤怒和仇恨的粗糙振动，因此非常愿意投入任何这种性质的潮流中。通过这样做，它们加强了振动，并为它们增加了新的生命。所有这些都倾向于加强由不利的思想和感觉的汇流所产生的效果。

有人说，看一个人的同伴就知道他是什么人。在很大程度上，他也是由同伴造就的，因为那些与他经常交往的人一直在无意识地影响着他，并使他逐渐与他们所散发的波动相协调。一个经常和心胸宽广、不世俗的人在一起的人，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让自己变得心胸宽广和不世俗，因为在这个方向上，有一种稳定的、虽然不易察觉的压力一直在他身上施加，所以他以这种方式成长比其他方式更容易。出于同样的原因，一个人如果把时间花在与游手好闲的人一起混迹在声色犬马的场所，那么他自己也极有可能成为游手好闲的恶棍。对事物隐秘一面的研究强调了那句古老的谚语：近墨者黑。

在东方，人们理解与灵性进化更高级的人的密切联系的巨大影响。在那里，人们认识到，对弟子的训练最重要和最有效的部分是，他应经常与老师形影不离，沐浴在他的灵光圈中。老师的各种载体都在稳定而有力地振动，其速率比学生所能保持的任何速率都要高和有规律，尽管他有时可能会达到这些速率；但老师更强的思想波的持续压力逐渐将学生的思想波提高到相同的频率。一个人如果还没有什么音乐感，就很难单独唱出正确的音，但如果他和另一个已经受过完美训练的较强的声音一起唱，他的任务就会变得更容易——这可以作为一个粗略的比喻。

最重要的一点是，老师的主导音符一直在响，所以它的作用日夜影响着学生，他们并不需要对此多想，这个事实本身就一直在发生。显然，成长和变化必然在学生的载体中不断发生，就像在所有其他人的载体中一样；但来自老师的强大振动使学生的成长容易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而极难向其他方向发展，这有点像包着断肢的夹板确保其正确成长，以避免长歪。

一个普通人自动和无意地发出的影响力，不足灵性导师的精心指引的影响的百分之一；但数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力量的不足，所以，我们的同事的意见和感情对我们施加的无休止的压力，虽然我们没有注意到，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导致我们经常吸收他们的许多偏见。一个人如果总是呆在一群人中间，只听到一群人的意见，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他非常有必要了解其他类型的人，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学会在所有的人中看到好的一面；只有彻底了解任何事件的双方，他才能形成一个值得被称为真正判断的意见。有偏见的人总是而且必然是一个无知的人；而消除他的无知的唯一方法是走出他自己狭小的圈子，学会自己看事情，看它们到底是什么，而不是那些对它们一无所知的人所认为的那样。

TRAVEL

旅行

只有当我们暂时改变周围环境时，才会意识到它们对我们的影响程度，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到外国旅行。但真正的旅行不是走马观花，一直与自己的同胞打交道，并对每一个与我们小村子里不同的习俗发牢骚。真正的旅行是在某个异国他乡静静地生活一段时间，试着真正认识它的人民，了解他们；研究一种风俗，看看它为什么会出现，它有什么好处，而不是因为它不是我们自己的而随口谴责它。这样做的人很快就会认识到人的特征——理解诸如英国人和爱尔兰人、印度人和美国人、布列塔尼人和西西里人之间的基本差异，但也意识到，**不能**把他们看成一个比另一个好，而要看成组成彩虹的不同颜色，看成生活伟大的剧目的必要的不同动作和组成部分。

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职责，为那些正好需要这种影响、正好缺乏这种特征的自我的进化提供机会。每个族群的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天使，即族群之灵，他在摩奴的指导下保留了这个族群的特殊品质，并引导它沿着既定的路线发展。当进化计划中需要一种新的类型的气质时，一个新的族群就会诞生；当所有能从它那里受益的自我都通过它时，一个族群就会消亡。一个族群之灵的影响彻底渗透到他所监管的国家或地区，对于任何稍有敏感性的访客来说，自然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普通游客往往被禁锢在咄咄逼人的种族偏见的盔甲中；他对自己民族的所谓优越性充满了自负，以至于无法看到任何其他民族的优点。聪明的旅行者，如果愿意敞开心扉，接

受更高层次力量的作用，就可以从这个来源（即族群之灵）得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指导和经验。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首先有正确的态度；他必须准备好倾听而不是谈论，学习而不是吹嘘，欣赏而不是批评，尝试理解而不是轻率地谴责。

达到这样的结果是旅行的真正目的，而我们现在的机会比我们的祖先的机会要好得多。通讯方法有了很大的改进，现在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迅速而廉价地旅行，而这在一个世纪前是完全不可能的，除非是有钱有地位的阶层。伴随着这些交流的可能性，通过电报和报刊可以传播外国新闻，因此，即使那些实际上没有离开自己国家的人，对其他国家的了解也比以前要多得多。如果没有所有这些条件和设施，就不可能有证道学学会，或者至少它不可能有象今天这样的规模和特质，也不可能达到现在的效力水平。

证道学学会的第一个宗旨是倡导天下皆兄弟，没有什么能比彼此之间充分和持续的交往更有助于促进民族间的兄弟感情。当人们只是道听途说地了解对方时，各种荒谬的偏见就会滋生，但当他们密切地了解对方时，每个人都会发现对方毕竟是一个和自己很相似的人，有着同样的兴趣和目标，同样的快乐和忧伤。

在过去，每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生活在一个自私的孤立状态中，如果某种麻烦落在一个国家身上，它通常除了自己的资源外没有其他可以依赖的资源。现在，整个世界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如果印度发生饥荒，就会有来自美国的帮助；如果欧洲的一个国家发生地震，所有其他国家都会立即为受难者捐款。无论普世兄弟情谊的完美实现离我们有多远，很明显，我们至少正在接近它；我们还没有学会完全相互信任，但至少我们已经准备好相互帮助，而这已经是在成为真正的一家人的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

我们知道，人们经常推荐旅行作为治疗许多身体疾病的方法，特别是各种形式的神经错乱。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觉得旅行很累，但也不可否认地认为旅行令人振奋，尽管我们并不总是意识到，这不仅是因为空气的变化和所见所闻的影响，而且还因为与每个地方和地区的以太和星光界变化带来的影响。

海洋、山峰、森林或瀑布，每一个都有自己特殊的星光的和以太的以及可见的物质界的生命类型；因此，有自己特殊的一套印象和影响。许多看不见的实体都在倾注活力，在任何情况下，它们所辐射的振动都会唤醒我们的以太体、星光体和思想体中不习惯这种振动的部分，其效果就像锻炼通常不使用的肌肉一样——当时有些累，但从长远来看明显是健康和理想的。

城镇居民已经习惯了他的环境，通常直到他离开一段时间才意识到城镇环境的恐怖性。从星光界的角度来看，居住在繁忙的主干道旁，就像生活在一个打开的阴沟边上——一条腥臭的泥浆河，在流动过程中总是溅起水花和令人恶心的气味。没有一个人，无论他反应多么迟钝，能无限期地忍受这种生活而不至于恶化。偶尔去一下乡间，无论从精神和身体健康的角度都是必要的。在从城市到乡村的旅行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人类激情和劳作的风暴之海，仍然在影响我们的人类思想通常是不那么自私和更高尚的那种。

在大自然的一个伟大奇迹面前，如尼亚加拉大瀑布，几乎每个人都会暂时从自己身上抽离出来，从没完没了的日常琐事和自私的欲望中抽离出来，这样他的思想就会更加高尚和宽广，而他留下的思想形状也会相应地没那么有干扰性，更加有帮助。这些考虑再次表明，为了获得旅行的全部好处，一个人必须关注自然，并允许它对自己产生影响。如果他一直被自私和阴郁的想法所包围，被财务问题所压制，或对自己的疾病和弱点耿耿于怀，那么从自然有愈疗作用的影响中获得的好处就会很少。

另一点是，某些地方被某些特殊类型的思想所渗透。对这一问题的说明属于另一章，但我们可以介绍一下。人们习惯性地访问某个地方的心态会对所有其他游客产生强烈反应。在英国，人们爱去的海滨度假地有一种热闹和不负责任的气氛，一种很明显的度假生活的感觉，一种暂时摆脱业务的自由和充分利用它的决心，人们很难摆脱这种气氛的影响。因此，厌倦工作和过度劳累的人在这样的地方度过他应得的假期，得到的结果与他只是安静地呆在家里完全不同。坐在家可能不那么累，但也不那么有刺激性。

乡间散步是一种小型的旅行，为了体会它的健康效果，我们必须记住前面讲过的从各种树木或植物，甚至从不同种类的土壤或岩石发出的所有不同的振动。所有这些都是对以太体、星光体和思想体的一种按摩，并倾向于缓解我们通常生活中的烦恼对这些载体的某些部分持续施加的压力。

有时可以从农民的传统中窥探到这些方面的真相。例如，人们普遍认为，在松树下睡觉，头朝北，可以获得力量。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做法是合适的，其理由是，地球表面始终有普通人所不知道的磁流在流动。通过稳定、温和的压力，这些磁流逐渐梳理纠缠不清的东西，并加强星光体和物质身体里的以太颗粒，从而使它们更加和谐，带来休息和平静。松树所起的作用是：第一，它的辐射使人对这些地球磁流敏感，并使他进入一种状态，使磁流有可能作用于他；第二，（正如已经解释过的那样）它不断地抛出生命力，在这种特殊条件下，人最容易吸收它。

CHAPTER VI

第六章

BY NATURE-SPIRITS

自然精灵的影响

AN EVOLUTION APART

不同的进化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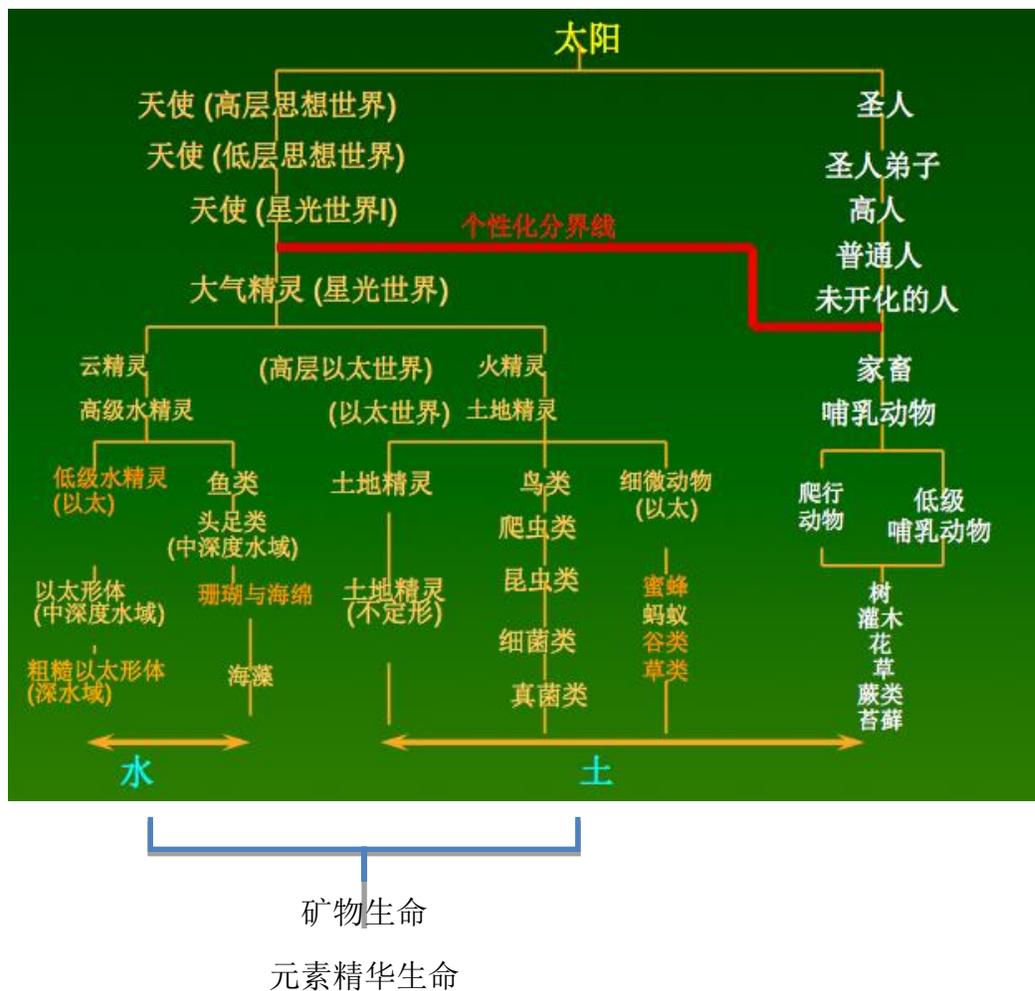
另一个在某些限制下发挥巨大影响的因素是自然精灵。我们可以把某个地方的自然精灵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原始居民，由于人类的入侵而被赶出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就像野生动物一样。就像野生动物一样，自然精灵完全避开了大城市和所有人类最密集的地方，因此，在这些地方，它们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在所有安静的乡村，在树林和田野中，在山上或在海上，自然精灵一直在那里生活，虽然它们很少露面，但它们的影响是强大的，无处不在，就像紫罗兰的香味充满了空气，尽管他们谦虚地隐藏在叶子后面。

自然精灵构成了一个独立的进化路线，在这个阶段与人类的进化完全不同。我们熟悉第二次生命倾注的过程，先是通过三个元素精华王国，向下到矿物，然后向上到植物和动物，在人类层面实现个体化。我们知道，在获得个性体之后，人性的展开将我们逐渐带上正道的台阶，然后继续向上，达到圣人的境界，并达到更高的荣耀的可能性。

这是我们的发展路线，但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它是唯一的路线。即使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神圣的生命也在通过几条生命流向上推进，我们的流线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在数量上也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记住这个事实，可能对我们的理解有帮助，即人类在物质界只占地球表面的一小部分，但在其他进化路线上的相应层次的生命体不仅在地球上比人类数

量多得多，而且同时还充斥着巨大的海洋和空气。

生命的进化



LINES OF EVOLUTION

进化路线

在目前阶段，这些进化路线彼此平行，而且是差别很大的。例如，自然精灵从来不曾经历过人类阶段，将来也不会成为像我们这样的人类成员，但自然精灵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来自同一个太阳神，并将像我们一样返回到祂那里。可以粗略地认为，生命流在到达矿物前是并行流动的，但一旦它们转向上升的弧线，就开始出现分岔。矿物阶段是生命最深地包裹在物质中的阶段，但有些生命流在其发展的后面几个阶段中保留了物质形态，使物质越来越多地成为内在生命的表达，而另一些生命流则立即抛弃较粗的物质，在它们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只使用由以太物质组成的身体。

例如，其中一条生命流在完成了它作为矿物单一体部分的进化阶段后，没有进入植物王国，而是用地球内部的以太物质作为载体，生活在固体岩石中。许多学生很难理解，哪种生物可能居住在岩石或地壳的固体物质中。岩石对以太生灵的行动和视觉没有任何阻碍。事实上，对它们来说，固体状态的物质是它们的自然元素和栖息地，它们只习惯于这种物质，并在其中有家的感觉。这些没有固定形状的以太低级生灵对我们来说不容易理解；不知何故，当它们逐渐发展到一个阶段时，虽然仍然居住在固体岩石中，但它们生活在靠近地表的地方，而不是在土地深处，而且其中更发达的偶尔能够从土地里分离出来。

这些生灵有时会在洞穴或矿洞中被看到，也许更经常被听说到，它们在中世纪的文学作品中经常被描述为地精。它们身体的以太物质在一般情况下不为肉眼所见，因此当它们被看到时，必然发生两件事中的一件：要么它们必须通过在它们身上罩上一层物理物质的面纱来显现自己，要么观察者必须有更高的敏感性，使他能够对更高层次的以太的波长做出反应，并看到他通常无法感知的东西。

对人来说，暂时的感官能力提高并不少见，也不难做到。另一方面，物质化对那些在

能见度边缘的生灵来说是很容易的；但是，除了最低类型的自然精灵，其他精灵如果不是因为对接近人类有根深蒂固的抵制，它们会比现在更经常被看到。它们进化的下一个阶段是成为仙子（fairies），他们是那些像我们一样生活在地球表面的自然精灵，尽管他们仍然只使用以太体；之后，他们成为空气精灵，然后进入天使王国，其方式将在后面解释。

处于矿物层面的生命波不仅通过构成地球固体地壳的岩石来表现，而且通过海洋的水来表现；正如前者可能通过地球内部的低层次以太生命形式来表现（目前人类还不知道），后者也可能通过居住在海洋深处的相应的低层次以太形式表现。海洋中的低等以太生灵的下一个进化阶段是有更加明确形状的在中等层次海水中生活的以太生灵，很少在海面出现。它们的第三个阶段（相当于仙子对岩石精灵的阶段）是加入巨大的水精灵的群体，这些水精灵在广阔的海洋表面快乐的生活。

我们看到，沿着这条发展路线的生灵们，由于它们只使用以太物质的身体，完全错过了植物和动物王国以及人类。然而，还有其他类型的自然精灵，会进入到两个王国后（植物和动物）再沿着天使路线继续。例如，在海洋中，有一种生命流，在离开矿物后，以海藻的形式进入到植物王国，然后通过珊瑚、海绵和深层海中的巨大头足类动物，进入巨大的鱼类家族，之后才加入到水精灵的行列。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类型的精灵在进化到更高的层次时仍旧保留了密集的物质体作为载体。同样，我们观察到，陆地上的精灵不仅仅是从地精的行列中进化出来的，也有从动物王国中进化程度较低的阶层中来的，因为我们发现有一条进化线从植物王国的微小真菌开始，然后通过细菌类，通过昆虫和爬行动物，直到进入美丽的鸟类家族，在经历多次鸟的化身后，才加入更加欢乐的仙子部落。

然而，另一条生命流在一个中间点分流到了以太生命形式，因为当它以草和谷物的形式穿过植物界时，它又转而进入动物界，并通过蚂蚁和蜜蜂的奇特群体进化。然后通过一组与蚂蚁和蜜蜂密切相关的以太生灵进化 – 既那些微小的蜂鸟般的自然精灵，它们不断地

在花朵和植物周围盘旋，并为花草的各种种类变化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们的嬉戏经常被用于新的植物种类的产生和助长。

然而，有必要在这里进行仔细的区分，以避免混淆。照料花朵的小生灵可以分为两大类，当然每一类都有很多种类。第一类可以适当地称为元素精灵，因为它们虽然美丽，但实际上只是思想形状，根本不是真正的生灵。也许我应该说，它们只是暂时的生物，因为尽管它们在短暂的生命中非常活跃和忙碌，但它们里面没有真正的在进化和轮回的生命，当它们完成它们的工作后，它们就会解体，溶入周围的大气，就像我们自己的思想形状一样。它们是伟大的负责植物王国的进化的生灵或天使的思想形状。

当这些伟大的生灵中的一个有与他负责的植物或花卉种类有关的新想法时，他经常特地创造一个思想形状来实现这个想法。它要么是花本身的以太模型，或是一个小生灵，在花蕾形成期间一直围绕着植物或花朵，并逐渐将它们建成天使所想的形状和颜色。但是，一旦植物完全长成，或者花已经开放，它的工作就结束了，它的力量也耗尽了，接着，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它就解体了，因为做那件工作的意志是它唯一的灵魂。

但还有另一种小生灵，它们经常被看到在花丛中玩耍，这种是真正的自然精灵。它们也有很多种类。最常见的一种形式是，正如我提到过的，非常像一只小小的蜂鸟，而且经常可以看到它在花丛中嗡嗡作响，就像蜂鸟或蜜蜂那样。这些美丽的小生灵永远不会成为人类，因为它们和我们不在同一个进化线上。现在赋予它们生命的生命力是它在植物界时通过草和谷物，如小麦和燕麦来的，当它在动物界时，通过蚂蚁和蜜蜂进化来的。

现在，它已经达到了这些微小的自然精灵的水平，它的下一个进化阶段将是一些生活在地球表面的具有以太体的美丽仙子。然后，他们将成为火蜥蜴（salamander）或火精灵，再后来，他们将成为空气精灵（sylph），只有星光体而不是以太体。再后来，他们将通过伟大的天使王国的不同阶段。

OVERLAPPING

重叠

在生命波从一个王国转移到另一个王国的所有情况下，都允许有很大的变化空间；王国之间有大量的重叠。沿着我们自己的进化路线，也许可以最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发现，在植物界达到最高水平的生命根本不会进入动物界的低级层次，相反，它在相当高的层次进入了动物界。让我重复一下我已经举过的例子：一棵森林中的大树的生命绝不可能演化成为一群蚊子、甚至一个老鼠家族或者小鹿的生命；而这些动物的生命形式对在雏菊或蒲公英水平上离开植物王国的那部分生命波是相当合适的形式。

进化的阶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攀登，但似乎一个王国的较高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与上面层次的较低部分平行，因此在不同的情况下有可能在不同的层次上从一个王国转移到另一个。进入人类王国的生命之流完全避开了动物王国的最低阶段；也就是说，即将升入人类的生命从未通过昆虫或爬行动物表现出来；在过去，它有时会在伟大的前陆生爬行动物的水平上进入动物王国，但现在它直接从植物生命的最高形式进入哺乳动物类。同样，当最先进的家养动物个体化时，它不需要降到绝对原始的野蛮人的形式来作为他的第一次人类化身。

附图以方便的表格形式显示了其中的一些进化发展路线，但决不能认为它是详尽无遗的，因为无疑还有其他尚未被观察到的路线，而且肯定有各种变化和在不同层次从一条线跨越到另一条线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能做的就是给出一个计划的大致轮廓。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后面的阶段，所有的进化线都再次汇合；至少在我们朦胧的视线中，那些崇高的生灵的辉煌程度似乎没有区别，尽管如果我们知道得更多，我们可能会使我们的表格更加完整。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就像人类高于动物王国一样，在人类之上的是伟大的天使王国，而进入天使王国是展开在圣人面前的七个可能性之一。这个王国也是

自然精灵的下一个进化阶段，但我们在这里有另一个例子，就是前面提到的重叠，因为圣人在高层次上加入天使王国，完全跳过了其中的三个阶段，而最高类型的自然精灵的下一步进展是成为最低等级的天使，它从这个特殊的阶梯的底部开始，而不是在半途踏上它。

在加入天使王国时，自然精灵得到了第三次生命倾注的神圣火花，从而得以个性化，就像动物进入人类王国时一样；还有一个相似点是，就像动物只有通过与人接触才能个性化一样，自然精灵也是通过与天使接触获得的——通过依附于天使并为了取悦他而工作，直到最后它学会了如何做天使的工作。

因此，更高级的自然精灵并不是像一个以太或星光形式的人，因为它还不是一个个体；但它比以太或星光体形式的动物要高级得多，因为它的智力水平远远高于在动物界发现的任何动物，而且在许多方面确实与一般人类相当。另一方面，一些早期自然精灵种类拥有有限的智力，似乎与它们非常相似的蜂鸟、蜜蜂或蝴蝶平等。正如我们从图表中看到的，自然精灵这个名称涵盖了进化弧线的很大一部分，在天使进化路线上包括与整个植物和动物王国相对应的阶段，以及与人类我们自己现在根族的发展水平相当的阶段。

一些较低的类型自然精灵在美学意义上并不讨人喜欢；但低等的爬行动物和昆虫的种类也是如此。有一些未发展的精灵部落，它们的口味很粗，自然它们的外观也与它们的进化阶段相一致。那些没有形状的、张着血盆大口的群体，以血和腐烂的肉的令人厌恶的以太散发物为食，对于任何思想纯正的人来说，无论是视觉还是感觉都是可怕的；在名声不佳的场所上空盘旋的贪婪的红褐色甲壳类形状生物也是如此，那些野蛮的章鱼状怪物对酒鬼的纵酒感到兴奋，在酒精的气氛中狂欢。但是，即使是这些妖怪本身也不是邪恶的，尽管对人来说是令人厌恶的；而且人永远不会与它们接触，除非他把自己贬低到它们的水平，成为低级激情的奴隶。

只有这类原始的和不令人愉快的自然精灵才会自愿接近普通人。其他同类型的精灵，但没有那么物质性，喜欢沐浴在任何特别粗糙的星光辐射中，如那些由愤怒、贪婪、残忍、

嫉妒和仇恨产生的感情。屈服于这种感情的人可以肯定不断地被这些星光界的食腐乌鸦所包围，他们在可怕的欢乐中颤抖，他们互相推搡，急切地期待着激情的爆发，并以他们盲目的、错误的方式做任何事情来挑起或加强这种感觉。很难相信像制造这样的恐怖场景的生灵会与接下来要描述的欢乐的生灵属于同一个王国。

FAIRIES

仙子

人类最熟悉的类型是仙子，他们是一般生活在地球表面的精灵，不过，由于他们的身体是以太物质，也可以随意进入地下。他们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最常见的是人类的形状，体型较小，通常在某些面相或肢体上有怪异的夸张。以太物质可塑性强，很容易被思想的力量所塑造，他们几乎能够随意地呈现出任何外观，但他们还是有自己明确的形状。当他们不为特别的需要采用任何其它外形时，就不会施加意志来变形。他们也有自己的颜色，标志着他们的部落或物种之间的差异，就像鸟类有不同的羽翼一样。

他们中存在着大量的分支或种族，这些分支中的个体在智力和性情上的差异恰如人类。同样，像人类一样，这些不同的种族居住在不同的国家，或有时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一个种族的成员有普遍的聚在一起生活的趋势，就像一个国家的人生活在一起一样。总的来说，他们的分布与自然界的其他王国差不多；像鸟类一样，他们中的一些是由鸟类演化而来的，有些种类是一个国家所特有的，有些在一个国家很常见，而在其他地方很罕见，而另一些则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同样，像鸟类一样，一般来说色彩最鲜艳的种类也在热带国家。

NATIONAL TYPES

国家的仙子类型

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主要仙子类型通常是可以明确区分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有自己的特色的；或者说，在缓慢的岁月进程中，他们的影响塑造了生活在附近的人、动物和植物，因此，是自然精灵制定了时尚，而其他王国则不自觉地跟随它？例如，在西西里的葡萄园中跳舞的，活蹦乱跳的、橙色和紫色或猩红色和金色的小人儿与在布列塔尼的橡树和荊豆灌木中静静移动的几乎是惆怅的灰色和绿色的生灵，或者在苏格兰的山坡上出没的金褐色的“好人”之间的对比再明显不过了。

在英格兰，翠绿色的类型可能是最常见的，我也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树林里，在遥远的马萨诸塞州和尼亚加拉河畔看到过这类。在达科他州的广阔平原上，居住着一种我在其他地方没有见过的黑白相间的类型，而加利福尼亚则有一种可爱的白色和金色类型，似乎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澳大利亚，最常见的类型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生灵，具有奇妙的发光天蓝色；但在新南威尔士州或维多利亚州的以太居民和北昆士兰热带地区的以太居民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后者与荷属印尼的居民非常接近。爪哇岛似乎特别多产这些优雅的生物，那里最常见的是两个不同的种类，都是单色的——一种是靛蓝色，带有微弱的金属光泽，另一种是所有已知的黄色色调组合——古雅，但奇妙和有吸引力。

当地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类型，身上有绿色和黄色交替的条纹，就像一件足球衫。这种有条纹的类型可能是世界上该地区特有的种族，因为我在马来半岛看到过有类似红色和黄色条纹的种类，在海峡另一边的苏门答腊岛上看到过有绿色和白色条纹的类型。那个巨大的岛屿也有一种可爱的淡色香水草色的仙子部落，我以前只在锡兰的山上看到过。在新西兰，他们的类型是一种带有银色的深蓝色的，而在南海群岛，会遇到一种银白色的类型，

闪着彩虹般各种光彩，就像一个珍珠母。

在印度，我们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类型，从山地的精致的玫瑰色加淡绿色，或者淡蓝色加玫瑰色，到平原地区特有的丰富的、华丽的、闪闪发光的颜色，其强度和多样性几乎是原始化的。在这个神奇的国家的一些地方，我看到了通常在非洲沙漠里的黑色和金色的类型，还有一种类似于用闪亮的深红色金属制成的雕像，就像亚特兰蒂斯人的山铜一样。

与这最后一种有些相似的是一个奇怪的类型，它看起来好像是用青铜铸成的，并且经过了抛光；他们似乎是在紧邻有火山运动的地方安家，因为迄今为止，他们所出现的地方只有维苏威和埃特纳的山坡、爪哇岛的中部、三明治群岛、北美的黄石公园，以及新西兰北岛的某个地方。一些迹象似乎表明，这是一种原始类型的存留，代表了精灵和仙子之间的某种中间阶段。

在某些情况下，相邻的地区居住着完全不同类别的自然精灵；例如，正如已经提到的，翠绿色的精灵在比利时很常见，但在100英里外的荷兰却几乎看不到他们，那里的精灵是一种看起来很严肃的深紫色类型。

ON A SACRED MOUNTAIN IN IRELAND

在一座爱尔兰的圣山上

一个奇怪的事实是，海平面以上的高度似乎影响了他们的分布，那些属于山区的精灵几乎不会和平原的类型混在一起。我清楚地记得，在攀登爱尔兰传统的圣山之一，斯里夫-纳-蒙(Slievenamon)时，我注意到了不同类型之间非常明确的分界线。较低的山坡，就像周围的平原一样，活跃着非常活跃和调皮的小红黑种族。它们在爱尔兰的南部和西部成群结队，特别是被吸引到近两千年前由古老的爱尔兰(Milesian)种族的魔法牧师建立的磁力中心。这些魔法师通过将人们置于巨大的幻觉影响之下，确保并延续他们对人们的统治。

然而，经过半小时的攀登，这些红黑相间的种类就不能被看到了，相反，山坡上有许多较温和的蓝褐色类型的精灵，他们很久以前就对图阿特-德-达纳安（Tuatha-de-Danaan）特别效忠。

他们也有自己的区域和明确的界限，没有任何一种自然精灵敢于闯入山顶周围的空间，这是伟大的绿色天使的圣地，他们在那里守望了两千多年，守护着连接艾林（Erin）这片神秘土地的过去和未来的生命力中心之一。这些巨大的天使比人还要高，他们的颜色就像春天的第一片新叶，柔软、发光、闪烁、难以形容，他们用奇妙的，像星星一样闪耀的眼睛看着这个世界，充满了那些生活在永恒中的人的和平，带着知识的平静确定性等待着指定的时间到来。当人们看到这样的景象时，就会非常充分地意识到事物隐秘的一面的力量和重要性。

但事实上，它并不是隐秘的，因为不同的影响是如此强烈，如此对比明显，以至于最不敏感的人都不能不意识到它们。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理解当地的传统，即在山顶上过夜的人在早晨醒来时不是诗人就是疯子。如果他已经证明有能力回应在他睡觉时由巨大的磁力产生的整个生命的升华，就成为诗人； 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承受这种压力，就变成疯子。

FAIRY LIFE AND DEATH

仙子的生与死

自然界精灵的不同分支的生命期差别很大，有些很短，有些比我们人类的生命期长得多。普遍的轮回原则也对他们适用，但在他们身上的运作略有不同。他们没有我们所说的出生和成长；一个仙子在他的世界里出现时就长成了，就像一只昆虫一样。他度过或长或短的一生，没有任何疲劳的迹象，也不需要休息，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没有任何可察觉的衰老迹象。

但最后有一天，当他变得有点厌倦生活时，他的能量似乎已经耗尽；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模糊，直到他成为一个星光实体，在代表他的下一个发展阶段的空气精灵的世界里生活一段时间。通过这种星光生活，他逐渐回到他的群体灵魂中，在循环法则再次作用于群体灵魂，唤起它的分离欲望之前，他在群里灵魂中可能会有（如果足够先进）一定程度的存在意识。当与全体灵魂分离的情况发生时，欲望的压力使它的能量流再次向外流动，这种欲望作用于可塑的星光和以太物质，使一个类似的身体物质化，适合作为在最后一生中达到的发展程度的表达。

因此，出生和死亡对自然精灵来说要比我们简单得多，而且死亡对他来说完全没有任何悲伤。事实上，他的整个生活似乎更简单，是一种快乐的、不负责任的存在，就像一群快乐的孩子在特别有利的物质环境中可能过的那样。自然精灵没有性别，没有疾病，也没有生存斗争，因此他们没有导致人类痛苦的各种因素。他们有敏锐的情感，能够形成密切和持久的友谊，从中获得深刻和永不衰竭的快乐。嫉妒和愤怒对他们来说是可能的，但在对自然界所有活动的主导性喜悦面前，似乎很快就会消失，这是他们最突出的特点。

THEIR PLEASURES

他们的乐趣

他们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但他们在月光下也同样快乐地跳舞；他们在感受到雨水倾注时，与干渴的大地和花草树木分享这种满足感并为之欢欣鼓舞，但他们也同样快乐地玩弄着飘落的雪花；他们满足于在夏日午后的平静中随风浮游，但也陶醉于风的呼啸。他们不仅以我们中很少有人能理解的强度欣赏一朵花或一棵树的美，欣赏其颜色的精致或形式的优雅，而且他们对大自然的所有过程，对树液的流动，对花蕾的开放，对树叶的形成和落下，都抱有浓厚的兴趣和深深的喜悦。自然而然地，这一特点被负责进化的天使所

利用，自然精灵被雇用来协助颜色的混合和变化的安排。他们也非常关注鸟类和昆虫的生活，关注蛋的孵化和蛹的破茧，并以欢快的眼光观察小羊和小鹿、小猫和松鼠的游戏。

以太进化另一个不可估量的优势是，与更密集的物质进化相比，它避免了进食的必要性。仙子的身体从周围的以太中吸收它所需要的营养，没有麻烦，也没有限量；或者严格来说，不是吸收营养，而是不断发生粒子的替换，那些已经被吸干的生命力原子被抛弃，而其他充满生命力的粒子被吸收取代它们。

虽然他们不吃东西，但自然精灵从花香中获得的快乐与人从食物的味道中获得的快乐类似。对他们来说，香气不仅仅是嗅觉或味觉的问题，因为他们沐浴在香气中，使其渗透到他们的身体中，并同时到达每个粒子。

对他们来说，叫做神经系统的东西比我们的要精细得多，而且对许多振动很敏感，而我们的粗重感官却无法察觉，所以它们在许多对我们来说没有气味的植物和矿物中发现了与气味相应的东西。

他们的身体中除了一团象雾状的东西外，没有内部结构，所以他们不能被撕裂或受伤，冷热对他们都没有任何痛苦的影响。事实上，有一种类型似乎最喜欢在火中沐浴；他们从四面八方冲向任何大火，在疯狂的喜悦中随着火焰一次又一次地向上飞，就像一个男孩一次又一次地滑滑梯一样。这些是火精灵，是中世纪文学中的火蜥蜴。自然精灵的身体疼痛只能来自不愉快或不和谐的气场或振动，但他快速运动的能力使他能够轻松地避免这些。据观察，他完全没有恐惧，而恐惧像诅咒一样在动物的生活中起着如此严重的作用。在我们的进化路线中的动物，相当于天使进化路线中的仙子的水平。

THE ROMANCES OF FAIRYLAND

仙子世界的浪漫

仙子有令人羡慕的丰富想象力，他每天与伙伴们玩耍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用想象力为他们构建各种不可能的环境和浪漫的情景。他就像一个孩子在给他的玩伴讲故事，但他比孩子更有优势，因为玩伴可以看到以太和低级星光物质，他在讲故事时，他生动的思维所构建的形状可以被玩伴同时看到。

毫无疑问，他的许多故事在我们看来是幼稚的和有限的，因为精灵所拥有的智能与我们的不同，对他来说，这些故事是非常真实的，是永无止境的快乐源泉。在编故事方面有不寻常天赋的精灵从其他精灵那里赢得了极大的喜爱和荣誉，并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永久的观众或追随者。当一个人偶然瞥见这样一群精灵时，他通常会用人的理解来叙述所看到的，根据受追捧的精灵那时碰巧喜欢使用的外观，把被围在中间的那个当作精灵国王或皇后。实际上，自然界的精灵们不需要任何政府，只需要对他们进行一般管理。除了精灵中高层次的成员外，精灵们对天王（Devarajas）和他们的手下对自己的管理可能毫无意识。

THEIR ATTITUDE TOWARDS MAN

对人的态度

大多数自然精灵不喜欢并回避人类，我们对此并不奇怪。对他们来说，人类似乎是一个蹂躏性的恶魔，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破坏和践踏。他肆意杀戮，经常用可怕的酷刑杀害他们喜欢看的所有美丽的生物；他砍伐树木，践踏草地，摘取花朵，不经意地把它们扔到一边死去；他用他可怕的砖头和砂浆取代自然界所有可爱的野生环境，用他的化学品和工厂的污染性烟雾取代花朵的芳香。仙子们惊恐地看着我们，并像躲避有毒的爬行动物一样

躲避我们，我们能认为这很奇怪吗？

我们不仅给他们最珍视的一切带来破坏，而且我们的大多数习惯和发散物都让他们厌恶；我们（我们中的一些人）用令人厌恶的酒精和烟草烟雾毒害了他们的甜美空气；我们不安的、失控的欲望和激情掀起了不断涌动的星光流，使他们感到不安和烦恼，这带给他们的厌恶感，如同一桶脏水被倒在我们身上一样。对他们来说，接近普通人就象生活在一个永久的飓风中，一个吹过粪坑的飓风。他们不是伟大的天使，没有因为完美知识而带来的完美耐心；他们只是快乐的、总体来说很好的孩子，甚至还没到这个程度。他们中的许多，更像是特别聪明的小猫；我再说一遍，当我们这样习惯性地伤害他们最好和最高的感情时，我们能奇怪他们会不喜欢我们，不信任我们，躲着我们吗？

在记录中，有这样的例子：由于人的一些超出正常范围的无端入侵或烦扰，精灵被激怒而报复，并表现出明显的恶意。即使在这种难以忍受的挑衅下，这种情况也是罕见的，它们试图击退入侵者的更常见的方法是对入侵者耍花招，往往是幼稚的恶作剧，但不严重性地有害。他们以误导或欺骗他为乐，使他在荒原上迷失方向，使他整夜绕圈，而却以为他是在直行，或者使他认为看到了宫殿和城堡，而实际上这种建筑并不存在。在几乎任何一个偏僻的山区的农民的闲谈中，都可以找到许多说明仙子这一奇特特点的故事。

GLAMOUR

魅惑

他们的伎俩能够实施，因为他们拥有一种奇妙的力量，可以对那些屈服于他们影响的人施以魅惑，所以这些受害者在这段时间里只看到和听到这些仙子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就像被催眠的对象看到、听到、感觉到和相信催眠者希望的那样。然而，自然界的精灵们并没有迷魂师那种支配人类意志的能力，除非是那些意志力异常薄弱的人，或者是那些让自己陷入无助的恐惧状态，以至于他们的意志暂时被抛在一边的人。

仙子不能超越对感官的欺骗，但他们无疑是这方面的好手，而且可以同时相当多的人施展魅惑力。印度杂耍艺人的一些最神奇表演，如著名的篮子把戏，或将绳子抛向天空，绳子保持直立，杂耍艺人爬上绳子并消失，正是通过调用精灵的帮助行使他们这种奇特力量的。实际上，整个观众都产生了幻觉，人们想象他们看到和听到了一系列根本没有真正发生的事件。

魅惑的力量仅仅是制造一个清晰、强烈的思想形象，然后把它投射到另一个人的头脑中。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在生活中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这样的尝试，也不知道如何去做。仙子的思想没有人的宽度或广度，但他们完全习惯于这种制造形象并将其印在他人脑海里的工作，因为这是这类生灵日常生活中主要做的事之一。

这并不难理解，通过这样不断的练习，他应该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而且当他像在印度人的把戏中那样，把完全相同的图像反复制造数百次，直到每个细节都在无意识的习惯中不费吹灰之力地形成，这对于他来说是最简单不过了。在试图理解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思想形状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是用思想物质制造的明确构造，正如在《思想形状》(Thought Forms)中所解释的那样；我们还必须记住，思想和密集的物质大脑之间的交流线通过大脑的星光和以太部分，而且在这条线路的任何一点中都可以植入印象。

某些自然精灵经常在为制造物理现象举行的通灵会中出现，发挥其模仿和恶作剧的才能。任何有参加这种通灵会习惯的人都会回忆起一些玩笑和愚蠢的例子，尽管通常是善意的玩耍；这些几乎总是表明这些顽皮的生灵的存在，尽管有时这些现象是由死去的人制造的，他们在活着时足够愚蠢，认为这种无聊的事情很有趣，而且死后也没有学到智慧。

INSTANCES OF FRIENDSHIP

友谊的例子

另一方面，也有这样的例子：一些自然界的精灵与人类交上了朋友，并向他们提供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如众所周知的苏格兰土地精灵的故事或灵性文学中的点火仙子；据记录，在罕见的情况下，某些被精灵宠爱的人被允许见证精灵的狂欢，并可以跟精灵一起生活一段时间。据说，野生动物会自信地接近一些印度瑜伽士，知道他们是所有生灵的朋友；同样，精灵也会聚集在已经踏上圣洁之路的人身边，发现他的气场比那些心思仍在世俗事务上的人少有风暴起伏，更令人心怡。

偶尔，仙子们也会伴随小孩子，并对他们产生强烈的依恋，尤其是对那些爱做梦和爱幻想的孩子，因为他们能够看到围绕着这样的孩子的思想形状，并为之高兴。甚至有这样的例子，精灵看上了某个异常有吸引力的婴儿，并试图把孩子带到自己的地盘上——他们的目的是把他从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成长为普通人的命运中拯救出来！在民间传说中，那些用精灵（调换儿，changeling）和孩子调包的故事可能指的就是这些事件，不过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将在后面提到。

有些时候——在过去比现在更多——精灵中的某一类，在体型和外表上与人类大体相当，经常把自己物质化，为自己制造临时但明确的肉体，并通过这种方式与人类的男人和女人建立不良的关系。也许从这一事实中，产生了古典时期的一些半羊人或羊男（Faun and Satyr）的故事；尽管这些故事有时也指的是相当不同的亚人类进化。

WATER-SPIRITS

水精灵

在远离人类居住地的任何地方，地球表面的仙子数量很多，但水精灵，即海面上的仙子的数量远远超过陆地精灵。这里的种类和陆地上的一样多。太平洋的自然精灵与大西洋的自然精灵不同，地中海的自然精灵也与这两种精灵截然不同；在热带海洋难以形容的绚丽蓝色中狂欢的类型，与那些在我们寒冷的灰色北方海洋泡沫中飞奔的类型相差甚远。湖泊、河流和瀑布的精灵也是不同的，因为他们与陆地上的精灵的共同点比大海上的精灵要多得多。

这些精灵，像他们在陆地上的兄弟一样，有各种形状，但也许最经常模仿的是人类的形状。广义上讲，他们有比森林和山丘中的精灵更大的形状；陆地上的大多数精灵都很矮小，而模仿人类的海精灵通常采用人类的大小和形状。为了避免误解，有必要不断强调所有这些形式的可变特征；这些精灵中的任何一个，无论是陆地、海洋还是空气精灵，都可以随心所欲地使自己暂时变大或变小，或者可以采取他选择的任何形状。

从理论上讲，这种能力是没有限制的，但在实践中，它有其局限性，尽管这种局限性很宽。一个自然身高为12英寸（约30厘米）的仙子可以将自己扩展到六英尺（约183厘米）高的人的比例，但这种努力是一种相当大的压力，而且不能维持超过几分钟的时间。为了变成他自己以外的形状，他必须能够清楚地设想它，而且只有在他的思想固定在它上面时，他才能保持这种形状；一旦他的思想游离，他就会立即开始恢复他的自然外观。

虽然以太物质很容易被思想的力量所塑造，但它自然不会像星光物质那样即时地服从它；我们可以说，思想物质实际上是**随着**思想的变化而变化的，而星光物质则在思想之后迅速变化，以至于普通的观察者几乎注意不到任何差别；但对于以太物质，人们的视觉可以毫无困难地跟踪其增长或缩小。一个空气精灵，它的身体是星光物质，从一个形状闪电

般换到另一个形状；一个以太物质的仙子，迅速膨胀或缩小，但不是瞬间完成的。

陆地上的精灵很少有巨大的体型，而大身材在海上似乎很常见。陆地上的生灵经常用幻想给自己织造出人类的衣服，并带着古怪的帽子或头巾或手帕来展示自己；但我从未在海里的居民中看到过任何这样的外观。几乎所有这些水面上的精灵似乎都有能力将自己从自身的元素中脱离，在空中漂浮或飞行一小段距离；它们喜欢在飞溅的泡沫中玩耍，或骑在浪上。它们对人的回避没有陆地上的兄弟们那么明显——也许是因为人干扰它们的机会少得多。它们不会下降到海面以下的任何深度，无论如何，都在光照的范围内活动；因此，在它们的领域和深层海中进化程度较低的精灵的领域之间，总是存在着相当大的空间。

FRESH-WATER FAIRIES

淡水中的精灵

一些非常美丽的类型栖息在内陆水域，那里的人类还没有使他们不能生存。很自然地，任何大城镇附近被污染的水里的污垢和化学物质都让它们感到厌恶；但他们显然对安静的乡村角落里的水车没有异议，因为有时可以看到他们在磨轮转动中尽情地玩耍。他们似乎特别喜欢下落的水，就像他们在海里的兄弟陶醉于泡沫的破碎一样；由于下落的水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他们有时甚至敢于比平时更接近他们憎恶的人类。例如，在尼亚加拉瀑布，夏天几乎总是能看到一些，待在瀑布和激流的中心，尽管他们一般都跟人保持距离。

就像候鸟一样，到了冬天，它们会放弃北方的水域，因为那里会冰封好几个月。他们会在更温和的气候中寻找一个临时的家。他们似乎并不在意短暂的霜冻；单纯的寒冷显然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但他们不喜欢对他们的正常环境的干扰。当河流结冰时，一些通常居住在河里的精灵会转移到海里；对其他一些精灵来说，咸水似乎很讨厌，他们宁愿迁移到相当远的地方，也不愿在海洋中过冬。

水精灵的一个有趣的种类是云精灵。他们的生活几乎完全是在“水面之上”度过的。他们也许应该被归类为介于水精灵和空气的精灵之间；他们的身体和空气精灵一样是以太物质，但他们能够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离开水。他们的形状通常是巨大而松散的；他们似乎与一些淡水类型的精灵有近亲关系，但当作为他们最喜欢的栖息地的云层消失时，他们也很愿意在海里浸泡一段时间。他们居住在光明寂静的云之国中，他们最喜欢的消遣方式是将云朵塑造成奇怪的、梦幻般的形状，或者将它们排列成我们称之为鱼鳞云的形状。

SYLPHS

空气精灵

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自然精灵王国中的最高类型，处于陆地和海洋精灵的发展路线交汇的阶段，即空气精灵（又称风精灵，sylph）。这些生灵绝对高于我们所说的所有其他种类，因为他们已经摆脱了物理物质的束缚，星光体现在是他们的最低载体。他们的智力比以太物种高得多，与普通人的智力相当；但他们还没有达到永久的转世个体。正因为他们进化得比较高，在脱离群体灵魂之前，他们对生命的理解比动物要多得多，所以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他们知道自己缺乏个性体，并强烈地渴望获得个性体。这就是所有广泛流传的关于自然精灵渴望获得不朽灵魂的传统背后的真相。

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正常方法是通过比他们高一级的成员，即星光界的天使的联系和爱。一个家畜，如狗或猫，通过发展它的智力和它的感情而进步，这是它与主人密切关系的结果。它对主人的爱不仅使它坚定地努力去理解他，而且主人的心身振动，不断地在它的原始的心智上起作用，逐渐唤醒它的思想，使之变得越来越活跃；同样，主人对它的爱也引起了一种不断加深的感情，作为回报。人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明确想要教给动物一些东西；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没有任何直接的努力，他们之间的亲密联系也有助于低等动物的

发展。最终，这种动物的发展将上升到允许他接受第三次生命倾注的水平，从而成为一个个体，并脱离它的群体灵魂。

现在，这一切也正是发生在星光天使和空气精灵之间的事情，只是他们通常以更聪明和有效的方式实施这一计划。一千个人中没有一个人想到或知道他的狗或猫的真正进化；动物更不明白摆在自己面前的可能性。但天使清楚地了解自然界的计划，在许多情况下，自然界的精灵也知道他需要什么，并聪明地努力实现它。因此，这些星光天使中的每一个通常都有几个精灵附在他身上，经常和明确地向他学习，被他训练，起码一直沐浴在他的智慧中，并回报他的感情。这些天使中有许多被天王（Devarajas）雇佣为代理人，履行分配业力的职责；因此，空气精灵常常是这项工作的辅助代理人，在执行分配给他们的任务时，无疑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知识。

圣人知道如何在他需要时利用自然精灵的服务，而且有许多事务他都能委托给他们。在1907年2月的《大视野》（Broad Views）杂志中，一篇文章精彩地描述了一个自然精灵如何巧妙地执行了交给他的一项任务。

他奉命逗一位患流感的病人开心，在五天时间里，他几乎连续不断地表演奇怪而有趣的幻觉，他的努力获得了最令人满意的成功，因为这位病人写道，他的服务“产生了愉快的效果，将在普通情况下无法忍受的疲惫和不适的日子变成了最奇妙的有趣经历”。

他展示了各种令人困惑的图片，移动的岩石，不是从岩石外面看到的，而是从里面看的，所以各种生灵的脸都出现在其中。他还展示了山脉、森林和林荫道，有时还展示了大量的建筑、一些科林斯柱子、雕像的碎片和巨大的拱形屋顶，通常还展示了最美妙的花朵和棕榈，仿佛在微风中来回摇摆。有时，他似乎用卧室里的实物，把它们编织成一种神奇的变化场景。人们确实可以从所提供的娱乐活动的奇特性质推测出受雇于这项慈善工作的自然精灵属于哪种类型。

东方的魔术师偶尔会努力在他的表演中获得更高的自然精灵的帮助，但这么做不是没有危险的。他必须采取召唤或使唤的方式，也就是说，他必须以祈求者的身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并与他们进行某种交易，或者他必须启动各种影响，迫使他们服从。这种尝试如果失败，就会引起坚决的敌意，极有可能导致他的过早死亡，或者至少会使他处于极其可笑和不愉快的境地。

在这些空气精灵中，和低等仙子一样，有许多种类，在力量、智力和习惯以及外观上都有不同。与我们描述的其他种类相比，它们对地点的限制自然较少，尽管与其他种类一样，它们似乎认识到某些海拔的限制，有些类型总是漂浮在地球表面附近，而其他类型则几乎没有接近过地球。一般来说，它们都不喜欢与人类为邻，也不喜欢人类不安分的欲望，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也愿意为了娱乐或奉承而忍受这些。

THEIR AMUSEMENT

他们的娱乐

他们有时会从制造各种思想形状中获得巨大的娱乐。例如，一个作者在写小说时，自然会给他的所有人物制定强有力的思想形状，并在他的微型舞台上像提线木偶一样移动他们；但有时，一群活泼的自然精灵会抓住他的人物形象，并即兴创作上演戏剧，因此，沮丧的小说家感到他的木偶不知何故失去了控制，有了自己的意志。

对恶作剧的热爱是一些仙子的明显特征，这种特征至少延续到低级别的空气精灵中，他们的玩笑偶尔也是不那么无辜的。那些由于恶业而归属了加尔文（John Calvin）神学派的人，如果他们还没有智慧或信仰来抛弃其褻渎性的教义，有时会在恐惧中制造想象中的魔鬼的思想形状，而他们的迷信把魔鬼在宇宙中的角色摆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我很遗憾

地告诉大家，某些顽皮的自然精灵完全无法抵制伪装成这些可怕形式的诱惑，他们认为这些长着犄角，甩着分叉的尾巴，并在奔跑时喷出火焰的东西，是一个极大的玩笑。对任何了解这些哑剧恶魔本质的人来说，这都是无害的；但偶尔有紧张的孩子碰巧瞥见这些东西，如果他们没有得到明智的教育，就会产生巨大的恐惧。

我们必须公正地说，对自然精灵来言，由于他自己不知道恐惧是什么，他丝毫不了解这种结果的严重性，可能认为孩子的惊吓是假装的，是游戏的一部分。我们很难责怪自然精灵，因为我们允许我们的孩子被使人卑躬屈膝的迷信所束缚，而忽略了向他们灌输一个伟大的基本事实，即上帝是爱，完美的爱会驱除一切恐惧。如果我们的空气精灵偶尔会这样吓唬没受正确教育的活着的孩子，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功劳是不断地给成千上万被我们称为“死去”的孩子带来最强烈的快乐，因为与他们一起玩耍，以各种方式逗他们是他最快乐的活动之一。

空气精灵发现了降神会给他们提供的机会，他们中的一些成了习惯性的参加者，通常使用一些诸如雏菊或向日葵的名字。他们很有能力举办一个非常有趣的降神会，因为他们自然知道很多关于星光界生活和它的可能性。他们会很容易地回答问题，在他们的知识允许的范围内，很真实的回答，而且当问题超出他们的范围时，也都会显得很深刻。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制造敲打声、倾斜桌面和制造亮光，并准备好传递他们可能看到的任何参与者想要的信息——丝毫没有伤害或欺骗的意思，而是天真地为他们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角色而高兴，为他们作为“亲爱的灵”和“天使助手”所获得的大量敬畏的崇拜和爱戴而高兴。他们学会了分享参与者的快乐，并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好事，给受苦的人带来安慰。

他们生活在星光界，第四维度是他们存在的一个普遍事实，这使他们的许多小把戏变得非常简单，而这些小把戏对我们来说似乎很奇妙，例如从一个上锁的盒子里取出物品或将鲜花送入一个封闭的房间。参加降神会的人的欲望和情绪在他们面前是开放的，他们很快就学会了解读除了抽象思想以外的任何思想的能力，只要提供足够的材料，物质化就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没有任何外部援助的情况下，他们有能力

提供一个不同的和令人满意的晚上的娱乐，而且毫无疑问，他们经常这样做。我并不是说自然精灵是唯一在降神会中活动的生灵；显现的‘灵’往往正是那个灵本身，但他也往往不是那个灵本身，而一般的参加者完全没有办法区分真假。

AN ABNORMAL DEVELOPMENT

不正常的发展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自然精灵的正常发展路线是通过与天使的联系来获得个性化，但也有一些偏离了这个规则。空气精灵对天使的感情强度是导致个性化的巨大变化的主要因素，而不正常的情况是这种感情被施加在人类身上。这与这些生灵对人类的普遍态度完全相反，所以它的发生自然是罕见的；但是当它发生时，而且当这种爱足够强烈到导致个体化时，它将自然精灵从他自己的进化路线中分离出来，并将他带入我们的进化路线中，因此新发展的自我将不是作为天使而是作为人而投生。

在所有的传说故事中，一个非人类的灵魂爱上了一个人，并渴望获得一个不朽的灵魂，以便能够与他永远在一起，说的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在获得人身后，这样的灵魂通常会成为一个非常奇怪的人——感情丰富、情绪化，但又很任性，在某些方面非常原始，而且完全没有责任感。

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被某个男人或女人强烈吸引的空气精灵，没有达到能够个体化所必需的感情强度，于是在一个婴儿刚死的一刻，他会努力占有婴儿的身体，强行进入人类进化。这个孩子似乎是复活了，从死神的手中被抢了回来，但很可能在性格上有很大的改变，而且可能因为不习惯密重的肉体的约束而生气和暴躁。

如果精灵能够适应这个身体，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他活过普通长度的一生。如果在这一

生中，他成功地发展了感情，足以切断他与精灵群体灵魂的联系，此后他将以通常的方式转世为人；如果没有切断与群体灵魂的联系，他将在此生结束后回到自己的进化路线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事实中，我们得到了广泛流传的“调换儿”传统所依据的事实。这种故事在西北欧所有国家和中国，以及（据说）在北美洲西部地区的土著中都有。

THE ADVANTAGE OF STUDYING THEM

研究精灵的好处

自然精灵的王国是一个最有趣的研究领域，但人们对它的关注很少。虽然他们在神秘学文献中经常被提及，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试图以科学的方式对它们进行分类。这个庞大的自然领域仍然需要库维耶（Cuvier，自然学家）或林奈斯（Linnæus，植物学家）这样的人；但也许当我们拥有大量训练有素的调查员时，我们可以希望他们中的一个能够承担起这个角色，并用他毕生的工作为我们提供这些讨人喜欢的生灵的完整和详细的自然历史。

这不会是劳动的浪费，不会是不值得的研究。对我们来说，了解这些生灵是有益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对一条和我们如此不同的进化路线的理解拓宽了我们的思想，帮助我们认识到世界并不只为我们而存在，而且我们的观点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从更小的程度来说，国外旅行也有同样的效果，因为它向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表明，在各方面都与自己的民族一样好的民族，却在一百个方面与自己的民族有很大的不同。在对自然精灵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同样的想法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王国——没有性别，没有恐惧，对生存斗争的含义一无所知，但其发展的最终结果在各个方面都与我们的路线所达到的结果相同。了解这一点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多地看到太阳神的多面性，因此可能教会我们谦虚和慈善以及思想的自由。

CHAPTER VII

第七章

磁力中心

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不寻常的环境可能会产生特殊的效果；我们说某些建筑或风景是阴沉和压抑的；我们理解到监狱里有一些令人悲伤和厌恶的东西，教堂里有一些虔诚的东西，等等。大多数人从来不会去想为什么会这样，或者即使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问题上，他们也会把它当作联想。

或许是如此，但是事实比我们想到的更多。如果我们做些研究，就会发现它在许多我们从未怀疑过其影响的情况下发挥作用，而且对它的了解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有实际用途。对自然界更精细的力量的研究将告诉我们，不仅每个生命体都在向他周围的人辐射一套复杂而明确的影响，而且无生命物体在较小的程度上以更简单的方式也是如此。

OUR GREAT CATHEDRALS

大教堂

我们知道，木头、铁和石头都有各自的辐射特性，但要强调的一点是，它们都能吸收人类的影响，然后再将其倾泻出来。弥漫在我们一些大教堂中的那种虔诚、敬畏的感觉，即使是最不敏感的走马观花的游客也无法完全不注意到，这种感觉的来源是什么？这不仅是由于历史的关联，不仅是由于人们对几个世纪以来在这里聚会赞美和祈祷这一事实的记忆，还有比这些事实更多的东西，比这些活动对物质的影响更多的东西。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这些建筑是在什么情况下建造的。一个现代的砖

砌教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一纸合同建立起来，确实没有什么神圣性；但在中世纪的时候，信仰更强，外部世界的影响不那么突出。事实上，人们在建造我们的大教堂时都在祈祷，每添一块石头都像是在把它放在祭坛上献祭。当工作带着这种精神时，每块石头都成了名副其实的护身符，带着建造者的崇敬和虔诚，并能向其他人放射出同样的感觉波动，从而在他们心中激起类似的情感。后来到教堂做礼拜的人群不仅感受到了这些辐射，而且他们自己也通过自己的感受反过来加强了这些辐射。

教堂的内部装饰也是如此。三联画上色时的每一个笔触，雕像雕塑时的每一个凿楔，都是对上帝的直接奉献。因此，完成的艺术作品被一种崇敬和爱的气氛所包围，它明显地将这些品质洒向了崇拜者。所有的人，无论贫富，都能感受到这种效果，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太无知了，无法接受艺术上的卓越给那些能够欣赏它并理解它所有意义的人带来的额外感触。

阳光透过那些中世纪窗户绚丽的彩色玻璃，带来了一种不属于物质世界的光辉，因为那些聪明的工匠在建造那奇妙的花窗时，是为了上帝的爱和他的圣徒的荣耀，所以每一块玻璃也是一种护身符。我们始终要记住，当初艺术家的热情所传达给雕像或画像的力量是如何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崇拜者的奉献而不断加强的，我们就会理解这些几个世纪以来被视为圣物的强大影响的内在含义。

与一幅画或一尊雕像有关的这种虔诚的效果，可能与它作为艺术作品的价值完全不同。罗马天坛圣母教堂里的圣婴像（Santo Bambino of Aracœli— Holy Child of Aracœli）是一件极不具艺术性的物品，但它无疑具有相当大的力量，能唤起拥挤着来看它的群众的虔诚感情。如果它真的是一件艺术作品，这个事实对大多数人的影响也不会增加多少，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它会对另一类人产生额外的、完全不同的影响，而现在它对这些人没有丝毫的吸引力。

从这些考虑中可以看出，这些不同的教会物品，如雕像、图像和其他装饰品，在它

们对崇拜者产生的影响中具有真正的价值，而且正因为它们具有一种明显的许多人都能感受到的力量，这可能是那些自称为清教徒的野蛮狂热分子对它们感到强烈憎恨的原因。他们意识到，教会背后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些物品作为渠道发挥作用的，尽管他们对所有更高层次的影响的厌恶在很大程度上被恐惧所缓和，但他们仍然觉得，如果他们能打破这些磁力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就能切断这种联系。因此，在他们对所有善与美的反抗斗争中，他们做了最大的破坏——也许就像早期那些所谓的基督徒一样，由于无知，他们把最可爱的希腊雕像磨碎，以提供石灰来建造他们可怜的小房子。

在所有这些辉煌的中世纪建筑中，虔诚的情感绝对地、实实在在地从墙壁上散发出来，因为几个世纪以来，虔诚的思想模式已经由一代又一代人在其中创造出来。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一些教派的聚会场所存在的批评和争论的气氛，任何敏感的人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气氛。在苏格兰和荷兰的许多教会中，这种感觉突出得令人吃惊，以至于给人的印象是，绝大多数所谓的崇拜者根本没有想过崇拜或奉献，而只是些自以为是的卫道士，并急于从他们不幸的牧师令人厌烦的布道中发现一些教义上的缺陷。

一座全新的教堂起初不会产生任何这些效果；因为在这个时代，工人们建造教堂就像建造工厂一样没有热情。一旦主教为其开光祝圣，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就会因为该仪式的效果被建立起来，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属于另一个章节。几年的使用会使墙壁非常有效地被磁性化，而在保留圣事的教堂或提供永久崇拜的地方，在更短的时间内会产生结果。罗马天主教或礼仪教派的教堂很快就会受到彻底的影响，但一些新教教派的聚会所，如果不特别强调奉献，往往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产生与普通讲堂几乎没有区别的影响。修道院的小教堂里经常可以感到一种良好的虔诚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也因僧侣或修女在自己面前摆放的圣物而有很大不同。

TEMPLES

庙宇

我一直以基督教的信仰为例，因为它们是最熟悉的，也是我的大多数读者最熟悉的；也可能是因为基督教是一个特别强调虔诚的宗教，而且比其他任何宗教都更多地安排在此目的而建立的特殊建筑中表达它。在印度人中，毗湿奴派(Vaishnavite)的人有一种和基督徒一样深刻的虔诚，尽管不幸的是，它常常被期望得到恩惠的回报所玷污。但印度人没有任何类似集体崇拜的想法。虽然在重大的节日里，有大量的人来到寺庙，但每个人都通过他的小祈祷，或通过他的小仪式为自己索惠，所以他错过了行动的同时性产生的巨大的额外效果。

仅仅从向寺庙的墙壁注入虔诚的影响的角度来看，单独行动与集体行动的不同之处或许可以通过一些水手拉动缆绳的例子来理解。我们知道，在拉缆绳的时候，通常会使用一种号子，以确保水手们在完全相同的时刻使用他们的力量；相比每个人使用完全相同的力量，但只是在自己觉得合适的时候拉，而与其他人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这种听号子同时拉的做法会产生更有效的拉力。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在毗湿奴派的寺庙里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也许和基督徒的感觉一样强烈，尽管在种类上有很大的不同。另一种不同的影响是在供奉湿婆(Shiva)的大寺庙中。例如，在马杜拉(Madura)这样的神殿中，一种极其强大的影响从最神圣的地方散发出来。它被一种强烈的敬畏感所包围，几乎是恐惧，这种感觉深深地影响着前来朝拜的人群的虔诚，以至于这个地方的气氛都被它改变了。

完全不同的是围绕着佛教寺庙的印象。在那里，我们绝对不会发现任何恐惧的痕迹。也许没有那么多直接的虔诚的感觉，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虔诚被感恩所取代了。突出的辐射始终是快乐和爱——完全没有任何黑暗或严厉的东西。

另一个完全相反的例子是清真寺；那里也有某种虔诚，但这显然是一种好战的奉献，它给人的特别印象是一种火热的决心。人们感到，这些人对他们的信条的理解可能是有限的，但他们坚守信条的决心是毫无疑问的。

犹太会堂又与其他会堂不同，但有一种相当独特的感觉，而且奇怪地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特别的物质主义，另一方面是对回归已消失的荣耀充满了强烈的、可悲的渴望。

SITES AND RELICS

圣地和圣人遗物

对我们所提到的事实的另一个方面的解释，可以从许多宗教建筑的选址中找到。教堂或寺庙经常是为了纪念某个圣人的生与死而建立的，首先，这样的建筑是建立在与他有某种特殊联系的地方。它可能是他死亡的地方，也可能是他出生的地方，或者是他生命中某些重要事件发生的地方。

伯利恒的耶稣诞生教堂（The Church of the Nativity at Bethlehem）和耶路撒冷的耶稣受难教堂（The Church of the Crucifixion at Jerusalem）都是这样的例子，还有菩提伽耶（Buddhagaya）的大佛塔也是如此，乔达摩在那里成了佛。毗瑟奴帕德寺庙（Vishnupad Mandir），据说毗湿奴在那里留下了他的脚印。所有这些圣地的建立，与其说是出于历史感而为后人指明一个重要事件发生的确切地点，不如说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即这个地方特别受祝福，特别被赋予了一种磁力，这种磁力将历久弥新，并将辐射到那些在其影响范围内的人身上，使他们受益。这种普遍的想法不是没有充分的基础的。

在佛祖证悟达到了佛的崇高境界的地方，被赋予了一种磁性，使它像太阳一样发光，任何有灵视的人都可以看到。它对那些天生对这种影响敏感的人，或者那些由于真诚的虔诚而特意使自己暂时对这种影响敏感的人，都会产生最强烈的磁力作用。

在《莲花杂志》（The Lotus Journal）最近一篇关于菩提迦耶的文章中，阿尔希恩（Alcyone，克里斯那穆提）写道：

“当我和贝桑特夫人（Mrs. Besant）在树下静静地坐着，我能够看到佛祖，就像他当年坐在那里时的样子。事实上，他的冥想记录仍然如此强烈，甚至现在只需要一点灵视就能看到他。我有幸在公元前588年那一世遇到了他，并成为他的追随者之一，所以我在今生更容易再次看到他。但我认为，几乎所有有点敏感的人都会在菩提迦耶看到他，只要安静地呆上一段时间就行，因为空气中充满了他的影响。即使是现在，也总是有伟大的天使沐浴在磁力中，并守护着这个地方。”

其他教堂、寺庙或塔因拥有某个伟大圣人的遗物而变得神圣，这里的思想联系也很明显。那些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的人通常会嘲笑对圣人的骨头碎片表示敬意的想法；尽管对骨头的敬意可能显得不合时宜，但从那块骨头中散发出来的影响可能是相当真实的，而且非常值得认真关注。全世界对圣人遗物的交易一方面导致了欺诈，另一方面导致了盲目的轻信，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这绝不能改变真正的遗物可能是有价值的事实。凡是属于伟大圣人肉体的部分，甚至是包裹肉体的衣服，都被他的个人磁力所浸染。这意味着它被他那里发出的强大的思想和感觉的波所充斥，就像电池被充电一样。

随着岁月的流逝，它所拥有的这种力量被倾注在它身上的思想浪潮所强化和延续，被参观圣地的人群的信仰和虔诚所强化。当遗物是真实的时候，就会如此；但大多数遗物都不是真实的。即使如此，尽管它们最初没有自己的力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即使是假的遗物也绝非没有效果。因此，任何人如果以接受的态度来到圣物附近，就会接受其强烈的振动，很快就会或多或少地与它们相适应。由于这些振

动无疑比他自己可能产生的任何振动都要好和强，这对他来说是件好事。那一刻，它将他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它为他打开了一个更高的世界；虽然效果只是暂时的，但对他来说不能不说是件好事——在他的余生中，见过圣物比没有见过略微好一些。

这就是朝圣的理由，而且它们往往非常有效。除了圣人或遗物可能带来的原始磁力外，一旦朝圣地建立起来，许多人开始朝拜它，另一个因素就会发挥作用，我们已经在教堂和寺庙的案例中谈到了这一点。这个地方开始带着所有这些来访者的虔诚之心，他们留下的东西会对后来的人产生影响。因此，这些圣地的影响力通常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少，因为如果原始的力量有轻微减弱的趋势，在另一方面，它又不断被新加入的虔诚所滋养。只有在圣地被废弃时磁力才会渐渐减弱。比如，当一个国家被另一种宗教的人所征服时，这种力量就会消退，因为旧的圣地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种磁力最初足够强大，也会持续许多个世纪而不减弱，因此，即使是废墟也常常有强大的力量与之相连。

例如，自基督教时代以来，埃及的宗教几乎没有人信过，但没有一个敏感的人可以站在它的一个寺庙的废墟中而不被它的思想流所强烈地影响。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另一种力量起了作用；埃及的建筑是一种明确的类型，为了在其崇拜者中产生明确的印象而故意这样建造的，也许没有任何建筑能更有效地实现这个目的。

残缺不全的断墙残垣仍然产生着不小的影响，甚至对完全与古埃及文明脱节的异族人也是如此。对于那些碰巧敏感的比较宗教的学生来说，没有比这更有趣的经历了——沐浴在世界古老宗教的磁力中，就像它们的信徒在几千年前感受到的那样去体会它们的影响，将底比斯（Thebes）或卢克索（Luxor）的感觉与帕台农神庙（Parthenon）或吉尔根蒂（Girgenti）的美丽希腊神庙的感觉相比较，或者将巨石阵（Stonehenge）的感觉与尤卡坦（Yucatan）的庞大遗迹相比较。

RUINS

遗迹

旧世界的宗教生活可以通过其寺庙得到最好的感知；但同样可以通过站在那些消失的国家的宫殿和家园的废墟中，接触到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也许需要一种比寺庙里更敏锐的灵视感觉。弥漫在寺庙中的力量是强大的，因为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单一的——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是带着一种祈祷或虔诚的主导思想来到这里，所以给人的印象也相对强大。而另一方面，在他们的家里，他们带着各种不同的想法和相互矛盾的兴趣过日子，所以印象往往相互抵消。

然而，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的所有情感中的最普遍的情感还是显现了，并且成了他们作为一个种族的特征，这可以被一个有完全抑制他的个人情感能力的人感受到，尽管他自己的情感对他来说是如此的接近和生动，但只要他认真地倾听，就能捕捉那些很久以前的生活的微弱回声。这样的研究往往能使人对历史有更公正的看法；那些令我们惊愕和恐惧的礼仪和习俗，它们与我们自己的礼仪和习俗相去甚远，但可以通过从那些熟悉它们的人的角度来看待它们；在这样看待它们时，人们往往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对过去的那些人有多么彻底的误解。

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还记得，在我们的童年时代，无知但善意的亲戚是如何通过基督教殉道者在罗马斗兽场被扔进狮子笼的故事来激发我们的同情心的，或者惊恐地指责这种冷酷无情的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起来欣赏角斗士之间战斗的暴行。我不准备为古罗马公民的品味和娱乐活动辩护，但我认为，任何敏感的人如果到罗马斗兽场去，（如果他能暂时摆脱游客）静静地坐在那里，让他的意识向后漂移，直到他能感觉到那大量的、疯狂的观众的真实感受，就会发现他对他们是非常不公正的。

首先，他将意识到，因宗教信仰而将基督徒喂狮子是早期无原则的基督徒的一个谎言。

他将发现，古罗马政府在宗教问题上明显比当今大多数欧洲政府更宽容；没有人因为任何宗教观点而被处决或迫害，那些被处死的所谓基督徒丝毫不是因为他们所信的宗教，而是因为阴谋反对国家，或犯下了我们都应该共同谴责的罪行而受到惩罚。

他将发现，政府允许甚至鼓励角斗士比赛，但他也会发现只有三类人参加角斗士比赛。首先是死刑犯——那些被当时的法律剥夺了生命的人——被用来为人们提供一场表演。这当然是一种有辱人格的表演，但丝毫不比今天许多得到大众认可的表演更有辱人格。罪犯在竞技场上被杀死，要么与另一个罪犯搏斗，要么与野兽搏斗；但他宁愿在搏斗中死去，也不愿死于法律之手，而且总有一种可能性，如果他打得好，他可能会因此赢得善变的民众的掌声，从而救他自己一命。

第二类是战俘；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人是要被处死的。他们必死无疑，这种特殊的死亡方式能利用他们作为某种大众娱乐，同时也给了他们一个挽救生命的机会，他们急切地抓住了这一机会。第三类是职业角斗士，就像今天打拳击夺冠赢钱的人一样，他们选择这种可怕的生活方式，是为了它所带来的受欢迎程度，他明知危险，但还是接受。

我从不认为角斗士表演是一种可能被真正开明的人民所容忍的娱乐方式；但如果我们采用同样的标准，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到现在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开明的国家，因为角斗并不比中世纪的比武，比一个世纪前的斗鸡和斗熊，或比今天的斗牛或赢钱拳击差。角斗的支持者的野蛮行为与那些成群结队去看一只狗能在一分钟杀死多少只老鼠的人，或者那些（甚至没有任何公平竞争的借口）出去宰杀数百只无辜的鹧鸪的贵族狩猎者之间，也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开始对人的生命给予比古罗马时代更高的价值；但即使如此，我也要指出，这种变化并不标志着古罗马人和后来转世为英国人的人之间的区别，因为我们自己的种族在一个世纪前对大屠杀也同样冷酷。区别不在于我们和古罗马人之间，而在于我们和我们最近的祖先之间；在不久前我们祖先的时代，那些兴奋地跑去看公开处决囚犯的人，和他们当

年挤在斗兽场的长椅上的时候比，很难说有什么进步。

诚然，罗马皇帝参加了这些比赛，就像英国国王曾经鼓励比武，就像西班牙国王甚至现在还赞助斗牛一样；但为了了解导致他们这样做的各种动机，我们必须对当时的政治进行彻底的研究，而这个问题完全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在此，我们只需说，罗马公民是一群处于非常奇怪的政治地位的人，当局认为有必要为他们提供持续的娱乐活动，以保持他们的好心态。因此，他们想到了这种方法，即利用他们认为必要的、惯常的对罪犯和叛乱者的处决，以便为无产阶级提供一种他们喜欢的娱乐。你会说，这是一个非常野蛮的无产阶级。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并不先进，但至少他们比那些积极参加法国大革命中难以言喻的恐怖活动的后人要好得多，因为这些人对鲜血和残酷有着积极的兴趣，而在罗马人的情况下，这种乐趣只是罗马人生活中的一个不被注意的点滴罢了。

正如我所说，任何站在斗兽场的人都会真正感受到很久以前那些人群的真正精神，他们会明白，吸引他们的是比赛的兴奋和比赛中展现的技巧。他们的残暴并不在于他们喜欢流血和痛苦，而在于在观看斗争的兴奋中，他们能够对痛苦视而不见——毕竟，当我们在报纸的专栏中热切地关注来自当今战场的新闻时，我们也是如此。公平地比较的话，我们所在的第五根族与两千年前第四根族的状况相比，已经有了微小的进步；但这种进步比我们的自我满足感觉的程度要小得多。

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废墟，而且在所有的国家中，对古老生活的研究都是一项有趣的研究。通过参观废墟之王的喷泉修道院（Fountains Abbey），可以很好地了解英国中世纪修道院生活的各种精彩活动和兴趣，就像通过参观卡纳克（Carnac）的巨石林（不是在埃及，而是在法国的莫尔比昂Morbihan），可以看到古代布列塔尼人的仲夏欢庆活动。

研究印度的废墟也许没有那么多必要，因为那里的日常生活千百年后都没有改变，不需要灵视的能力来描绘它在几千年前的样子。印度的建筑不能追溯到任何和当今有明显区别的传统时期，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印度在伟大的亚特兰蒂斯君主统治下的黄金时代的遗迹已经被深深埋藏。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中世纪，环境和宗教对同一民族的影响可以

通过印度北部的任何一座古城与锡兰的阿努拉德普勒遗址（Anuradhapura）之间的感觉差异来说明。

MODERN CITIES

现代城市

就像我们的祖先在很久以前以普通的方式过着普通的生活，而且从未想过他们这样做是在用影响浸润他们城墙的石头，而这些影响将使几千年后有接触感应的人(psychometry)能够研究他们生活的最深处的秘密，同样，我们自己正在浸润我们的城市，并在我们身后留下一个记录，这将震惊未来更发达的人的感觉。在某些方面，所有的大城市都很相似；但另一方面，当地的气氛也有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的平均道德水平、城市中最主要的宗教观点类型，以及主要的行业和制造业。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每个城市都有一定程度的个性和独特性，这将吸引具有某些性格的人，并排斥其他类型的人。即使那些不是特别敏感的人，也很难不注意到巴黎和伦敦、爱丁堡和格拉斯哥、费城和芝加哥之间的感觉差异。

有些城市的基调不是现在的，而是过去的。它们早期时代的生活比现在更有活力，以至于现在与之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荷兰的须德海（Zuyder Zee）边的城市是一个例子；英国的圣奥尔本斯（S. Albans）是另一个例子。但世界上最好的例子是不朽的罗马城。罗马在世界各城市中独树一帜，对灵视调查者来说有三个巨大的、完全独立的好处。首先，也是最强烈的，是作为世界中心的罗马，也就是共和国时期和凯撒大帝的罗马，其惊人的生命力和活力所留下的印象；然后是另一个强烈而独特的印象，即中世纪的罗马，世界的教会中心。第三，与这两种印象完全不同的是今天的现代罗马，它是意大利王国松散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教会中心，尽管它的荣耀和权力已被剥夺。

我承认，我第一次去罗马是抱着看到中世纪教皇的罗马这样的期望。我以为，有全世

界思想集中在中世纪这一段的辅助作用，而且在时间上也离我们更近，会在相当程度上抹去凯撒时期罗马的生活。我惊奇地发现，实际情况几乎与此完全相反。罗马在中世纪的状况，如果换作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肯定会给它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但凯撒时期的早期文明的惊人生动的生命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此后创造的所有的历史中，它仍然作为罗马的一个不可磨灭和主导的特征而突出存在。

对于灵视调查者来说，罗马首先是（而且将永远是）凯撒的罗马，其次才是教皇的罗马。教会历史的印象都在那里，可以恢复到最细微的细节；它是有着令人困惑的虔诚和谜团，有着傲慢的暴政和真正的宗教感情的印象；有一个可怕的腐败和世界性的权力的历史，但却没有像它本应该那样地被充分利用。然而，尽管它很强大，但与之前的更大的权力相比，它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完全无足轻重。在古罗马人身上，有一种对自己的坚定信念，一种对命运的信念，一种将自己的生命发挥到极致的坚定意图，以及一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确信，这是今天很少有民族能够接近的。

PUBLIC BUILDINGS

公共建筑

不仅一个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有其一般的特征，而且其中专门用于特殊目的的建筑物也总是有一种该目的特有的光环。例如，医院的气场是一种奇怪的混合体，有大量的痛苦、疲惫和疼痛，但也有很多对痛苦的怜悯，以及病人对他们的善意照顾的感激之情。

当一个人在选择住所时，一定要避开监狱附近，因为那里散发着最可怕的阴霾、绝望和根深蒂固的压抑，混合着无力的愤怒、悲伤和仇恨。很少有地方的周围有更令人不快的气场；即使在普遍的黑暗中，也经常有比其他地方更黑的地方，有不寻常的恐怖的地块，

有着邪恶的声誉。例如，有几个案例的记录显示，监狱中某个牢房的接连住的囚徒都曾试图自杀。那些没有成功的人解释说，自杀的想法一直在他们的脑海中出现，并不断地从外部压迫他们，直到他们逐渐被带入一种似乎没有选择的状态。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感觉是由于死人的直接劝说而产生的；但更常见的情况是，第一个自杀者将这种性质的想法和建议彻底充满了牢房，以至于后来的居住者，可能是没有很大力量或意志发展的人，都无法抵制这种影响。

更可怕的是，在中世纪暴政期的一些可怕的地牢、威尼斯的监狱或宗教裁判所的刑场周围，仍然环绕着这样的想法。同样，赌博场所的墙壁也散发着悲伤、嫉妒、绝望和仇恨的气息，而那些酒馆或名声不佳的场所，则绝对散发着最粗糙的感官和野蛮的欲望。

CEMETERIES

墓地

在上述情况下，对所有正直的人来说，只要避开这个地方，就很容易摆脱有害的影响；但也有其他情况，人们因善意而身处不好的影响之中。在那些没有文明到可以火葬的国家，生者经常在放置腐烂肉体的坟前出没；出于一种深情的怀念，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在那里祈祷和冥想，并向坟墓献上花圈。他们不明白，经常弥漫在教堂墓地或公墓中的悲伤、沮丧和无助的辐射，使它成为了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地方。我曾见过一些老人在我们一些更漂亮的墓地里散步和坐着，还有保姆用轮椅推着年幼的孩子每天去透气，他们可能都没有想到，他们正在使自己和他们的孩子受到影响，而这些影响很可能会中和所有的运动和新鲜空气的好处；而且我说的不是不健康的生理呼气。

UNIVERSITIES AND SCHOOLS

大学和学校

我们伟大的大学的古老建筑被一种特殊的磁力所包围，这种磁力在很大程度上为毕业生打上了特殊的印记，这种印记是很容易分辨的，尽管不容易用言辞很准确地表达出来。上大学的人有许多不同的类型——读书的人、打猎的人、虔诚的人、粗心的人；有时一所大学的一个学院只吸引了其中一个类型。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墙壁就会被这些特征所渗透，它的氛围也会与声誉相符。但总的来说，大学被一种愉快的工作和友谊的感觉所包围，这是种互联的而又独立的感觉，是对母校传统的尊重和维护它们的决心，它很快就把新来的大学生带入了他的伙伴们的行列，并给他留下了明确无误的大学风格。

与此相似的是我们伟大的公立学校的建筑所施加的影响。来到这些学校的易受影响的男孩很快就会感到一种秩序、规则和团队精神，一旦获得这种感觉就很难忘记。在战舰上也存在着同样的气氛，但也许更加明显，特别是如果战舰是由一个受欢迎的舰长负责，并且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在那里，新兵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很快就能获得团队精神，很快就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家庭的一员，他有责任维护这个家庭的荣誉。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伙伴们的榜样和军官们的压力；但船上的感情和气氛无疑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LIBRARIES, MUSEUMS AND GALLERIES

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

图书馆的研究性的气氛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则更为多样，这是可以预料的。在后两种情况下，影响主要来自图画或展示的物品，因此，我们对它的讨论将在

后面的章节中进行。就实际建筑物的影响而言，除了建筑物中展示的物品外，结果有点出乎意料，因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相当强烈的疲劳感和无聊感。很明显，大多数参观者心中主要是这样一种感觉，即他们知道自己应该欣赏或对这个或那个感兴趣，而事实上，他们却无法有一丁点真正的欣赏或兴趣。

THE STOCK-YARDS OF CHICAGO

芝加哥的屠宰场

证道学文献中经常提到芝加哥屠宰场的可怕辐射，以及它们对那些不幸住在它们附近的人产生的影响。贝桑特夫人自己描述了她第一次访问芝加哥时，当她还在离芝加哥很远的火车上时，就感觉到了它们所造成的可怕的沮丧；尽管其他比她不那么敏感的人可能无法如此轻易地发现它，但毫无疑问，只要他们接近那个可怕的地方，它的影响就会严重地影响他们。在那个地方，数以百万计的牲畜被屠杀，每一只都在其辐射中加入了自己的愤怒、痛苦、恐惧和不公正的感觉；从这一切中形成了目前世界上最黑暗的恐怖云层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影响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没人可以说自己不相信这点。屠夫的道德水平低下和过度残暴是臭名昭著的事情。在那个可怕的地区发生的许多谋杀案中，医生们都能认出只有屠宰工才会使用的特殊刀法，而街上的孩子们除了杀人游戏外，不玩任何游戏。当世界变得真正文明的时候，人们会越来越惊恐地回顾这些场景，并会问，在其他方面似乎有一些人性和常识的人，怎么可能允许这种令人震惊的污点玷污他们的荣誉，让这种可恶的地方存在于他们的社区中。

SPECIAL PLACES

特殊场所

任何一个经常重复某种仪式的地方，特别是如果与之相关的一个崇高的理想被建立起来，总是被赋予一种决定性的影响。例如，在上阿默高（Oberammergau）的小村庄里，多年定期上演耶稣受难剧，这里充满了以前表演的思想形状，对那些准备参加现代表演的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所有参与演出的人都感受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真实感和最深刻的诚意，甚至对那些相对粗心的游客也产生了影响，他们本来认为这不过是一场戏罢了。同样，瓦格纳（Wagner）的宏伟理念在拜罗伊特（Bayreuth）的氛围中也很突出，即使是同一批演员，在那里的演出与其他地方的演出也完全不同。

SACRED MOUNTAINS

圣山

在有些情况下，附着在一个特殊地方的影响是非人类的。世界上的许多圣山通常就是这种情况。我在前一章中描述了居住在爱尔兰斯里夫-纳-蒙（Slievenamon）山顶的大天使们。正是他们的存在使这个地方变得神圣，他们使图阿特-德-达纳安（Tuatha-de-Danaan）族的领袖的神圣魔法的影响永久化，他们规定这种影响要保持到爱尔兰未来伟大的一天到来之时，那时它在帝国的强大戏剧中的角色会明确。

我曾多次访问过一座不同类型的圣山，锡兰的亚当峰（Adam's Peak）。这座山峰值得注意的是，它被该岛所有不同宗教的人都视为一个圣地。佛教徒给山顶的寺庙起了一个名字，叫“Sripada”或“圣足”，他们的故事是，当佛以他的星光体访问锡兰时（他从未以肉身去过锡兰），他拜访了该山的守护神，人们称他为萨曼-德维约（Saman Deviyo）。就

在他即将离开的时候，萨曼-德维约请他帮忙在那个地方留下一些关于他访问的永久纪念，佛答应了。据说佛把脚踩在坚固的岩石上，利用某种力量在岩石上留下了明确的印记或压痕。

这个故事接着说，萨曼-德维约为了使这个圣洁的脚印不被人类的触摸所玷污，并使它所散发的磁性得以保存，就用一个巨大的岩石锥体将其覆盖，这就是现在的山顶。在这个圆锥体的顶部有一个凹陷，大致上类似于一个巨大的脚印，似乎有些无知的崇拜者认为这就是佛留下的真实印记；但所有了解情况的僧侣都强调性地否认这一点，并指出这一事实，即这个印记不仅大得不像是人的脚印，而且也很明显是人为的。

他们解释说，这只是为了表明真正的脚印所处的确切位置，他们还指出，在山顶下的一段距离内，无疑有一条贯穿整个岩石的裂缝。在山顶上有一个神圣的脚印的想法似乎在各种宗教中都有，但佛教徒认为那是佛的脚印，而岛上的泰米尔居民则认为那是毗湿奴的众多脚印之一，而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则认为那是亚当的脚印，因此被称为亚当峰。

但据说，早在这些宗教传到该岛之前，在佛陀时代之前，这座山峰就已经是萨曼-德维约（Saman Deviyo）圣山了，居民们仍然对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的确如此，因为他属于天使中的一个伟大阶位，跟最高阶位的圣人平起平坐。虽然他的工作性质与我们完全不同，但他也服从于伟大的奥义阶制的领导；他也是伟大的净白圣人会（Great White Brotherhood）的一员，该组织的存在只是为了推动世界的进化。

如此伟大的一个生灵，自然会对这座山和它的周围产生强大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对它的山顶产生影响，因此，朝圣者如此明显地表现出欢乐的热情，背后显然有一个实际的原因。在这里，就像在其他圣地一样，我们还有历代朝圣者对这个地方的虔诚之情的影响，尽管这种力量是很强大的，但在亚当峰，它完全被那个强大的天使的原始和永远存在的影响所掩盖了，他在这里做了他的事业，并持续守卫了千万年。

SACRED RIVERS

圣河

世界上也有神圣的河流，例如恒河。这种说法的原因是，古代的某个伟大的人用巨大的力量磁化了河流的源头，从那源头流出的所有水在真正意义上是圣水，带着他的影响和祝福。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尽管这需要在一开始就储备大量的力量，或者频繁的重复操作。这个过程很简单，也很容易理解；唯一的困难就是所谓的操作规模。但是，对普通人来说超出其能力范围的事情，对处于更高层次的人来说，可能会非常容易。

CHAPTER VIII

第八章

BY CEREMONIES

仪式

在考虑大教堂和教堂所产生的影响时，我们前面关注的是其墙体所散发出来的影响。然而，这只是它们要对教区的人产生的影响的一小部分——只是宗教创始人的伟大计划的附带部分；甚至建筑的影响也只是一个更伟大的计划的一部分。让我试着解释一下。

THE HIERARCHY

阶制

证道学的学生们都熟悉这样一个事实：世界进化的方向是由圣人阶制引导的，在一个伟大的领导带领下工作，并且有一个部门专门负责促进和管理宗教。负责该部门的官员在东方被称为菩萨，在西方被称为基督，尽管这实际上只是他的一个化身的称号。进化的计划是，在每个世界时期，将有七个连续的菩萨 / 基督，每个根族都有一个。在他的任期内，他负责世界上所有的宗教，而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特殊根族的思想；他可以多次化身。

为了准确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以这个职位的前任为例，他是乔达摩佛。他曾是亚特兰蒂斯或第四根族的菩萨，在这一时期，他以不同的名字在成千上万年的过程中多次化身。尽管他的特殊工作是在第四根族，但他负责整个世界的宗教，因此，他并没有忽视第五根族。在第五根族早期的每个次根族时期，他出现并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宗教。在第一个次根族中，他是维亚萨 (Vyasa) - 广博仙人。在第二个次根族中，他的名字没有被保存在历史中。在第三个次根族中，他是琐罗亚斯德 (Zoroaster)，是拥有这个名字的一系列人中的第一个。在埃及的伟大宗教中，他是托特 (或透特, Thoth)，希腊人称之为赫耳墨斯-特

里斯梅格斯（Hermes Trismegistus），即最伟大（三重伟大）的赫耳墨斯；在第四个次根族的早期希腊人中，他是吟游诗人奥菲斯（Orpheus），是以他命名的神秘宗教的创始人。

在每一次这样的转世中，他都吸引了许多认真的弟子，在许多情况下，自然是同样的自我在新的身体里重现，尽管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增加。第四根族还没有完成它的进化，因为地球上的大多数居民仍然属于它——广大的中国人、鞑靼人、日本人、马来人和地球上所有未发展的民族；但它早已过了它的鼎盛时期，那时它是世界上的主导根族，所有最先进的自我都融入了它。当第四根族的荣耀消失时，菩萨为他最高的工作做好了准备，即达到入道的最高阶位，我们称之为成佛，同时将菩萨的职位让给他的继任者。

成佛所需的准备工作是将所有在不同世作为他的追随者的自我汇集到一个国家，甚至汇集到这个国家的某个部分。然后，他自己在他们中间化身，或者更有可能是他的一个最高弟子在他们中间化身，并在指定的时间临近时将自己的身体交给菩萨使用；一旦他在那个身体里达到了入道最高阶位，成为佛，他就去传法。我们不能把“法”这个词限于普通的英语含义上，因为它比一套单纯的命令要深广得多。我们必须把“法”看作是他对人类及其进化的真理的介绍，以及他基于这一真理的教导，即一个人应该如何行动，以配合这一进化计划。

他在传法过程中，吸引了他所有的老弟子，通过属于他作为佛的巨大力量和磁力，他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踏进了入道第四阶位，即阿罗汉的果位。他在地球上的余生都在宣扬和巩固这种新的信仰。当他离开人世时，他明确地将他的宗教主管职位移交给他的继任者，我们称他为弥勒菩萨（Lord Maitreya）——在印度，人们称他克里希纳（Krishna），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他是以耶稣基督（Jesus the Christ）命名的伟大的人。没有任何证道学学生会为这种表述方式所困惑，因为他知道，基督，也就是新任菩萨，使用了弟子耶稣的身体，并在其生命的最后三年里持有它，以建立基督教。在这个身体死后，他继续从星光界教导他更贴近的弟子们几年。从那时起到现在，他指示弟子耶稣（现在他已经是圣人阶位）来监视和指导教会的命运。

弥勒菩萨接任后，立即利用佛留下的超凡条件，同时进行了几次尝试，以促进世界的宗教进步。他不仅自己立即化身为入，同时还召集了一些在佛的时代达到阿罗汉果位的人，他们已经准备好转世了。从这批弟子中产生了老子和孔子，他们被派往中国化身。这批弟子中也有柏拉图，在柏拉图的追随者中的菲迪亚斯(Phidias)和许多其他最伟大的希腊人。

同一时代的还有伟大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是今世的库图米真师。他当年不是佛的直接随从之一，因为他那时已经达到了阿罗汉水平，需要在其他地方工作。但他到印度去参见了佛，接受他的祝福。库图米真师也是在菩萨之职的路线上行进，可以被认为是菩萨最重要的副手之一。

在所有这些努力的同时，弥勒菩萨化身为克里希纳，在印度过着非常精彩的生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该国宗教的虔诚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世界上可以看到的最热切的彻底奉献的例子。这个伟大的化身不能与《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中描述的克里希纳混为一谈；后者是一位战士和政治家，生活在我们所说的时代之前大约两千五百年(注：即约五千年前)。

与此同时另一个伟大的化身降世 -- 这次不是来自宗教部门，而是来自组织部门 -- 伟大的商羯罗(Shankaracharya)，他走遍了印度，建立了四个主要的寺院和桑纳西(Sannyasi)教团。由于后来在寺院组织领导岗位上的一系列人中的每一个人都使用了商羯罗的头衔，因此，说到商羯罗就像在谈论教皇一样，并没有指明是哪位教皇，这就造成了一些混乱。我们提到的这位伟大的创始人不能与在公元七百年左右写了大量关于《薄伽梵歌》和一些奥义书的评论的著名商羯罗相混淆。

THE THREE PATHS

三条道路

这三位伟大的导师，在印度很快就相继转世，他们为三条道路中的每一条提供了新的推动力。佛创立了一种宗教，为日常生活提供了细微的指导，那些遵循行动之路的人需要他，商羯罗为那些走智慧之路的人提供了形而上学的教导，而弥勒菩萨（以克里希纳的身份显现）为那些遵循虔诚之路的人提供了一个最高的奉献对象。基督教必须被视为新任菩萨建立宗教的第一项努力，因为他作为克里希纳的工作是特别为印度准备的，而基督教是为了走向国外。对于那些深入到外部表现背后的内在和神秘的意义的人来说，可以明显看到，属于佛、菩萨和我们的库图米真师的光或类型，在一个特殊的意义上是太阳神的第二个方面的表现 - 即来自受祝福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

宗教有其客观的一面；它不仅从内部发挥作用，激荡人们的心灵和思想，而且从外部发挥作用，确保提升性和完善性的影响不断作用于他们的各种载体。寺庙或教堂不仅是一个崇拜的地方，也是一个磁力中心。通过它，灵性力量可以倾泻在它周围的地区。人们常常忘记，即使是伟大的人也必须在自然法则的约束下做他们的工作，对他们来说，尽可能地节约他们的力量是一项实际的责任，因此要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例如，如果目标是让灵性力量倾注某个地区，那么像下雨一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倾泻下来是不经济的，因为这将需要在数百万个地方同时进行物质化的奇迹，一滴一滴，而且每一次都是一个巨大的努力。更简单的做法是，在某些地方建立明确的磁力中心，在那里永久性地建立这种显化的机制，这样，只要从上面灌入一点力量，它就会立即传播到一个相当大的区域。

在早期的宗教中，通过建立强大的磁场来实现这一目标，比如印度教寺庙中的塑像或林伽（lingam），帕西人的圣火坛，或佛教徒的佛像。当每个崇拜者来到这些象征物前，倾吐自己的虔诚或感激之情时，他不仅将回应的力量吸引到自己身上，而且还对周围一定

距离的人产生一定的辐射。

在建立基督教时，弥勒菩萨尝试了一个新的实验，以确保至少每天一次更彻底和有效的灵性力量的分配。这种新的试验可以被尝试——尽管辉煌的圣人阶制坚如磐石，但它仍然允许其官员有如此多的自由——这一事实肯定是最有意义的。它向我们表明，世界上最保守的组织同时也是最令人称奇的自由的组织，最古老的管理形式也是适应最强的。只有在提到圣人阶制的庄严首脑时，我们才能最充分地使用英格兰教会中那句伟大而古老的话：“在为他服务中有完全的自由”。

也许解释这个新计划的最容易理解的方式，是描述我自己第一次能够看到其工作细节的方式。但首先我必须对基督教会现状说两句。

我们现在看到的教会，只是其创始人意图的一个可怜的代表。最初，它有更高的神秘教义，像所有其他信仰一样，有净化、感悟和完善（purification, illumination and perfection）的三个阶段，它的成员们必须经过这些阶段。随着伟大的诺斯底（Gnostic）哲人们被当作异端驱逐，教会失去了这一方面的真理，现在摆在其成员面前的唯一想法是三个阶段中的第一个，甚至连这个也理解得不全面。俄利根（Origen）是教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非常清楚地描述了两种特性的基督教：身体或物质的，以及精神的。他说，前者只是为了吸引无知的大众，而后者则是为那些有知识的人准备的。在今天，教会已经忘记了它的教导中真正的精神和更高的一面，而是忙于可怜地尝试解释它的低级教导中存在着某种精神方面的东西，而低级教导差不多是现在留下的全部。

CHRISTIAN MAGIC

基督教的魔法

然而，尽管如此，基督教会的创始人所制定的古老魔法仍然有效；所以即使在今天教会颓废的这些日子里，仍然肯定是在这个古老魔法的指导和控制之下。在真正执行圣礼时，仍然有一种真实和重要的力量，即太阳神本身的力量，它通过我们称为耶稣真师的人而来，这是他特别负责的部门。

创立基督教的不是耶稣，而是基督，即弥勒菩萨，但尽管如此，基督教的特殊责任交到了为创始人的工作牺牲自己身体的耶稣的手中。在基督教的许多分支中，对耶稣本人对基督教会的关注的信仰几乎已经消亡；信徒们认为他是两千年前的老师，而不是今天教会的活跃力量。他们忘记了他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力量，一个真实的存在——真正与我们同在，正如他所说的，直至世界的尽头。他不是偶像崇拜意义上的上帝，但却是神圣的力量到达数百万人的渠道——主管基督工作中“虔诚”的部门。

教会已经大大偏离了最初为它标出的路线。它原来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类型的人；现在它只满足一种类型，而且是非常不完美的。重建纽带必须要做，由于智力活动是我们这个时代和最新的次根族的标志，在高级批评中显示出来的智力复兴，其目的就是使宗教能够满足另一种类型的思想。如果牧师和教师有直接知识的优势，他们就能在这个危机中处理和帮助他们的人民，即通过他们自己对真理的了解来指导人们的智力活动，并使他们的信徒保持精神上的活力，没有这种活力，智力上的努力只能是徒劳。

不仅教会几乎完全忘记了它的创始人所教导的原始教义，而且它的大多数牧师现在对他们必须举行的仪式的真正意义和力量也没有什么概念。很可能基督预见到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他精心安排，即使庆典者和人们对其方法或其结果没有任何明智的理解，这些仪式也应该发挥作用。要向普通的基督徒解释他的计划概要是很困难的；对证道学研究者来说，应该更容易理解，因为他已经熟悉了其中的一些一般想法。

我们这些学生经常听说伟大的力量之库，它不断地被“化身”（Nirmanakayas）填满，以便其力量可以被圣人阶制的成员和他们的学生利用，以帮助人类的进化。基督对他的宗教所做的安排是，在这个储存库中保留一种特殊的空间供其使用，并通过使用某些特殊的仪式、某些语言和力量的标志，授权某些官员为了人们的精神利益而利用它。

传递权力的办法就是所谓的受圣职礼（ordination），因此我们一下子就看到了关于使徒继承的教义的真正含义，关于这个教义已经有了很多争论。我自己在担任教会牧师的时候就坚定地坚持这一教义；但当我通过对证道学的研究，对宗教有了更深的理解，并对生活有了更广泛的看法时，我开始怀疑，在现实中，继承的意义是否像我们这些礼仪派所认为的那样大。然而，随着进一步的研究，我欣喜地发现，这个学说有一个真正的基础，它的意义甚至远远超过了教会最高学府的教导。

THE MASS

弥撒

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我看到了在西西里岛一个小村庄的罗马天主教堂里的弥撒仪式所产生的效果。那些了解这个最美丽的岛屿的人就会明白，在那里的罗马天主教会不能被认为是最有智慧的，牧师和人民都不能被称为特别的高度发达；然而，那个相当普通的弥撒仪式是对神秘力量应用的一次宏伟展示。

在祝圣（consecration）的那一刻，圣体发出了最耀眼的光芒；事实上，在灵视人的眼中，它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太阳。当牧师把它举过人们的头顶时，我注意到有两种不同的精神力量从它身上涌出，这也许可以用太阳的光和日冕的流线来比喻。第一种力量毫无保留地射向教堂里所有的人；事实上，它穿透了教堂的墙壁，就像它们不存在一样，并影响了周围相当一部分地区。

这种力量具有强烈刺激的性质，它的作用在直觉世界中最为强烈，尽管它在思想世界的三个高级分区中（注：因果界，或高层思想界）也非常强大。它的活动在星光界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层次也很明显，但这是由于思想层的反映，或者可能是交感振动产生的效果。它对在其影响范围内的人的影响与他们的发展成正比。在极少数情况下（当人有一些轻微的直觉发展），它作为一个强大的刺激物，在一段时间内使这些直觉体的活动量和它们能够发出的光芒增加一倍或两倍。但是，由于大多数人的直觉界物质几乎完全处于休眠状态，所以它的主要作用是在教民的因果体上产生的。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只是在思想世界的第三个层次是清醒的和对这部分物质有反应，因此他们错过了很多如果他们的因果体的较高部分是完全活动的话而产生的优势。但无论如何，每一个在被触及范围内的自我，无一例外地都从这种神圣的行为中获得了明显的动力和明显的好处，尽管他不知道或估计到正在发生什么。

星光体的振动也是如此，虽然微弱得多，但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至少西西里人的星光体通常是彻底发达的，所以不难激起他们的情感。许多离教堂很远的人，在村里的街道上走着，或在孤独的山坡上从事他们的各种活动，当这股巨大的灵性和平和力量的浪潮扫过乡村时，他们在一瞬间感到了一种感情或虔诚的激动，尽管他们做梦也肯定不会把它与正在小教堂里举行的弥撒联系起来。

很明显，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宏伟而深远的计划。显然，每天举行弥撒的伟大目标之一，也许是主要目标，就是让每一个在弥撒范围内的人每天至少接受一次这样的电击，而这种电击是如此精心计算，以便促进他所能达到的任何成长。这种力量的倾泻给每个人带来了他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可以接受的一切；但即使是相当不发达和无知的人，也会因为这种高尚情感的短暂触动而变得更好，而对于少数更先进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提升，其价值是相当可观的。

我说过，还有第二种效果，我把它比作太阳的日冕的流光。我刚才描述的光一视同仁

地倾泻在所有人身上，包括正义的和不正义的人，信仰者和嘲笑者。但这第二种力量只有在个人强烈的虔诚感召下才会被唤起。在举起圣体的时候，所有的会众都就地跪下来——有些人显然只是出于习惯，但有些人也是出于强烈的虔诚之情。

通过灵视看到的效果是最引人注目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对每一个虔诚的人，从被举起的圣体中射出一束火光，使接受者的星光体的较高部分焕发出最强烈的狂喜。通过星光体，直觉的载体（菩提体）由于它与星体的密切关系，也受到了强烈的影响；虽然在这些农民中没有人可以说是他的菩提体被唤醒，但它在壳内的成长无疑受到了明显的刺激，它本能地影响星光体的能力也得到了增强。因为虽然被唤醒的直觉可以有意识地塑造和引导星光体，但即使是最不发达的直觉载体，也有一个巨大的力量库，它把力量倾泻在星光体上并通过星光体发光，即使它是无意识地和自动地这么做的。

我自然对这一现象非常感兴趣，我特意参加了不同教堂的各种活动，以了解我在这一场合看到的情况是否是不变的，或者，如果它有变化，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变化的。我发现每次弥撒活动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我试图描述的两种力量总是存在的——第一种力量显然没有任何明显的变化，但第二种力量的表现取决于构成会众的真正虔诚的人的数量。

在祝圣后立即举起的圣体并不是唯一发生这种力量展示的场所。当圣体降福的时候，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有几次，我跟随圣体的队伍穿过街道，每次在一些半残破的教堂停下来，并在其台阶上进行祝祷时，都会产生同样的双重现象。我观察到，教堂祭坛上保留的圣体整天都在稳定地倾泻着第一种力量，尽管没有在被举起时或祝祷的时刻那么强烈。可以说，光在祭坛上不停地闪耀着，但在那些弥撒中特殊的时刻却像太阳一样闪耀。第二种力量的作用，即第二种光，也可以在任何时候从祭坛上的保留圣事中唤起，尽管对我来说，它似乎不如祝圣后立即涌现的那样生动。

所有与圣体有关的东西——圣体柜、圣体显供架、祭台、神父的衣服、披肩、圣杯和

圣餐盘 — 都被这股强烈的磁力充斥，每个物件都将这种力量放射出去，大小不等。

第三种效果是在领受者身上产生的。他接受了那个耀眼的中心的一部分进入他的身体，从那里流出了光和火，他自己也暂时成为一个类似的中心，并反过来放射出力量。他纳入自身体内的巨大力量波，不能不严重影响他的高级身体。在这段时间里，这些波将他的振动提高到与自己和谐的程度，从而产生一种强烈的升华感。然而，这对他的各种载体是一个相当大的压力，这些载体自然会逐渐回落到它们的正常速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难以描述的生动的高级影响与这种减速的趋势作斗争，但人自己平常的相对巨大的死气沉沉的振动甚至对这个强大的能量起到了拖累作用，并逐渐使它的振动和自己的振动下降到普通水平。但毫无疑问，每一次这样的经历都会使人比以前的灵性稍稍高出一截。他曾有片刻甚至几小时直接接触到一个世界的力量，远远高于他自己所能接触到的任何力量。

当然，在观察了这一切之后，我又进一步调查了这种力量的外流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牧师的性格、知识或意图的影响。我可以简要总结一下对大量案例的研究结果，毫无疑问，这些结论乍一看会让我的许多读者感到惊讶。

ORDINATION

受圣职

首先，只有那些被合法受职，并拥有使徒继承权的牧师才能产生这种效果。其他的人，不属于这个明确的组织，就不能有这个成就，无论他们多么虔诚、善良或圣洁。其次，牧师的性格，他的知识，或者对他真正所做的事情的无知，都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结果。

如果人思索一下，这些说法就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因为这显然是一个能够完成某种行动的问题，而只有那些通过某种仪式的人才能得到完成这种行动的能力。同样，为了

能够与某一群人交谈，必须知道他们的语言，一个不知道这种语言的人不能与他们交流，无论他是多么好，多么认真，多么虔诚。而且，他与他们交流的能力不受他个人性格的影响，而只受一个事实的影响，即他有或没有对他们说话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由对他们语言的了解所赋予的。我并不是说其他的考虑因素没有其应有的作用；我将在后面讲到这一点，但我要说的是，任何人都不能利用这个特殊的能量库，除非他得到了这样做的权力，这种权力来自根据基督留下的指示给予的任命。

我想，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好的理由来做这样的安排。要使全世界成千上万的教堂中的每一个人同时获得巨大的力量，我们需要一些计划。我并不是说，对于一个具有特殊能力和圣洁的人来说，不可能通过其虔诚的力量召唤出与通过我所描述的仪式获得的力量相称的高级力量。但这种有特殊力量的人总是非常罕见，在世界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同时找到足够的人，来满足哪怕一小部分的需要。可是，这里有一个计划，其安排在某种程度上是机械性的；它规定了某种行为在正确操作的时候就可以作为被认可的将这种力量疏导下来的方法；而且这可以由任何被赋予权力的人通过相对较少的训练来完成。抽水需要一个强壮的人，但任何孩子都可以打开水龙头。需要一个强壮的人去做一扇门，并把安装在它的位置上，但当它一旦安在合叶上，任何孩子都可以打开它。

我自己曾是英格兰教会的牧师，也知道关于该教会是否真的拥有使徒继承权的争议有多大，所以我自然有兴趣去了解该教会的牧师是否拥有这种权力。我很高兴地发现他们拥有这种权力，我想我们可以认为这无疑解决了备受争议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关于英格兰教会的真实性的整个争议。通过调查，我很快发现，通常被称为异端教派的牧师们并不具备这种能力，无论他们多么善良和认真。他们的善良和诚恳产生了许多其他的效果，我将在下文中加以描述，但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利用我所提到的那个特殊的能量库。

我对这样一位牧师的情况特别感兴趣，我知道他本人是一个善良而虔诚的人，也是一个精通证道学的人。这个人对于祝圣行为的真正含义的了解比经常进行祝圣的一千名牧师中的九百九十九人还要多；但我不得不承认，他的最大努力并没有产生这种特殊的效果，而

其他人毫无疑问地产生了这种效果。(当然，他产生了其他人没有产生的东西，这一点稍后再说)。这起初让我有些吃惊，但我很快就发现，情况应该是这样的。例如，假设一个富有的共济会会员留下了一笔钱，准备分给他较穷的成员们，法律绝不会准许将这笔钱分给除共济会会员之外的任何其他人；而且，共济会以外的其他穷人可能更虔诚或更值得获得这笔救济，这一点丝毫不会影响这种分配。

另一个让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是，神父的意图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所产生的结果，如果有的话。在罗马教会中，我发现很多神父都是机械地完成仪式，而且是作为日常的职责，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任何决定性的思考；但不管是出于根深蒂固的敬畏还是长期的习惯，他们似乎总是在祝圣的时刻之前恢复自我，并以明确的意图来完成这一行为。

THE ANGLICAN CHURCH

圣公会

让我转向英国圣公会中所谓的低等教会，看看他们那里会发生什么，因为我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完全拒绝牧师的名字，尽管他们在执行祝圣仪式时可能会遵循教规，且他们这样做的意图与教会外各教派的牧师完全一样。然而我发现，低等教会的人能够而且确实产生了这种效果，而外面教派的人却没有。因此，我推断，人们总是说需要的“意图”指的就是教会所规定的，而不考虑特定牧师对这一含义的私人意见。毫无疑问，许多人会认为这一切应该有不同安排，但我只能忠实地报告我的调查所表明的事实。

我决不是说主礼人的虔诚和恳切、知识和良好的品格没有区别。它们有很大的区别；但它们并不影响从那个特定的能量库汲取的力量。当牧师认真而专注时，他的全部感情会辐射到他的教众身上，并在他们中能够表达的人身上唤起类似的感情。他的虔诚也会换来必然的回应，正如《思想形状》中的插图所示，这样唤起的力量倾泻下来，对他的会众和

他自己都有好处；因此，一个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的牧师可以说给他的人民带来了双重祝福，尽管第二类影响不能被视为与第一类影响具有相同的规模。当然，这种由虔诚本身引来的第二次倾注，在教会外和教会内一样经常出现。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会众的感觉。如果他们的感情是虔诚和敬畏的，这对他们的老师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会极大地增加作为对虔诚的回应而倾泻下来的精神能量。会众的平均智力水平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一个既聪明又虔诚的人比他的无知兄弟有更高水平的虔诚，因此能够唤起更充分的回应。另一方面，在许多崇拜场所，如果以智力的锻炼作为主要特征，例如是讲道而不是礼拜作为主要特征，那么几乎没有真正的虔诚，取而代之的是可怕的批评精神和精神上的骄傲，这有效地阻止了不幸的听众从他们所认为的灵性锻炼中获得任何好结果。

如果有一位具有必要资格的牧师负责从指定的灵性储存库中汲取力量，那么会众的虔诚或粗心，信仰或怀疑，对从高处流下的力量没有任何改变。但这些因素自然会影响到从圣体中发出的光线的数量，从而影响到教堂的整体氛围。

THE MUSIC

音乐

产生效果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在仪式过程中使用的音乐。那些读过《思想形状》的人都会记得那些引人注目的图画，这些图画是通过声音的影响而建立起来的大量的辉煌的思想、星光和以太的柱子。声音的一般作用，我将在另一章中讨论，在这里只触及它属于教会的服务的一面。

这是大多数参加弥撒的人没有意识到的一个方面，即这些仪式能够产生一种奇妙而强

大的效果。教会的虔诚奉献精神主要是围绕着献上弥撒作为一种最高和最纯粹的崇拜行为，因此教会最伟大的作曲家们最崇高的努力也是与这一仪式有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例子，说明最初安排的智慧，以及那些试图改进它们的人的粗鲁无能。

THE THOUGHT-FORMS

思想形状

教会的每一个伟大的仪式（尤其是圣餐仪式）最初都是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有序的思想形状，表达和围绕一个中心思想。这个形状将促进和引导影响，使之辐射到围绕教堂的整个村庄。该仪式的理念可以说是双重的：接受和分配巨大的精神力量的倾泻，并聚集人们的虔诚，将其祭献在上帝的宝座之前。

在罗马或希腊教会举行的弥撒中，仪式的不同部分都围绕着中央的祝圣行为，这显然是为了产生伟大形状的对称性，以及它们对崇拜者的直接影响。1552年对英国祈祷书的修改显然是那些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的人所为，因为他们完全扰乱了这种对称性——这就是为什么对英国教会来说，它应该尽快安排其事务，以便获得许可，将根据1549年祈祷书安排的爱德华六世弥撒作为一种选择。

教会仪式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无论是直接对会众还是对周围的地区，一直是创造这些美丽而虔诚的思想形状。通过这些思想形状，来自更高世界的生命和力量的倾泻可以更容易地生效。如果参加礼拜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有智慧的理解力，那么这些形状就会做得更好，其效率也会提高，但即使是无知的奉献，其结果仍然是美丽和令人振奋的。

大多数不幸脱离教会的教派，完全忽视了公共崇拜的这一内在的、更重要的方面。献

给上帝的仪式理念几乎消失了，它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被狂热地宣扬狭隘的神学教条所取代，而这些教条总是不重要的，经常是可笑的。读者们有时会对那些从奥义学角度写的文章表示惊讶，这些文章似乎如此坚决地赞成教会的做法，而不是那些在许多方面看起来思想更自由的各种教派的做法。原因恰恰在于我们正在研究的对事物内在方面的考虑。

奥义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使良心和思想自由成为可能的努力的价值；但他不能不看到，那些抛弃了教会华丽的旧形式和仪式的人在抛弃的同时几乎失去了他们宗教的整个奥义方面，并使它基本上成为一件自私和有限的事情，成了主要是为“个人救赎”，而不是对上帝的感恩崇拜。这崇拜本身就是一个永不失败的渠道，神圣的爱通过它倾注在所有人身上。

获得思想自由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必要步骤；但获得思想自由的笨拙和粗暴的方式，以及严重无知导致其拥护者陷入的愚蠢的过度行为，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令人遗憾的结果的原因。同样的野蛮、无知的欲望让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注：英国宗教改革家，解散天主教修道院）的残暴士兵打碎了无价的雕像和不可替代的彩色玻璃，也让我们失去了为死者永久祈祷以及普通人对圣人和天使的几乎普遍的虔诚在更高的世界中产生的宝贵效果。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是有宗教信仰的，虽然那是一种无知的宗教信仰；现在则是坦率的甚至是自夸的无宗教信仰。也许这个过渡阶段是必要的，但它本身很难被认为是美丽或令人满意的。

THE EFFECT OF DEVOTION

虔诚的作用

没有任何其他仪式的效果可以与举行弥撒相提并论，但伟大的音乐形状当然可以出现在任何使用音乐的仪式中。在所有其他的仪式中（除了天主教的圣体祝祷仪式），所发展

的思想形状和所发挥的一切好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虔诚。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虔诚，在质量上有很大差异。例如，原始野蛮人的虔诚通常与恐惧混杂在一起，他心中的主要想法是安抚一个可能是报复性的神灵。但那些自认为文明的人的虔诚也并不比这更好，因为它是一种不神圣的交易——如果神明给予一定的保护或援助，他就会奉献一定的虔诚。

这种虔诚在本质上是完全自私和抓取性的，只在较低类型的星光物质中产生结果，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非常不愉快的结果。他们创造的思想形状往往像抓钩一样，它们的力量总是在封闭的曲线中回流，只对发出它们的人产生反应，并将他们可能抓取的任何小结果带回给他。真正的、纯粹的、无私的奉献是一种感情的涌动，它永远不会回到发出它的人身上，而是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宇宙性的力量，在更高的世界里产生广泛的结果。

虽然这种力量本身不会返回，但产生这种力量的人却成为神性能量倾泻的中心，他的奉献行为真正地保佑了自己，尽管同时他也保佑了許多人。此外，他还获得了无与伦比的荣誉，为化身（Nirmanakaya）的巨大灵性能量库做了添加。任何有《思想形状》一书的人，都可以在书中看到试图表现这种类型的奉献所形成的辉煌的蓝色尖顶，因为它是向上涌动的，他将很容易理解它是如何为太阳神的神圣力量的明确倾泻开辟道路的。

太阳神（或逻各斯）在每个世界的每个层面上都倾注了祂奇妙的生命能量。自然，属于更高的世界的倾注比下面的世界更强大、更充分、更少限制。通常，倾注在每个世界的能量只在那个世界发挥作用，不能或者不会从一个世界跨界到另一个。但正是通过无私的思想 and 感情，无论是奉献还是感情，提供了一个临时的渠道，通过这个渠道，通常属于较高世界的力量可能会下降到较低的世界，并可能在那里产生如果没有这个渠道就永远不会发生的结果。

每一个真正无私的人经常使自己成为这样的渠道，当然规模很小；但整个庞大的会众的强大虔诚，如果他们真正团结起来，完全不考虑自己，就会产生规模大得多的结果。有

时，虽然很少，但宗教仪式的这种神秘的一面可能会被看到，任何曾经有幸看到这样一个辉煌的表现的人，都不会怀疑教会仪式的隐秘一面比任何纯粹的物质界仪式更加重要。

有这种能力的人将看到最高类型的星光物质的耀眼的蓝色尖顶或圆顶冲向天空，远远高于崇拜者聚集的实体建筑上方；他将看到耀眼的荣光，通过它倾泻下来，像巨大的生命之光的洪水一样涌进周围地区。自然，奉献的尖顶的直径和高度决定了为更高的生命的下降所做的开口，而奉献能量向上冲的速度与相应的向下倾注的速度有关系。这种景象确实很奇妙，看到这种景象的人再也不会怀疑看不见的影响比看得见的要多。他也会意识到，这个世界对虔诚的人不闻不问，甚至蔑视他，其实应该对他心存无尽的感激。

被任命的神父的权力在除圣餐仪式外的其他仪式中都是现实的。在洗礼仪式中对水的祝圣，或将圣水分给信徒或放在教堂入口处的祝圣，都对它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使它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能完成分配给它的角色。在神父的正常工作过程中，其他的祝祷和祝福也是如此，尽管在许多情况下，似乎有更大比例的效果是由神父本人的直接磁力产生的，当然，这种磁力的大小取决于他执行仪式的能量和认真程度。

HOLY WATER

圣水

我们会发现，研究教会的一些次要仪式的隐秘面，以及牧师所做的工作是很有意思的。例如，在制作圣水的过程中，磁性化的因素非常强烈。牧师首先取来干净的水和盐，然后对它们进行消磁，以消除可能渗透它们的任何偶然的外部影响。做完这一切后，他给它们分别注入灵性力量，并多次恳切地重复。最后，他以进一步的热切恳请，将盐以十字的形式投进水中，操作就完成了。

如果这个仪式被正确和仔细地执行，水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护身符，达到它被赋予的特殊目的——它将从使用它的人身上赶走所有世俗和争斗的思想，并将他转向纯洁和奉献的方向。奥义学的学生会很容易理解这一点，当他用星光眼看到任何人使用或洒下这种圣水时发生的高级力量的释放时，他将不难意识到，它一定是驱除不良思想和感觉的强大因素，并能平息星光体和思想体的所有不规则振动。

在牧师工作的每一种情况下，都有灵性的力量流过，但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奉献热情和他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的生动性来大大增加这种力量。

BAPTISM

洗礼

最初实施的洗礼圣事有一个真实而美丽的隐秘面。在那些古老的日子里，水被磁化了，其特殊目的是它的振动对高级载体的影响，这样，孩子未成形的星光体和思想体中的所有优良品质的种子就会因此受到强烈的刺激，而同时邪恶的种子也会被隔离和扼杀。中心思想无疑是利用这个早期的机会促进善的种子的成长，以便它们的发展可以先于恶的种子，这样在以后的时期，当恶的种子开始结果时，善的种子可能已经发展到相对容易控制恶的种子的程度。

这是洗礼仪式的一个方面；它也有另一个方面，就像入道仪式一样，是希望在教会的年轻成员的成长过程中引导其步伐的方向。它是一种圣化的行为，是使新的一套载体真正表达内在的灵魂，并为伟大的净白圣人会服务；但对于这些新的载体本身来说，它也有其神秘的一面，当仪式正确而明智地进行时，毫无疑问，其效果是强大的。

UNION IS STRENGTH

团结就是力量

将极大的能量向一小部分在灵性上准备好接受它们的人倾注，比向所有人普遍分配却不浪费能量更加容易办到，这是弥勒菩萨整个计划的经济性和效率的事实基础。例如，在印度教中，每个人都是自己家的牧师，因此，我们必须面对数百万这样的牧师，他们具有各种可能的气质，而且没有任何特别准备。基督教的授圣职给有限的几个人以更大的权力，而这些人正是通过这种授职而专门负责分配能量的工作。

将同一原则再进一步，一套更高的权力被赋予了数量更少的人，即主教们。他们是授予圣职的力量的渠道，也是伴随着坚信礼的同一力量的更小的表现的渠道。这些仪式的隐秘面对于研究生活现实的学生来说总是非常有趣的。不幸的是，现在在许多情况下，所有这些事情都只是形式，虽然这并不妨碍它们的结果，但它确实使其最小化；但如果旧的形式是按其本意使用的，那么看不见的效果就比物质世界中可见的任何东西大得多。

CONSECRATION

圣化

唯有主教有为教堂或墓地圣化的权力，这其中的神秘一面实在是太美丽了。观察主礼人在绕行时按规定说出的祈祷和词句时建立的那种防御工事是很有趣的；可以看到可能碰巧在那里的任何普通的思想形状被驱逐，而代之以有序和虔诚的形状，与这座建筑以后的用途相符。

THE BELLS

钟

有许多次要的圣化活动都很有意义——比如说，为钟祝福。敲钟在教会的计划中有一个独特的部分，在今天似乎很少有人理解。现代的理论似乎是，它们是为了在即将进行仪式的时候把人们召集起来。毫无疑问，在中世纪，当没有时钟或手表的时候，它们正是被用于这种用途。从这种对钟的意图的狭隘看法中，人们认为任何能发出声音的东西都能达到目的。在英国的大多数城镇，星期天的早晨被一些没有音乐性的金属块同时发出的不和谐的响声弄得像炼狱一般。

有时，我们会认识到钟声的真正用途，比如在重大节日或公众欢庆的场合使用它们；因为一串钟声的音乐，发出和谐的音符，是最初计划所考虑的唯一事情，而这些钟是为了产生双重影响。这一点在钟声学中仍有一些残余，尽管是似懂非懂被学习，而那些知道正确演奏大钟或小钟的乐趣的人也许会愿意听到由它们构成的形状是多么奇特地完美和壮观。

这就是有序敲响钟声要产生的效果之一。它是为了抛出一串音乐形状，以同样的方式和同样的目的，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就像基督教僧侣重复数的念诵“万福玛利亚”（Ave Maria），或者北方的佛教徒花了很多时间重申神秘的音节“唵嘛呢叭咪吽”（Om Mani Padme Hum），或者许多印度人通过诵读Sita Ram的名字作为自己的生活背景。

一个特定的思想形状和它的含义以这种方式一遍又一遍地印在听觉范围内的所有星光体上。钟声的祝福是为了给这些波动增加一个额外的质量，无论星光体是什么类型。以不同的顺序敲响钟声，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形状；但无论这些形状是什么，它们都是由同一个钟的振动产生的，如果这些钟一开始就带有某种强烈的磁力，由它们产生的每个形状都会带有这种影响。就像风向我们吹来的音乐片段，同时也带着一种微妙的香味。因此，为钟圣化的主教，其意图与他为圣水祈福的意图基本相同。其意图是，无论这声音传到哪里，

所有邪恶的思想和感觉都将被驱逐，和谐与虔诚将占上风。这是一种真正的魔法练习，而且在魔术师正确工作的时候相当有效。

在教堂内，在诵读三圣颂（Tersanctus）或升起圣体的时刻敲响的圣钟，有着不同的意图。在中世纪的用虔诚所建立的巨大的大教堂里，在目前所谓的“秘密诵读”（recitation in secret）系统被采用之前，不是所有的崇拜者都能听到牧师在做弥撒时所说的话。因此，靠近祭坛并跟随牧师动作的侍者，其职责之一就是在礼拜的关键时刻以这种方式向众人宣告。

在印度教或佛教寺庙中经常敲响的钟，又有另一种意图。这里最初的意图是一个美丽和利他主义的想法。当某个人刚刚做了虔诚的行为或进行了供奉，就会有某种精神力量倾泻下来作为回应。这种力量加持了钟和其他的物件。敲钟人的想法是，通过这样做，他将在钟声所及的范围内，在这种更高层次的影响仍然是新鲜和强大的时候向外传播。现在，我们担心的是，真正的含义已经被遗忘，有些人甚至认为是为了吸引他们的神灵的关注，而有必要敲响这口钟！

INCENSE

香

同样的想法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在烧香前对香的圣化中。因为香总有双重意义。它在上帝面前升起，象征着人们的祈祷；但它也在教堂里传播，象征着上帝祝福的甜美味道。因此牧师再一次向它倾注神圣的影响，希望它的气味可以渗透到哪里，那些被祝福过的最小颗粒通过哪里，它将带着一种和平和纯洁的感觉，并将赶走所有不和谐的想法和感觉。

即使没有祝福，它的影响也是好的，因为它是精心配制而成的，其振动与灵性和虔诚

的振动完全协调，但对几乎所有其他的振动却明显不利。磁化可能只是加强了它的自然特性，也可能给它增加了其他特殊的振动，但无论如何，在宗教仪式上使用它总是好的。檀香的香味也有许多相同的特点；而纯玫瑰精油的香味，虽然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但也有很好的效果。

在创始人对基督教会准备的计划中，还有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新的，那就是利用团结一致的同步行动中存在的巨大力量。在印度教或佛教的寺庙里，每个人在他自己选择的时候到来，献上他的小礼物或说出他的几句祈祷和赞美的话，然后就退下。每一次努力的结果都与投入的真实情感的能量成正比，以这种方式会有了相当持续稳定的微小结果；但不会有数百或数千人同时努力产生的巨大效果，或伴随着一些著名的游行赞美诗的歌唱而产生的令人心动的振动。

通过在礼拜时同心协力，会达到四个独立的目标。(1) 无论仪式邀请神灵那部分的目的的是什么，大量的人加入恳请，因此发出了巨大的思想形状。(2) 相应地，有大量的力量倾注并刺激人们的精神能力。(3) 同时地努力使他们的身体同步振动，因此使他们更容易接受。(4) 他们的注意力被引向同一个目标，他们一起工作，从而互相影响。

SERVICES FOR THE DEAD

为逝者所做的仪式

我在本章前半部分所说的，将解释那些嘲笑教会的人经常误解的一个行为，即为某种意图或为某个逝者而做的弥撒。这种行为的初衷是，这个人将从那个特定场合的能量倾注中受益。毫无疑问，他确实受益了，因为关于他的强烈想法不能不吸引他的注意力，当他以这种方式被吸引到教堂时，他参加了仪式，并极大地分享了其结果。即使他仍然处于无

意识的状态，就像有时发生在新死的人身上一样，牧师的意志力（或他认真的祈祷，这是相同的）会使力量流向它所指向的人。这种努力是一种完全合法的魔法召唤行为；不幸的是，靠行使这种神秘力量收取费用，在交易中经常会出现完全不合法的邪恶因素——这种做法总是不被允许的。

OTHER RELIGIONS

其他宗教

我一直试图阐述基督教会仪式的内在含义——首先是因为我最熟悉这些仪式，其次是因为基督教中的一些有趣的特点，这些特点在目前的形式下可以说是现在的菩萨（弥勒）在事情的计划中引入的新思想。我不希望有人认为我阐述基督教仪式是因为我认为该宗教在任何方面都是普遍真理的最佳表达方式；我作为该宗教的牧师之一，公开宣称自己是佛教徒，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立场。

就其教义而言，基督教可能比任何其他伟大的宗教都更有缺陷，也许伊斯兰教是个可疑的例外；但这并不是因为最初的创始人没有使他的系统成为对真理的完美阐述，而是因为最不幸的是，早期基督徒中无知的大多数人从他们中间赶走了伟大的诺斯蒂哲人（Gnostic Doctors），从而给他们自己留下了一个可悲的变异的教义。创始人也许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失败，因此他为教会提供了一个魔法系统，即使他的教众忘记了他所教给他们的早期意义，这个系统也会继续机械地工作；正是这种机械工作背后的力量，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在智力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其追随者的教会能够长期得以保持。

那些信奉其他宗教的人不要因为我选择了我最熟悉的宗教进行阐述，以为我对他们的信仰有任何不敬。我所描述的仪式魔法作用的一般原则对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每个宗教都应用这些原则。

THE ORDERS OF CLERGY

神职人员的等级

也许我为了印度读者的利益应该解释一下，基督教神职人员中有三个等级——主教、牧师和执事（或助祭）(bishops, priests and deacons)。当一个人第一次被授圣职时，他被接纳为执事，这实际上是一种学徒或助理牧师。他还没有施圣餐的权力，不能为人们祝福或赦免他们的罪过；但他可以为儿童施洗，但在紧急情况下，即使是平常信徒也可以为人施洗。在担任执事一年后，他有资格被任命为牧师，正是这第二次任命赋予了他从我所说的化身的能量库中提取力量的权力。然后，他被赋予了祝圣圣体和其他各种物品的权力，以基督的名义祝福人们，并宣布赦免他们的罪过。主教除了这些权力之外，还拥有任命牧师的权力，从而使使徒的继承得以延续。只有他有权举行坚信礼仪式，并为教堂圣化，也就是说，使它专门用来为上帝服务。这三个神职是唯一意味着明确的等级的，通过授予不同权力而区别。你可能会听到许多基督教神职人员的头衔，如大主教、大执事、院长或教士 (archbishop, archdeacon, dean or canon)，但这些只是职务的头衔，涉及职责的不同，但在灵性权力的意义上却没有等级的区别。

CHAPTER IX

第九章

BY SOUNDS

声音

SOUND, COLOUR AND FORM

声音，颜色和形状

我们已经考虑了从教堂的墙壁上散发出来的影响，以及在教堂内举行的仪式的效果；我们仍然要提到仪式中的音乐中隐秘的一面。

有许多人意识到，声音总是产生色彩。每一个被弹奏或歌唱的音符都有泛音，只要有一点灵视都会看到其产生的光的效果。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声音也会像思想一样形成形状。但情况确实如此。很久以前就有人证明，声音在物质世界中可以产生形状，方法是对这一个管子发出音符，管子的末端有一层薄膜，上面撒有细沙或粉末。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证明，每个声音都会把沙子抛成某种明确的形状，而且同一个音符总是产生相同的形状。然而，我们现在处理的不是以这种方式造成的形状，而是那些在以太、星光和思想物质中建立起来的形状，在物质耳朵可以听到的声音消失后，这些形状仍然存在并继续起着强有力的作用。

RELIGIOUS MUSIC

宗教音乐

让我们看看音乐的隐秘面，比如在教堂的管风琴上弹奏的音乐。这在物质世界中对那些懂音乐的崇拜者产生了影响——他们已经通过教育使自己理解和欣赏音乐。但许多不懂音乐、没有这方面技术知识的人，却也意识到了音乐对他们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

有灵视的学生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看到，每段音乐在管风琴上演奏时，都会在以太、星光和思想物质中逐渐建立起一座巨大的大厦，在管风琴上方延伸开来，远远地穿过教堂的屋顶，就像一种城堡式的山脉，全部由辉煌的闪光色彩组成，以最令人惊叹的方式，像北极地区的极光一样，炽热地闪烁着。不同的作曲家产生的效果有很大的不同。瓦格纳的序曲总是用鲜艳的色彩飞溅出一个宏伟的整体，就像他用火焰代替石头来建造城堡；巴赫的一首赋格曲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有序的形式，大胆而精确，崎岖而对称，银色或金色或红宝石的平行流贯穿其中，标志着主题的连续出现；门德尔松的一首《无字歌》（Lieder ohne Worte）是一个可爱的空中楼阁，像某种磨砂银的丝织品做的城堡。

在《思想形状》一书中，有三幅彩色插图，其中我们努力描绘了门德尔松、古诺和瓦格纳的音乐作品所构建的形状，请读者参考这些插图，因为如果没有实际看到这些插图或它的某些代表物，就很难想象这种形状的外观。也许有一天可以出版一本书，其中包含一些此类形状的研究，以便仔细检查和比较。显然，对这种声音形状的研究本身就是一门科学，而且具有超乎寻常的意义。

这些由音乐表演者创造的形状，决不能与作曲家自己创造的，他自己的音乐在更高世界的思想形状混为一谈。这是一个配得上产生它的伟大思想的作品，而且往往持续多年。如果作曲家被深刻理解和欣赏，他的原始概念被他的崇拜者的思想所加强，有些时候这些思想形状甚至可以持续超过几个世纪。在更高的世界里，伟大的诗人对他的史诗的想法，或伟大的作家对他要放在读者面前的主题的想法，都构建了宏伟的思想形状建筑，虽然它

们的类型有很大的不同。例如，瓦格纳不朽的歌剧《指环》(Der Ring Des Nibelungen)，但丁对炼狱和天堂的宏伟描述，以及罗斯金(John Ruskin)对艺术应该是什么以及他希望使艺术成为什么的概念。

由音乐表演产生的形状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从一小时到三四小时不等，而且它们一直在发出辐射，肯定会对半径半英里或更远范围中的每个灵魂产生良好的影响。不是说灵魂一定知道，也不是说影响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一样的。敏感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沉闷和专注的人受到的影响却很小。然而，无论对这种影响多么没有意识，每个人都会因为受到影响而变得更好一点。自然，这种振动的影响范围比上述距离要远得多，但超过这个距离，它们就会迅速变弱，在大城市里，它们很快就会被淹没在漩涡般的星光流中。在宁静的乡村，在田野和树林中，声音所造的建筑物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其影响的范围也更广。有时，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有灵视的人可能会看到一群美丽的自然精灵，欣赏音乐所建立的辉煌的形状，并高兴地沐浴在它们所发出的影响的波浪中。这无疑是一个美好的想法，即每一个做好自己工作，将自己的整个灵魂投入到他的演奏中的风琴师，所做之事的好处远远超过他所知道的，并帮助了许多他也许在这一生中从未见过，也不会知道的人。

在这方面，还有一点很有意思，那就是同样的音乐在不同的乐器上演奏时，所建造的超物质建筑物之间是有差异的。例如，某首乐曲在教堂管风琴上演奏时，与同一首乐曲被管弦乐队或以小提琴四重奏形式演奏时，或在钢琴上演奏时，所建造的形状在外观上有差异。在这些情况下，如果音乐被以同一种表演能力展现，那么形状会是相同的，但整个质地纹理是不同的；自然，在小提琴四重奏的情况下，形状要小得多，因为声音的音量要小得多。钢琴演奏制造的形状往往比小提琴的大一些，但在细节上没有那么准确，其比例也不那么完美。同样，小提琴独奏和长笛独奏的效果在质地上也有明显的区别。

围绕着这些形状并与之融合的，虽然与它们完全不同，是人类在音乐影响下产生的思想和感觉的形状。这些形状的大小和生动性取决于听众的欣赏能力和他们受影响的程度。有时，由和声大师的崇高构思所构建的美丽形状，孤独地存在，无人问津，无人注意，因

为会众可能拥有的思想能力完全花在时装或对金钱的算计上；而另一方面，由一些著名赞美诗的力量所构建的一串串的简单形状，在某些情况下几乎被从歌唱者心中唤起的巨大蓝云般的虔诚情感所掩盖。

决定一首音乐作品所构建的建筑外观的另一个因素是表演的质量。例如，在演奏完《哈利路亚》（Hallelujah）后，教堂上空留下的思想形状就会清楚地显示出，低音独奏是否平淡无奇，或者任何部分有没有明显比其他部分弱，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形状的对称性和清晰性都明显失败。自然，有些类型的音乐，其形状是不可爱的，尽管即使是这些，也有其作为研究对象的兴趣。在学生们练习的时候，围绕着一所年轻女子学院的奇怪的断裂形状，即使不漂亮，至少也是引人注目和有启发性的；而那些正在努力演奏音阶或琶音的孩子们抛出的套索式的链条和曲线，如果没有断裂或丢失的环节，也决不乏其魅力。

SINGING

歌唱

一首合唱的歌曲构建了一种形状，看起来像在旋律的银线上以相等的距离串起许多珠子，珠子的大小当然取决于合唱的强度，银线的亮度和美感取决于独唱者的声音和表情，而线编成的形状则取决于旋律的特点。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由不同质量的声音产生的金属质地的变化——女高音和男高音、中音和低音之间的对比，以及男孩和女人的声音之间的差异。在无伴奏的四重唱中，四条线（在颜色和质地上完全不同）在欢快的歌声中交织在一起，或在赞美诗的演唱中有序而又不断变化地并肩行进，也是非常美妙的。

一首游行赞美诗构建了一系列以数学精度绘制的矩形形状，按照明确的顺序彼此相随，就像一些强大的链条的连接，或者更像（虽然听起来很不诗意）一些星光世界中的巨大列

车的车厢。在教会音乐中，英国圣公会圣歌的破碎但闪亮的片段与格列高利圣咏（Gregorian）音调的绚丽发光的统一性之间的差异也非常引人注目。与后者相似的是印度的智者（Pandit）单调地唱诵梵文诗句所产生的效果。

在这里，人们可能会问，音乐家本人的感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由他的努力所构建的形状。严格地说，他的感情根本不影响音乐结构。如果他的演奏的精巧和辉煌保持不变，那么，无论他自己感到快乐还是痛苦，无论他的思考是严肃还是快乐，对这种音乐形状都没有区别。他的情绪自然会在星光物质中产生充满活力的形状，就像他的听众的情绪一样，但这些只是围绕着音乐所构建的伟大形状，而不会干扰它。他对音乐的理解，以及他对音乐的演绎技巧，都显示在他所建造的大厦上。拙劣的、仅仅是机械性的表演所建立的结构，虽然在形状上可能是准确的，但在色彩和亮度上是不足的，与真正的音乐家的作品相比，这种形状给人一种廉价材料建造的奇怪印象。要想获得真正宏大的效果，表演者必须完全忘记自己，必须在音乐中完全失去自我，只有天才才敢这样做。

MILITARY MUSIC

军乐

军乐所产生的强大和鼓舞人心的效果，对于能够看到乐队在纵队前面行进时留下的长长的有节奏的振动形式的灵视者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些起伏的有规律的节拍不仅有助于加强士兵的星光体，从而训练他们更有力地统一行动，而且所创造的形状本身也散发着力量、勇气和魄力的热情，因此，一队以前似乎因疲劳而无望的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再次被拉到一起，并被赋予相当多的力量。

观察这种变化的机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精疲力竭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协调的能

力；中央意志不再能像它本应的那样维持和管理身体的不同部分；每个物理细胞都在抱怨，发出它自己单独的痛苦和抗议的呼声。这种情况对所有载体—以太体、星光体和思想体的影响是，大量独立的小旋涡被建立起来，每个旋涡都以自己的速度颤动，因此，所有的载体都失去了凝聚力和工作的能力，在人的生命中承担自己的角色。如果发展到极致，这就意味着死亡，但如果不发展到极致，这就意味着彻底的混乱和失去使肌肉服从意志的力量。在这种疲惫的情况下，当星光体受到一连串稳定而有力的振荡的冲击时，这种冲击就会暂时取代已经严重松懈的意志力。各个身体再次被带入同步振动，并被音乐所维持，从而给意志力一个机会来恢复自己，并再次接受它几乎放弃的指挥官的角色。

好的军乐所发出的声波是如此明显和有力，以至于在那些跟随它的节奏的人身上产生了一种积极的快乐感觉，就像有效的舞蹈音乐在所有听到它的人身上引起了同步运动的欲望一样。军乐队所使用的乐器类型也具有大大增加这种效果的性质，为了这个目的，振动的强度和尖锐性显然比细腻性或表达更精细的情感的能力要重要得多。

SOUNDS IN NATURE

自然的声音

不仅是我们称之为音乐的声音的有序安排产生了明确的形状。自然界的每一种声音都有它的效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效果具有最显著的特点。暴风雨的雄壮滚动通常会产生巨大的流动色带，而震耳欲聋的雷声往往会使一个不规则的辐射形状从一个中心暂时出现，让人联想到爆炸的炸弹；或者有时象是一个巨大的不规则球体，有巨大的尖刺从它的各个方向伸出。海水永不停息地拍打着陆地，在地球的所有海岸上形成一个永恒的天幕，由可爱的变化着颜色的平行的波纹型组成。当海水被风暴拍打时，会上升为巨大的山脉状。风在森林树叶间的沙沙声，为森林披上了美丽的彩虹色网络，以温柔的波浪式运动不断上

升和下降，就像风吹过麦田一样。

有时，森林上这片漂浮的色彩云层被弯曲的线条和光环所穿透，代表着鸟儿的歌声，就像银链的撞击声，在空中悠扬地响起。鸟鸣创造的形状几乎有无限的种类，从铃鸟的音符所产生的美丽的金球，到鸚鵡或金刚鸚鵡的尖叫所产生的热情和粗暴的色彩。狮子的吼叫声可以被有天眼的人看到，也可以被听到；事实上，一些野生动物拥有灵视不是不可能的，而且据说这种声音产生的恐怖效果可能主要是由于它所产生的形状造成的。

IN DOMESTIC LIFE

日常生活

在家庭生活中，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效果；打着呼的猫用同心的玫瑰色云朵围绕着自己，这些云不断向外扩展，直到消散，散发出一种令人昏昏欲睡的满足感和幸福感。这种影响往往会在它周围的人身上重现。另一方面，狗叫声中射出清晰的尖锐弹丸，对周围人的星光体造成严重冲击；这就是这种不断重复的声音经常对敏感的人产生极端神经刺激的原因。狻犬尖锐的叫声释放出一系列与现代步枪子弹相似的形状，从不同方向刺穿星光体，并严重干扰它的运作；而寻血犬深沉的叫声则抛出像鸵鸟蛋或足球一样的珠子，其运动速度较慢，伤害力也小得多。这些犬吠的导弹有的像剑刺一样刺入，有的则更钝更重，像棍棒的击打，它们的力量差别很大，但对思想和星光体的作用都是不利的。

这些狗叫产生的弹丸的颜色通常是某种红色或棕色，随着动物的情绪和声音的音调而变化。与这些形状相反的是牛的叫声产生的钝头的、笨拙的形状——这些形状往往有点像圆木或树干的切片。一群羊经常用一个多角但无定形的声音云环绕着自己，这与它在移动过程中产生的物理尘埃云没有什么区别。一对鸽子的咕咕叫声中，不断传出优美的弧形，

就像反转的字母S。

人类的声音也会产生其结果——这些结果往往在声音消失后仍会持续很久。怒吼就像一把猩红的长矛。许多女人通过她无休止地吐出的愚蠢的、毫无意义的唠叨，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坚硬的、棕灰色的金属线网络。这样的网络只允许与它相应的低水平的振动通过；它是一个几乎完美的障碍，阻止任何更高更美的思想和情感的冲击。因此，瞥见一个喋喋不休的人的星光体，对奥义学的学生来说是一个惊人的实物教训，它告诉他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或者当他有愉快和有用的东西要说的时候才说话的美德。

另一个有启发性的比较是不同种类的笑声所产生的形状。孩子们快乐的笑声以玫瑰色的曲线冒出，形成一种扇形的气球形状，一种快乐的形状。思想空虚的人无休止的大笑会造成一种不规则的爆炸性效果，通常是棕色或肮脏的绿色，是发出它的灵光圈的主要色调。讥讽的笑声抛出了一个暗红色的无形的弹丸，通常有棕绿色的斑点，并带有荆棘状的尖刺。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不断重复的笑声产生了一个非常不愉快的结果，环绕他们周围的形状的外观和颜色就像一池沸腾的泥浆。女学生紧张的笑声常常使她陷入令人不快的海藻般的褐色和暗黄色线条的纠缠中，而爽心的快乐的笑声通常以金色和绿色的圆形形式飘散开来。吹口哨的坏习惯所产生的后果通常是令人不快的。如果它是柔和的、真正有音乐感的，它产生的效果与小笛子相似，但更尖锐、更有金属感：但伦敦街头男孩发出的无调性的尖锐口哨，会发出一连串肮脏的棕色的小而有穿透力的弹丸。

NOISES

噪音

大量的人为噪音（其中大部分超级难听）不断地在我们周围产生，因为我们所谓的文明肯定是地球有史以来最嘈杂的。这些噪音也有其看不见的一面，尽管观察它很少是令人

愉快的。铁路发动机尖锐的叫声甚至比狗的叫声更具穿透力和威力；事实上，它的恐怖程度仅次于汽笛的尖叫声，这种汽笛有时被用来召集工厂里的工人，或者是用作轰炸将临时的警报。铁路汽笛吹出的是一把名副其实的剑，再加上具有打散一切的破坏力的电击，它对不幸处于其范围内的星光体的影响，与肉体被剑刺相当。幸运的是，星光物质拥有许多液体的特性，所以伤口在几分钟后就会愈合；但对星光生物的影响绝不是那么容易就消失的。

一列没有尖叫的火车在风景中飞驰并非完全不美，因为它前进的声音所划出的沉重的平行线，就像由发动机的喘息声所造成的断断续续的球体或椭圆所绣出的一样：因此，在远处看到的穿越风景的火车，在它身后留下了一条带有扇形边缘的巨大的丝带的暂时外观。

现代大炮的发射是声音的爆炸，就像火药的爆炸一样，它抛出的巨大辐射影响到半径一英里左右的范围，对星光流和星光体有非常严重的影响。步枪或手枪射击的响声抛出了一堆小针，这也是非常不好的影响。

非常清楚的是，任何希望保持星光和思想载体良好秩序的人都应该尽可能地避免所有响亮、尖锐或突然的声音。这也是让奥义学学生避开繁华城市生活的众多原因之一，因为城市的永久轰鸣意味着无休止地对他的每一个载体进行分解性的振动，当然，这还不包括更严重的肮脏的激情和情感的影响，这使得住在主要街道上就像住在一个敞开的阴沟旁边一样。

看到这些重复的声音模式对敏感的星光体影响的人，不会怀疑，它们肯定会对身体的神经产生或多或少地产生永久性的伤害。这个结果是如此严重，如此确定，我相信，如果有可能获得准确的统计数据，我们应该发现，在花岗岩铺设的街道上住的居民，比起门前道路铺着沥青的居民的寿命要短得多，神经衰弱和精神错乱的比例明显高。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安静的价值和必要性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我们忽视了所有这些无休止的、不必要的噪音对儿童的可塑性星光体和思想体的灾难性影响；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

对许多种类的邪恶和弱点负责，这些弱点在以后的生活中表现出致命的影响。

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观点，即自然界的所有声音都融合成一个强大的音调——那就是中国作家所称的“Kung”（大音？）；它也有形状，是一种无法表达的复合体或所有形状的综合体，像大海一样广阔而多变，但像大海一样，一切在其中保持着一个平均水平。这个音调无孔不入却又包容万物，这就是代表我们地球在天体音乐中的音符。太阳系从那个层面看起来像一朵盛开的莲花，我们地球之音造就的形状就像一个花瓣。

CHAPTER X

第十章

BY PUBLIC OPINION

公众舆论

RACE PREJUDICE

种族偏见

当发生任何事情阻止我们做或说我们想做的事情时，我们就会习惯性地祝贺自己，认为至少思想是自由的。但这只是许多流行的错觉中的另一个。对普通人来说，思想绝不是自由的；相反，它受到大量强有力的限制。它受到国家、宗教和他所属的阶级的偏见的束缚，只有通过坚定和长期的努力，他才能摆脱所有这些影响，并真正地自己思考。

这些限制以两种方式作用于人；它们改变了他对事实和行动的看法。就事实而言，他不会看到任何真实的东西，而只是看到他的同胞、他的宗教信仰徒或他的种姓成员认为是应该如此的东西。当我们对其他种族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就会摆脱对他们的成见。但是，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拿破仑时代的一个世纪，我们就会立刻发现，当时没有一个英国人可能会对这个杰出人物的性格形成公正的看法。英国的公众舆论已经把他塑造成了一种妖怪；没有什么东西比他更可怕或更邪恶了，而且事实上，老百姓是否真的把他当作一个人，也是值得怀疑的。

当时，人们对法国的一切都抱有强烈的偏见，说一个人是法国人，就等于认为他能干出任何坏事；人们不得不承认，那些对法国大革命中不可告人的罪行记忆犹新的人有理由采取这种态度。他们离事件太近了，以至于不能全面来看待它们；由于巴黎街头的流氓们想方设法夺取了政府，并使自己沉浸在血腥和犯罪的狂欢中，他们认为这些人代表了法国人民。不难看出，在那个时期的普通英国农民心目中，法国人的概念肯定与事实相去甚远。

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在我们的上层阶级中，产生了一场完整的感情革命，现在我们真诚地钦佩我们海峡对岸的邻居，因为现在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多了。然而，即使是现在，也不是没有可能，在一些偏远的乡村地区，那种古老而牢固的偏见仍然存在着。因为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实际上还只是部分地实现了文明，虽然在任何地方，较有文化的阶层都准备礼貌地接待外国人，但对磨坊主或搬运工人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在欧洲的一些地方，犹太人几乎不被看作是人。

POPULAR PREJUDICE

公众偏见

几乎不需要争论就可以看出，在文化程度较低的人中，偏见仍然很强烈，而且完全不合理；但我们这些自认为凌驾于偏见之上的人，甚至我们也需要小心，以免不自觉地让偏见影响我们。要反对强烈的大众偏见并不容易，研究奥义学的学生马上就会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整个氛围中充满了思想形状和思想潮流，这些都在不停地作用于我们每个人，并对我们产生影响。任何思想形状的趋势都是自我复制。它带有一定的振动率，它的性质是影响每一个与之接触的思想体和星光体，使其朝着相同的振动方向发展。

在许多问题上，人们的意见是比较合理的划分的，例如，一个人戴帽子的角度，或者一个人应该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因此，在这些问题上，思想的总体平均导向在一个方向上并不比另一个方向强；关于这些问题和其他此类问题，可以说思想是相对自由的。但是，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公众舆论在一个方向上有压倒性的共识，这相当于与该问题有关的一系列振动对思想体产生了如此强大的压力，除非一个人异常强大和坚定，否则他将被卷进一般的潮流中。即使他有足够的力量抵制它，并对它保持警惕，这种压力仍然存在，它的作用仍在继续，如果在任何时候他放松了警惕，他可能会发现自己被它无意识地扭曲

了。

我在《内在生命》第二卷中解释过，一个人如果允许自己在任何问题上都有这种偏见，就会导致思想体的物质变硬，而与该问题有关的振动自然会通过该部分。这对他的影响有两个方面：首先，他无法看到该主题的真实情况，因为本来可以传达对它的印象的振动遇到了思想体的这种疣，要么它们根本无法穿透它，要么它们在通过它时被扭曲，以至于它们无法传达真正的信息。第二，这个人无法对这个问题进行真正的思考，因为他在思考努力中所使用的思想体的一部分已经非常坚硬，完全没有效率，所以克服不公平的唯一方法是对思想体中的那个疣进行外科手术，将它完全切除，并长期密切关注它，以确保它不会再次生长。如果不注意观察，成千上万的人的思想波的稳定压力就会使它重现，就有必要重新进行手术。

POLITICAL PREJUDICE

政治偏见

在我国的许多地方，存在着大量的苦涩的政治偏见。一个地区的大多数人都持有一种或另一种观点（哪种观点并不重要），他们很难想象反对党的成员根本就是普通人。他们对自己的观点如此肯定，以至于他们似乎认为其他人也一定真的持有这种观点，而他们的对手假装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只是出于恶意。然而，他们自己的想法通常不是通过任何思考过程或权衡两条政策得出的，而是遗传的，正如大多数人的宗教观点一样。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许多与政治有关的激动和不愉快的感情，因此，对奥义学的学生来说，最明智的做法是尽可能少地与整个问题有关。并不是说，如果他碰巧居住在一个有投票权的国家，他应该拒绝使用它，就像许多好人所做的那样，因为有时围绕着低级政治活动有着大量的腐败。如果政治有很多邪恶之处，那就更有理由让每个好公民利用制度赋予他的权力（无论这个制度本身多么愚蠢）来支持他认为正确和崇高的做法。

GOVERNMENT

政府

奥义学中关于政府和国家的政治的理论，大致上是常识性的观点。国家的管理与工厂或学校的管理一样，都是一个事业。国家与一所伟大的公立学校有许多相似之处。它的存在主要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人民在学校里是为了学习。国家元首制定他认为必要的规章制度以确保其效率，而且必须有纪律和秩序，和对这些规章制度的服从，否则就不会有进步。国王是校长。他的工作是对学校的福利保持不眠不休的警惕，采用他力所能及的一切方法，使学校成为最好的学校。我们的工作不是批评他，而是服从他，并在他认为最有利于整个国家的事情上给予我们最真诚的合作。政府的工作是治理；人民的工作是成为优秀、忠诚、守法的公民，以使政府的任务变得容易。

一个国王如果只为自己的私人利益着想或工作，而不是只为他的国家行事，显然是没有尽到他的职责；但请记住，任何公民在政治上为自己的所谓私人利益着想或工作，而不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也同样没有尽到他作为一个好公民的职责。至于政府的外部形式，如果人民忠诚而无私地合作，不把自己看成分散的中心，而把国家视为自己的中心，那么几乎任何形式的政府都可以令人满意地运作；但是，如果人民是自私和顽固的，那么任何形式的政府，无论多么优秀，都不可能成功和令人满意。

RELIGIOUS PREJUDICE

宗教偏见

我对种族偏见所说的一切也适用于宗教偏见，而宗教偏见在许多方面确实比其他偏见

更糟糕。很少有人选择他们的宗教；大多数人出生在一个宗教中，就像他们出生在一个种族中一样，他们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去偏爱这个宗教而不是任何其他形式的信仰；但因为这个宗教恰好是他们的，他们就傲慢地认为它一定比其他任何宗教更好，并鄙视那些因为因缘而进入一个稍微不同的环境的其他人。正因为这种偏见在空气中弥漫，也因为普通人看不到公众舆论的压力，这种不公平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偷袭他，对他来说似乎很自然，与他自己基于某种合理理由形成的意见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有必要不断地提升自己，审视自己所持观点的理由。我们很容易随波逐流，接受别人现成的想法，而不是自己去思考，这是致命的。“几乎每个人都这样做，那么我为什么不做呢？”这就是普通人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想公正地对待所有人——就像一个研究奥义学的学生必须做的那样；如果我们想知道所有问题的真相——就像一个研究奥义学的学生应该知道的那样，那么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根除这些偏见，并随时警惕它们的回归。我们会发现自己在很多方面与大多数人不同，因为大多数人的意见往往是不公正的、不周全的、不可靠的；但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因为我们正在为自己设定一个崇高的理想，而这个理想还没有吸引到大多数人。如果我们在所有问题上都像大多数人一样思考，在所有方面都像大多数人一样行动，那么我们怎么把自己提高到大多数人之上，我们又如何能更接近我们的目标呢？

CLASS PREJUDICE

阶级偏见

更为隐蔽有害的也许是阶级或种姓偏见。我们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天生就比其他人优越，这是非常令人感到自我欣慰的：比如说，就因为其他人是一个富有的贵族或无产阶级的成员，所以断定不能指望他有好的感情或好的行动。在这里，就像所有其他的误解一样，对事情的隐秘面的研究告诉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知识和更多的慈善。奥义学者认为，

偏见是一种思想的阻塞；因此，需要的是激发思想，了解这些人并试图理解他们，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从根本上说，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不可能否认存在着不同等级的自我，有些人更成熟，有些人更年轻，因此有些人比其他更无知，因为这是自然界的一个事实，正如我们对人类的不同类别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人从月球链到地球链的过度是有顺序的。但是，所有阶层都有一个共同的人性，我们可以从这一共同点出发，并肯定会得到一些回应。

那些确信自己属于更高级的自我的人，必须通过对人类中不太年轻的年轻成员的极大宽容和慈善来证明自己的高尚；高尚是有条件的，如果他们是高尚的人，就必须相应地采取行动。某种偏见通常是如此明显的愚蠢，以至于当一个人从这种偏见中解脱出来时，他无法相信自己曾经真正感受过这种偏见，无法理解他的任何一个假装有推理能力的同伴怎么会受到这种偏见的影响。因此，有一种危险是，他自己可能反过来变得不宽容，对不宽容的不宽容。然而，奥义主义者看到了强大的联合思想形状，了解它几乎不可抗拒的力量，以及其行动的奇怪隐蔽性，非常了解抵制它的困难——连能够从其束缚中足够挣脱，意识到需要抵制它都是有一定困难的。

PUBLIC STANDARDS

公众标准

幸运的是，这种几乎不可抗拒的舆论压力并不总是错误的。在某些方面，它不是建立在人类累积的无知上，而是建立在人类累积的知识上——建立在我们之前几代人的经验基础上。当公众舆论谴责谋杀或抢劫时，它无疑是正确的；而那些公众舆论还没有发展到在这些问题上明确表达自己的国家，普遍被认为是处于文明落后状态。世界上还有一些社区，

法律和秩序才刚刚开始存在，暴力仍然是所有争端的决定性因素；但这些国家是人们不想去生活的地方，并且落后于世界的进步。

除了抢劫和谋杀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罪行在所有文明国家都受到谴责，在所有这些方面，公众舆论施加的压力是一种正确的压力，倾向于抑制那些处于不稳定状态的人，否则他们可能只考虑自己的欲望，根本不考虑社会的福利。

奥义主义者看到了更多真实发生的事情，为自己制定了比普通人更严格的道德准则。许多普通人不假思索就会做的事情，以及经常做的事情，奥义主义者无论如何都不会允许自己去做，因为他看到了这些事情在其他世界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对相对不发达的人来说是隐秘的。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则，尽管偶尔我们会遇到一些例外情况，即奥义主义者在了解情况后采取普通人不敢采取的行动。这是因为他的行动是基于知识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其他的人只是根据习俗来行动。

伟大的道德法则是普世的，但某个时代的和地方性的习俗往往只是可笑的。仍然有许多人认为在星期天散步或打牌是一种令人发指的罪行。对于这样的限制，奥义主义者一笑了之，尽管他很小心，不去伤害那些认为这种古怪和不自然的规定似乎是最重要的事情的人的感情。在许多情况下，通过奥义学研究获得的高级知识使他能够看到被他人误解的规范的真正含义。

CASTE PREJUDICE

种姓歧视

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印度的种姓制。这些制度是在大约一万年由负责第五根民族的摩奴制定的，当时他把该根族的主要群体从中亚迁到了印度平原。这是在次根族被

派出去做殖民工作之后，他的根族的主要种群人数与印度的数百万人相比是很少的。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涌入这个国家，并与以前居民中的统治种族自由地混合在一起。他看到，除非发出一些明确的命令，否则费尽周折建立起来的雅利安人类型将面临完全消失的巨大风险。因此，他发出指示，应该对他的子民进行一定的划分，他划分出来的三大类型的成员应该保持原样，他们不应该相互通婚或与被统治的族群通婚。

这是对他们施加的唯一限制。然而，这个非常简单和无害的规定已被扩大为一个铁定的制度，目前，它在每一步和每一个方面都干扰了印度作为一个国家的进步。不通婚的命令被歪曲成不与其他种姓的成员交往，不与他们一起吃饭，不接受他们的食物。不仅如此，摩奴所做的伟大的种族划分也被再次划分和细分，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三个种姓，而是大量的次种姓，他们都互相看不起，都互相排斥，都被限制通婚或一起吃饭。尽管众所周知，在《摩奴法论》中（尽管里面有许多摩奴本人肯定没有说过的话），明确规定高种姓的人可以与他知道的生活方式合理、干净的低种姓的人一起吃饭，而且在《摩诃婆罗多》中，种姓不取决于出生，而是取决于品格。比如说：

*自己的耕夫、家庭的老朋友、自己的牧牛人、自己的仆人、自己的理发师，
以及其他任何前来避难和提供服务的人，都可以从所有这些首陀罗的手中获取食物。*

（《摩奴法论》，iv, 253.）

经过质疑和辩论，众神决定，心胸宽广的放债首陀罗的食物馈赠与知道所有吠陀经但心胸狭小的术垂亚婆罗门（Shrotriya brahmana）的食物馈赠与质量相当。但万物之主来到他们面前说：你们不要使不平等的东西平等。那个首陀罗的食物被慷慨的心净化了，而那个术垂亚婆罗门的食物则完全被缺乏善意而破坏了。

（《摩奴法论》，iv, 224, 225）

出生、圣礼、学习、祖先，都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否是再生族*（以及他属于三个种姓的哪一个）。只有品格和行为才能决定。

《摩诃婆罗多》，Vanaparvan, cccxiii, 108)。

* 译者注：再生族是指印度教头三个种姓的男性成员

然而，尽管这一切都很明显，而且我所提到的文献也是众所周知的，但仍有成千上万的聪明人，对他们来说，种姓的规定（**不是**来自宗教而是来自习俗）应该严格被执行，就像野蛮人的禁忌一样不能碰。所有的人都同意，在野蛮人部落中实行的禁忌是荒谬的，他们的成员相信，触摸某个身体或提到某个名字会使他们的神灵发怒。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许多理智的基督徒在一周中的某一天所设置的特殊禁忌，在各个方面都是完全不合理的。我们的印度朋友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对一整个族群的同胞也设置了禁忌，与这些荒唐的禁忌完全类似，而且相当不合理，他们把这些人称为“不可接触的人”（贱民），并几乎不把他们当人看。每个种族或宗教都愿意嘲笑别人的迷信，但却不明白自己也有同样愚蠢的迷信。

这些迷信对宗教事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因为那些反对宗教思想的人自然会紧紧抓住这些弱点，并把它们强调和夸大得不成样子，声称宗教是迷信的同义词；而事实是，有大量所有宗教共有的真理，它们完全没有受到迷信的破坏，而且对世界具有最大的价值。贝桑特夫人写的《宗教和道德通用教科书》(Universal Text Book of Religion and Morals)就明确证明了这一点。这套教义是每一种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所有这些信仰的传教者承认这一点，并且——我们不说放弃他们的个人迷信，但至少承认它们除了对自己之外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力，那么达成一个完美的共识就不会有任何困难。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去相信他所选择的东西，无论它在其他人看来多么愚蠢；但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任何权利把他的妄想强加给其他人，或以任何方式迫害那些拒绝接受的人。

THE DUTY OF FREEDOM

自由的义务

因此，每个研究奥义学的学生都有义务仔细研究他的国家和他的时代的宗教信仰，以便他能自己决定哪些是基于理性的，哪些只是迷信。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辨别，因为他们无法摆脱构成公众舆论的大量思想形状的影响；由于这些，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看到真理，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而是满足于接受这种巨大的思想形状为真理。对于奥义主义者来说，首先需要的是对一切事物达到清晰和无偏见的看法，既看到它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其他一些人认为的那样。

为了确保这种清晰的视野，必须不断地保持警惕。因为盘旋在我们头上的巨大思想乌云的压力，决不会因为我们曾经一度看到它并抵制它的影响而放松。它的压力永远存在，而且我们会不自觉地各种小事上屈服于它，即使我们在更大的问题上保持清醒。我们是在它的压力下出生的，就像我们是在大气的压力下出生的一样，我们对公众思想的压力和对大气的压力同样没有意识。我们看任何东西都是通过它扭曲的媒介，因此要明辨是非常困难的，甚至在最终面对真相时知道这是真理也是很困难的；但至少了解公众舆论的这一隐秘面会逐渐帮助我们寻找真相，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其持续而阴险的压力保持警惕。

BUSINESS METHODS

商业手段

例如，在所谓的商业手段方面，公共舆论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商业中所做的事情和所采用的方法会让我们的祖先感到惊讶。这些行为和方法中有许多是完全合法的,只不过是更精明的思想和更大的聪明才智用在生意上;但毫无疑问,合法和荣誉的界限经常被逾越,而且采用的手段是早先时代的诚实商人绝不会采用的。

事实上,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认为商业有它自己的道德标准,普通的诚信标准不应适用于它。一个大型商行的负责人曾经对我说过:“如果我试图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做生意,我就会饿死;我在一个月内就会破产。”商业操作形式更接近于大卫-哈鲁姆(David Harum)的名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且要先行一步。”许多听到这些话的人都坦率地同意他的观点。那些在其他方面都很好、很诚实、很光荣的人,进了生意场就会觉得有必要像其他人一样操作。他们说:“生意就是生意,反对这些做法的道德家不懂生意是什么”。在这个借口下,他们在生意上对待彼此的方式,绝不会像他们在私人生活中对待一个朋友一样。他们会说名不副实的话,虽然在生意之外,他们可能是诚实的人。

我们所有的美德都需要扩大,以便它们能覆盖更大的范围。起初,人是赤裸裸地自私的,只照顾自己。然后他扩大了他的爱的圈子,除了自己之外还爱他的家人。后来,他将一种不同的爱的形式扩展到他的邻居和他的部落,因此他不再抢劫他们,尽管他很愿意与他们一起抢劫其他部落或国家。在几千年前,如果一个家庭出现了纠纷,当家的就会充当仲裁人并解决它。现在,我们已经把这种做法扩大到我们的邻居或我们在同一国家的同胞。如果我们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发生了纠纷,地方法官会以国家法律的名义担任仲裁人。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足够的文明程度,将同样的理念应用于国家争端,尽管我们刚刚开始谈论这样做,而且有一两个最先进的国家已经以这种方式解决了一些困难。

同样,一个家庭的兄弟们站在一起;在相互交往中,他们不会占便宜,也不会说不真实的话;但人类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不会在他们所谓的生意中,对家庭以外的人同样诚实和开放。也许,如果一个人在私人环境中或在朋友家遇到另一个人,并与他交谈,他

不会对他说假话；然而，让同一个人进入他的商店或商业场所，他对什么是诚实或合法的想法就会立即发生可悲的恶化。

毋庸置疑，按照这种做法管理自己事务的人，有时会因此获得巨额财富；而那些肤浅地看待生活的人，会羡慕他们，把这称作成功。但是，那些习惯于深入了解基本现实的人认识到，这根本不是成功，事实上，在这种交易中没有利润，而是非常严重的损失。

如果人是一个正在向完美进化的灵魂，暂时驻扎在地球上，以便学习某些课程，实现某个阶段的进步。显然，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学习这些课程，实现这一进步。如果人真的像我们许多人知道的那样，是一个永远活着的灵魂，那么人的真正利益就是这个灵魂的利益，而不是身体的利益，因为身体只不过是它的临时外衣；任何阻碍灵魂进步的东西对人来说都是一件坏事，不管它对他的身体看起来有多有利。

灵魂是通过他的载体来行动和前进的，而肉体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最低的。因此，显而易见，在我们能够宣布任何行动方案对我们来说是好是坏之前，我们必须知道它如何影响所有这些载体，而不仅仅是其中之一。

假设一个人在某些交易中耍弄了另一个人，并公然吹嘘他的成功和它给他带来的利润。研究自然界内在一面的学生会告诉他，实际上没有收益，而是损失惨重。骗子把他的钱捏在手里，在他的短视中胜利地喊道：“看，这是最好的证明；这是我赢得的金钱；你怎么能说我没有收获？”

奥义学者会回答说，根据他使用钱的方式，这些钱可能对他有一点好处或一点坏处；但更重要的考虑是交易对更高层次的影响。让我们暂时把欺诈行为对受害者的伤害放在一边——尽管人类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兄弟会，这绝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因素；但让我们现在完全专注在自私的行为本身，看看不诚实的商人对自己造成了什么伤害。

THE RESULTS OF DECEIT

欺骗的结果

有两个事实在灵视者的视线中显得非常突出。首先，欺骗者必须想出他的欺骗计划；他做了思想上的努力，而这种努力的结果是一种思想形状。因为产生它的思想是狡猾的、不怀好意的，所以这种思想形状是一种使思想体痉挛和疼痛的形状，阻碍了它的成长，加强了它的低级振动，这本身就是一种灾难，任何物质世界中的获取都不能抵消这种思想上的灾难。但这还不是全部。

第二，这种复制性在思想体中建立了一种习惯。它是由某种类型的振动所代表的，由于这种振动已经被强烈地设置为运动状态，它已经创造了一种倾向于自己的重复性。下一次，当这个人的思想转向任何商业交易时，他将比以前更容易采取一些卑鄙的计划，比以前更难表现出气概、公开和诚实。因此，这一次的不诚实交易行为可能已经在思想体上产生了结果，而这需要多年的耐心努力才能消除。

因此，很明显，即使从最自私的角度来看，这种投机也是不好的；损失大大超过了收益。这一点是肯定的——不是情感或想象的问题，而是事实；因为许多人仍然对更广阔的生活视而不见，所以并不是每个人立即看到这一点。但是，即使是我们这些对更高层次的世界尚不了解的人，也应该有能力将逻辑和常识运用到我们的先知告诉我们的事情上——至少理解这些事情必定是不好的，并及时发出警告，认识到一项交易可能在一个方向上看起来是有利可图的，但在另一个方向上却是毁灭性的损失，而且在决定利润或损失的问题之前必须考虑到所有因素。

很明显，一个必须从事商业活动的奥义学学生必须密切关注所谓的商业方法，以免在这个问题上的舆论压力导致他做出或纵容不公平或不符合真正的兄弟关系的行为。

PREJUDICE AGAINST PERSONS

对人的偏见

这也适用于公众对某一个人的看法。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给狗起个坏名字，你还不如下马上把它吊死。”这句话以家常的方式表达了一个真实的事实，因为如果社会对某个人有不好的看法，无论这种看法多么毫无根据，它的思想形状存在于这个地方的氛围中，任何来到这里的陌生人都可能受到它的影响。新来的人对邪恶报道的受害者一无所知，不太可能在开始认识他时就指控他犯有具体的罪行；但他可能会发现自己有倾向性地对他有不好的看法，而又无法解释，并可能有倾向性地对他最简单的行为进行邪恶的解释。如果我们试图遵循真理，我们也必须警惕这些影响；我们必须学会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判断，而不是接受现成的公共判断，这与宗教主题一样，不判断就信是一种真正的迷信。

THE INFLUENCE OF FRIENDS

朋友的影响

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朋友的影响往往是非常重要的。有一句流行的谚语承认了这一点，它说一个人可以通过他的朋友来了解。我认为这意味着这个人通常从某一类型或某一阶层的人中选择他的朋友，而这又意味着他发现自己与该类型或该阶层的思想有共鸣，因此有可能自己复制这些思想；但远远不止这些。当一个人和他所爱的朋友在一起时，他处于最容易接受的态度之中。他向他的朋友的影响敞开自己的心扉，而在这位朋友身上强烈发展的任何特征也会在他身上产生。

即使在物质世界中，朋友信什么也会影响我们，我们也会信。若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们给这个建议最友好的考虑。这其中隐秘的一面，其实只是把这个想法延伸到一个

更高的层次。我们向我们的朋友敞开自己的心怀，这样做使我们与他们处于一种共鸣的振动状态。我们接受并包容他们的思想波；朋友任何明确的思想都会在我们的高级身体上留下印象，而这些思想波动在友爱的包裹下向我们袭来，对我们的感情产生了吸引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判断力暂时不那么警觉。一方面，这可能意味着某种危险，即一种影响可能在没有充分考虑的情况下就被接受了；另一方面，它的好处是确保这种意见得到完全的接受和审查。智慧之路就是以同情的态度接受每一个新的意见，就像它来自我们最好的朋友一样，但又要仔细审查它，就像它来自一个敌对的来源一样。

POPULAR SUPERSTITIONS

流行的迷信

必须记住，迷信绝不仅仅局限于宗教。大多数旅行的英国人都知道，在欧洲大陆的某些地方，存在着一种非常明显的迷信，反对将新鲜空气引入房间或铁路车厢，尽管科学告诉我们，新鲜空气是生命必需的。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毫无疑问地知道，阳光可以消灭许多疾病的病菌，并使空气充满生命力；因此毋庸置疑，应该尽可能让阳光洒入我们的房子，尤其是在那些很少看到阳光的国家。然而，许多家庭主妇非但不接受这种祝福并为之欢欣，反而在阳光出现时坚决将其拒之门外，原因是关于窗帘和地毯的颜色的迷信。不可否认的是，阳光会使某些颜色褪色，但在无知的人的头脑中，褪色的颜色被认为比接受阳光带来的身体健康和清洁更重要。文明正在逐渐蔓延，但仍有许多城镇和村庄迷信于我们不科学的祖先的习俗，阻碍了现代卫生方法的采用。

即使在那些自认为先进的人中，原始迷信的奇怪的小碎片仍然存在。我们中仍有许多人不会在星期五开始一项新的工作，也不会组成13人的聚会。有许多人认为一周或一个月中的某些日子对他们来说是幸运的，而其他日子则是不幸的，并允许他们的生活受到这种想法的支配。我不准备否认，某些数字总是以某种方式与某些人或家庭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而不是靠巧合就能合理解释的。我还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原因，但如果因为我们手头没有足够的解释而否认这一事实，那就太傻了。那些有兴趣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可以在巴林-古尔德（Baring Gould）的《中世纪的奇特神话》（Curious Myths of the Middle Ages）中找到我提到的一些例子。

我并不怀疑通常所谓的行星影响的存在，因为我已经解释了它们的隐秘面；但我要说的是，虽然这些影响可能会使在某一天做某件事情变得更容易或更困难，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或所有这些影响的组合，都不能阻止一个意志坚定的人按照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安排他的生活。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智者主宰他的星星，愚者顺从它们。让自己成为这些影响的奴隶就是对它们的迷信。

THE FEAR OF GOSSIP

对闲言的畏惧

也许在我们为自己设置的所有禁忌中，最大和最具灾难性的是担心邻居会说什么。有许多男人和女人似乎只是为了让人们谈论他们而活着，得出这样的推论是因为他们认为无论他们做什么都会成为话题。他们对任何行动的唯一标准是邻居会怎么看这件事。他们从不问自己：“我这样做是对还是错？”而是“如果我这样做，琼斯夫人会怎么说？”

这也许是人类可能遭受的最可怕的奴役形式，然而要想获得自由，只需要下决心就行。其他人说的话，只有在我们自己允许的情况下才会对我们有影响。我们只需在内心意识到任何人说什么都无所谓，我们就能获得完全的自由。这是奥义主义者在其进步的早期阶段必须学会的一课。他生活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他只允许自己被更高的考虑所影响。他考虑到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事物的隐秘面；在此基础上，他自己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且（在决定之后）他不会为其他人对他的评价而烦恼，就像我们不会为绕着我们脑

袋飞的苍蝇而烦恼。别人说什么对我们来说丝毫不重要，但我们自己说些什么对我们来说却很重要。

A BETTER ASPECT

更好的方面

可喜的是，这种强大的思想力量既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而且，在某些方面，舆论的压力偶尔也会站在真理和正义的一边。舆论毕竟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当它对那些低于多数人水平的人施加压力时，它所施加的压力都是有益的。事实上，只有这种舆论的存在才使社会和文明生活成为可能；否则，我们就会被我们中最强大和最不择手段的人所摆布。但是，研究奥义学的学生试图将自己提升到比大多数人**更高**的水平，因此，他必须学会自己思考，而不是不加审视地接受现成的意见。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公众舆论还没有要求很高的行为水平，至少公众的理想是高尚的，而且当高尚和英勇的东西摆在面前时，它总会做出反应。阶级感情和团队精神如果导致人们轻视他人，就会造成伤害；但如果它建立一个标准，让人觉得自己不能低于这个标准，就会带来好处。

在英国，我们把我们的道德归结为我们的宗教，而事实是，它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真正的联系。必须承认，在几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大量的有文化的阶层根本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认为一些一般的教条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这些教条，也没有在头脑中权衡过这些教条，但如果认为宗教因素指导了他们的行动，或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任何重要地位，那就是一个错误。

然而，他们受到另一种无形的观念的极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总是有益的，那就是荣誉感。每个民族的绅士都有自己的荣誉准则；有些不能做的事，因为他是个绅士就不会去做。做这些事会降低他对自己的评价，破坏他的自尊心；但事实上，他从未受到过做这些事的诱惑，因为他认为这些事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假话，做卑鄙或不光彩的事，

对女士不敬，他会告诉你，这些事和类似的事在他的生活等级中是不会做的。这种阶级的压力都是好的，是应该被鼓励的。同样的例子在较小的程度上在伟大的学校或学院的传统中也可以找到。许多想通过不光彩的行为来逃避某些困难的男孩会对自己说：“为了古老的学校，我不能这样做；决不能让别人说它的成员有这样的行为。”因此，舆论问题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经常使用明辨这一伟大的美德，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可取的东西与不可取的东西分开。

另一点值得记住的是，公众舆论这股巨大的、笨拙的、愚蠢的力量本身可以慢慢地、逐渐地被塑造和影响。我们自己也是公众的一员，根据普遍法则，我们的观点必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他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与我们所研究的主题有关的现代思想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证道学学会的不懈努力。在所有这些年里，我们一直稳定地继续演讲、写作，最重要的是对这些问题进行理智和理性的思考。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发散思想波，其效果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的巨大变化中是显而易见的。只有那些完全准备好的人可以被带到证道学面前，但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可能被带到半路上——进入新思想，进入灵性主义，进入自由基督教。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了解法则就能发挥其力量。

CHAPTER XI
第十一章
BY OCCASIONAL EVENTS
偶然事件

A FUNERAL
葬礼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考虑的是那些影响，它们无论是来自自然界还是来自我们周围的人类，都在稳定地对我们施加一种相当恒定的压力，而我们通常不知道这种压力，正是因为它是恒定的。现在，我们谈谈那些偶尔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事件的隐秘一面，例如，当我们参加一个葬礼，当我们接受一个外科手术，当我们参加一个讲座，一个政治会议，或一个降神会时，或当我们附近有一个宗教复兴时，当一个伟大的民族节日被庆祝时，或当世界上有一场战争、地震、火山爆发或一些重大灾难时。

那么，首先，一个人是如何被葬礼的隐秘面所影响的呢？我指的不是一个人如何被他自己的葬礼影响，虽然这这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它对一些死人的影响特别大。没有一个具有哲学气质的人会为自己的身体被怎么处理而烦恼，毕竟这只是一件破旧的衣服；但世界上有许多人不懂哲学，对他们来说，这有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所有的古典历史都向我们保证，古希腊人在死的时候，非常注重他的尸体应该得到他认为体面的安葬——主要是因为他一直在幻想中认为，除非这样做，否则他在死后就不能顺利前行。古希腊的大多数鬼故事都与人们回来安排他们的尸体的适当处理有关。

现代爱尔兰人中的贫困阶层似乎也对他们的尸体处理有这种非同寻常的焦虑，因为几次我遇到了一些爱尔兰妇女，她们死后所想的丝毫不是为了自己灵魂的福祉或进步，而

是希望跟随她们葬礼队伍的马车数量不应低于一定数量，或者为尸体提供的棺材在任何方面都不应比某某夫人几周前的棺材差。

然而，这只是个题外话，我们要考虑的是葬礼对生者的影响，而不是对死者的影响（不过，死者通常会在场，并根据他的性情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葬礼的过程）。

葬礼显然是奥义主义者应该避免的活动；但有时他可能会发现，他拒绝参加可能会被无知和不理解的亲戚误解。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发挥自己的意志，使自己处于一种坚定和积极的态度，这样他就不会被周围的人所影响，同时又能有力地影响他人。

他应该首先想到死者（他很可能在场），带着强烈的、友好的兴趣和感情，以及对他的平安和进步的坚定意愿。他还应该在思想上对哀悼者采取积极的态度，努力让他们明白，他们不应该悲伤，因为他们哀悼的人实际上还活着，他们的悲伤会在新环境中阻碍他。他必须在思想上努力支持哀悼的人，并防止他们放松到歇斯底里和无助的状态。

现代的葬礼远非理想。在处理已解脱的自我的废弃衣物时，必须有某种仪式，这似乎是一种既定的惯例；但这种仪式肯定可以比现在的习俗做得更好。在乡村教堂举行的葬礼并非没有某种程度的适当性——甚至是某种安慰；哀悼者身处在一座对他们来说具有各种神圣和升华意义的建筑里，而英国教会指定的仪式是美丽的，尽管人们希望在这里和那里为它注入一种更热情的确定性。

但是对于在公墓小教堂进行的仪式，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除了葬礼之外，这个地方从未用于任何其他目的，其整个氛围都弥漫着无望的悲痛。所有的东西通常都是光秃秃的，阴森森的；墙面上散发着丧房的气息。我们必须记住，了解死亡真相并对其抱有明智希望的人寥寥无几，而成百人只有最不合理和最可怕的想法。因此，这样一个地方充满了最黑暗的绝望和最痛苦的精神折磨；所以，这是对那些经历了丧亲之痛的人最不合适的地方。

THE DISPOSAL OF THE DEAD BODY

尸体的处理

对事物的隐秘面有最微弱的一瞥的人，都不会赞同我们目前处理死者尸体的野蛮方法。即使在物质地球上，也没有任何一点对它有利，而且有许多重要的考虑因素都反对现在的做法。仅从感情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人怎么能接受这样的想法：他所爱的人的遗弃的衣服（尸体）被留在一个缓慢和令人恶心的腐烂的条件下，让人不寒而栗；当我们再加上腐烂的尸体对空气和水的不可言喻的污染给活人带来的可怕疾病危险，我们开始明白，我们的葬礼习俗体现出我们吹嘘的文明，其实只是一个表皮。

当我们深入了解这些事情中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的那一面时，这种印象得到了更加明确的证实。这时我们就会意识到，是什么样的生灵被缓慢的腐烂过程所吸引，而且我们看到，以这种殡葬方式也对幸存者造成了可怕的、不必要的伤害。

对于死人来说，如果他是明智的，那么，破旧的衣服变成什么就不重要了；但是应该记住，所有的死人不一定是明智的，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他们不知道更好的办法），我们这种可恶的习俗使在正当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严重的错误成为可能。

普通人在他的世俗思维中并没有像奥义主义学生那样有把自己分成身体和灵魂的习惯。的确，死人最终离开了他的肉体载体，他实际上不可能再次占有它；但他与它密切相关，它的振动率对他来说是熟悉和同频的。在所有正常的、干净的和适当的条件下，他已经完全与它无关了；但有一些人，在生活中没有任何超越肉体的概念和想法，当他们发现自己完全与它脱节时，就会因恐惧而疯狂。这些人有时会疯狂地努力回到与物质生活的某种联系中。大多数人没有成功；但当他们中的任何人在某种有限的程度上成功时，这种成功只能通过他们自己的肉体实现。

他们仍然保留着与腐烂的衣服的关系，有时使他们能够从这些衣服中汲取不完美和不

自然的半物质化的东西，这还不足以使他们重新与物质世界接触，但却足以使他们暂时脱离健康的星光界生活。这样的人在一段时间内——幸运的是只是一段时间——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昏暗的、灰色的恐怖世界，他们在其中看到的物质界发生的一切就像在一个黑暗的玻璃杯中，在一个迷雾的世界中，他们徘徊，迷失和无助。

他们不能完全回到密集的身体里；一个人如果这样做，就会变成吸血鬼。但他们确实抓住了他们被抛弃的载体的以太物质，并用它裹着自己，这就是他们所有痛苦的原因；除非他们能摆脱这种纠缠，除非他们能穿过灰暗，进入光明，否则他们就不得安宁。还有一些令人不快的黑魔法形式，在东方国家和那些研究过伏都教（Voodoo）或奥比亚教（Obeah）方法的人都知道，它们的成功取决于腐烂的肉体；不过，对于那些生活在不熟悉这种邪恶行为的社区的人来说，很高兴这不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考虑。

但至少这一点是清楚的，即通过合理地处理被丢弃的肉体外衣，可以避免所有邪恶的可能性，无论是对死者还是对生者。当我们回到印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所实行的火葬习俗时，我们尽可能快地将肉体的载体还原为其组成元素，这种方式既干净、体面，又能完全满足审美情感以及理智的人的看法。

有些人担心，特别是在突然死亡的情况下，死者可能会感觉到火焰的烧灼——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与他的身体完全分离，因此在身体被烧毁时可能会遭受痛苦。即使是突然死亡，只要是死亡，星光和以太物质就已经与密度较大的肉体完全分离，在任何情况下，死者都不可能感觉到肉体受到了什么伤害。我的意思是，他不可能真正感觉到它，因为他感觉的联系肯定已经断了；也许可能的是，看到火化，他可能会有某种恐惧，怕他感觉到它——这是一个认为他真的可以感觉到它的想法；所以想象力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作用。

我从未见过这种与火葬有关的情况；但我记得我听说过一个年轻人，他的牙齿在他死后被一个不诚实的殡仪馆的人全部拔掉，卖了做假牙。这个年轻人出现在他父亲面前时，嘴里流着血，非常愤慨地喊道，他们拔掉他的牙齿是对他的折磨。尸体被挖掘出来后，发

现他的故事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人真的死了，他不可能感觉到任何疼痛；但是他意识到了正在做的事情，并且对此非常愤怒；毫无疑问，他可能认为自己真的受伤了，因为在生活中，拔牙的想法一直与巨大的痛苦相关。

在考虑整个死亡问题时，对事物隐秘一面的了解所产生的差异，在《思想形状》一书中的两个插图中得到了非常恰当的说明。这两张图说明了两个在葬礼上并排站立的人所产生的思想形状。从这里可以看出，那个对死亡一无所知的人，除了自私的恐惧和沮丧之外，没有任何与死亡真相相关的想法；而那个了解事实的人则完全没有这些感觉的暗示，因为在他身上唤起的唯一情感是对哀悼者的同情和爱戴，以及奉献和高尚的愿望。

真是这样的，对生命隐秘一面的了解完全改变了一个人对死亡的态度，因为知识立即告诉他，死亡并不像人们经常无知地认为的那样是一切的结束，它只是从生命的这个阶段进入另一个比肉体更自由、更愉快的阶段，因此，它是值得期待而不是被畏惧的。他一下子就明白了，我们失去那些抛弃肉体的人的想法是多么彻底的错觉，因为他知道，他们仍然像以前一样在我们身边，而我们所失去的只是看到他们的能力。对于拥有星光视觉的人的意识来说，所谓的死者和所谓的生者一样肯定存在，而且由于他看到他们是多么容易受到我们向他们发出的振动的影晌，他明白那些仍然保留肉体的朋友经常不幸采取的哀悼和悲痛的态度是多么有害。

对生命隐秘面的了解绝不是教我们忘记死者，而是让我们在思考他们的时候格外小心；它警告我们，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无私的态度，我们必须忘记自己的一切，忘记表面上的分离的痛苦，想到他们时既不悲伤也不渴望，而是永远对他们的幸福和进步抱有强烈的深情愿望。

灵视者能准确地看到这种愿望对他们的影响，并立即意识到天主教会关于为死者祈祷的可取性的教导所依据的真理。通过这些祈祷，生者和死者都得到了帮助；因为死者不会因为自己和所爱之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而感到悲痛欲绝，而是被鼓励将他的深情想法

转化为明确的行动，促进已经离开他视线的人在物质世界的幸福和进步。关于这一切以及更多的内容，我已经在《死亡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Death）一书中写得很全面了，所以在这里我只谈一谈这个问题，如果有人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请参考那本书。

A SURGICAL OPERATION

手术

在这些外科手术盛行的日子里，很可能一个人有时不得不接受手术。与其他许多事件相比，这种情况的隐秘性一面较小，因为麻醉剂使人完全离开了他的身体。但是，在这种离开身体的情况下，会发生有趣的事情，动手术的人最好是努力注意并尽可能地记住所发生的事情。这是很难做到的，比从星光世界带入记忆更难，因为被麻醉剂驱赶出去的是物质身体的以太部分，而以太只是物质身体的一部分，本身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载体，一个人通常无法通过它带入清晰的记忆。

我记得有一个这种性质的案例，接受手术者要求我去参加。他对这件事的神秘面非常感兴趣，并急于记住所有他能记住的东西。他被放在手术台上，并被注射了麻药。这个人立马就用星光体跳了出来，认出了我，并在房间里向我走来，脸上带着生动的喜悦表情，显然对发现自己在星光世界中完全清醒而感到高兴。但是一会儿，从物质体中涌出了一大团被麻醉剂逼出来的以太物质。这团物质立即将他包裹起来，我可以看到他脸上的智慧逐渐消失，直到变成一个单纯的面具。

两天后，当我被允许再次见到他时，他对所发生的事情的记忆与我所看到的完全吻合。他记得自己的星光体冲出来；他清楚地记得在房间的另一端看到了我，并为一切看起来如此真实而感到非常高兴。然后他开始在房间里向我走来，但不知何故，他一直没能走到我

跟前，直到一小时后整个手术结束，他才回到身体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那个场合，我觉得拥有灵视对参与手术的两位医生来说是多么的有利。他们给病人注射了太多的麻醉剂，最后只差一点就能把他的整个以太体赶出去，而不是他们所想的那样，只赶出一部分。正如我的灵视同伴厉声指出的那样，留下的以太体不足以维持生命，其结果是，病人危险地接近死亡，他们不得不花了十分钟将氧气注入他的肺部，才能使他完全恢复生命。

几年前，看牙医经常意味着做一个小手术，病人的经历跟手术相似，只是持续时间较短。由于使用了一氧化二氮，许多奇怪的现象都与此有关。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可以在我的《梦》（Dreams）一书中找到（第38页）。在这个局部麻醉的时代，牙医通常可以在不使用气体的情况下完成工作，因此与手术有关的经历也就不那么神秘了。

A LECTURE

讲座

我们在前一章中考虑了去教堂的后果；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参加讲座、政治会议、灵媒降神会或宗教复兴会的隐秘面。

在这些让人兴奋的形式中，讲座通常是最温和的，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其主题。讲座中的听众通常没有教堂中的会众那么统一。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之间往往有许多决定性的相似点，而对某一特定主题的讲座感兴趣的人可能来自许多不同的领域，而且是各种完全不同的类型。但是，目前他们之间仍有一种联系，即对某一特定主题感兴趣的联系：因此，无论他们的思想多么不同，他们中的同一部分思想暂时被带入活动状态，这就创造了某种表面上的和谐。

由于证道学学生经常要讲课，也要忍受去听课，所以最好让我们不要完全忽视它的隐密面，而是要注意，如果讲课者希望有效地作用于听众的思想体，他首先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想法，通过自己的思想体来表达。当他认真思考他的主题的不同部分，并试图把它们呈现在他的听众面前时，他正在制造一系列的思想形状——因为努力而异常强烈的思想形状。

他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他的听众在很大程度上必然处于接受的状态。他们费尽周折来听这个特定的主题，因此我们必须假设他们处于准备听的状态。如果在这些有利的条件下，他不能让他们理解它，那一定是因为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不够清晰。一个笨拙的、不明确的思想形状只能给人留下一点印象，而且很难做到这一点。一个清晰的思想形状会迫使听众的思想体努力去重现它。他们对它的反映几乎总是不如原型那么明确和令人满意，但是，如果它的轮廓足够锋利，仍然会在某种程度上传达这个想法；但如果人们必须复制的东西本身是模糊的，那么很可能复制后的东西是完全无法识别的。

有时演讲者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帮助。他正在强烈地思考一个特定的主题，这一事实吸引了那些碰巧对该主题感兴趣的死者的注意，听众往往包括更多在星光体中的人，而不是在肉体中的人。其中许多人只是为了听讲，就像他们在物质世界的兄弟一样，但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被吸引的死人中有一个人比演讲者更了解这个主题。在这种情况下，他有时会通过建议或插图来协助。这些可能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演讲者面前。如果他是灵视者，他可能会看到他的助手，而新的想法或插图会在他面前以更微妙的方式显现。如果他不是灵视者，可能需要助手将这些想法印在他的大脑中，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可能认为这些想法是他自己的。有些时候，助手并不是死人，或者确切地说那些只是暂时脱离肉体的人；因为这是无形的帮手们经常处理的工作之一。

在某些情况下，演讲者的自我会以一些奇怪的外部方式表现出来。例如，我曾听现今最伟大的演说家（译者注：Annie Besant）说，她在讲演时说一句话时，她习惯性地看到下一句话在她面前的空气中以三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她有意识地从中选择她认为最好的那一种。这一定是自我的工作，尽管有点难以理解自我为什么采取这种交流方式，因为毕竟

是他通过身体器官进行演讲。乍一看，自我似乎很容易，甚至更容易自己选择一种形式，只需把它在低级物质上留下印象；即使如此，下一句话也可能直接进入大脑，而不是在眼前的空气中出现。

现在让我们从演讲者回到他的听众，我们可以注意到，他的听众有可能在他的工作中给予他很大的帮助。有时会听到一个会所的老成员们说，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去参加某个讲座，因为讲座的主题他们已经完全熟悉了。一个人声称**完全**熟悉任何证道学教义的说法中本身含有大量假设，而且，一个人因为知道这个主题就觉得参加讲座是没用的，这是不准确的。恰恰相反的说法更有道理；因为他彻底了解这个主题，所以他也能制造所需的不同的强烈而清晰的思想形状，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极大地帮助演讲者在听众心中留下他希望传达给他们的东西。

参加讲座的完全理解讲座主题的人越多，那么对于那些对讲座感到陌生的人来说，就越容易获得一个清晰的概念。因此，演讲者明显受到那些能够完全理解他的人的帮助。听众的一般态度也可能对他有很大帮助或阻碍。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态度通常是友好的，因为大多数来听讲座的人都是对该主题感兴趣，并希望了解一些情况。然而，有时会有一两个人出现，他们的主要愿望是批评，而他们的出席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A POLITICAL MEETING

政治会议

这后一种效应在政治会议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在那里，似乎有这样一条规则：有些人是为了支持演讲者而去的，而有些人只是为了挑战和打断他而去的。因此，在政治会议上所经历的感情和所看到的思想形状是不容易事先预测的。但人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

完全或主要由一个政党的追随者的思想组成的形状引起了巨大的热情浪潮，这些浪潮涌向听众，围绕着演讲者，使他进入相应的热情状态。

许多年前，我记得我参加了一个这样的会议，并被所有的人一起唱歌所产生的效果所打动。党内的一些大人物要发言，因此，在会议时间之前几个小时，巨大的大厅就被挤得水泄不通；但会议的组织者很聪明，他们最有效地利用了这段时间，把庞大的不同特质的人群培养成了忠诚的热情状态。各种各样的爱国歌曲接二连三地唱着，虽然真正知道曲子的人不多，知道歌词的人更少，但至少不缺乏热情的好感。两个小时的等待就像一场娱乐，我想大多数人都惊讶地发现时间过得如此之快。

然而，一般政治会议的奥义面远没有吸引力，因为从星光界的角度来看，它往往与极其剧烈的雷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往往有很多争斗的感觉，甚至有大量的个人敌意。总的来说，这些回忆通常会有一种粗糙的、也许是相当低俗的、幽默性的欢乐，但常常被发起人的焦虑情绪的矛头刺穿。除非是职责所需，否则一般来说最好不要参加这样的聚会，因为在这样的场合，总是有一种星光电流的冲突，这对哪怕最不敏感的人来说都会引起极大的疲劳。

CROWDS

人群

我们最好尽可能地避免与杂乱的人群接触而产生的磁力混合。不是说我们假设组成人群的人一定比我们自己低级或糟糕。奥义学学生最不可取的是只想着自己、自负或自以为是。任何人群中的大多数人的目的和目标，随机抽样的话，可能真的比奥义学学生的目的和目标更世俗；但如果因此而轻视这些人，则是错误和愚蠢的。要记住的一点是，不是我们比他们好，而是振动率有差异，因此，不断与他人接触会导致各种载体的干扰，最好避

免这种干扰。

然而，当责任使学生有必要或希望进入人群时，他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保护自己。最常见的是制作一个外壳，无论是以太物质的、星光物质的还是思想物质的；但最好的保护措施是焕发善意和纯洁。我将用一章的篇幅来解释这个保护问题。

A SÉANCE

降神会

在所有的聚会形式中，从奥义学的角度来看，最有趣的是降神会，尽管它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除了一个几乎不变的特点是它们都有着欢乐和充满希望的气氛以外，没有一种描述可以同样适用于所有的类型。那些经常有外人被介绍进入的降神会圈子，正如那些我们听说的，以及我们偶尔在报纸上读到的——这些毕竟是少数，而在它们背后，形成通灵主义（spiritualism）主干部分的，是另外两种我们很少听到的类型。

有一种普通的降神会，往往在穷人中间，灵媒可能是粗壮的洗衣女工类型，没有轰动性的现象发生，灵体经常不讲究语法。世界各地每时每刻都在举行数以千计的此类降神会，它们之间有很强的家族相似性。对来访者来说，它们的程序显得非常无趣。通常情况下，灵媒会发表一种低劣的伦理讲话，或者也许真的是灵通过灵媒发表的，但无论如何，它通常忠实地再现了灵媒在语法和发音方面最喜欢犯的所有错误。然后，一般来说，会对在场的每个人专门说几句话，通常是描述他们周围的环境或告诉他们在他们身边徘徊的灵是什么样子的。这种描述通常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但时不时地会惊人地准确——这种情况很多，无法用任何单纯的巧合理论来解释。无论这一切在外人看来多么乏味，它无疑给圈子里的成员带来了和平和信念，并给他们带来了关于人死后继续存在的真正活生生的知识和确定性，这让人对教会的信仰感到羞愧。

像这样的降神会，其隐秘的一面往往有一些可悲之处。在灵媒的背后，通常有一个所谓的“指导灵”，即一个死人，有时和灵媒一个水平，有时是更高的类型。这个死人通过耐心的努力，学会了如何以合理的确定性影响灵媒的笨拙身体机制，无论身体在其他方面多么不合适，至少这个身体拥有宝贵的可以被影响的能力，可以以某种方式或其他方式沟通。这个“灵”处理活人和死人的可怜灵魂的耐心是令人钦佩的；因为他不仅要努力使这一边（阳界）的几十位悲伤的泪流满面的亲戚彼此和谐，而且还要使一群试图从另一边（阴界）冲向显灵的人的狂热和喧闹的激动变得和谐。以他的等级和方式，这样的灵做了大量的好事，他在某个不起眼的区域不为人知的劳作，为人类幸福增添了更多的东西，比一些公众眼中值得赞叹的作为的贡献要大。即使是这样的降神会，当用星光视力观察时，也会发现它是一种漩涡的中心。死去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希望自己显化或观看显化。

还有一种降神会，很少有人知道 – 是不允许外人进入的私人家庭圈子。这是通灵主义最令人满意的一面，因为通过它，成千上万个家庭每天都在与已经离开物质世界的朋友或亲人交流。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不仅学到了许多有趣的事实，而且不断接触到灵性的主题，对它们有了更高的思考。最常见的是，这些私人降神会的中心人物是家庭中的一些离世成员，交流通常是深情的小布道，具有奉献的性质，往往有点狂想曲的味道。

然而，偶尔，如果离世的亲属恰好是一个具有原创性思想或具有科学思想的人，大量明确的信息就会逐渐被收集起来。这些私人性质的启示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多得多，因为在接受这些启示的人中，很少有人会把对他来说最神圣的事情公之于众去受嘲笑，也不期望去改变那些怀疑这种启示的陌生人。

在这样的降神会中，令人惊叹的现象并不少见，最令人吃惊的物质化有时是家常便饭。通常，所谓的死者和活人一样是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例如，在哈斯勒姆的莫雷尔-西奥博尔德先生家发生的现象就是如此。罗伯特-戴尔-欧文（Robert Dale Owen）先生所描述的降神会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这种特征，它们代表了最高的通灵主义，尽管就其本质而言，普通的询问者很难获得更多信息。

这类降神会的隐秘性的一面确实很可观，因为它们形成了星光界和物质世界之间的习惯性接触点 – 也是漩涡，但这次是星光界生活的更高层次和更高贵的种类。根据显化的性质，围绕它们的思想形状是宗教或科学类型的，它们总是好的思想形状，旨在提高它们所在地区的思想或灵性水平。

撇开这两大类，还有一类较小的公共降神会，对大多数外人来说，它代表了整个通灵主义。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参加，通常只需支付一小笔钱，而在星光界出现的实体与出现在物质界的人群一样是大杂烩。这里也几乎总是有一个“指导灵”在负责。在这样的降神会中，最高级的星光类型是找不到的，但通常会有一些死人，他们靠着展示现象和通过各种小测试，致力于对活着的人有所帮助。

这种降神会的气场通常在整体上有些令人不快，因为它在星光世界和物质世界都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因此在这种降神会的周围，总是有一群最不受欢迎的实体在喧闹，只能靠武力去制止他们挤进去抓住灵媒。在这种降神会的危险中，有一种可能性是这些绝望的生灵可能会抓住任何一个敏感的参与者，并对他进行附体；更糟糕的是，他可能会跟着他回家，并抓住他的妻子或女儿。有很多这样的案例，而且通常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摆脱一个这样迷恋活人身体的实体。

这种降神会的隐秘面通常是一个混乱的交叉流网络，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但没一个是很好的，也有很坏的。参加这种降神会的灵视人可以从观察产生这些现象的各种方法中获得一定的指导，这些方法有时是非常巧妙的。他将对这些假扮背后的聪明感到惊讶，也会对那些一无所知的人多么轻易就可以被欺骗而感到惊讶。

A RELIGIOUS REVIVAL

宗教复兴

从研究内在世界的学生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就是所谓的宗教复兴。从物质世界来看，宗教复兴通常是指下层民众的聚会，他们的感情被某一教派福音的狂热传播者的高度情绪化和经常是过激的呼吁所激起。这些聚会日复一日地进行着，而且常常伴随着最不寻常的神经兴奋现象。

人们达到某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他们觉得自己被拯救了，就像他们自称的那样，永远摆脱了普通世界生活的束缚，并成为灵性团体的成员，其目标至高无上。他们常常被感动，当众忏悔自己的错误行为，而且他们很容易带着丰富的情感和悔恨来做这件事，与他们要承认的事情完全不相称。神经兴奋的浪潮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通常会持续几个星期，但往往在这段时间结束后，会出现普遍疲惫的症状，整个事情有点不好意思似的消逝在凡俗生活中。

在一小部分案例中，精神上的感动似乎得到了保持，经历者继续过着明显高于以往的生活；但到目前为止，更多的案例要么是突然而剧烈地复发，要么是缓慢而渐进地回到与他们在兴奋之前所过的相同类型的生活。统计资料显示，这种情绪激动的高潮伴随着巨大的性行为混乱，各种类型的乱交暂时大大增加。有一些教派把这种刺激做某种形式的更改后，作为其常规制度的一部分，并认为他们的初级成员有必要经历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有时被描述为“确信有罪”，而在其他情况下称之为“获得信仰”。

这种复兴在美国的黑人中最丰富的形式出现，在他们中间，这种复兴达到了白人种族不常达到的狂热程度。黑人觉得有必要通过最疯狂的舞蹈、跳跃和扭曲来缓解他们的情绪，而且这些活动往往持续几个小时，并伴随着着实令人震惊的吼叫和呻吟。

这种事情发生在二十世纪，发生在自认为是文明人的人中间，这肯定是一个最值得注

意的现象，值得一个研究事物内在一面的学生仔细考虑。对于拥有星光视力的人来说，这样的爆发是一种奇妙但不令人愉快的景象。最初开始这种运动的传教士或复兴派传教士，通常是被最高的动机所感动。他被上帝满溢的爱所打动，或被社会上某一特定群体的邪恶所打动，他觉得圣灵感动他去宣扬这一点，斥责那一点。他使自己进入一种巨大的情绪激动状态，并使他的星体光体振动得远远超过安全的程度。

一个人可以让自己堕入极端情绪到一定程度，然后恢复自己，就像一艘船可以倾斜到一定程度，然后再回到它的正常位置；但正如船倾斜到超过安全限度之外就会翻船一样，如果这个人让他的星光体完全摆脱控制，他就会死亡，或者变得疯狂，或者被附体。这种附体不一定是我们所说的邪恶，尽管事实是所有的附体都是邪恶的；但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必认为附体的实体有什么不好的意图，尽管它通常利用这种机会更多的是为了自己从中得到的刺激和感觉，而不是出于任何利他主义动机。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附体的实体是一个离世的传道人，与被附体的人具有相同的宗教、风格和类型，因此暂时出现两个灵魂通过一个身体工作的情况。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双重力量被毫无保留地倾泻在任何聚集在一起的听众身上。这些歇斯底里的过激行为的巨大能量是具有传染性的，而这种复兴通常是在那些情绪不受强大而发达的智力控制的人中进行的，所以传教士很快就会把其他人通过同频共振降低到和他自己一样的不平衡状态。

每一个摇摆超过安全界限的人都会增加这些夸张的振动的强度，很快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性质的星光扰动。各种星光实体从四面八方涌向这个星空涡流，它们的唯一愿望是感觉。渴望得到感觉的不再仅仅是，甚至主要的不是人类，而是各种自然精灵，他们喜欢沐浴在狂热的振动中，就像孩子们在冲浪中玩耍。正是它们提供并不断加强了如此可怕的狂放所需的能量。正是它们试图保持兴奋的水平，只要它们能找到任何可以被拖入漩涡的人，并诱使他们给予它们所渴望的快乐感觉。

请记住，这种情绪显然不是一种高尚的类型，因为它是强烈的个人化的行为。它出自

一种较高的利己主义，被拯救自己灵魂的愿望所驱动；因此，主导思想是一种自私的思想。这就决定了在这些巨大的漩涡中运动的物质的种类，这也限制了享受它的自然精灵的类型，仅仅是那些与这种物质对应的类型。这些生灵自然不可能是最高的类型；它们通常是没有多少智慧或理解力的实体，对它们的人类受害者一无所知；即使它们愿意，也没有能力把人从他们的疯狂兴奋的后果中拯救出来。

这就是这种运动不为人知的一面；是有灵视能力的人在观察这些最令人吃惊的会议时看到的東西。他看到一些人被带出了自我控制范围，他们的高级载体暂时不再属于自己，而是被用来提供这种能量的洪流。所有这些人都在倾泻他们的情感，以便形成一个巨大的星光涡流，而巨大的自然精灵带着强烈的喜悦投入其中，一次又一次地在彻底的快乐中疯狂地跃入和飞行。因为它们能以人类所不能理解的程度彻底狂欢，它们将整个生命投入了一次疯狂的狂欢，这种感觉对那些无意识地迎合他们的快乐的人产生了反应，也给了他们一种强烈的兴奋感。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对这些活动引起激情的解释。自然精灵所渴望的是它们的人类奴隶的各种强烈的情感。对它们来说，这种情感是宗教的还是性欲的，并不重要；可能它们甚至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它们当然不知道哪种情绪对人类的进化是有益还是有害。整个事件是非人类实体的疯狂高潮，与中世纪的女巫狂欢节完全一样，但在这种情况下，是由一种许多人认为属于生命的善的一面而不是恶的一面的情感所激起的。但对这些自然精灵来说，这一切都没有区别。它们对善恶一无所知；它们所享受的是巨大的刺激，而这种刺激只有通过将大量的人同时振动摇摆到对人产生危险的状态才能获得。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达到如此危险的兴奋程度，必须有大量的人相互影响、相互鼓励和相互加强。事实上，我建议学生不要参加复兴会，因为除非他健康状况良好而且中正稳妥，否则就连他自己都有可能被卷入。

我希望大家清楚地认识到，在我所写的内容中，我决不否认一个伟大的事实，即所谓的“洗心革面”（突然改变，sudden conversion）有时确实发生了，而且发生这种情况的

人之后会变得更好。“皈依”这个词是一个高尚的词，只是我们要把它与我所描述的那些不体面的环境区分开来。“皈依”（conversion）的意思是“跟着转”，它的含义是，迄今为止一直沿着自己的自私道路生活的人，第一次意识到一个强大的真理，即上帝对人有一个计划，而且他有能力使自己聪明地适应这个计划，并完成计划中为他指定的部分。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就会转过身来，“与神圣的旨意一起走”，而不是无知地与它作对；在他这样做之后，尽管他可能成为基督徒所说的背道者，尽管他的载体可能脱离控制，使他陷入各种过度行为，但他再也不能不感到悔恨，不可能不知道他已经堕落，并不可能不为堕落而感到后悔。

这种对生命中重大事实的了解在东方被称为“获得明辨力”，有时被称为“打开心灵之门”。通常，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或者至少是一个不断思考或推理的结果。然而，有时，最终的信念是在瞬间产生的，这就是所谓的“顿悟”（突然改变）的情况。如果这个突然出现信愿的人之前已经自己弄明白了这一点（也许是在其他前世中），并且几乎说服了自己，所以他只需要最后一丝光亮就会确定，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转化的效果是永久性的。并不是说，这个人以后不会常常倒退，但他总是会从这种倒退中恢复过来，而且总体上会取得稳定的进步。

如前所述，一个伟大的复兴会的情感效果是非常强大的。它不仅会给一个几乎准备好了“皈依”的人带来一点额外的触动，而且有时会抓住一个还没有准备好的人，它可能有足够的力量让他越过分界线，让他暂时（而且很诚实地）承认自己和其他人一样衷心地皈依。但永久的效果却不尽相同。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个人还没有真正准备好；在他本性的低层部分还有大量的力量没有被控制，尽管这股力量在复兴会中暂时被管控，但当复兴会结束后，它又重新发挥作用，这个人不可避免地又回到了他以前的道路上。我们不能因此而责备他；永久控制低级本性所需的力量增长得非常缓慢，指望它能在一时的热情中得到发展是不合理的。那些有很强的控制低级欲望的人只是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秘密地积累的结果。

因此，我再再说一遍，我一刻也不否认突然“皈依”的偶然现实；我也不否认，投入到宗教复兴的虔诚热情，一定会有一定的好处。但我也要再说，我在上面写的关于这种聚会的一般效果以及非人类实体在其中的作用的每一个字都是绝对真实的；由于这个原因，我不得不认为奥义学的学生应该避免这种兴奋。

在罕见的情况下，广大群众被一个完全无私的主导思想所感动，相当不同类别的非人类实体开始发挥作用，如星光界天使，他们对善有着积极的喜悦。在他们的指导下，过度的暂时性振动是安全的，甚至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些生灵了解人类，知道如何把情感安全地恢复到正常状态。

几年前，我碰巧看到了一个很不寻常的例子，我将在下文中加以描述，但我必须先说一说导致这种情感爆发的美德。所有的区别都在于动机：在之前描述的例子中，它从根本上是自私的，但在这个例子中，它是无私的；在前面的案例中，它是对个人救赎的希望，在这个案例中，它是忠诚和爱国主义。

A WAVE OF PATRIOTISM

一股爱国热潮

爱国主义是一种美德，在这些日子里，我们非常有必要坚持。但我们必须确定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它不是偏见，也不是无礼的吹嘘。有些人除了自己的国家之外，看不到任何国家的好处，他们不断地以令人反感的方式夸耀他们认为的国家的卓越之处，并贬低所有其他国家。这些人不是爱国者，而只是吹嘘者：他们展示的不是他们忠诚的力量，而是他们无知的深度。

真正的爱国主义是这一切的对立面；它承认每个国家都有其优点和缺点，每个民族都有其优点，但也总是有其缺点，因为没有任何政治或社会计划是完美的，而且到处都有大量的人性。然而，它也看到，就像人对照顾他的父母和对自己的家庭有所顾及一样，他也对他所出生的国家有所顾及，因为出生不是一个偶然的问题，而是一个因果关系。他生在那里是因为这些环境是他应得的，也是最适合帮助他进化的环境。他被放在那里不是为了接受，而是为了给予；因为人通过服务来学习的效果最好。因此，当被要求为他的国家工作时，他应该做好准备；他应该愉快地同意那些对总体利益可能是必要的措施，即使这些措施可能给他个人带来损失；他应该为了他的国家而忘记他的私人利益和欲望，当机会出现时，他应该不遗余力地为国服务。

我知道，在所谓先进思想的学生中，有些人对爱国主义嗤之以鼻，认为它是一种好坏参半的美德，是低级发展阶段的证据。但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同样的原因，人们也可以对家庭感情进行同样抨击。诚然，对家庭的爱和对国家的爱都比博爱更有限，但它们仍是通往博爱的阶段。如果原始人只为自己着想，那么他把他的爱扩展到我们称之为家庭的更广泛的自我，就是一种进步，而学会为他的国家感受和思考，是在同一方向上迈出的进一步。后来，他将学会为整个人类思考和感受，然后他将看到动物和植物是我们的兄弟，尽管它们可能是年幼的兄弟，所有的生命都是神圣的生命。因此，曾经局限于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宗族、他的国家的爱，已经变得像神圣之爱的无岸之海一样宽广了。

但是，在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上，一个非常必要的阶段是爱国主义，它导致一个人放弃自己的安逸和舒适，放下他的私人利益机会，甚至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服务于他的国家。自然地，他也将他的国家人格化，由国家的统治者来代表，因此，另一种忠诚的美德也得到了发展，他的性格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净化。在过去，某些国王常常不配得到这种崇高的感情，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但这并不影响另一个事实，即那些被唤起这种感情的人所获得的利益。幸运的是，统治者是英明的，就像是他们本应的那样，在这种两全的状况中，忠诚可以发挥其最大的作用，无论对国王还是他的人民，都可能取得辉煌的成果。

这方面的一个显著例子是，已故的维多利亚女王的钻石纪念日的庆祝活动引起的人们的情。对于那些能够有灵视能力的人来说，那天的不为人所见的一面是一个永远不会被忘记的奇观。

碰巧的是，在那一次，由于一个朋友的好意，我在市内的一个办公室窗口有一个座位，办公室在大游行的路线上。即使从物质的角度来看，各色装饰也改变了伦敦阴暗的街道。喧闹的街道两边的高大房屋的整个正面都搭着临时的脚手架，形成了临时的阳台，所有这些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男人、女人和孩子，因此，阴沉的房屋正面就像是布满了人脸的悬崖，一层比一层高，游行队伍在脚下蜿蜒前行，就像沿着一条峡谷，峡谷的两侧由人体组成。

大多数人都是带着妻子和家人的商人，以及乡下的朋友；这些乡下来的人带来了欢乐和好奇的元素，是这些死板黑暗的城市街道所不习惯的。在这天，人们都投入到观赏游行这件事中，不再对邻居的厕所进行批评。城里人自己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法摆脱他们的焦虑，可以看到他们仍然被价格和百分比的思想形状所包围。偶尔会有一辆华丽马车驶过，或者有一个兵团在去参加庆典的路上；但这些只能引起这些商人的片刻注意，他们几乎马上又陷入了算计之中。即使最后壮观的游行本身出现了，他们对它的兴趣也只是心不在焉，而且是在股票和股份以及金融焦虑的背景下看游行的。

偶尔会有一些特别受欢迎的人物得到一点掌声，但总的来说，在这段时间里，庞大的人群的星光界外观与其他类似的聚会没有什么不同。孩子们对这样一个不寻常的节日的喜悦表现出许多闪光和光晕，而他们的父亲的想法经常是不好的对比，有着黑暗和铅色的斑点，出现在孩子们的斑斓光彩中，因为他们很少受到开始在街道两边来回波动的兴奋浪潮的影响。但是，感情的振动越来越强烈，当那场奇妙的盛会在女王本人走近时达到高潮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因为所有数以千计的小的局部闪光和色彩旋涡完全消失了，被混合着蓝色、玫瑰色和紫色的巨大瀑布所淹没，这瀑布像名副其实的尼亚加拉瀑布一样从那活生生的人脸形成的峡谷两边倾泻下来。

真的，那种场景的印象如此深刻，唯一可以比较的是当人们从下面看世界上最大的瀑布时，感到的那种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冲击力，但在这里，它与丰富的、无法描述的光辉色彩结合在一起，远远超出了物质层面上的任何概念。没有任何语言可以说明这种同时爆发的巨大热情的效果，这种爱、忠诚和崇敬的高潮，都汇聚到了女王所坐的马车上。女王深感臣民们溢出的情感，情不自禁地哭着。她的臣民们也热泪盈眶 -- 为纯粹的欢乐和深刻的感情而哭 -- 那些顽固的商人们忘记了他们的计算和焦虑，完全忘记了自己和他们肮脏的财务考虑，被带入了一个更高的世界，被带出了自己，上升到一个他们中的许多人自早期的纯真童年以来从未接触过思想和感情的层面。

这是一个独特的经历，在这样一个平淡的时代不容易得到，但却是一个最有益的经历，它不能不给每个经历它的人留下有益的印象。毫无疑问，这种强烈的心灵震撼是短暂的，但每颗心都在最深处在这一刻被高尚、无私的情感激荡，每颗心都因此而变得更好。

最近，在乔治五世陛下的加冕仪式上，也发生了类似的、甚至更精彩的无私情感的展示。我本人没有有幸在肉体中看到这一幕；但那些看到这一幕的灵视者的描述表明，它甚至超过了女王游行的效果。

WAR

战争

另一个偶尔发生的事件 -- 幸运的是非常偶尔，而且越来越少 -- 深深地刺激着人们的心，那就是战争。在今天，很少有人敢于否认战争是一种荒唐和残暴的时代错误。如果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都很清楚，一场战斗的结果丝毫不能决定最初的问题。它可能表明哪支军队拥有最聪明的将军或最强大的火炮；它当然不会表明哪一方在争吵中是正确的，如果有正确的一方的话。就个人而言，除了最底层的人之外，所有的人都已经超越了试图通过打架来决定个人争端的阶段；当我们对一条边界线的看法与我们邻居的看法明显

不同时，我们不再召集我们的仆人，试图用步枪或棍棒来争论这个问题，而是将案件提交给一个我们都对其公正性具有合理信心的法庭。

然而，作为国家，我们还没有达到我们作为个人所达到的进化水平；我们愿意（其中一些人）将相对不重要的争端问题提交仲裁，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法院，让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充分信任，接受其对他们生存至关重要的问题的裁决。因此，非理性地诉诸蛮力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它就像一块来势汹汹的雷暴云，永远飘在一个民族的生活背景中。

诗人吟唱着战争的辉煌，但红十字会的军团，他们不是去伤害而是去帮助，他们在枪炮打响后来到战场，他们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战争的真正含义，以及所谓的英勇的防御或成功的冲锋中所有可怕的恐怖。战争有时可能仍然是一种必需品——两害相权取其轻；但它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自诩的文明仍然存在着可悲的缺陷。然而，尽管战争是可怕的和无意义的，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利用的；它在进化的早期阶段有其作用。

毋庸置疑，那些投生为祖鲁人的自我，在查卡或塞特韦奥（部落首领）的命令下毫不犹豫地走向死亡，以这种方式获得了服从、自我控制和自我牺牲的品质，这些品质在他们以后出生的环境中可以得到更合理的利用；战争正是属于祖鲁人的发展水平。然而，许多在比祖鲁人更高的族群中出生的人也需要同样的教训；在丝毫不否认对战争的可怕的残酷性和无意义的恐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承认，这种对抽象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奉献，可以使一个人准备为它而死，意味着比我们的普通士兵主要来自的阶层的正常态度明显地进步了。那些熟悉我们的农民的人，不可能不注意到军事或海军训练对年轻人的影响——他从一个说话和理解力都迟钝的人，变成了机警、灵巧、聪明和自尊的人。不幸的是，他参军有时会同时养成其他不太理想的习惯，但至少他不再像牛一样，而是更像个人。

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没有理由不普遍采用一种优秀的体能训练系统，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目前在陆军和海军中接受训练的人所获得的所有好处，而不必在罪恶和可笑的战争中浪费生命和金钱。被称为童子军的令人钦佩的组织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我们热

切地希望这个组织能够扩展到整个世界，以便所有人都能分享其好处。

尽管战争是可怕的和邪恶的，但当它发生时（也就是说，当它不能再被阻止时），至少可以被在背后的当局用于或者转化为某种补偿性的好处。有时，它也被用来替代一些更糟糕的事情，或者一场较小的战争，可以避免一场更具灾难性的战争。

有人告诉我，如果英国最近在南非发动的战争没有发生，一场巨大而可怕的欧洲战争将不可避免，这将涉及更广泛的破坏。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战争被用来将大英帝国的不同部分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便人们在战场上并肩作战时，可以学会变得更有兄弟情谊，更好地相互理解。事实上，这也是战争经常产生的一个效果，即一个国家的各派别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同意忘记他们的分歧。意大利对的黎波里(利比亚)的进攻在抽象意义上或许是合理或不合理的；但意大利人都不会怀疑，它的价值在于使意大利有些各不相同的人口比以前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实现其作为一个民族的团结。

实际战斗中隐秘的一面也许没有象预期中那么突出。由大炮发射和步枪无休止的响声所产生的声音形状自然是引人注目的，但从星光界来看，战场附近的主要特征是涌动的一团混乱。

对于那些刚开始这种可怕工作的人来说，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程度的恐惧；但相对而言，真正的仇恨通常很少。伤员的痛苦和悲伤足够可怕，但即使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什么仇恨或小我的私心。一般来说，有一种强烈的秩序感、服从感和决心，也许主要来自军官和老兵。但是，除非人能感受到将军们的思想形状，否则很难对整个场景有任何连贯的想法。

在一场战斗中，许多无形的帮手被召集起来，接收死者，并向他们提供他们可能需要的任何援助。但是，从整体上看，在同胞和亲属的心目中，对战争的感觉远比实际参加战争的士兵本身的感觉要强烈。

CATASTROPHES

灾难

有时，除战争以外的巨大灾难会降临到世界上。二十万人在墨西拿（Messina）的地震中突然丧生；这样的事件有什么奥义的一面？内在的视力帮助我们更明白地看待这样的事件，虽然我们对受难者的怜悯不减，但我们还是避免了那种压倒性的恐怖和惊愕的感觉，很多人一想到这样的事件就会瘫痪。让我们冷静地、分析性地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二十万人突然从肉体的负担中被释放出来。当然，我们没有必要怜悯他们。我们不能说他们是受难者，因为他们被突然无痛苦地提升到更高更快乐的生活里，在这样的灾难中，痛苦确实比许多孤立的死亡案例要少。

猝死从来不会给死者造成痛苦，而是给那些不了解死亡事实，以为自己已经失去了他的亲属的人造成痛苦。但恰恰是在这种性质的大灾难中，很少有人能够为其他人哀悼，因为在某一区域的家庭几乎全部被摧毁。在大多数情况下，直系亲属都是一起死亡的，而那些哀悼的人是居住在遥远地区的更远的亲属。

毫无疑问，有一些人遭受了可怕痛苦。他们受伤了，花很多天等待救援；还有一些人被压在瓦砾下面，因窒息或饥饿而死。对于这些人，我们给予最强烈的同情。然而，请记住，他们最多只能是少数人，比在我们的首都伦敦每周死于饥饿的人要少，因为饥饿不仅仅是在一定天数内绝对缺乏食物。一个人如果食物不足，或者食物不好，营养不足，长年累月，就会像几天没有食物的人一样饿死，而且痛苦比灾难中的痛苦长得多。

但也可以说，在地震中，有大量的痛苦，因为许多人无家可归，也因为他们失去了通常的食物供应。这也是事实，我们也必须对这些人表示最诚挚的同情。事实上，我们知道整个世界都给予了同情，从奥义学的角度来看，这次地震最重要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情和怜悯的浪潮，这些浪潮从消息传到的地球上的每一个地方涌向灾区。

我们不应该把死亡看作是一种邪恶的命运；我们的证道学知识至少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点。我们应该同情的绝不是死人，而是那些仍然在这个奇怪的物质世界的所有限制下受苦的活人。对于那些意识中没有其他世界的人来说，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似乎很可怕；一个视野遍及更高世界的人知道，并且以不可动摇的确定性知道，如果只从幸福的角度考虑，每个人最幸福的时刻是当他逃离这个世界，来到更广阔和更真实的高层生活的时刻。

当然，我们在肉体中的生活是必要的，我们要进行的发展只能在这些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肉体生活是必要的，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就像一个人从他的家出发去完成一些不愉快的任务，但他知道他必须完成。请怜悯那些被放逐出更高层次生活的可怜人，但不要把你的悲伤浪费在那些已经回家享受荣耀、美好和休息的人身上。

从物理世界看，一切都被扭曲了，因为我们只看到世界的一小部分，然后以奇怪的愚蠢坚持把它当作整体。奥义主义教给我们一个更精细的比例，并把我们的生活纳入整体，因此，虽然我们对所有受苦的人都不缺乏同情心，但我们却了解到，那些最需要我们同情的人，并不是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世人最随意地给予同情的人。

所有的世界都是伟大的太阳神的一部分；在祂那里，“我们活着，移动着，存在着”。既然我们不能离开他本身的存在，也不能逃避祂的指导，那么其他的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

CHAPTER XII

第十二章

BY UNSEEN BEINGS

被看不见的生灵影响

SENSITIVE PEOPLE

敏感的人

迄今为止，我们所提到的偶发事件几乎可能出现在任何人的生活中。还有一类偶发事件，通常只发生在某一类人身上；但对这些人的影响大到难以估量——大到足以改变整个人生的轨迹。我们中有些人比大多数人更敏感，他们会做梦和看到异象（vision）；对这些人来说，他们看到的异象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实。很自然地，这些人被吸引到奥义学的研究中，所以他们在我们的读者中的比例很可能比那些对这些事情毫不关心的人要大得多。这些异象也有其隐秘的一面，研究它们是非常重要的。

异象有很多种，有些是微不足道的，不重要的，有些是深刻有趣的，对体验者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的起源是显而易见的；在其他情况下，好奇和出乎意料的联想发挥了作用，一些互相不相干的原因可能结合起来产生一个故事。

由于我已经写了几本关于星光界的书，所以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些有通灵经验或看到异象的人，他们不能完全理解这些经历或异象，就把这些经历寄给我，问我根据自己这些方面的经验是否可以解释。这样的信并不总是容易回的——并不是说在提出符合事实的假设方面有什么困难，而是因为可以有太多的假设。几乎每一种描述的经历都可能同样容易地由于很多原因中的任何一种产生。如果不进行专门的详细调查，往往不可能说清某个案例中的原因。自然，在所提交的数百个案例中，很少有具有一般意义的案例，值得耗费时间和精力；但偶尔会遇到一个特别有特点的案例——是某种经历的一个很好的例

子，对它的分析可以对许多有类似经历的人有用。

A REMARKABLE CASE

一个值得一提的案例

最近，一位女士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她看到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异象或一系列的异象，伴着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历，留下了永久的结果。为了了解真正发生了什么，有必要进行一定的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很明显有几个不同的因素起了作用，产生了所述的奇特效果。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都必须被单独追踪，并追溯到它的源头，我认为学生们很难不对这些独立的、互不相干的原因是如何产生一个有点令人吃惊的整体效果而进行的研究感兴趣。

我在这里给出寄给我的故事的概要，在许多情况下使用了叙述者的原话，但在不失去原作精神和风格的情况下，我尽可能地进行了浓缩。前提是，这位女士对她童年时的宗教教义不满意，开始研究比较宗教，阅读了几本证道学书籍，其中包括《秘密教义》。她非常渴望了解真理，并希望取得任何可能的进步。在阅读过程中，她看到了斯瓦米-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的《皇道瑜伽》（Raja Yoga）一书，并练习了其中推荐的呼吸练习。其结果是，她迅速发展了某种灵视能力，开始自动写作。整整五天，她把自己交到了在星光界操纵她的生灵手中，整天写他们想要的东西。

她似乎强烈反对死刑，并对最近在她家附近被处决的一个杀人犯感到非常同情和怜悯。在与她交流的实体中，这个死去的杀人犯也来了，并带来了其他具有相同特征的人。她做出了最认真的努力来帮助这些人，试图以各种方式给他们希望和安慰，并尽可能多地教授他们她所知道的证道学知识。然而，她很快发现，杀人犯主宰了她，并对她进行附体，而

她却无法将他赶走。她的情况迅速恶化，她的生命和理智悬于一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任何建议和努力能减轻她的痛苦，尽管她不断地用灵魂的力量祈祷。

终于有一天，她意识到另一个人的存在，他给她带来了解脱。他告诉她，她的灵魂的祈祷被听到，他被任命为她的“向导”，由于她的灵性发展和她在祈祷中表现出的能力，她被认为是特别有希望的，并将成为最不寻常的恩惠的接受者。事实上，他说了这么多关于她的杰出地位和她所获得的认可，以至于她好奇地问道：

“那我是谁？”

“你是佛”，这是令人吃惊的回答。

“那你是谁？”她问。

“我是基督，”他回答，“现在我将负责你。”

我们的叙述者在这里显示了她的常识，比那些接受这种吹捧的大多数人显然好得多。她绝对拒绝相信这些惊人的说法，但她还是接受了提出这些惊人说法的实体的指导（和其他方面的教导）。

然后他告诉她，她将通过一个入道仪式，如果她成功了，她将被允许进入“天堂委员会”。该委员会被召集起来，以决定世界现在是否应该被毁灭，或者是否应该为拯救世界做出另一次努力。他敦促她在世界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的时候，赶紧让自己有资格参加这个委员会，这样她就可以发出支持拯救世界的声音了。她的心态十分好奇；她当然不接受这些大话，但她仍然半信半疑地认为有一些伟大的工作要做，她愿意继续试验，将自己交给那个把她从附体中拯救出来的实体的指导。

作为入会的第一步，她被指示在一个可以上锁的房间里放一张床，躺在上面，让自己舒服一点。然后向导指导她按照维韦卡南达的教导进行瑜伽呼吸。他告诉她，她之前的努力已经将蛇火提升到了太阳神经丛，现在她必须将蛇火提升到大脑——在这个过程中他会

帮助和指导她。

她描述接下来的感觉完全类似妇女分娩时的痛苦，只是疼痛是沿着脊柱走的，而且似乎分娩是在大脑中进行的。好几次，她的痛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她变得很绝望，准备放弃挣扎，但向导似乎很着急，总是恳求她不要屈服，而是要忍耐到底。他像一个随行的医生或护士一样在她身边徘徊，鼓励、指导、帮助，尽其所能帮助她分娩。最后她取得了胜利，她断言这次分娩对她来说就像她生自己的孩子一样明确和真实。当它发生后，向导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并感叹道：“感谢上帝，一切都结束了。”

然而，这一非凡的经历只是一长串奇妙异象的前奏，总共持续了物质世界中十二天的时间。这些异象部分具有直接的个人特征，部分具有一般指导的性质——往往没有相关性，无法描述，但总是有趣和令人印象深刻。个人部分包括她与所谓的“天堂委员会”的关系以及她与之打交道的结果，还包括一些奇怪的象征性异象。在这些异象中，她在肉体生活中所熟知的人似乎扮演了她试图拯救的世界和大敌撒旦的角色，一个反抗她的堕落天使。她中肯地指出，这就更奇怪了，因为多年来她已经完全不相信有魔鬼，也不相信通常所说的“救赎”的必要性。

她得到的一般性的指导具有广泛的证道学特征，主要是关于宇宙创造阶段和各种根族的演变。她对这些经历的第一部分描述如下：

“我当时看到了一个奇妙的景象。起初，在黑暗之中，我看到一个巨大的黑暗，它似乎在酝酿，酝酿了很久。然后开始有轻微的运动，仿佛在这巨大黑暗中最微弱的梦。渐渐地，运动增加了，直到最后，一个明确的思想似乎在发展。渐渐地，不断变化的形状出现了。一切都在混沌中。甚至这些形状也处于混沌之中，创造宇宙的工作是艰难的。所有这些都是为一体的。”似乎演化秩序和使这么多形状成为一个整体的努力，毫无疑问地证明了所有的东西都是由一个伟大的存在创造的，而痛苦和责任只由他来感受。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又一次以生孩子来表达，结果不断扩大，庄严不变。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看到灵魂的。一定是在奇妙的宇宙展开初期；因为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混沌之中，在形状之中，他们是多么密集地分布在各个地方。在这个奇妙的演化的持续振动中，这些灵魂被形状所吞噬，而形状又变成了灵魂。这些灵魂是蛋形的，有各种大小，从很小的到较大的，但没有一个像我后来在一个奇妙的续集中看到的那么大。”

“一段时间后，奇迹的全景发生了变化，世界呈现出我的思维模式所熟悉的形状。符号一个接一个，包括所有的历史和神话传说。数以千计的图像被回顾，仿佛揭示了宇宙和历史的全部。我现在只能回忆起几个，但这个可以作为说明。”

“我看到一头巨大无比的牛——几乎和我们的一座山一样大。一个梯子靠着它，一个人缓慢而费力地爬上梯子，一圈一圈地爬。他代表人类。当他最后到达牛的背部时，他向前伸手抓住了它的两只角。人类索取了地球上为所有生物准备的物产和赏赐，而不是只为几个人。我的向导称这头牛为“德墨忒尔之牛”。我在阅读经典时了解到，德墨忒尔代表着大地。”

显然就是在这个阶段，她被介绍给了“天堂委员会”。她发现它是由少数几个围成半圆坐着的巨像般的人组成的。这些成员似乎对这个世界感到不耐烦，并决定将其毁灭，但她最恳切地请求再给人类一次机会，说她已经为这个世界生死了很多次，并准备再一次为它服务。她的向导事后告诉她，在物质世界里的她，不知道自己在那个场合的恳求是多么的雄辩。委员会中似乎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最终大多数人屈服于她的祈祷，并承诺向她和她的向导发送帮助，以便他们能够为世界工作。(对“天堂委员会”这一非凡异象背后的真相进行研究是调查中最有趣的部分之一，我将在后面写到)。在这之后，半证道学的异象又恢复了。我再一次引用她信中的话：

“那天晚上，其他的异象接踵而至，但象征性的故事发生了变化。我看到一个山谷，里面住着人类，上面盘旋着一群身穿白衣的人，但白衣没有放射出光线。人类是在黑暗和

阴影中的。我急忙去唤醒他们，但当我走近时，白衣人形成强大的、坚定的、有力的群体，阻止我实现我的目的。我认识到他们是具有欺骗性的灵，是自封的教师和地球上的传教士，他们坚决地打击和压制着茫然和在阴影中的人类。但是，即使在我看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在茫茫人群中，散布着几个觉醒的灵魂。随着这个灵魂的觉醒，它变得光亮起来，就像从内部发出的光一样，同时它从无助的处境里站起来，开始在沉睡的世界上移动，试图唤醒其他人。我似乎站在远处的山上，但每当一个灵魂开始苏醒和发光时，我都可以看到。在异象过去之前，许多这样的光芒似乎在各处迸发出来，甚至阳光开始为周围的山顶镀上一层金光，随着这金色光芒的增加，那些白衣人也逃走了。然而，他们继续努力抵制和反对我帮助世界或努力地生活。”

“整个晚上异象持续着，但临近早晨出现的异象很模糊。我的向导叫醒了我，让我起来喝杯咖啡，回一下神。因为我如此投入，甚至快要死去了。当我服从命令时，我发现自己昏昏沉沉的。在我努力生火和准备咖啡的整个过程中，我的向导都在场，我意识到了一种最奇妙的状况。天使似乎围绕着我，唱着感恩的赞歌。那天是感恩节的早晨，以前恶劣的天气已经变成了温和的天气。我打开门，把脸转向西南方。我感到自己被超然的生灵所包围，并与他们一起唱起了美妙的赞美和感恩的歌。这就像圣母升天，无暇受孕，奇妙的圣子诞生和临莅，都同时在发生。空中弥漫着一种特殊的清新而陌生的气味。我的向导说，天使们在燃烧乳香。当天晚些时候，我的向导再次告诉我去躺在床上。”

“这异象是最美妙的。我再次看到创世纪，但这次不同。我看到根族开始集结。当这些根族出现和消失时，我的向导郑重地说：‘晚上和早晨是第一天，’‘晚上和早晨是第二天，’等等。不知何故，虽然我无法解释，但我觉得我当下就明白了，第五个根族在第四天诞生，而且似乎特别重要。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第五根族的诞生，一个成熟的第五根族的人躺在一个伟大的生灵的手中，手伸向我让我观察。在这个异象中，我看到，到第五种族为止，人类是各种各样的。有些是大的，有些是小的。混乱占了上风，人类世界中几乎没有什么秩序。但在第五个根族的人诞生后，我看到所有的人都变得平等，所有的人都在完美的和谐中工作。这时我还看到，这个根族有了坚实的形状，就像一个阵——然而这

个阵型是圆形的——而且有一条带子围在整个群体外面，从人到人，没有人可以脱离这个约束带。根族过渡的标志是整个人类突然变成了灵魂的形状，即蛋形。”

“在第六根族中，发展确实非常明显。个体是平等的，但比第五个根族的个体大得多。整个根族的趋势是更加向上的，而且运动大大加快了。在第五根族结束或第六根族开始前的某个时候，我无法准确地记得是什么时候，我看到阳光再次照射到山峰上。根族从阴影中走出来，进入阳光下，向前和向上的趋势变得越来越快。然后，时间再一次到了，鸡蛋（人的灵魂）就像鸡窝里的鸡蛋一样躺在一起，但它们的数量是无数的。”

“我的向导在这时离开了。他说他不能和我一起走，我必须独自走下去，为自己解释异象的含义。他警告我，要小心不要放弃我的生命；因为能顺利通过并不放弃我的生命，将决定我的成功和世界的拯救，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就是为了拯救世界。换句话说，我相信自己是为了世界的救赎而经历一场可怕的考验。”

“当我看到第七个根族的发展时，我似乎确实到了难以想象的高度。我第一次看到的约束第五个根族的带子有力地包含了第六和第七个根族。它变得牢不可破。当我看着第七个根族的人的脸时，我看到他们渐渐地发出一种内在的光，越来越明亮。他们的光芒不再来自外部，而是每个人都在闪耀着活生生的，耀眼的光芒。”

“我的身体现在非常疲惫，当夜晚来临的时候，我乞求休息。但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我经受了許多考验。许多是可怕的，需要我竭尽全力才能忍受。我不知道这些考验的性质是什么。我只知道我答应在任何条件下传递上帝的信息，不管这些条件是什么，如果祂需要的话。但考验是可怕的。有一次我拒绝了那些异象，尽管它们变得越来越漂亮。后来它们停止了，我似乎发现自己处于撒旦的权力之下。（所有这些术语我个人长期以来都不承认，但在异象中它们又变得真实了）。”

“有一段时间我相信，看到撒旦是作为对我的变态的惩罚，或者说作为这个错误的结

果，我失去了一切。可怕的危机已经过去。由于我的失败，世界消失了；而失去的似乎不仅是这个世界，而且是整个宇宙。我当时是怎样的祈祷和挣扎啊！在一切能被恢复之前，我承诺不仅要放弃我的生命，还要放弃我孩子的生命，甚至是我灵魂的生命，如果为了拯救世界需要的话。”

“我不能在这里逗留。临近早晨时，一股奇妙的气息进入我的身体，沿着脊柱上下移动，仿佛我的身体没有任何障碍，当它呼吸或流经我时，它唱出了一首奇妙的、神圣的颂歌，并以一种奇妙的结合结束，在其中我感到自己与上帝完全结合。这种感觉是不可言喻的。”

“在这段时间里，我看到了一系列新的异象，它们都是荣耀的。我想不起来有什么形状，但有一个又一个**色彩**的荣耀，每一个都比上一个更明亮、更宏伟。最后是一种奇妙的紫色，当它以难以言喻的荣耀照耀在我身上时，我被告知，如果我愿意，我可以继续前进，见到上帝。我问是否可以从那里返回，并被告知如果我继续前进就不能返回。于是我再次说，就像我在其他众多考验中所做的那样：‘我必须活着，以拯救世界’。就在我说这句话并拒绝继续前进的时候，太阳升起来了。当时我有意识，我抬头看着我美丽的异象，觉得太阳是多么的暗淡无光，然后异象渐渐消失。”

“在什么时候，我说不清楚，但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在夜间被钉在一个十字架上，被放在一个墓穴里，并相信我的身体已经死亡。我想，我的物质心脏停止了跳动，我所忍受的痛苦是非常可怕的。但我的灵魂在更高的异象中的幸福感与身体在牺牲的考验中的痛苦一样大。”

“在这之后，我必须停止任何描述的努力。我真的说不出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奇怪的事情，在我的记忆中也并不清楚。其中一个想法是，我所经历的，是为了我要做的事业的准备工作；另一个想法是，我似乎听到了，我会是内卷和上升式进化的一部分。也许这代表了灵魂为转世做准备的经历。”

“当我终于从这一切中走出来时，我发现我的家人围在我的床边，很悲痛。他们以为我快要死了。从我的异常状况开始到最后结束，已经过了十二天，有五天五夜我都没有睡觉。在最后一天，我相信自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久。当我完全恢复正常意识时，我听的那个神秘的声音逐渐消失了，那些异象也消失了，此后再也没有出现。”

“但从那时起，我意识到一种新的精神生活，在冥想中我达到了一种幸福的境界，我觉得肯定有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了。”

THE VISION INVESTIGATED

对异象的调查

大家必须理解的是，上面的摘录只是叙述者所描述的异象的一小部分，但我认为我已经给出了一个公平的样本，且没有遗漏任何特别有趣的地方。

任何一个熟悉分析通神现象的人都会马上看到，在这一叙述中，有几个特征使之与一般的现象不同。许多异象，尽管相当精细和详细，对经历者来说非常逼真，但经检查证明完全是自己创造的。就是说，一个人首先按照一定的思路思考一个主题，从而创造出一系列的思想形状；然后他在睡眠或恍惚中出体，看到自己的思想形状而不承认它们是自己的，并认为它们是实际存在的，而不是不完善的反射物。因此，无论这些异象是什么，他强烈地确认自己的特定信仰或迷信，因为他自己已经在他肯定认为是天界的异象中看到了它。当然，这样的人在他的信念中是完全诚实的，甚至说他看到了某些东西也是完全正确的；弱点是他没有受过训练，使他能够分辨出他所看到的东西的性质。然而，在我们面对的这个案例中，有各种小插曲，这些插曲极不可能是经历者的想法，而且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一个与她有很大区别的思想一定是对所看到的大量内容负责。

由于经历者急于了解她的异象的起源，而且这个过程本身给人以不寻常的感觉，所以似乎值得对此事进行明确的调查。

因此，我与这位女士建立了联系，并进一步发现有必要检查与她有关的星光和思想记录，从而确定在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快就可以看出，这个案例中有许多不同的因素，只有耐心地拆开这些线索，并追溯至每一条线索的起源，才能清楚地看到所有的原因。我简要地说说这个案例：

这位女士和其他很多人一样，由于不明智地进行呼吸练习，使自己陷入了严重的麻烦。她为摆脱这些练习的结果而做出的绝望努力吸引了一个足以对她有所帮助的死人的注意。但这个人有自己的目的——这些目的不是有意识的自私，而是属于一种奇怪的个人妄想。当他帮助她时，他意识到她可能成为促进他的计划的有力工具。他迅速修改了他的计划，让她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并把她推进了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她可能在几世中都不会有的经历。

很明显，很多结果都不是他所期望的，尽管他勇敢地试图把这一切变成现实。最后他放弃了她，部分原因是他对事情的发展感到震惊，部分原因是他开始发现他不能像他希望的那样利用她。就我们的叙述者而言，整个冒险的结果是好的，但是她不能过于庆幸自己的好运，因为风险是巨大的，在通常情况下，她几乎没有可能从这样的经历中保住性命和理智不受损害。

为了理解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必须首先尝试了解这个“向导”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他是如何成为这样的人的。在实际生活中，他是一个小农，一个善良但无知的人，以狭隘的新教方式狂热地信仰。他唯一的读物是基督教《圣经》，他在漫长的冬夜里阅读《圣经》，直到他的整个生命都被他对《圣经》教义的概念所淹没。不用说，他的概念通常是错误的，往往是如此严重的物质主义，以至于到了可笑的程度，然而这个人是如此彻底地认真，以至于不可能嘲笑他。

他住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由于他的几个邻居不同意他的宗教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变得越来越隐居，靠他的一小部分农产品节俭地生活，并越来越热衷于研究他的书。这种对一个想法的不断思索最终使他陷入了宗教狂热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开始相信自己是被选中的救世主，是再次向世界提供救赎机会的基督，而两千年前的救赎只被部分实现。他的计划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广大非基督教徒从错误的信仰中解救出来，他的想法是，这不应该沿着普通的传教路线，而是通过对这些宗教的伟大领袖的影响来完成。正是他计划的这一部分促使他对我们的女士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我们将在后面看到。

当怀着这些宗教妄想时，这个农民死了。很自然地，他的星光体生命只是肉体生命的延续，它被提升到更高的力量层次。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置身于金色耶路撒冷的粗略思想形状中，他似乎为自己的幻想塑造了一个特殊的角落。他努力将《启示录》中的描述形象化，其结果有时真的很巧妙，很有创意。我特别注意到他所描绘的二十四位长老在上帝宝座前不停地鞠躬致意，并将他们的金冠扔在上帝的脚下，金冠立即从地上升起，自动飘回他们的头上，然后又被扔下。他的“混有火焰的玻璃海”并不完全成功，看起来相当像火山爆发的一些异常古怪的产物。他的天父的形象非常传统，是一个长着白色长胡须的严厉的老人。在他人世生活的早期，他显然有一个基督的思想形状——是一个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形象和一只拿着旗子的小羊的异想天开的组合；但在后期，当他说服他自己就是基督时，这个形象没有得到加强，因此它是不明显的和不活跃的。

正是在他的这些思想形状中，我们必须寻找在女士的异象中发挥作用的“天堂委员会”，而该委员会的构成既有趣又有启发性。最初的想法似乎是，委员会选自圣经中更重要的人物（以利亚、摩西、彼得等），他们由巨大的人物代表，以半圆形的方式坐在看起来不舒服的高背金椅上，虽然这些椅子被认为是天界的宝座，但显然是来自对一些哥特式大教堂中的石凳的不完美回忆。这个人亲自主持了他们的讨论。

最初，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显然只是思想形状；但当我们因为调查而与它们接触时，它们中的几个已经被活生生的实体激活，这种激活引入了一些新的和有趣的因素。这些实体

中有两个是死人，都是宗教人士，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其中一个是有德国血统的人，在人世生活期间曾是一个鞋匠，一个简单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与前面说的农民相似。他也曾勤奋地研究过《圣经》；他也曾做过模糊的、神秘的梦；他也觉得他有一个特殊的启示或解释要给予世界，但比农夫的要理性得多。他开始觉得，基督教的基本真理在于基督和他的天国新娘，即教会的神秘结合。对他来说，基督与其说是福音书中的历史人物，不如说是教会的活生生的精神，而真正的基督徒的任务就是唤醒自己内在的基督精神。他认为，人类需要的信息是，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基督。在他看来，这个信息是如此清晰和简单，只需要传递出去就能引起人们的即时关注，从而将世界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使其立即进入真理的光芒。当他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宣讲，但在他为人类的改变做出些什么之前就去世了。

到了星光界，他仍然像以前一样渴望传播他的观点，并在遇到农夫后与他建立了友谊。他们有很多共同点，每个人都觉得对方可能对他的计划有帮助。鞋匠不承认农夫是唯一的基督，但他把他的理论应用于农夫，并认为他是一个基督精神特别发达的人。农夫只是模糊地理解鞋匠的中心思想，但他意识到，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愿意合作拯救世界的人。两人都认为对方有点古怪，但每个人都有一个简单的狡猾的想法，认为他可以利用对方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们之间产生了“天堂委员会”这一奇怪的想法，他们都是该委员会的成员；或者他们可能发现了其他人制作的这种思想形状，就直接地采用了它，并自己加入了进去。训练有素的人可以看出那些思想形状是笨拙和不完美的，尽管毫无疑问对其制造者来说是相当满意的。例如，摩西是非常不完整的。他僵硬地坐在那里，仿佛粘在那把不舒服的黄金宝座上，但实际上他只是一张脸和从椅子上伸出来的正面，后半部分的思想形状从来没有真正被做完。在这一点上，他与夏日世界（注：天界中的物质主义天堂）中的许多思想形状相似，在那里经常可以看到母亲抱着孩子，而这些孩子的思想形状的缺陷也完全相同。这种形状的创造者总是对他们完全满意，从来没有察觉到他们的不完美。虽然除了投入的思想之外，这种思想形状的孩子没有生命，但这个思想总是对它的制造者做出反应，并且完

全按照制造者的希望做事。彼得是这个委员会中另一个制造得不咋地的思想形状，看起来很不起眼；但至少他带着一大串钥匙，这些钥匙的叮当声是他对审议的主要贡献。

虽然这个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刚才描述的那种类型，但上帝、圣保罗（鞋匠选择的形象）和先知以利亚的思想形状则更为明确和新颖。以利亚的活动确实让我们很吃惊，经过检查发现，这个思想形状也被另一个死人占据（至少被用作一种传声筒），他是一个威尔士人，在他活着时的某个早期阶段，经历了被称为“皈依”的经历，后来移民到美国，在那里生活了一些年，在那里去世。在他的人世生活中，他一直在寻求情感类型的宗教体验；例如，他参加了一些黑人的宗教复兴会，并在那里见证和参与了著名的“耶路撒冷跳”。他的宗教信仰中夹杂着特殊的社会主义倾向，他的梦想是一个黄金时代，一半是非理性的、情感型的基督教，一半是物质的社会主义。

他比其他两个人更了解物质世界和星光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后者的可能性，他明白，在他希望影响物质世界之前，他必须以某种方式与之接触。他没有想到转世，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想法；但他知道他已经从物质世界进入了星光界，因此他认为一定有某种方法可以再次返回。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当他意识到农夫找到了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物质世界取得联系时，他决定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利用其他两个人。这似乎是在实现他的目的方面可能迈出的第一步，于是他想到了进入在“天堂委员会”中以利亚的思想形状，作为一种体面的介绍自己的手段，这将立即确保得到其他人的尊重。我不认为他这样做有任何自我标榜或自负之嫌；对他来说，这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是天意安排的。

但现在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他这样伪装成以利亚，试图像他认为的先知那样表现自己，并在他的模仿中加入《旧约》的味道。这对他的星光界生活产生了影响；他开始一直生活在这个角色中，并逐渐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是以利亚！他真的是在转变过程中，而且肯定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公认的自闭症患者。在我们调查的时候，他仍然知道自己是一个威尔士人，偶尔会冒充以利亚；但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他肯定会超越这个阶段，并且

肯定自己真的是以利亚，就像农夫一样，认为他自己就是基督。

他还没有把自己作为威尔士人介绍给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而是自欺地认为，作为以利亚，他受到了极大的尊重，并在事实上指导着他们的决定。因此，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惊人的景象：一个委员会的唯一有效成员是三个死人，其中每个人都认为他在操纵其他人以促进自己的目标；然而，这些目标没有一个是自私的，所有相关的人都怀着宗教的、善意的和诚实的意图。只有在星光界中才有可能出现这种非凡的组合；然而最令人震惊和最有特色的事实仍在后面。

前面已经提到，全能之圣父本人应该主持委员会的会议。当然，他和其他的人一样是一种思想形状，但他偶尔会表现出一种痉挛性的、不恰当的活动，这表明有某种外部力量的存在，与其他力量的性质不同。仔细的调查表明，正如以利亚的形式被威尔士人激活一样，这个上帝的思想形状也被一个调皮的自然精灵激活！

我已经描述了这个活泼可爱的自然王国的一些特征。大家可能还记得，这种生灵中的一些对戏剧表演、对任何种类的化装术（尤其是如果它们可以借此欺骗或惊吓在进化上高级的人类获得成功时）感到非常高兴，而且它们还喜欢向它们的伙伴讲述一些令人着迷的故事。考虑到这一点，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从一个狡猾的自然精灵的角度来看，这里有一个绝对独特的机会。他可以（也确实）在三个人身上开了一个可以想象到的最大规模的玩笑，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事后他要向他敬佩的伙伴们讲一个多么令人心满意足的故事。不用说，他没有丝毫不敬的想法；他不会比一只苍蝇有更多的这样的想法；对他来说，整个事情不过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一个真正华丽的骗局，而它也尽其所能。

当然，它既不能理解也不能参与讨论，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保持了一种神秘的沉默，这非常有效。它以某种方式掌握了少量适合他角色的圣经短语，它每隔一段时间就像鹦鹉一样向议会倾诉这些短语，显然它对这些短语的含义没有任何概念。“神如此说”；“阿门，愿如此”；“我是你的神；除了我，你不可有别的神”；“我要用咒语击打大地”

— 这些都是它收集的一些宝贝，是它无意识的表白的内容。但是，这个玩笑对他来说太过分了，或者说，这种约束让他感到厌烦，于是他暂时放弃了上帝的思想形状有好几个月之久，通过狂舞和大笑来缓解它过度紧张的情绪，当然是在委员会看不到的地方。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最有趣的是看到思想形状是如何从警觉状态崩溃的，而议会中不幸的人类成员立即认为发生了什么事，引起了神圣的愤怒，而这正是这种宗教的突出部分。

这就是这位女士如此恳切地祈求的令人敬畏的“天堂委员会”背后的现实。可以理解的是，只有死人才能对可能发生的任何讨论做出真正的贡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不能创造任何东西，尽管他们可能有足够的活力来正式同意一项提议。

为了了解证道学思想体系在异象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必须看一下我们的女士的历史和精神状况。她从一个相当物质主义的基督信仰中脱离，实际上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后来，她失去了一个心爱的孩子；这些不同的经历自然产生了深刻的情感，每一种情感都对她的性情产生了影响。在这一时期，她接触到了证道学，并从《秘密教义》这本很难的书开始研究。她毫不畏惧困难，勤奋地学习，努力掌握其教义，对《慈岩之书》（Stanzas of Dzyan）中的内容制造思想形状。其中的某些思想对她有特殊的吸引力。其中之一是关于入道及其神秘而危险的考验的想法；另一个是根族的相续，还有对谁能和谁不能通过最后的考验并安全地到达彼岸这一重大问题。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某种程度上受到她信基督教时关于“皈依”和“救赎”概念的影响，尽管与此同时，伟大的东方宗教的灿烂视野也在她面前打开。

就这样，她用大量或多或少具有证道学特征的强烈的思想形状包围了自己，并通过这个事实无意识地启动了某些奥义的法则。在更高的世界里，同类相吸，她的思想形态很快就吸引了其他类似性质的人加入。在离她住处几百英里的地方，有一个认真的证道学会所，除其他活动外，还设有一个《秘密教义》学习班。这个班级抛出了大量的思想形状和猜测，我们的女士很快就接触到了这个星光仓库。我没有观察到第一次接触是如何进行的。也许在星光体旅行时，我们的女士可能被她深感兴趣的主体所吸引；或者，这个班级的一些成

员可能在星光界中注意到了她的想法，并试图对其进行补充；或者可能只是因为交感振动相互吸引，就像在没有人的干预下自然会发生的一样。不管怎么说，事实是她被一个特殊类型的巨大的思想形状所包围，而她自己同时也正好处于被它们深深影响的状态。

在这个时期，她开始练习呼吸运动，并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受到星光实体的影响。她对痛苦的强烈同情使她找到了死去的杀人犯，或者说是把他带到了她身边，自动写作和附体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杀人犯使出浑身解数来维持他所获得的控制，而她则拼命挣扎以保护和解放自己，由于她的努力和她所付出的能量，使她在星光界中成为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对象。

当农夫四处游荡时，这场争吵引起了他的注意，作为基督，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干预并驱逐杀人犯。他以前从未遇到过如此出色的星光体，也从未见过像他所救的人那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周围环境——大量的思想形状在类型上是如此不同寻常（因为它们与东方的宇宙进程有关），同时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人通常携带的数量。她的思想形状里有东方神灵，宗教创始人，真师，天使，以及各种宏伟但陌生的概念。要知道，农夫不可能知道这些只是思想形状，从而不可避免地把它们当作实际的生命体，那么我们会发现，由于他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无知，以及他一直期望在他要做的工作中得到上天的帮助，他感到他被天意特别指引去帮助一个可以帮助他的人——一个在东方世界里与他在西方世界的地位相称的人。他立即抓住了机会；他宣布自己是指定的向导，并开始负责这位女士的进一步发展。

这里注意到的一个奇怪的事实是，虽然他扮演着向导的角色，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女士思想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他只是用其他语言把这些思想反馈给她。他对蛇火一无所知，但他认为蛇火是某种形式的神力；他看到在蛇火的帮助下可以进行某种觉醒的过程：他尽力帮助和鼓励这一点。他们两个的共同努力成功地唤醒了那股神秘力量的表层，尽管对这位女士来说，幸运的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充分唤醒蛇火需要什么，他们无法将其激发到深处，否则她的身体肯定会被摧毁。此外，他们显然不知道必须通过哪些中心才能

带来持续的意识，所以他们没有达到目的。但对所承受的痛苦的描述是准确的，所使用的一些表达方式是惊人的暗示性的。从这位女士对这些痛苦的描述中，以及她的家人对她所处状况的证词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实验有多么危险。整个故事给出了不要在不成熟的条件下唤醒蛇火的一个最深刻的警告。

详细批评这些异象中可称为证道学的那部分是没有用的；尽管它对经历者来说无疑是美妙的、令人振奋的、令人敬畏的，但它毕竟代表的不是进化的实际发生，而是一些思想图像的组合和综合。符号学的部分内容是有趣和有启发性的，而其他部分显然需要修改。某些特征，如天使的吟唱，显然是由于基督教思想流在向导心中的影响。他和我们的女士一起观看了异象的展开，但由于对东方教义一无所知，他对它的理解很少。例如，他似乎把连续的根族与以色列的各个部落混为一谈，并试图把他所看到的与十四万四千人的封印故事结合起来。

我们必须在向导的自闭臆想中，寻找笼罩整个异象的沉重责任感的原因，即相信我们的女士的成功决定着对世界的拯救。这种天真的自负或自大是来自星光界的通讯最常见的特征之一。这似乎是一个死人最普通的幻想之一，只要他能让某个女士为他充当媒介，他就能通过简单地陈述几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来彻底改变这个星球的整个思想。但在这个案例中，这样的态度是建立在更多的借口之上的。这个可怜的农民脑子里有这样深深的想法：除非世界这次接受他，否则它将失去最后的救赎机会。于是有一天他向上帝提出了这一理论，而此时自然精灵恰好在那个思想形状中。自然精灵不太可能对这个问题的目的有任何清晰的概念，但至少他明白，他被要求对某些提议表示同意，所以他以最浮夸的方式表示同意。这很自然地确认了农夫的妄想，并使之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主导思想。如果不受他的影响，这位女士就不会有这样的承担救世责任的印象，她对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的看法更为理智和谦虚。

将世界和魔鬼人格化也是由于向导的想法，因为这位女士自己知道最好不要相信撒旦这样的荒唐的迷信。这似乎是在她非常疲惫的一段时间里出现的，因此更充分地受到向导

思想的支配，而不太能够行使她自己自然的辨别能力。她的经历所带来的神经紧张一定是无法形容的；事实上，这使她危险地接近了发狂的可能性。她写到动物在地球上对她的某些尊敬行为，但调查并没有证实这一点，显示动物的行为是非常正常的，是由它们的普通本能决定的，尽管这位女士在过度紧张的情况下给它们不同的解释。

对那些研究这个案例的人来说，这个案例的特殊意义在于，一些独立的、相当普通的星光因素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戏剧性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整体。主导力量是向导的意志，以及他非凡的妄想的力量；然而，如果不是我们的女士轻率地将自己置于星光实体影响之下，这是办不到的，或者至少是完全不同的作用。《秘密教义》学习班和它的思想形状，天堂委员会中的其他死人，好动的自然精灵，所有这些都发挥了作用。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缺失，故事就会不那么完整，或者说，情节一定会在其他线路上发展起来。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有其价值，它显示了星光界资源惊人的丰富和充沛，以及只有通过彻底的奥义学训练才能获得的全面知识的必要性。在整个故事中，我们看到真正善良、用心良苦的人因为缺乏这种知识而可怜地自欺欺人——他们常常把自己置于这样的境地，让人不禁怀疑他们被欺骗了。我们必须假定，他们有必要在艰苦的经验学校中学习，而且最好记住，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这种性质的考验只会降临在有所准备的人身上。像这位向导一样仔细研究过《圣经》的人不可能不注意到其中利用假基督和说谎的先知可能进行的欺骗的警告，甚至在斯瓦米-维韦卡南达的书中也可以有过早或随意使用他的指示的谆谆告诫。不幸的是，人们从来没有把这些警告用在自己身上，却总是把它们用于他们的邻居或对手。

但应该注意的是，对我们的女士来说，结果是好的。所看到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但被唤醒的高尚情感、敬畏和狂喜——所有这些都产生了永久的结果，其中有很多好处。对灵性事物的无限热情，甚至不惜牺牲也要帮助的无私愿望——这些本身就是强大的力量，一旦产生，就会唤起远高于异象中意识所实际达到的任何世界的反应。这种感情是真实的，无论产生这种感情的设想多么不完美；因此，当我们祝贺我们的女士安全地度过

了比她能意识到的更巨大的危险时，我们可以希望，她通过这些危险获得的和平和振奋是一种永久的财富。与神性结合的深刻感觉带来了这样的幸福，这无疑是对直觉世界(菩提界)低层次的真正接触，而达到这一点无疑是值得她经历所有的痛苦的。

但学生们应该知道，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都可以在没有痛苦和可怕风险的情况下获得，只要在更普通的方法中投入同样的精力就行，这些方法已经在岁月中得到证实。如果在没有真正了解的人的指导下，强行进入未知的领域，就会招致灾难；没有人需要让自己暴露在这种危险中，因为古老的道路总是开放的，古老的说法仍然是正确的：“当学生准备好时，真师就会出现。”

IN WRITING A BOOK

写书

我们中的许多人不断地受到看不见的实体的影响，有许多我们根本不知道的方式。我们已经谈到了种族和种姓的骄傲。这种骄傲往往以一种更强烈的形式存在，即家庭的骄傲，在这种情况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祖先的影响。我知道有几个案例，在这些案例中，一个人想方设法让自己在星光界呆了很久，以便他可以盘旋在他的后代之上，试图诱导他们保持他们种族的骄傲。例如，已故的伊丽莎白女王对她的国家有如此强烈的爱，直到最近她才进入天堂世界，在这段时间里她一直在努力，直到最近并几乎完全没有成功，用她对英国应该做什么的想法打动她的继承人。她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在其他几个皇室家族中，一直保持的传统的连续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家族中的老成员有意施加的来自星光界的持续压力。

对于那些与儿子或女儿设定了某种特定关系的父亲和母亲来说，即使在死后也想努力

实现他们的愿望，这绝不是什么稀罕事。在较少的情况下，他们能够以幽灵的形式出现，以强调他们的命令。更多的时候，他们通过不断地在他们希望影响的人的脑海中保持他们对此事的想法，行使一种隐晦的、不被人察觉的影响——一种稳定的压力，普通人很可能把它当作自己的潜意识愿望。

死者成为活人的守护天使的案例非常多，母亲经常以这种方式保护她们的孩子，已故的丈夫保护他们的寡妇，持续多年。有时，这种影响并不具有保护的性质，而是为了让死者能够找到一种手段来表达他急于在世界面前表达的一些想法。受到这种影响的人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完全无意识的。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告诉我，他的故事中的精彩情节总是像受到某种启发一样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在写这些故事的时候，事先并不知道它们会如何发展，事实上，正如他所说，这些故事实际上是通过他写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许多作家和作曲家都是以这种方式受到影响的，因此，许多归功于活人的书实际上是死人的作品。

在某些情况下，死者希望宣布他的作者身份，因此，公认由死者写的书正成为现代文学的一个特点；或者，也许更好的表达方式是，我们中的许多人正逐渐认识到，不应有过去的那种老旧的，把死亡说成是一个坏的概念，尽管一个已经抛下肉体的人可能发现用自己的手写一本书有某种困难，但他完全有能力像任何活着的作者一样口述他的书。有时这种书是关于道德或形而上学的论文，但有时也是小说。如果是奥义论文，它们无疑是有益的，因为它们呈现给许多人少有的更严肃的关于奥义学的文章，他们以前即使遇到了这个话题，也不可能花心思去读它。

这类书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类书一年比一年多）是《阿林齐曼的奇怪故事》（The Strange Story of Ahrinziman），这是几年前被我注意到的一本书。让我以它为例，解释一下它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被写出来的。我知道，那些在包围着普通智力的舒适的阴霾中打瞌睡的人的第一冲动是宣称整个事情肯定是无稽之谈，其粗暴的理论是，当一个人死了，他就死了，因此他不可能口述任何东西；甚至那些知道更多的人可能会怀疑，把作

者归于一个死去的人只不过是一种新的广告形式——就像做生意的技巧一样。因此，也许我最好有话在先，我有可靠的保证，这本书至少是来自星光界的真正口述，尽管这自然不能保证它在所有其他方面都是它所声称的那样。

那些不了解我们习惯上称为“死者”的人的生活状况的人，似乎无法意识到这种生活在各方面是多么的自然，也无法理解人性在坟墓的另一边可能而且确实表现出所有不同的方面，就像在这一边一样古怪。死去的人不必被看作圣人，也不会突然变得严肃和虔诚；他和以前完全是同一个人，一样容易受到虚荣心或嫉妒心的影响，一样能够犯错。

一个星光界的作者可以采用与物质界作者相同的文学手法，可以将他的故事写成任何他喜欢的形式。当里德·哈格特 (Rider Haggard) 先生用第一人称阿兰·考特曼 (Allan Quartermain) 写路德维格-霍勒斯-郝利 (Ludwig Horace Holly)，我们不一定认为他是在讲述自己的个人经历，甚至不认为考特曼或郝利确实存在。同样，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一个死人以第一人称口述《阿林齐曼的奇怪故事》时，他可能试图给我们提供一个或多或少经过修改的自传，或者他可能只是将一个寓言或问题小说投射到一个有吸引力和引人注目的形式中；这不能被代表死去的作者，就像哈格特先生书中的人物不能代表他一样。

尽管如此，阿林齐曼还是给我们讲了一个好故事——一个在背景上完全是东方人的故事。他描述自己是一个波斯国王的私生子。他的母亲是一位在波斯人的某次进攻中被俘的希腊侍女，被合法的王后因嫉妒而杀害。为了避免这种嫉妒伤及孩子，孩子在帝国一个遥远的角落里被一个农民带大。这个孩子天生就有某种程度的灵视，能够看到他周围的自然精灵，也能看到他死去的母亲。他与一些修士接触，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并最终被带入寺庙，成为他们的灵媒。他感到不满，逃跑了并加入了山区的一个强盗团伙，但几年后又离开了他们。然后，他遇到了一个施展黑魔法的人，并拜他为师；但师父在施展魔法时死了，而学生在他死去的母亲的干预下才免于落入同样命运。

在以后的流浪中，他遇到了王子，实际上是他的继兄（杀害他母亲的王后的儿子），并通过他的灵视能力治愈了他的附体。这位王子后来登上了王位，并将我们的英雄提升到了一个荣誉的位置，然而，他对他们之间的真实关系一无所知。这时候，阿林齐曼已经结婚了，不幸的是，他娶了一个完全不配的女人，她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他，当她发现自己已经吸引了国王的好感时，就毫不犹豫地对他撒谎。通过他的灵视，阿林齐曼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他嫉妒的愤怒中通过星光界手段导致了国王的死亡。他自己继承了王位（宣布了他的血统），但在短暂的统治后被另一个夺权者杀死了。

该书的其余部分专门描述了他在星光界的经历。起初，他充满了嫉妒和仇恨，因此与各种可怕的实体合作，以便通过它们实现复仇；但渐渐地，他内心的善意凸显出来，他开始尝试帮助而不是伤害，因此通过漫长而艰难的上升过程，他最终达到了完美的幸福。

这一切有多大可能是真的呢？我们是否可以把它全部或部分看作是它所宣称的自传，或者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一部浪漫小说？当然，对于其中的大部分，我们可以说：“虽然不是真的，起码像真的”。至于故事的历史部分，我们对基督教时代之前的五世纪在波斯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但就其内容而言，我们关于那段时期的零星历史似乎与阿林齐曼所写的相当准确地吻合。对自然界隐秘的一面感兴趣的学生自然主要集中在星光界经验上，这本书主要是为了这些经验而写的，他想知道这些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从西方世界的神秘知识的角度得到证实。

那些研究得最深的人将首先承认，在这门辉煌的灵魂科学中，我们还只是在宏大的知识海洋的岸边捡石子的孩子，最全面的信息还远远没有穷尽，而且星光界条件的奇妙多样性和适应性是如此之大，说某一件事是不可能的是轻率的。不过，确实有某些广泛的确立规则，如果我们相信故事确实发生在星光界的话，其中一些规则似乎被阿林齐曼的故事所违反。不过如果我们允许他有自身的某些限制，那么书中所描绘的一切还是很到位的。如果整个故事只是一个寓言，那很好；但有趣的是，尽管阿林齐曼的叙述中有些地方与公认的事实相反，但他的叙述可能是完全诚实的。

第一个大问题是，在星光界停留两千三百年是否可能？因为我们知道，对于普通人来说，二三十年是一个合理的平均数。诚然，一个具有非凡意志力的人可以通过加强他的激情和欲望，并将他所有的力量投入到自己的低级而不是高级的一面，从而大大延长他的星光界生活；这正是阿林齐曼所做的。我在德国读到过一个案例，一个犯错的牧师在星光界呆了四百年，我自己也知道一个案例，野心和坚定的意志使一个人在星光界中呆了三百年；但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甚至没有一个例子接近阿林齐曼所说的这么多个世纪。很明显，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特例，因为他谈到许多朋友和同时代的人仍然和他在一起，有些比他进步，有些在他后面。因此，如果我们接受他的故事是真实的，那么把它看作是描述他死后第一个世纪所经历的情况，而不是表明目前存在的任何情况，这样的话可能性更大些。

虽然他热衷于奥义的知识，但除了在童年时期，他并没有表现出灵性对他的吸引力；他的行为主要是野心、激情和复仇的结果，而且他在壮年时死于暴力。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我们应该期待一个漫长的和动荡的星光界生活，其中的早期可能是非常不愉快的；我们也应该期待，逐渐的激情会磨灭，他本性中更好的一面会呈现，并且会提供进步的机会。

所有这些都是阿林齐曼所描述的，但他用大量的寓言故事围绕着它，可能很容易被误解，而且他把很可能占据四五十年时间的的事件分散到两千三百年。我们不要忘记，在星光界中，我们没有任何普通的时间测量方法。如果在肉体生活中，几个小时的痛苦或焦虑对我们来说几乎是无止境的，那么在感情和激情是本质的世界中，这种度日如年的特性会被夸大一百倍。虽然很难想象阿林齐曼真的在星光界度过了两千年，但很容易相信他在那里的逗留对他来说好像是永恒的。

但是，如果他活着时那部分是可信的，那么自他被刺杀以来已经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在这些年里，他一直在做什么？我与他并不相识，也无权进行无礼的询问，但我最近调查的一个与他有些相似的案例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可能的解释。

一位女士向我咨询，她说她的“精神向导”是古埃及的一位祭司；由于他给出的建议

很好，他的教导也很准确，所以似乎值得调查一下他说出的如此特殊的身份的原因，因为如此有尊严和正直的人几乎不可能使用普通和琐碎的冒充手段。见到他时，我立刻看到他无疑已经按照埃及仪式入道进入了某个阶位，我自然想知道他怎么可能还在星光界活动。经过调查，我发现自他作为埃及祭司那一世以后，他有过另一次投生，在一个修道院里疲惫地、不尽如人意地度过，显然是为了解除一些积累的业力；但在他死后，某些情况（似乎只是一个意外）使他与他以前的埃及环境的思想流相接触。

瞬间，前世的记忆闪现在他的意识中（我想它一直在边缘上徘徊，他一直在渴望，虽然他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渴望），它比枯燥的在修道院的一生要生动和真实得多，现在那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恶梦。他很快就完全忘记了，或者说，他认为这只不过是他的星光界惩罚中令人厌烦的一部分，所以他真的很诚实地说他是那个埃及祭司，这是他在天界的最后一世结束前，也就是在他进入最近的那次化身，成为一名僧侣之前，一直与自己认同的强大性格体。我并没有断言阿林齐曼的情况是类似的，但至少有可能是这样的。

自然，阿林齐曼是以他那个时代的人的身份来写作的，并使用他所习惯的术语，其中许多术语在我们今天听起来很奇怪，尤其是他不断地将他的符号与物质事实混淆。当然，实际上并不像他所假设的那样，人被分为三个大群体，他们的头上分别有白色、红色和金色星星的天使，就像菲比斯每天驾驶着他的战车从东到西穿过天空，或者太阳神每年在圣诞节，白日开始变长时诞生一样，都不是真实的。但是，一些古代宗教**确实**采用了与本书提出的符号学体系密切相关的体系，一个人在进入星光界生活时，脑子里充满了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按照这些想法解释一切，而忽略了这些想法没有涵盖的事实。

诚然，存在着强大的灵体，他们的进化方法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对我们来说是邪恶的；但我们通常不会与他们接触，阿林齐曼也不是在谈论他们，因为他自己承认，他的光明和黑暗的天使是曾在地球上生活的人类。他生动地描述了人的激情所建立的巨大的思想建筑，尽管他常常不能把暂时的思想形状与世界上相对更永久的现实区分开来。他给我们描述了

一场可怕的星光界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平原上到处都是战斗者的肢体残骸——这是一个可怕的细节，不可能真的发生，任何理解星光体流动性质的人都会立刻明白这一点。

事实上，如果他的言论真的被认为是代表了古代波斯人对星光界事物的认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介绍不如今天摆在奥义学学生面前的那样精确科学，也不如今天那样全面。例如，阿林齐曼似乎对轮回这一伟大的核心事实没有任何明确的把握，或者可能将其视为一种偶然的可能性，而不是将其视为人类进化的特定手段。

他对术语的使用有点令人费解，直到人们习惯了它，因为相当明显的是，他把“精神体”这个名字赋予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星光体，而他的“星光体”其实是以太体。当他把它描述为比肉体稍大，并且能够受到强酸的影响时就可以看出；这些话对以太体来说是真实的，但如果是指现在所说的星光体，就不太准确了。他还有一个令人困惑的习惯，就是把不愉快的星光界状况说成是在地平面以下，而把愉快的状况说成是在地平面以上，尽管两个层面都比我们的地球物质性更弱。他可能被这样一个事实所误导，即密度较大的星光物质确实渗透到我们的物理地球里，那些被限制在最不理想的分区的人可能经常发现自己实际上在地壳内。除此以外，毫无疑问，还有一个比物质世界更低的世界——正常的人类与之没有任何联系；但它比我们认为的世界更加物质化，而不是更少的物质化。

他经常用语言描述一些东西，使学生相信他已经无可置疑地看到了他所写的东西；然后他又以一种复杂的、不科学的方式来解释这些东西，或者把诗意的符号当作物质事实来对待，从而使我们失望。有一两次，他的概念被双灵魂理论所染——所有希望在奥义学研究中取得真正进展的人都应该谨慎地避免这种思想路线。

当他说通灵是灵性进化的必要条件时，他是错误的——尽管这可能只是一个术语问题，因为他可能指的是精神敏感度。然而，当他说一个仍然拥有肉体的人不可能完全理解或控制星光界里的力量和生命，或拥有完美的灵性视力时，他显然是错的。他的意思无疑是，或者至少应该是，一个人如果仍然局限于他的肉体，就不可能拥有这些更高的力量，因为

他没有意识到，一个人可以在生活中学习如何完全离开他的肉体，就像在死亡时一样，并且可以在他愿意时回到肉体。此外，他还对东方教义表示出无知，他认为东方教义是自私的，并认为“许多饥饿的人对光明的急切渴望没有得到满足”。然而，总的来说，他的说教是值得称赞的，没有宗派主义。

尽管研究奥义主义的学生不得不在某些方面与阿林齐曼有分歧，但我要补充的是，在许多方面我们都必须最彻底地同意他的观点。随便举几个可以找到的例子，他对战争和征服以及宗教历史的批评是令人钦佩的。我们都支持他这样的陈述：

我认为，真理与错误、善与恶，在所有宗教和所有民族中都可以找到；无论任何形式的信仰的原始教义多么纯洁，都不可能阻止未发展的人类灵魂的野心和欲望、贪婪和残忍，使教义的纯洁性发生变化，使它们变成最卑劣的目的，并在它们上面加上最严重的错误.....荒唐的教规、可怕的祭祀、令人厌恶的做法、怪诞的信仰、奇妙的理论，已经悄悄地进入了这个宗教的教义中，这些都是在其创始人的简单纯洁的教义上留下的一个又一个的污点。

他的术语也许不是最好的，但他的思想中有很多真理，即所有的邪恶都是一些好的品质的扭曲，有一天它将被转化为好的品质。他关于灵性发展的许多观点也非常值得称赞。通灵和催眠术的危险性在这个庄重的警告中得到了更好的表达：

任何人都不要把自己的主权，他的思想或身体，交到别人的手中，无论是祭司还是普通人。因为一个人的自由是他神圣的特权，把它交给别人的人比最卑微的奴隶还要卑微。

在其中一个注释中再次解释了这一点：

一个完美的出体应该是灵魂有意识地飞向一个更高的境界，从那里回来后，它应该得到加强和刷新，能够有更广博的思想和更高尚、更自由的行动，并且更强大、更完美地拥有自己的个性。把“出体”这个词用于那些半带意识的精神失常的人，他们

的敏感性使他们将自己置于其他活人或死人的迷惑性控制中，这是在宣传一个早就应该被揭穿的错误。随着通灵学的发展，所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潜意识状态都被归类为“出体”，但它们与古老的奥义信仰中发达的奥义主义者的真正出体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就像使用强力麻醉药产生的睡眠与健康性的、因疲惫而睡是完全不同的一样。催眠引起的出体对灵魂的危害不亚于习惯性使用麻醉剂对身体的危害。无论催眠者是在肉体中还是在肉体外，结果都是一样的；习惯性地使用磁力来诱导睡眠或“出体”是一种邪恶。

他准确地描述了低等品行的死者是如何挤在降神会里的，以及所谓的向导们是如何不总是足够强大来抵御邪恶的影响。他还清楚地警告我们，问询者的想法如何轻易地与被催眠的灵媒的启示相混合，这样，人们通常会得到他所希望或期待的信息或建议。他明白苦行本身是无用的，而且往往是有害的，肉体必须处于完美的健康和力量之中时，看到的异象才可靠。他也意识到灵修道路上的一些困难：

“很少，非常少的拥有必要的清晰视力的人学会了如何成功地使用它；更少的人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对知识的无止境的渴求，这将使他们有力量经历所有的危险、考验和失望，以及学习中的无限的艰辛和劳作”。

他告诉我们自古至今都适用的结论，即那些发展出最高程度的力量的人最好完全退出物质世界的活动，他也渐渐地明白，只有通过无私才有可能取得真正的进步。

一个又一个知识的小亮点跃入学生的眼帘，表明事实已经被正确地看到了，尽管由于缺乏对事实的更明确的分类，表达可能是混乱的。阿林齐曼了解护身符和药水的制作；他看到一个复仇的行为或想法是如何为邪恶的影响打开大门的，这些影响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年里紧紧抓住它的制造者；他描述了死者在场时如何导致活人想到他们，虽然活人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感知他们。

在写星光界生活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描述：邪恶的女王在死后被邪恶的想法和记忆所包围，对她来说，这些都是真实的事件；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关于奴隶的描述，那个奴隶永远在秘密的通道中不断向前和向后爬行，阿林齐曼就是通过这个通道被谋杀的。他向我们讲述了那些死后还认为自己活着的人的困惑，以及那些在意识到自己的死亡后，试图利用活人的身体作为满足其激情的媒介的人。他也理解，就空间而言，并肩站立的人如何可能完全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知道一个光荣的真理，即没有邪恶是永恒的，无论犯错的灵魂如何远离道路，最终他也会找到回家的路。

他在结尾处提出了一个我们都可以响应的希望——正如长期以来将国家与国家分割开来的无知的壁垒在知识的照射力下逐渐变薄，兄弟情谊的光芒开始微弱地照耀，同样的，更广泛的知识 and 更清晰的洞察力可能会逐步消除我们误称为死亡的，由想象造成的障碍。向我们表明，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分离，因为无论此刻我们是否碰巧拥有肉体，我们都是同一个伟大兄弟会的一员，都在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都包含在同一个永恒之爱的阳光中。

CHAPTER XIII

第十三章

OUR ATTITUDE TOWARDS THESE

INFLUENCES

我们对这些影响的态度

PROTECTIVE SHELLS

保护壳

我们已经考虑了从四面八方涌向我们的各种影响的例子。在这些影响中，有许多是令人不安和不受欢迎的；所以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即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避免或中和这些影响。在必要的时候，在自己周围形成一种临时的高级物质的盔甲，也就是学生们通常所说的保护壳，这是很容易的事情。但这是解决困难的最好方法吗？一位这方面的权威人士曾经说过，就自我保护而言，对壳最好的办法是首先不要制造它，如果已经制造了，就尽快把它打碎！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至少在除最初级的学生以外的所有学生中），通过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壳所能做到的一切，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更有效地完成，而且危险性更小，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关于各种壳的形成的确切知识有时是有用的；但是，像大多数其他知识一样，它可能会被滥用，所以在沿着这些路线花费精力之前，最好能确切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它。

要牢记的第一个伟大原则是，为保护他人而使用壳的频率应远远高于为保护自己。例如，无形的帮手们经常发现，在他们试图从各种邪恶影响中拯救一些人的过程中，做这种防御是可取的。但一般的人更经常想到的是保护自己免受各种外部影响，他通常会问如何能为此目的制造一个外壳。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行为是被允许的，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些情况归纳为三个标题，分别对应于以太、星光和思想载体。

在所有情况下，这些壳都是由意志力建造的，但在行使这种力量之前，最好知道要使用什么样的物质做壳，以及想要阻隔什么。通常给出的指示是，学生应该想到他的灵光圈以卵形的形式围绕着他，应该强烈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灵光圈的外表面，然后发挥他的意志力使它变硬，使它不被来自外部的任何影响所影响。这些指导是好的，而且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制造一个相当坚固的壳；但同时，如果这个人确切地了解他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要这样做，并能将他的意志能量只向正确的方向发出，而不是一股脑地用力量淹没整个邻近地区，那么这种努力就会省力得多，也有效得多。让我们详细探讨一下三种形式的壳，看看每种适合什么目的。

THE ETHERIC SHELL

以太壳

我们将首先看看旨在保护肉体（包括以太体）免受各种可能的危险的措施。这种外壳常见的用途有三种：在人群中保护一个敏感的人；在晚上睡觉时保护肉体；以及在某些场合防止肉体被感染的危险，当学生在工作过程中必须承受这种危险时。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如果它要有效地达到其目的，很明显，外壳必须是以太物质，而且只能是以太物质，尽管有时可能需要在其他世界同时制造其他外壳，以提供对其他类别危险的保护。

在人群中使用的保护壳的目的通常是双重的。在一个由普通人组成的混合人群中，几乎肯定会有大量的物理磁性，这种磁性对学生来说是不好的，甚至对他来说是有害的，而他制造壳的部分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这种影响。同样可能的是，在任何的人群中，可能有一定数量的不幸的人，他们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身体虚弱，不断地从别人那里吸收大量的生命力。这种吸收往往是在暂时受益的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无意识的以太偷窃狂。

一个不幸成为无意识的以太吸血鬼的人可以被比作一块巨大的海绵，随时准备吸收他能获得的任何数量的特殊化的生命力。如果他只限于吸收每个正常人抛出的蓝白色辐射，就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因为组成这些辐射的物质已经被灵光圈中的人接受并处理了。但通常这不是被吸取的全部，因为当吸血鬼接近时，他的吸力极大地刺激了这种喷出的物质，因此，不仅已经被使用过的蓝白色流被夺走，而且通过强烈的吸力，整个生命力在受害者体内的循环被加速了，玫瑰色的物质与垃圾一起通过身体的所有毛孔被吸出，而不幸的原主人还没有时间吸收它。因此，一个有能力的吸血鬼可以在几分钟内耗尽一个人的全部力量。

这样一个无意识的吸血鬼肯定总是被怜悯的对象；然而，如果因为这种怜悯，任何受害者自愿允许自己被耗尽，并认为他这样做是在服务和帮助一个非常需要的人，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吸血鬼总是在浪费他以这种方式获得的物质。它冲过他的身体，在没有适当吸收的情况下再次排出，因此，他永远不会满足他的饥渴，用印度的一句谚语来说，努力通过巨大的自我牺牲来填补他，就像把水倒进一个有洞的袋子里一样。

真正能帮助一个确认的无意识的吸血鬼的唯一办法是，严格限制地提供他所渴求的生命力，同时努力通过磁力引导，恢复他以太体的弹性，这样就不会再发生永久的吸力和相应的泄漏。由于以太体缺乏弹性，这种泄漏总是通过身体的每一个毛孔流走，而不是像一些学生认为的那样，通过以太体的某种撕裂或伤口；事实上，任何永久性撕裂或伤口的想法都与以太物质的条件和以太体的构成不相容。

坚固的外壳是保护自己免受这种吸血鬼侵害的一种方式，而且对许多人来说是目前可能的唯一途径。

在正常人和健康人的情况下，当人在睡眠或在出体中离开时，留下的肉体通常没有问题，因为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如果肉体受到任何形式的攻击，身体会立即召回游荡的灵魂，因此，一旦有必要，人就会回到身边保护自己。肉体有自己的意识，与居住在其中的人的

意识完全不同 – 它确实是一种模糊的意识，但仍然能够知道它的载体何时处于危险之中，并本能地采取它力所能及的任何措施来保护它。我亲眼看到，当身体的主人被牙医的笑气驱赶出身体时，这种意识就表现出来 – 当牙齿被拔出时，这种身体意识表现为模糊的叫喊和低效的抗议行动，尽管这个人自己事后报告说他对手术完全没有意识。

由于肉体总是通过交感振动与星光体紧密相连，即使后者离它很远，任何威胁到肉体的干扰几乎肯定会立即传达给自我，而自我会迅速返回去查看。

然而，有一些不正常和不幸的人，他们受到某些实体的攻击，这些实体希望抓住和迷惑他们的身体，这些人有时有必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保持他们的个人财产。或者，也许环境可能迫使学生在非常不理想的环境中睡觉 – 例如，在铁路车厢里，与吸血鬼类型的人或粗俗的和不宜接触的磁力排泄有密切的身体接触。在这两种情况下，一个强大的以太壳可能是解决困难的最好方法，尽管学生可以选择制作一个强大的为保护身体为目的的思想形状。如果能诱导一个适当类型的自然精灵进入思想形状，并对执行其保护目的感到高兴，这样的思想形状可能会变得更加有效和生动。

保护免受感染的想法是很明显的，不需要特别评论。这种感染只有通过某种物理病菌才能进入，而抵御这些病菌的密集的以太物质墙是一种可靠的保护。然而，决不能忘记的是，将某种类型的物质拒之门外的外壳也必然将物质留在里面；因此，在保护我们自己免受可能带来传染的病菌侵害时，我们也在使肉体与自身的大量散发物紧密接触，其中许多是明显有毒的。

在上面提到的情况下，要制作的外壳只是由以太物质构成的，而希望制作外壳的人必须记住，他的以太体与星光体或思想体绝不是同质的。后两者都采用因果体的卵形部分的形状和大小，它的特征只有通过星光体和思想体才能在低级世界中表现出来。然而，以太体的形状与肉体相同，并从肉体表面向各个方向略微突出 – 也许是四分之一英寸左右（约0.64厘米）。因此，如果要采用使灵光圈外围密集化而做壳的计划，尝试这个实验的人必

须记住这个外围的位置，并相应地引导他的意志力。

然而，他还有一个选择，就是用周围大气中的以太物质做成一个卵形的外壳。这种方法在许多方面都是可取的，但需要更大的意志力，和对物理物质如何被它塑造的方式的更明确的知识。这种外壳，虽然普通人看不见，但纯粹是在物质世界中，因此只保护它的创造者免受绝对的物质辐射。它丝毫不影响游荡的思想或倾向于产生各种激情和情绪的星光振动的进入。

有些敏感的人发现一旦接近那些患有任何弱点或疾病的人，就立即在自己的身体上再现患者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以太壳可能是有用的，因为没有它，敏感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会因为这种异常敏锐的同情心而无法帮助这些人。

同样，对于那些因工作需要而必须在现代文明的可怕喧嚣中生活和活动的人来说，这样的外壳有时是有用的，因为它至少能给疲惫不堪的神经以恢复的机会，保护它们暂时不受构成现代生活的所有多重振动的侵袭。

SHIELDS

保护盾

在某些情况下，需要的不是包围整个身体的外壳，而只是一个小的局部保护盾牌，以保护自己免受某些特殊的临时接触。所有敏感的人都知道，西方握手的习惯往往带来真正的折磨，在接触后往往会持续几个小时。通常，不顾一切地避免握手可能会造成冒犯，或者给人以骄傲或自以为是的印象。这种困难通常可以通过意志的努力来避免，用一个强大的暂时性的以太物质的盾鞘覆盖右手，这样敏感的人可以忍受不愉快的接触，而不会让带

着不良磁性的粒子进入他的身体。

与此性质相同的是作为防火措施的壳，虽然需要更多的实用魔法知识才能成功操作。我曾有一次降神会上，在我的手掌上做了一个这样的以太物质外壳，它做得非常有效，虽然它十分薄，无法用感官来观察，但它仍然使我能够在手中拿着一块燃烧的煤有几分钟，当我拿着它时，我能够用煤点燃一张纸。同一想法的一个更广泛的应用是，在经常描述的走火实验中，在发光的灰上或在参与者的脚上铺上或套上更大的保护盾。

A WARNING

警告

希望在睡眠中保护自己的肉体的学生，要被警告不要重蹈我朋友的覆辙。前段时间，一位值得尊敬的朋友在某个场合花了很大的力气，用一个特别坚不可摧的外壳包围自己，但却用星光物质而不是以太物质制成，在离开肉体时把它带走了。结果自然是，他的肉体完全没有受到保护，而他自己则整夜漂浮着，被围在三重盔甲中，完全无法发出任何振动来帮助任何人，也无法得到老师或朋友对他的任何爱的想法的帮助或有益的影响。

THE ASTRAL SHELL

星光壳

制作星光外壳自然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目的，因为它们必须只与激情和情绪有关，主要归为三类。首先，可以在星光体周围形成一个壳，以阻挡他人故意指向学生的情绪振动，如那些愤怒、嫉妒或仇恨的振动；第二，阻挡低类型的偶然振动（如那些唤起感官欲望的

振动），这些振动不是故意指向学生的，而是漂浮在周围的大气中，并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偶然影响到他。第三，学生可能会发现，如果他一直被低级的思想所困扰，在他致力于冥想的时候，用一个特殊的外壳包围他的星光体是很有用的，这些思想带来了会引起不良的情绪的星光物质。

在任何或所有这些情况下，意志的努力都应该指向星光体的表面——不是指向与肉体的形状和大小完全相同的更密集的星光物质的对应物，而是周围成卵形的星光体光圈的表面，如在《可见和不可见的人》（Man Visible and Invisible）中的插图所描述的。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在所有其他制造外壳的情况下，必须有一个清晰的思想画面，而且人的全部意志力必须集中在明确的努力上至少几分钟，以创造必要的形状。还必须记住，这种致密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自然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一种不是在通常情况下的物质安排，因此，在相关的体中会持续存在着恢复其正常状态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在外壳中存在着一种持续的瓦解趋势。因此，意志的努力必须产生明确的印象，至少在几个小时内足以抵制这种温和但持续的瓦解倾向，否则外壳将逐渐出现漏洞和破烂，从而无法实现其目的。一个需要长期使用的外壳应该经常更新，因为不这样做的化，它很快就会崩溃。

关于星光体，我们必须牢记我在以太体的情况下提到的同样的考虑，即如果一个壳能阻止振动进入，它也会阻止振动输出。因此，在自己周围制作星光外壳的学生应该注意，只用星光界的低级层面的材料来制造，因为只有这种物质才能对与感性、恶意、仇恨、嫉妒和其他所有这些无耻的激情有关的低级和不受欢迎的振动作出反应。相反，更精细的情感总是通过更高层次的物质来表达自己的。没有必要在外壳中使用任何这种高级物质。事实上，如果使用这种高级物质，其结果将非常不理想，因为，首先，一个人将远离任何可能发送给他的友好情感流，其次，他将使自己暂时无法向他人发出类似的情感流。

有人可能会问，普通人甚至年轻的学生怎么可能知道他在制作外壳时使用的是哪种星光物质呢？答案是，这并不比制作外壳的概念更难。如果他要用星光物质制作外壳，他必须首先想到他的灵光圈的界限，然后在所有这些点上使物质密集化。因此，这个过程可以

被描述为对想象力的明智运用；这种想象力也应该被这样的概念引导，即星光体由七种不同密度的物质组成。意志应该被引导到对这些物质进行分类，只选择（比如说）三个较低的子平面的材料，并专门用这些材料形成外壳；尽管学生可能无法通过灵视看到他努力的结果，但他不必怀疑它可以产生的效果，除了他想象的那些物质，没有任何类型的物质会直接受到他能够发出的意志流的影响。

THE MENTAL SHELL

思想壳

围绕思想体制作的外壳与星光外壳不同，其目的不再是为了防止不良情绪，而是为了防止不良思想。在三种主要情况下，这种外壳可能是有用的：第一，在冥想时；第二，当睡眠临近时；第三，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没有它的帮助，低级的思想可能会猖狂。

用于冥想的思想壳的作用是阻挡大量的永远在大气中游荡的低级思想。没有什么外壳能阻止人自己头脑中产生的游荡思想；但我们大多数的思想游荡是由其他人留下的随意漂浮的思想从外部冲击造成的，而这些思想的侵入至少可以通过外壳来阻止。但在这里，建议最好是只用较低的思想物质来制作这样一个外壳，否则有用的思想可能会被挡在外面，或者当他向真师倾泻思想时，他自己的思想可能会受到阻碍。

许多人在试图入睡时发现自己被游荡的思想流所困扰；一个思想壳可以使他们摆脱这些来自外界的思想。这样的壳只是暂时的，因为它起作用的时间只要足够让人平静入睡就行。当人离开他的肉体时，他将带着这个思想物质的外壳离开，它的任务就完成了，因为制造外壳的全部目的是让他离开身体。当壳破裂时，游荡的想法或思想上的忧虑可能会重新出现，但由于这个人那时已离开他的物理大脑，这不会影响身体的休息。只要他还在他的肉体中，思想作用就会影响大脑的粒子，并在那里产生很多活动，可能很容易使人无法

离开肉体而入睡；但当他一旦离开肉体，同样的担忧或游荡的思想就不会使他回到肉体中。

第三种情况就不那么简单了。某些思想组合，有些是完全可取的，有些是完全不可取的，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就拿这个例子来说：众所周知，深刻的虔诚和某种形式的感性经常几乎不可分割地混合在一起。一个人如果发现自己被这种不愉快的结合所困扰，那么他可以用一个坚固的外壳将他的低级思想层面包围起来，从而获得虔诚的好处，而不会受到感性欲望的不良影响，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将有效地将低级的影响拒之门外，同时仍然允许高级的影响在他身上不受阻碍。在思想世界里有很多不同的现象，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THE BEST USE OF A SHELL

壳最好的用处

当必须制作保护壳时，用我上面指出的方法可能是最容易制作的，但仍有一个进一步的考虑 – 即总体而言，外壳是否是一个不可取的东西。它有它的用途 -- 事实上，它在应用于其他人身上时是非常必要的。无形的帮手们知道，当他试图缓解一些可怜的被骚扰的，还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灵魂时是非常有价值的，要么抵御来自外部的明确和故意的攻击，要么抵御无处不在的令人厌倦的游荡思想的漩涡。但是，为自己使用外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弱点或缺陷的承认，因为毋庸置疑，如果是正常的，我们应该不需要这种性质的保护。

A BEAUTIFUL STORY

一个美丽的故事

基督教会传统中的一个美丽的小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据记载，在亚历山大城后

面的某处沙漠中，曾经有一个修道院，其院长拥有灵视的能力。在他的修士中，有两个年轻人，他们在纯洁和神圣方面有特殊的美名——这些品质应该是所有僧侣都有的，但有时却不是人人都有。有一天，当他们在唱诗班唱歌时，修道院院长想到把他的灵视能力用在这两个年轻人身上，试图发现他们如何在日常生活的诱惑中保持这种特殊的纯洁。他看了看第一个年轻人，发现他用一个像闪闪发光的水晶似的壳包着自己，当那些诱惑人的魔鬼（我们称之为不纯洁的思想形状）向他冲来时，它们会撞上这个壳，然后摔落下来，但没有伤到他，所以他一直呆在壳里，平静、冰冷、纯洁。

院长看了看第二个年轻的修士，他看到他没有在自己的周围建造外壳，但他的心充满了对上帝的爱，这种爱永远从他身上向四面八方散发出来，形成对同胞的爱的洪流，所以当那些诱惑人的恶魔冲向他时，他们都被这种强大的洪流冲走了，所以他也保持着纯洁无瑕。据记载，院长说，第二个修士比第一个更接近天国。

THE BETTER WAY

更好的方式

也许我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达到这位第二位年轻僧侣的水平；但至少这个故事在我们面前树立了一个比单纯的自我保护更高的理想，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一些教训。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防止自己产生优越感或分离感。我们必须避免过多地考虑自己的危险。我们必须使自己经常处于倾注爱的状态；我们必须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当我们遇到一个人时，我们的态度当然不应该是：“我怎样才能防备你呢？”而是“我能为你做什么？”正是这后一种态度唤起了更高的力量，因为它反映了太阳神的态度。正是当我们给予时，我们变得适合接受，我们是神本身强大力量的渠道。

我们甚至不需要过多地考虑个人的进步。我们有可能只顾着想：“我怎样才能进步？”而忘记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可以做什么来帮助？”有一些好同修，甚至是我们中最好的同修，一直在检查自己的进步，以至于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孩子，当分给他们花园中的一块地时，他们不断地拔起植物，看看根部的生长情况。这种过度焦虑是一种真正的危险；我知道很多人在做最美好的利他主义行动时，却永远无法确定他们的意图是否真正无私，因为他们总是怀疑是否是出于一种自私的愿望，是因为想避免因看到别人的痛苦而引起的不适，才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

这些同修应该记住，自我检查可能会退化成病态的反省，而主要的目标是他们应该认定正确的方向，然后就直接去做他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引用基督教的故事，他们应该首先用上帝的爱充满他们的心，然后（不要把所有的时间花在衡量这种爱，看它是增加还是减少）应该把他们的全部注意力转移到爱他们的同胞的实际表达中。这种爱的流露带来的防御不仅比任何数量的壳都要好，而且也是一种能产生巨大结果的投资。因为不考虑结果的人恰恰是产生最大结果的人。

我们已经读到了神圣的化身的辉煌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已经赢得了在不可言喻的极乐中安息的权利，但还是选择留在地球上，以便产生不可估量的灵性力量流，这些力量被注入到一个强大的力量库里，用于帮助他们欠发达的同胞们的进化。伟大的圣人阶制受托为“伟大的人类孤儿”的利益分配这种力量，他们（甚至他们的学生，在他们的指导下）在必要时利用这种力量。

毋庸置疑，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与“化身”的神奇成就相提并论；但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在这个强大的水库中添加一些小水滴，因为每当我们倾注完全不考虑自我的爱或奉献时，我们产生的结果远远超出我们的能力。

所有的爱或奉献，无论多么高尚，只要其中有最起码的自我考虑（如一个人希望得到他的爱的回报，或因他的奉献而得到保护或救赎的回报，这样做的人不想着：“我多么爱

某某啊！”而是：“我想知道某某有多爱我”），所有这样的爱或奉献都会在封闭的曲线中发出它的力量，而这些力量所产生的业力将一个人捆绑起来，使他重新投生，以便使他可以接受业的果报，善业的捆绑像恶业的捆绑一样肯定。

但是，当自我被完全遗忘时，当这种思想在被倾注的爱之流中不再夹杂时，当曲线不再封闭而是开放时，那么业力就不会束缚人，也不会将他带回人世中。然而，效果已经产生了，它是一个远远超过我们任何想象力的效果，因为那条开放的曲线一直延伸到太阳神本身，而感应正是来自于祂；尽管这种感应不可避免地给那个用爱和奉献感召它的人带来了一些进步，但它同时也将灵性力量注入了伟大的化身的水库。因此，每一个没有丝毫自我色彩的思想都是直接帮助世界的思想，因此，爱的流露是比最强大的壳更好的防御，被神圣之爱的力量充满的人不需要保护，因为他生活在上帝的心中。

THIRD SECTION

第三部分

HOW WE INFLUENCE OURSELVES

我们怎样影响自己

CHAPTER XIV

第十四章

BY OUR HABITS

用我们的习惯影响自己

FOOD

食物

有一句话是关于基督说的，大意是：不是把什么放进嘴里，而是从嘴里出来的东西真正玷污了这个人。不管他是否说过这句话，毫无疑问，一个人可能会因为他放入口中的东西而被玷污。

我们吃的食物被带入身体，我们实际上使它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所以很明显，它所带的磁性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食物的物质纯度和磁性纯度都很重要，但有些人忽视了一个，有些人忽视了另一个。例如，在印度，人们非常重视磁性的纯净度，一个人不会吃被一些低种姓的人的磁力所影响的食物。另一方面，他比我们西方人更不注意食物准备工作中的清洁度，忘记了物质上肮脏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在磁力上是纯净的。我们通常对物质的清洁度很重视，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磁性纯净度的问题。

对食物的磁性影响最严重的是，在准备食物的过程中，厨师的手经常接触到它。人的

特殊磁性通过双手流露得最为强烈，因此，被双手触摸过的食物不能不带有强烈的磁性。这在糕点和面包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在那些太过落后而没有学会使用机器的国家，这些东西都是用手揉的。如果不是因为幸运的是，在烘烤或烹饪过程中火的作用会消除大多数种类的物理磁性的痕迹，所有用这种方式制作的食物都绝对不适合食用。不过，厨师仍旧应该尽可能少地接触食物。因此，在烹饪和供应一切食物时，应该始终使用容易消磁的勺子和汤匙；而且应该保持它们严格的清洁。

为了防止任何可避免的磁力混合，许多奥义学学生坚持始终使用自己的私人杯子和勺子。布拉瓦茨基夫人强烈建议这样做，并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每顿饭前都要对所用的杯子和勺子进行消磁。普通人不会注意这样的事情，但试图踏上奥义之路的学生必须更加小心。只要意志坚定，就有可能使食物消磁，只要稍加练习，只需挥挥手，再加上强烈的想法，几乎可以瞬间完成。但必须记住，消磁既不能去除物质上的污垢，也不能去除污垢的星光对应物，尽管它可以去除其他星光的影响；因此，必须采取一切预防措施，确保所有烹饪过程中的清洁度是完美的。

在我们吃饭的时候，食物也会吸收那些离我们很近的人的磁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印度，人更喜欢单独吃饭，不能让低种姓的人看到他在吃饭。在公共场合，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吃饭，如在餐馆里，所产生的磁力混合总是不可取的，应尽可能地避免。一个人自己家庭的磁力通常更与自己的相应，而且无论如何，一个人已经习惯了它，所以它比突然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振动组合更无害，陌生振动中许多振动很可能与我们自己的振动不协调。

然而，每种食品中总是有两种磁力——内部的和外部的——前者属于它本身的特性，后者则是从外部施加在它身上的。卖东西的商人和厨师的磁力都属于后一种，因此可以通过火的作用来消除；但食物中固有的磁力却完全不受这种作用的影响。例如，对动物尸肉进行再多的烹调，也无法消除其固有的令人厌恶的特性，也无法消除它所饱含的所有痛苦、恐怖和仇恨的感觉。能看到这种磁力和它所产生的振动的人，就不可能吃肉。

INTOXICATING LIQUORS

致醉的酒

事实上，如果无知的人能够看到他们自私放纵的隐秘一面，他们的许多有害的生活习惯会立即变得不可能。即使是那些聚集在酒吧吧台周围喝酒的发展未成熟的人类，如果他们能看到围着他们的这一类实体 — 那种最低级和最残酷的原始进化类型，一个暗灰色的，以难以描述的恐怖生长的真菌团，也一定会吓得缩回去。甚至比它们更糟糕的是，围着喝酒的人的是一群可怕的死去的酒鬼，他们从原本应该比这更好的星光生活里堕落，他们是一群酒气熏天的人类渣滓，他们活着时用致命的放荡污损了神圣的人的形象，现在围着他们的继任者，怀着一种令人厌恶的欲望，用狰狞的目光和嘲讽的笑声怂恿喝酒的人进行更疯狂的狂欢。

除了这一切以外，还有沉迷于醉酒给星光体和思想体带来的无可置疑的恶化。那些急于为满足无耻的欲望寻找借口的人经常声称，食物和饮料纯粹属于物质世界，对人的内在发展影响很小。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常识，因为人的肉体与星光体和思想的联系极为密切，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每一种物质都是另一种物质的对应物，肉体的粗糙和低俗意味着高级载体的类似状况。

星光物质有许多类型和密度，所以一个人的星光体有可能是由非常粗糙和粗大的颗粒构成的，而另一个人的星光体可能是更精致和细腻的。由于星光体是情感和激情的载体，因此，一个人的星光体如果是粗糙的，就会主要被低级和粗糙的各种激情和情感影响；而一个人如果有一个更精细的星光体，它的颗粒就会最容易对更高和更精致的情感和愿望产生振动。因此，一个人如果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粗重和不纯净的肉体，同时也为自己构建了粗重和不洁净的星光体和思想体。训练有素的灵视者一眼就能看到这种效果，他很容易区分一个用纯净食物喂养肉体的人和一个用致醉的酒或腐烂的尸肉污染肉体的人。

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有责任尽可能地发展他的所有载体，以使它们成为灵魂使用的完美工具，而灵魂本身正被训练成太阳神手中的合适工具，以及神圣之爱的完美渠道。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是，人自己应该彻底学会控制低级的身体，以便除了他认可的思想 and 感觉之外，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思想和感觉。

因此，所有这些载体都必须处于尽可能高的效率状态；它们必须是纯洁的、干净的、没有污点的；很明显，只要人把不好的成分放进肉体，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除非食物是纯洁的，否则即使是肉体和它的感官知觉也不可能达到最佳状态，同样的道理在更大程度上也适用于高级身体。如果不纯的或粗糙的物质被吸入它们，高级感官也不会清晰；任何这种性质的东西都会堵塞并使它们变得迟钝，因此灵魂使用它们会变得更加困难。沉溺于酒精或肉食的饮食对任何真正的灵性发展都是致命的，那些有这些饮食习惯的人在自己的道路上设置了严重的、完全不必要的困难。

在生活中，除了这一点以外，还有其他是需要注意的。如果通过将不纯的颗粒引入他的肉体，这个人给自己构建了一个不体面和不干净的星光体，我们不要忘记，他死后将不得不在这个堕落的载体中度过他生命的第一部分。就像在物质世界中，他的粗俗吸引了各种不受欢迎的实体，这些实体就像寄生虫一样，把他的载体当作自己的家，并在他体内找到了对他们低级激情的回应，所以他在死后也会因这种同伴关系而受罪，并且因他在活着时设定的星光界生活条件而受到严重影响。

FLESH-EATING

吃肉

所有这些后果不仅适用于沉溺于酒精，而且也适用于以尸体为食的盛行做法。这种习

惯也和另一种习惯一样，产生了一致的效果；这也和另一种习惯一样，吸引了各种不受欢迎的实体围着吃肉的人 — 它们有着可怕的张开的红嘴，比如那些聚集在有肉的地方吸收血腥味的东西。对一个灵视者来说，看到一位女士被肉店里这种奇怪的东西所包围，确实很奇怪，也很可怜，她认为自己很高雅，很有气质（她不可能真正高雅，否则她就不会在肉店里了），却跑去检查战场上因为人类如狼似虎的对血腥的欲望，而对在动物王国中投生的神圣生命的残酷的、无休止的屠杀留下的尸体。她没有意识到，总有一天，那些因为支持屠杀而使人类记录上染上这一可怕污点的人，这些每天都在野蛮、无用地谋杀神性耐心的显现形式的人，将发现自己与至高无上的神面对面，并从祂创造世界的声音中听到令人震惊的事实：“你们对我的小生命中最小的一个这样做，就是对我这样做。”

当然，现在是时候了，在我们所自诩的进步中，我们所谓的文明上的这个肮脏的污点应该被清除。即使只是出于自私的原因，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也应该这样做。请记住，这些被谋杀的生物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明确的实体 — 不是一个永久的转世个体，但仍然是一个在星光界有其生命的实体。请记住，每一个动物都会在星光界停留相当长的时间，对所有被施加的不公正和折磨发出不平和恐怖的感觉；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有可能模糊地意识到笼罩在屠宰场和肉店上空的可怕气氛，以及它如何在许多地方对人类产生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这些恐怖作用在那些最没有能力抵抗它们的人身上 — 儿童。他们比顽固的成年人更加脆弱和敏感；因此，对他们来说，空气中不断有无缘无故的恐惧感 — 对黑暗的恐惧，或对片刻独处的恐惧。一直以来，我们身边都有可怕的力量在发挥作用，而这些力量只有奥义学学生才能理解。整个宇宙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可能对我们的年轻动物兄弟进行可怕的屠杀而不会感受到对我们自己的无辜孩子的影响。

可悲的是，一位女士居然能够进入肉店 — 由于她的祖先沉溺于这种令人震惊的食物形式，她的各种载体已经变得如此粗糙，以至于她可以站在那些流血的尸体当中而不被厌恶和恶心所征服，并且可以在最可怕的星光气氛中而没有丝毫的意识。如果我们把任何一

个从未被这种腐肉腐蚀过的人带到这样的地方，毫无疑问，他将对那些恶心的、淌血的肉块感到厌恶而退缩，也会被那些猖狂的、邪恶好战的星光实体所窒息。然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样一个可悲的景象：一位与生俱来就应该细腻敏感的女士，她的肉体 and 星光体的组成是如此粗糙，以至于她既没有观察到看得见的恐怖景象，也没有感觉到包围她的看不见的恐怖。

遗憾的是，人们因这些有害的习惯而给自己带来的所有大量恶果都可以轻易避免。没有人需要尸肉或酒精。事实一再证明，没有它们，人就会更好。在这个行为中，实际上所有的论据都在一方，而另一方没有任何可说的，除了人的断言：“我要做这些可怕的事情，因为我喜欢”。

例如，关于吃肉的问题，不容置疑的事实是：(1) 选择得当的素食比同等数量的死肉含有更多的营养；(2) 许多严重的疾病来自于这种吞食死尸的令人厌恶的习惯；(3) 人不是天生的食肉动物，因此这种可恶的食物不适合他；(4) 人吃素会更强壮，更好；(5) 吃尸肉导致放纵喝酒，增加人的动物激情；(6) 素食饮食在各个方面都比肉食便宜，也更好。(7) 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种植小麦比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种植牧草可以养活更多的人；(8) 在农耕的情况下，可以为更多的人找到种地的健康工作。(9) 吃肉的人要对屠宰人的罪恶和堕落负责；(10) 食肉的饮食对真正的发展是致命的，并对星光体和思想体产生最不理想的结果；(11) 人类对动物界的责任不是肆意屠杀，而是协助其进化。

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支持其中每一点的最充分的证据将在我的书《奥义学一瞥》(Some Glimpses of Occultism) 中找到。没有人需要这些食物，食用这些东西只是一个自私的放纵问题。大多数人在无知的情况下做出这种行为；但请记住，在知道真相的情况下继续这样做是一种犯罪。尽管它们广泛传播，但这些只不过是邪恶的习惯，只要稍加努力，它们就可以像其他习惯一样被抛弃。

SMOKING

吸烟

另一个同样有害、同样广泛传播的习惯是吸烟。就像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一个人立即对任何关于他应该放弃坏习惯的建议表示反感，并说：“为什么我不应该在这些问题上随心所欲？”关于肉食，答案是非常清楚的，因为这种做法不仅严重伤害了食肉的人，而且在提供肉品时还涉及可怕的犯罪和残忍的行为。就喝酒而言，除了对饮酒者本身的影响外，也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购买这种有毒的液体，他是在鼓励一种有害的贸易，帮助创造对酒的需求，而酒引诱成千上万的同胞酗酒，并引诱他们走向自己的毁灭。任何为饮酒而买酒的人都不能逃避他在这方面的一份责任。

可能有人会说，关于吸烟，情况有些不同，因为在获得烟草时不需要残忍，也不会像酒精那样毁掉生命。这是真的，如果吸烟者能够完全封闭自己，不与其他人接触，如果他不希望有任何性质的灵性进步，那么他的论点到目前为止是成立的。如果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他有时至少要与他的同伴接触，他没有权利让自己成为别人的麻烦。有许多人，由于自己深陷在同样的污染中，对烟草的恶心气味没有异议；但所有使自己远离这种东西的人都知道，烟草的粗糙和难闻的味道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强烈的厌恶。然而，吸烟者对此并不在意。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这是一个绅士在知道会冒犯他人时唯一会故意做的事情；但这种有害的习惯对这种习惯的奴隶的影响似乎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完全没有能力抵制它，所有的绅士本能都在这种疯狂和可憎的自私中被遗忘了。

任何能对一个人的性格产生这样的影响的东西，是所有聪明人都会避免的东西。它的不洁是如此之大，如此有渗透力，以至于习惯它的人绝对是浸泡在其中，而且对较纯的人的嗅觉是最令人反感的。由于这个纯粹的生理原因，任何与他的同伴接触的人都不应该沉溺于这种最令人反感的做法，如果他这样做，他就会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只考虑自己的自私享受的人，并愿意在抽烟时给他的同伴带来许多痛苦。除此之外，它还产生致死作用以及

带来各种疾病 – 伤害吸烟者的喉咙、吸烟者的心脏、导致口腔癌、消化不良和其他疾病。因为众所周知，尼古丁是一种致命的毒药，即使是少量的尼古丁，其效果也不会好。

为什么人要采用一种产生所有这些不愉快的结果的习俗？除了他自己教他自己喜欢它之外，绝对没有答案；因为不能假装说它在任何方面是必要的或有用的。我相信，在某些情况下，它确实可以舒缓神经；这是它作为一种毒药的部分杀伤力，但这种结果同样可以通过其他更不令人讨厌的手段来实现。对一个人来说，养成一种使他成为奴隶的习惯，对他自己来说是邪恶的；如果这种习惯带来了对他入不断造成困扰的恶业，那就是双重的邪恶。

没有一个孩子天生喜欢这种邪恶杂草的令人厌恶的味道，但是，由于其他比他大的人沉迷于此，他痛苦地挣扎着，克服了它起初引起的自然恶心 – 那是他健康的年轻身体对引入这种污染物质的抗议。于是他逐渐强迫自己忍受它，并最终成为它的奴隶，像他的长辈一样。它阻碍了他的成长；它把他引向坏伙伴；然后呢？他通过这种“男子汉”的恶习来证明自己初露锋芒的男子气概。我知道父母经常建议他们的孩子不要吸烟；也许如果他们为他们树立戒烟的榜样，他们的贤明劝告会产生更大的效果。这是另一个可以轻易避免的恶习 – 只需要不做就可以了。

这种污秽的做法所产生的不洁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这是一个公理，即任何种类的身体污秽总是意味着星光体污秽，因为不纯的东西的对应物本身不可能是纯的。就像身体的神经振动被毒药扼杀一样，星光体和思想体的振动也是如此。为了在奥义之路上取得进展，一个人需要把他的各种载体尽可能地整合起来，以便它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对任何种类的振动作出反应。因此，他不想让他的思想波变得死气沉沉，他的星光体被污秽和有毒的颗粒所拖累。许多自称是学生的人仍然坚持这种令人不快的习惯，并试图找到各种软弱的借口来掩盖他们没有力量摆脱这种恶习的事实；但事实仍然是事实，在这些事实面前，能够看到这种灾难性的习惯对高级载体的影响的人，肯定不可避免地意识到它的严重危害。

它对死后在星光世界的影响是显著的。这个人的星光体已经充满了毒药，以至于在它的影响下变得僵硬，无法正常工作或自由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人就像瘫痪了一样，可以说话，但不能行动，而且几乎完全与所有高级影响隔绝。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的星光体中受毒物影响的部分逐渐解体时，他才会从这种令人不快的困境中走出来。

DRUGS

吸毒

服用鸦片或可卡因虽然不那么常见，但同样是灾难性的，因为从奥义学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对进步具有破坏性并且是致命的。为了缓解巨大的痛苦，这些药物有时是必要的；但应该尽可能少地服用，决不允许堕落成一种习惯。然而，知道如何做的人，可以在鸦片对肉体产生作用后，从星光体和思想体中消除其恶果。

几乎所有的药物都会对高级载体产生有害的影响，因此应尽可能避免使用这些药物。在某些情况下，显然需要使用药物，因为它们确实是治疗某些疾病的特效药；但这种情况很少，在更多的情况下，如果周围环境是纯净和健康的，自然界本身就会迅速治愈。

关于身体的治疗，预防明显优于治疗，而那些理性生活的人很少需要医生的服务。在任何情况下，都应绝对避免使用与活体解剖有关或通过活体解剖获得的动物血清和产品。应该记住，茶和咖啡本身含有称为茶碱和咖啡因的药物，这些药物是有毒的，因此，过量饮用这些饮料是一件坏事，特别是对成长中的儿童来说；事实上，我倾向于这样的观点：虽然适量饮用不会造成严重伤害，但能够避免饮用的话会更好。

CLEANLINESS

清洁

医生们通常同意身体清洁的必要性，但奥义主义的要求比他们严格得多。身体以难以察觉的汗液形式不断抛出被身体拒绝的废物，因为它是有毒和腐烂的垃圾，其在星光界和思想界中的对应物具有最不可取的特性。污垢在高级世界往往比在物质世界更令人讨厌，正如在物质世界，它不仅本身是污秽和有毒的，而且还不可避免地滋生危险的微生物，所以在这些高级世界，它吸引了低级的自然精灵——那种明显对人类不利的类型。然而，许多人习惯性地带着一层污垢，因此确保自己拥有令人不快的星光和以太生物的随从。

因此，每天彻底的洗澡甚至比卫生上的需要更有神秘意义，如果没有身体的洁净，思想和感觉的洁净就不可能存在。身体上的污垢是令人不快的，但在星光和思想世界的污垢不仅仅是令人不快的；它们是有毒的，不仅对自己，而且对其他人都是危险的。人的磁性是通过身体的毛孔冲出来的，带着生命力的剩余部分。因此，如果这些毛孔被污物堵塞，磁力就会在被排出的路上被毒害，并对周围的人产生有害的影响。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不断地与周围的人交换我们身体的微粒，因此我们的身体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对待它们，因为它们不断地影响我们的兄弟，我们共同的在天之父的孩子。对最基本的兄弟关系概念的理解告诉我们，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纯洁和干净是对他人的绝对责任。如果一个人完全干净，他的排出物就会带着健康和力量，所以当我们使自己更纯净时，也是在帮助别人。

OCCULT HYGIENE

奥义卫生

这种辐射在手指和脚趾的末端最强，所以在这些影响渠道上，应该比平时更注意严格的清洁。一个不小心的人，如果允许污秽物在他的指甲里堆积，那么他的手指末端就一直在涌出星光质的东西，在物理世界里就相当于一股特别恶心的污水，这种影响使他的周围对任何敏感的人都会产生非常不愉快的感觉，并使他在许多情况下造成伤害，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他本来是做善事来的。

出于同样的原因，对脚的特别照顾是必要的。他们不应该被包裹在对他们来说太紧的靴子里，厚重的步行靴除了绝对必要外，不应该穿很长时间，应该被柔软、宽松和舒服的鞋取代。事实上，只要有可能，最好让双脚完全不穿东西，或者在没条件这样做的情况下，应该使用轻便的凉鞋，不穿长袜或袜子。在我们的肮脏的大城市里，这个计划很难在户外被采用，但在乡间别墅和海边肯定是可行的。在任何地方的室内都可以这样做，而且身体会更健康、更舒适，从奥义学的角度来看也是正确的。但是，我们都是时尚的奴隶，以至于任何生活和穿着合理的人都可能被认为是疯子，我想，期望人们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去做对他们来说显然是最好的事情是没有希望的。

从奥义学卫生的角度来看，对头部也应该非常注意，只要有可能，就应该让它不被遮盖，而且永远不要让它变热。帽子是一种完全不必要的服饰，没有它，人们在各方面都会好很多；但在这里，像往常一样，可能又是时尚的愚昧挡住了常识的道路。当我们想到，即使在最冷的天气里，我们也习惯性地让脸部完全裸露，尽管脸上的毛发通常很少，而我们却小心翼翼地把相当大的、最不卫生的重量压在头上，而自然已经在那里覆盖了大量的头发！戴帽子的愚蠢之处立刻变得很明显。想想看，如果抛弃所有不必要的和有害的衣物——帽子、靴子、长袜、衣领、袖口和紧身衣，可以节省多少钱。

但人们在这些问题上从不动脑筋；他们只想到别人在做什么，他们从未意识到，他们吹嘘的自由是最虚伪的，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可以自由地遵循他们的理性的最简单的指示，甚至在像他们要穿的衣服这样明显属于他们自己的私人事务方面也是如此。未来更开明的几代人将以惊奇和怜悯的眼光来看待这种毫无意义的束缚使我们陷入的沉闷的单调的丑陋状态。

我们现代文明的另一个令人反感的习俗是理发。让一个通常不怎么上层的人在我们的头上抓来抓去。他通常散发着烟草、洋葱或头油的难闻气味。他在我们脸上呼吸，用喋喋不休的废话让我们担心，而且他忙不停地摸了那么多人的头，而没有任何中间的净化过程，这实在令人愤慨。考虑到头部恰恰是人体中令人不快的外来磁力能产生最大效果的部位，而且磁力最容易通过双手流动，人们马上就会发现理发是一种特别的不科学的可恶行为。我并不是建议每个人都让他的头发长到全长；这完全是他个人品味的问题；但我要说的是，剪头发的人应该是他的妻子或母亲，他的兄弟或姐妹，或者至少是同一个家庭的人或亲密的朋友，他们的磁力总体上可能是和谐的和合理的纯净。也许在我们都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之前，头发不会像专业人员剪得那样好；但我们会得到更大的补偿，即不受头痛、不愉快的气味和外来影响之害。

PHYSICAL EXERCISE

锻炼身体

为了使身体对更高的载体的反应令人满意，有必要使肉体经常得到锻炼。医生告诉我们，从身体健康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可取的，从其他（高层）世界的健康角度来看，这一点更加可取。不使用的肌肉不仅会退化和变得虚弱，而且它们的状况会产生磁力的堵塞，对其本应健康的流动形成制约；这意味着在以太体中存在一个薄弱点，敌对的影响可以轻易地通过它渗透进来。一个人如果能使他的肉体得到充分的锻炼，也能使他的以太体保持

良好的运作，这首先意味着不愉快的物质病菌对他的渗透要少得多，例如那些导致感染的病菌。其次，由于身体对星光体和思想体的反应，抑郁的想法或动物性激情几乎不可能在他身上发作。因此，我们看到，从奥义学的角度来看，适当和定期的体育锻炼非常重要；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所有促进身体健康的做法，也会对高级载体有有利的反应。

READING AND STUDY

阅读和学习

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行为都有其奥义的一面，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奥义的一面，我们就能更完美或更有效地完成这些日常行为。以阅读为例。广义上讲，我们读书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学习，二是为了消遣。如果用灵视观察一个为学习目的而读书的人，往往会惊讶地发现，所写的东西的真正含义很少渗透到读者的头脑中。在一本精心编写的书中，为了使它能够被研究，每一个句子或段落通常都包含对某个明确想法的清晰陈述。这个想法以思想形状表达出来，其形状或大小因主题而异。但无论它是小是大，无论它是简单还是复杂，它至少是清晰明确的一类。它的周围通常有各种附属形状，这些形状是对陈述的推论或得到的推理的表达。而且，与此完全重复的，也就是作者的思想形状，应该在读者的脑海中建立起来，也许是立即，也许只是逐步。表示推论的形状是否也会出现，取决于学生的心智，即他是否能在瞬间看到某个陈述的所有衍生结果。

一般来说，对于一个好的学生来说，书籍中心思想的形状会立即相当准确地再现出来，而周围的形状会随着学生在头脑中对中心思想的思考而逐一出现。但不幸的是，许多人甚至连中心思想都无法正确表达。他们的心智不太发达，根本无法做出清晰的反映，他们创造的是一种无定形的、不正确的一团东西，而不是几何形状。有一些人制造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确实可以被认作是同样的形状，但是边缘和角度变钝了，或者其中一部分与其他部分完全不相称，实际上是一种糟糕的表现。

另一些人成功地做出了一种骨架，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掌握了这个想法的轮廓，但还不能使它变成自己活生生的一部分，或填补其任何细节。还有一些人——也许是最多的一类人——触及了思想的一面，而没有触及另一面，因此只建立了一半的形状。还有一些人抓住了其中的一个点，而忽略了其余的部分，因此产生的形状就那一点来说可能是准确的，但却无法辨认得出是对书的复制。然而，这些人都会断言他们研究过这本书，尽管如果要求他们凭记忆复制书中的内容，所写的文章就会和书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这首先意味着缺乏注意力。这些人可能读了这些文字，但这些文字所表达的思想并没有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痕迹。通常情况下，灵视很容易看出其中的原因，因为如果他观察学生的思想体，就会发现它同时被许多主题所占据。家务事、生意上的烦恼、对最近的快乐的思考或对未来的期待、对学习的厌倦和排斥的感觉以及对结束这半小时学习的渴望；所有这些感觉都在这个人的大脑中沸腾，占据了他思想体的十分之九的物质，而剩下的可怜的十分之一则用于绝望地努力掌握他应该从书中吸收的思想形状。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就不可能指望有什么真正的好处，而且总的来说，对这样的人来说，他不尝试学习可能会更好。

那么，从对研究学习这一行为的隐秘方面的调查中，出现了一些明确的规则，有意向的学生最好能遵循。首先，他必须清空头脑中的所有其他想法，并且必须确保这些想法在学习时间结束之前不被允许回来。他必须把自己的思想从所有的忧虑和困惑中解放出来，然后他必须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手头的事情上。他应该慢慢地、仔细地读完段落，然后暂停一下，看看画面是否在他脑海中是清晰的。然后，他应该同样仔细地再读一遍这段话，看看是否有任何额外的特征被添加到他的脑海中的画面里；他应该重复这样做，直到他觉得他已经彻底掌握了这个主题，而且没有任何新的想法会立即出现。当这一切完成后，一种有用的做法是，他可以看看他是否能挑出任何一个推论，看能否把中心思想用推论包围，就像行星（绕着太阳）一样。

在这段时间里，大量的其他思想会争先恐后地等着冲进大脑；但如果我们的学生是名副其实的奥义学学生，他就会严厉地拒绝这些思想，而把心思完全放在手头的问题上。我所描述的原始思想形状代表了作者写作时的构思，如果是真正认真的研究，总是有可能与作者的心智取得联系。通过他的思想形状，往往可以接触到作者本人，获得更多的信息，或者在有困难的问题上得到启发。通常情况下，除非高度发达，否则学生不可能有意识地与作者接触，实际上与他交流思想；任何新思想在学生看来都可能是他自己的思想，因为它总是从更高层次进入他的物质大脑，无论是当它从外面建议给他的，还是起源于他自己的思想体时，都有这种同样的感觉；但重要的是只要他对主题得到一个明确的构思就行。

SYSTEM AND THOROUGHNESS

系统性和彻底性

所有这些都是奥义学学生理所当然要做的，而且他每天都以最模范的方式来做，因为他认识到其重要性，首先是因为他知道系统性工作或训练的必要性，其次是因为他最铭记的职责之一是彻底性。他的座右铭必须是：“无论做什么，都要尽力去做”。他知道，无论他做什么，都应该比世人做得更好。他应做的，就是尽最大努力把事做好，他必须不停地努力在他的所有工作中达到完美，最大限度地发展他的所有载体，以便他能达到完美。

NOVEL AND NEWSPAPER-READING

读小说和看报纸

即使我们为了娱乐而阅读，我们也应该养成集中精力阅读的习惯，这是非常可取的。

在经过大量的学习或艰苦的脑力劳动之后，翻开一本好的小说往往是一种极大的解脱，只需要注意适度，这样做是没有任何坏处的。如果一个人放弃了他的整个生活来阅读小说，那就是思想力的浪费，如果他继续以这种方式对待他的思想，他可能很快就会发现，他的脑子作为严肃学习的工具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正如我所说的，偶尔为缓解压力而阅读小说是无害的，甚至是有益的。

即便读小说的时候，也不要漫不经心地阅读，而是要努力对每个人物形成清晰的概念，让他们在自己面前活灵活现。当作者写下他的故事时，他做出了这样一系列的思想形状。此后，许多其他读者接触到了这些思想，并加强了它们，（尽管有些人喜欢自己构建一套新的思想形状），而且经常有可能在头脑中看到作者原来的那套思想形状，从而完全按照他的意思去理解他的故事。

对于一些众所周知的故事，在思想界和星光界有许多表现形式。例如，对于《圣经》故事，每个国家通常都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而且通常人物都穿着其特定的民族服装。儿童有生动的想象力而且有能力想象，所以他们经常阅读的书籍肯定会在思想形状的世界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我们发现许多极佳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凯特尔船长（Captain Kettle）、约翰-希尔弗（John Silver）或尼古拉博士（Dr. Nikola）。

然而，总的来说，今天的小说所唤起的思想形状，决不像我们的前辈对《鲁滨逊漂流记》或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所做的那样清晰。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很少对任何东西给予一半以上的关注，甚至对一个好的故事也是如此，而这又是我们现代生活中奇怪的文学条件所造成的。在过去，如果一个人读书，他就会认真地读，把心思放在他正在做的事情上。如果他学习任何学科，他就会阅读关于该学科的严肃书籍。在今天，许多人几乎依赖报纸和杂志去获得所有的信息。不论主题是什么，杂志或报纸上的文章以一种方便的形式传达了关于其主题的一定数量的肤浅信息；它提供的信息足以使一个人在饭桌上轻松地谈论这个问题，但不足以对他的智力造成负担或使他感受到思想上的努力。这是一个以碎片形式

提供信息的时代，时代精神的最透彻的体现就是像《小道》和《答案》这样的小报的大量发行。以这种方式获得信息的人的心智，对任何主题都没有真正的把握，没有坚实的基础；而且由于它已经习惯于以加了高调味剂的碎片为食，它就会自己没有办法消化更令人满意的食物。

当今报纸的一个令人不快的特点是，谋杀案和离婚案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关于它们的大量令人恶心的细节日复一日地摆在公众面前。从任何角度看，这都够糟糕的了，但我们在普通的考虑之外，再加上对所有这些事情的隐秘面的研究，我们就会感到相当震惊。这种偷窥性的宣传的结果是，全国各地不断产生大量生动的、最令人反感的思想形状；人们想象着谋杀案的可怕细节，或对与离婚案有关的暗示性事实或言论幸灾乐祸，由此产生的思想形状在第一种情况下对任何可能受其影响的神经质的人来说都具有可怕的性质，在第二种情况下对那些具有感性基因的人构成了对邪恶思想和行为的明显诱惑。这不是对必定发生的事情的简单推测，而是对不断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明确记录。任何灵视者都无法避免地注意到，在这些耸人听闻的案件过程中，令人不快的思想形状大大增加。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记住，今天奇特的小报文学作品能让许多人接触到，而这些人在过去根本就不读书。一个在内心和性格上都严肃的学生，仍然像过去那样学习。有一些人在过去可能会认真学习，但现在由于他们可以小剂量地获得肤浅的信息而放弃了学习；但更多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认真学习，现在由于可以轻松获得一定数量的信息而被诱导。许多人在铁路旅行中买了一本杂志，目的是阅读其中的故事；在旅行结束前读完这些故事，他通过吸收期刊的其他内容来填补时间，并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许多他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甚至可能将注意力吸引到一些使他感兴趣的主题上——现在他将会对这些主题产生认真的兴趣。

因此，这些奇特的杂七杂八的信息可以说是有利有弊的，因为尽管对于当差的人或店员来说，不务正业的阅读和糟糕的笑话本身可能不是什么大收获，但对他来说，这却是文学的开始，它占用了他一定的时间，而这些时间可能会被更糟糕地在酒吧里或在不好的同

伴影响中度过。在教育制度产生之前的日子里，廉价杂志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被口头故事所取代，而且令人担忧的是，年轻人单独在一起时讲的许多故事，其性质肯定不会被我们的小报所采纳。因此，我们不能完全鄙视这些小报，尽管认真的学生最好避免这些东西，只是因为它们像卵石一样用大量没有联系的小思想形状填满了思想体，而不是在其中建立起一个有序的大厦。

SPEECH

讲话

请牢记讲话必须绝对真实，这是非常必要的。说话的准确性是这个时代很少表现出来的一种品质，不小心的夸张是非常普遍的。许多人习惯性地他们的陈述中放任自流，以至于他们完全失去了对词语意义的理解；他们经常在表达“非常”（very）的时候用“可怕的”（awfully），或者在试图传达一种一般性的有趣的想法时将某件事情描述为“有趣死了”（killing）。在这个问题上，奥义主义者不能被习俗牵着鼻子走，而是必须一丝不苟地准确表达他所说的一切。有些人认为可以通过他们所谓的玩笑方式说假话，以欺骗他人，然后嘲笑别人的轻信——这种轻信肯定不值得责备，因为受害者只是相信了叙述者有足够的绅士风度，以为他在说真话！无需多说，这种形式的假话是不允许的。在任何情况下，说谎话或欺骗任何人都不会有任何乐趣，而且为了这个目的而说或做的话语或行为与其他目的一样，绝对是一件邪恶的事情。

聪明的人永远不会争论。每个人都有一定量的力量，并有责任将其用于尽可能好的地方。浪费它的最愚蠢的方式之一就是把它浪费在争论中。有时人们来找我，想就证道学进行争论。我总是拒绝。我告诉他们，我有一些我可以提供的信息，一些我可以提供的关于我自己所看到和经历的证词。如果这些证词对他们有价值，那么请随便取用，我也很乐意提供给他们，就像我在这本书和其他书中反复做的那样；但我没有时间和不相信我的人争论这个问题。他们有充分的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可以完全自由地选择相信或不相信。我

与那些不能接受我的见证的人没有争执；但我也没有时间在他们身上浪费，因为那些准备接受我所提供的信息的人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时间。

惠斯勒（Whistler）在一次关于艺术的谈话中说过的：“我不是在和你争论，我是在告诉你事实。”在我看来，这是证道学学生最明智的立场。我们已经研究了某些东西；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它们是真实的，我们愿意解释它们；如果人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它们，那完全是他们的事，我们希望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所做的调查进展顺利。争论总是导致激烈的感情和敌对感——这两件事都要尽量避免。当有必要讨论任何问题的方方面面以决定行动方案时，让讨论总是温和地进行，让每个人亲切而审慎地陈述自己的情况，并以所有的礼貌和尊重听取其他人的意见。

MEDITATION

冥想

就像一个希望变得强壮的人最好使用明确的、规定的练习来发展他的身体一样，奥义学的学生也使用明确的、规定的练习来发展他的星光和思想载体。这最好通过冥想来完成。冥想有很多种，每个老师都要求使用他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所有的宗教都推荐冥想，它的可取性也得到了每个哲学流派的认可。这里不是推荐任何特定流派的地方；那些属于证道学学会的人知道，在学会内有一个关于这种练习的学校，那些希望获得进一步信息的人可以去那里。

所有系统都为自己设定了某些目标，这并不难理解。他们都要求一个人每天花一定的时间稳定地、专门地思考神圣的事物。这样做的目的是：第一，确保一个人每天至少要思考一次这样的事情，他的思想在二十四小时内至少一次要从日常琐事、轻浮的生活和烦恼中抽离出来；第二，让人习惯于思考这些事情，以便在一段时间后，这些事情可以一直存

在于他的脑海中，作为他日常生活的一种背景——当他的思想从眼前的工作要求中解脱出来时，他就会高兴地返回到这样的思想里。第三，正如我开始所说的，作为一种星光体和思想体体操，以保持这些较高的身体的健康，并保持神圣的生命之流通过它们（为了这些目的，应该记住，锻炼的经常性是最重要的）。第四，尽管它只是道路的第一步，但这条路把人引向更高的发展和更广泛的知识。进了这条道路的大门后，在通过许多奋斗和许多努力后，人会得到灵视能力，并最终进入完全超越这个世界的更高生活。

虽然这个人在日常冥想中可能看到的进展不大，而且在他看来，他的努力完全不令人满意，没有结果，但一个观察他的灵视者会准确地看到星光体和思想体是如何慢慢地从混乱变得有序，慢慢地扩大，逐渐学会对越来越高的振动做出反应。他可以看到，尽管实验者自己看不到，每一次努力是如何逐渐使把他与直接知识的世界分开的面纱变薄。他能看到这个人的思想形状如何一天天变得更加明确，所以从上面灌入的生命变得越来越充实，并对思想形状的制造者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反应，即使这个人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灵视者根据他对事物隐秘方面的了解，建议所有有志之士进行冥想，定期冥想，并持续冥想，确信（与他们自己的感觉无关）他们正在产生结果，并稳定地越来越接近他们的目标。

据称，老沃茨博士（Dr. Watts）曾写过一首赞美诗，其中说：“撒旦仍能为闲置的手找到一些恶作剧”。他可能专门指的是物质世界；但聪明的人知道，无论如何，对心灵来说，这都是真实的。当邪恶的想法在头脑中涌现的时候，就是它处于休耕和闲置状态的时候。因此，避免诱惑的最可靠的方法是保持稳定的工作。由于即使是最不知疲惫的凡人也不能总是工作，因此，在那些危险的闲暇时刻，他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主题作为保障，在没有其他事情时，他的思想总是本能地回到这个主题上。大多数人都有一些这样的背景思想，但其性质往往是无足轻重的，甚至是不好的。有些人的脑海背后一直有不纯洁的想法，还有人嫉妒或仇恨。许多母亲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自己的孩子，而恋爱中的男人通常会有一幅他的心上人的画像，往往实际上占据了他头脑中的前景以及背景。

当一个人达到了拥有正确的生活背景的尊严时，他就处于一个更安全的位置。对某些天性的人来说，宗教提供了这样的背景；但这些天性是罕见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有对自然界的伟大真理的研究才能提供这种背景——只有对世界的计划的知识，在现代我们称之为证道学。一旦掌握了这个伟大的计划，心智和高级情感都会投入其中，人的整个本性都会被它所充满，除了强烈地渴望把自己和自己的一切投入到这个伟大的计划中去，并尽他的一切所能成为与构思这个计划的神一起工作的人，除了这个想法和态度，没有其他。

因此，这就成了他头脑中的背景——为了处理外在生活的细节，他不得不暂时背过身去——当他对这些细节的责任完成后，他很高兴地立即回到这个背景。当他能达这个状态时，他就会处于一个更安全的位置，不受邪恶思想的影响，他不需要担心这种对更高层次事物的持续关注会以任何方式损害他在世间的效率。他将更好地完成他的日常工作，而不是更糟，因为他不断地在背后追求更伟大和更持久的东西；正是那些以这种更高的动力为背景的人，才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人。

正如基布尔（Keble）写道的：

在轰轰烈烈的
人世善恶之大潮中
有些人的旋律中
响着永恒的钟声

然后他又说到，这样的人：

工作的脚步更加繁忙
因为他们秘密的灵魂与圣钟同响。

CHAPTER XV

第十五章

BY PHYSICAL ENVIRONMENT

物质环境

HOUSES

房子

重视环境的影响是一种时尚，而且不是没有道理的。当这种说法被使用时，人们通常指的是他们出生时的环境，或者是一个从外部强加给他们的环境，不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然而，还有一种环境常常被遗忘，那就是我们为自己创造的环境对我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选择居住的地方和我们自愿包围着自己的物品。一个人的房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自我的一种表达，因为它显示了他对书籍、图片、雕像、家具、墙纸和鲜花的品味；所有这些东西中的每一个都在不断地影响着他，尽管他从未想过。

一个研究奥义学的人在为自己选择房子时，会受到一些考虑因素的指导，而这些因素是普通人不去考虑的，普通人的选择可能主要是根据房子的大小和租金、排水系统是否正常、离电车或火车站有多远等事实来决定。诸如此类的因素自然地界定了他的选择范围；对事物的隐蔽方面的研究，虽然不干涉这些因素，但提出了一些额外的考虑。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在房子四周有尽可能多的空间，让它尽可能地远离邻居。再说一遍，这并不意味着对邻居的意见。他们可能是最好的邻居，但最好还是避免不同振动的混合。有时，人们可能热切地希望与邻居交往，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总是有可能去拜访他或邀请他来拜访。但是，总是与他如此接近，以至于感受到他的气场的每一个变化——这是一种不应该发生的情况，尽管不幸的是它经常存在。

在所有那些在我们的大城市中常见的长条形房屋中，从奥义学的角度来看，人们不可能摆脱他的邻居。每当他走到墙前，他的气场就必然通过墙投射出来。我们看到，这样在

两边都与一个邻居在密切接触，我们实际上是和两个家庭在一起，他们的品味和兴趣可能与我们的完全不同，他们可能有各种想法和愿望，与我们希望投入的方向完全冲突。即使是半独立的房子也比这些好，因为至少我们只与一个家庭分享我们的住所，但事实是，除了独立的房子，不应该选任何其他房子，无论地皮多么值钱。当然，没有一个了解看不见的影响的人，会选择一排的房子，如果他可以避免的话。同样的困难也发生在我们的现代公寓和住宅上。它们可能有很多优点，它们的设备可能是所有可以期望的，但它们总是因为磁力混杂的原因而被严重地反对作为住所。然而，如果一个人不得已，他必须与其他人共同生活，他至少会尽其所能，确保这些其他人合理地和谐相处。

从奥义学的角度来看，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房子本身。出于对身体健康的考虑，应该选择阳光充足的房子，而不是阴暗的房子，当我们考虑到更高的世界时，这些都会得到强调。我已经说过阳光的必要性和它所带来的一切。不仅是身体上的疾病，而且烦躁和抑郁也会在太阳光的直射下消失；所以充足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要求。

还必须考虑到邻近地区的影响。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都不应该选择靠近酒馆、屠宰场、监狱或肉店的房子。靠近典当行或放债人的办公室，或任何经常进行激烈辩论和争论的地方，也是非常不可取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因为不断的冲击和愤怒的振动造成的疲惫感，而在高利贷者的情况下，因为悲伤和绝望的辐射总是与他的业务有关，而且往往还有痛苦的仇恨。俱乐部也应该避免，如果它允许赌博的话。

以前的房客的类型可能会对房子的舒适度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他们挥霍无度，如果他们争吵不休，或者如果他们长期遭受抑郁症的折磨，这个地方可能会被这些不同类型的思想形状所浸染，成为一个相当不适合任何敏感家庭的住所。然而，如果学生知道如何做，这个困难可以通过精心的消磁来克服。

房子的方方面面，不仅是地理位置，而且它在其他方面也值得注意。任何人都不应该接受一个外表丑陋、阴沉或压抑的房子——不仅因为它对他自己的影响，而且因为它经常

被邻居或路过的陌生人对它的外表感到厌恶而产生的思想形状所包围。即使房子外面很漂亮，如果附近的街区丑陋，也是不合适的。最需要避免的是那些长长的、单调的、看起来很脏的房子，在伦敦的一些郊区可以看到这些房子。某种形式的花园是最宝贵的资产。事实上，在一个大花园中的小别墅要比紧挨着路边的一排其他房子的最漂亮的大房子好。

STREETS

街道

如果房子在街道旁，街道的性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道路是用花岗岩块铺成的，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助长噪音，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而以沥青或木材等较安静的方式铺设的路，则更好些。一条被小贩的叫卖声所侵扰的街道，也不适合任何拥有正常神经的人居住——如果我们的政府忽视了保护我们免受如此公然的骚扰的话。不言而喻，人们应该避免在交通繁忙的街道或紧邻铁路或电车线路的街道上居住——我的意思是说，要避免受到噪音的影响；因为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噪音是我们有缺陷的文明的最大的缺陷之一。

虽然过了一段时间，一个人习惯了噪音，几乎没有注意到它，但每一次新的爆发都是对他的星光体和思想体的打击，其效果和对肉体的不断重复打击一样——每一次可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一段时间后，累积的效果就会非常痛苦。在肉体中，这意味着疼痛，我们都会立即理解为什么疼痛，并找出它的源头；在星光体的情况下，它意味着易怒；在思想体的情况下，它意味着疲劳感和无法清晰思考。但当这些现象出现时，我们并不那么容易理解它们，也不总是把它们归于真正的原因。因此，应谨慎地避免靠近任何嘈杂或有烟雾或化学品的建筑物（如工厂）。

我的许多读者可能处于这样的境地，就是他们不可能考虑到所有这些建议，我只是把它们作为一种指导，在条件可以满足的情况下说明什么是理想的。如果一个完全不受约束

的人要选择房子或房子的地点，我应该建议他以我上面所说的为准；但我清楚地知道，大多数人的选择范围实际上受到租金问题、到工作地点的方便程度以及其他一些个人原因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只能权衡利弊，并尽其所能，并清楚是他自己过去的行为的因，导致了他今天他不能有更好的条件的果。

PICTURES

画

一个人通常有更大的自由，那就是他房间的装饰，这对他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例如，我们挂在家里墙壁上的画一直在对我们施加一种不为人知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把某些想法的表达不断地放在我们眼前，而且还因为艺术家把他自己的很多东西，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和感觉，都放到了他的作品中，所有这些想法和感觉的效果就像玫瑰花的香味一样，在画中存在并散发出来了。每幅画都有其隐藏的一面 – 即艺术家头脑和心中的构思。这个构思，当它被形成时，在星光界和思想界物质中清楚地表达出来，即使艺术家可能只成功地将他的部分构思带到物质世界的画布上。

每个真正的艺术家都会承认，无论他的作品多么出色，它总是达不到他的意图和期望。然而，他所想到的构思真实而生动地存在于思想世界中，他所努力表达的情感和情绪存在于星光界中，而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画面中看不见的对应物，总是在放射出它们自己的特性的振动，不管那是什么性质的，因此对生活在它们影响范围内的人产生了永不停止的影响。

因此，很明显，我们有义务对我们身边的艺术品的性质加以注意。我们必须避免所有以卑鄙、肮脏或可怕为主题的画作，无论这些主题被描绘得多么准确或有力。即使是那些本身无害，但有可能给未发育的头脑带来不纯思想的图像，也应该避免，因为这种思想状态会在萦绕在图片附近，是一种持续和有害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人对女性面孔

和身材的无意义的狂热是明显应该遭到反对的。那种只看到生活中最黑暗一面的艺术现实主义形式也是如此，除了颓废和堕落，看不到有什么其他是自然的。

肮脏的低级生活场景，农民在酒馆里喝酒，战斗场景或猎人聚集在一起屠杀一只不幸的狐狸的画：所有这些都将被明智的人避免。他将小心翼翼地只用那些令人陶醉的、舒缓的、有益的图像来包围自己，那些对他和他周围的人产生影响的图像将永远趋向于幸福与和平。美丽的风景和海景通常是最好的；宏伟的古老大教堂的画——具有和平意义联想的宏伟建筑；如果是肖像或想象中的人物，如果脸部真的很好的话也行，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暗示悲伤、愤怒或痛苦。

例如，在宗教图画中，决不能出现耶稣受难图和客西马尼花园（Garden of Gethsemane），但复活和光芒四射的基督或较吸引人的圣母和圣婴是可以接受的。雕像也是如此；只有那些具有精致美感的雕像才能被摆放，决不能引起丝毫不洁之念。一个人不仅要为自己考虑，还要为仆人和可能的访客考虑。任何正直的人都不可能对任何图片或雕像产生不纯洁的想法；但如果这样的东西挂在或立在别人可能看到的地方，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低级的头脑会形成低级的形象，因此对我们来说是高贵和美丽的物体可能会散发出可憎的影响。

在照片方面必须谨慎行事。私人朋友的照片当然是可以的，或者是一个人所崇拜的公众人物；但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有女演员的形象，因为她们总是吸引着一群思想不纯洁的人的最不理想的思想形状。一个值得称道的习惯是，在显眼的位置摆放最好的国家统治者的画像，并在其周围不断施加爱戴和忠诚的思想，因为这样一来，它将对所有进入房间的人散发出忠诚和奉献的影响。

CURIOSITIES

小摆设

许多人喜欢在自己周围摆放各种奇怪的小物件——雕像、陶器、象牙和乌木的雕刻等等。这些东西中的大多数都是无害的，尽管保持它们严格的清洁意味着大量的麻烦，而且除非它们被保持清洁，否则它们会成为一种严重的干扰。但是，对于这些小物品中的一些，最好能有一定的警惕性。许多这样的东西都很古老，其中一些有一段历史，有时是一段可怕的历史。例如，众所周知，伦敦的一位女士在她的房子里放了一段时间的埃及木乃伊棺木，它的影响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她很快就被迫完全摆脱了它，因为一连串的灾难笼罩着所有与它接触的人。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其他类型的古玩也有不良的或恶性的光环。

许多这样的物品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尽管主人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个敏感的人有时会看到他完全不知道的风景，或一些异国他乡的场景在他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出现。这些可能来自不同的来源。它们可能仅仅是由想象力形成的画面，属于他自己的或附近的一些其他人的，无论是死人的还是活人的；它们可能是偶尔出现的遥视功能的例子；但它们可能是，而且经常是，无意的接触感应（psychometry）的例子，并可以追溯到房间里的一些物体。

因为每一个物品，无论其性质如何，都有能力向那些能够看到的人展示其过去的历史图片，有时这些图片会意外地浮现出来。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有些是无害的，有些是令人不快的。当一个人获得一些来历不明的古代物品时，他通常没有办法立即知道它是否是有益的、有害的或消极的，但如果他仔细观察，他很快就会看到。某些类型的物件显然从一开始就不可取，例如，长矛、剑、匕首，或任何可能与血腥有关的东西。

BOOKS

书籍

在明眼人看来，一个人在选择书籍时显示了他的本性——这种选择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读了一本书；他把它放在一边，也许会忘记它；但它还是躺在他的桌子上或书架上，继续对他产生稳定的影响，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诚然，许多书没有明显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是中性的。但是，如果一本书对我们有好处，它的影响通常会持续下去，除非我们完全超越了它，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影响可能是对进步的一种延缓。

最主要的是要避开绝对邪恶的书籍——对那些可怕的、神经质的人的研究，最好还是不要研究他们为好；关于不自然的、最令人讨厌的女人的故事，她们总是徘徊在某种不正当行为的边缘；那些道德可疑的故事和关于阴暗的交易的书，或者空洞的无意义的故事。一个明智的人不会在他的书架上留出任何空间给这些东西，因为它们首先不值得阅读，其次它们肯定会散发出不纯洁和不健康的影响。组建图书馆的重要标准是，只应接纳理智和健康的书籍，因为书籍是特别强大的思想形状中心，它们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不被注意的影响往往是强大的。书不在多，但应该把重点放在其性质上。

FURNISHING

家具

即使是家具和色彩装饰这样的家庭问题，也有其隐藏的一面，因为每种颜色都有其特殊的振动率，其中一些振动率对人有帮助，而另一些则明显是一种阻碍。广义上讲，浅色和精致的色调是好的，而厚重、粗糙和黑暗的颜色通常要避免。还应考虑到房间的用途；例如，某些红色的色调在餐厅里可能合适，但在用于睡眠或冥想的房间里就不可取了。

JEWELLERY

珠宝

普通生活的另一个附属品，其中隐藏的一面非常重要，就是珠宝。总的来说，不鼓励佩戴珠宝，因为尽管每块石头都有其特殊的属性和影响，但几乎所有的珠宝最突出的作用是在别人的心中激起痛苦的嫉妒和觊觎。许多女人似乎无法不会在看到珠宝时，而不对它充满过度的贪婪，因此，几乎每一块美丽或有价值的石头都会成为许多嫉妒与渴望的汇聚中心。

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珠宝的情况下，还有一个额外的复杂情况，即各种可怕的罪行都与它们有关，因此在敏感的人眼里，它们通常是充满恐怖的物件，而不是充满了美。宝石代表了矿物王国的最高发展，因此它接受和保留印象的能力比几乎任何其他物体都要大。两千年前在入道仪式上使用的诺斯替宝石仍然是充满活力的磁力中心，任何敏感的人在大英博物馆里研究这些宝石时都可以看到和感受到。

在任何重大犯罪行为发生的地方，或者在恐惧、愤怒、仇恨或报复的生动情绪发生的地方，都会产生一种星光印象。这种印象对于有灵视的人来说，其恐怖程度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那些高级感官完全没有发展的人，也经常在某程度上感觉到。如果一颗珠宝是许多罪行的起因，它曾出现在这些罪行中，并吸收了促使这些罪行发生的所有激情的影响，那么这种印象还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这样的珠宝在数千年内都能清晰地保留这些印象，并继续从自身放射出这些印象的振动。有接触感应的人在它周围看到所有这些难以描述的恐怖画面。珠宝的佩戴者经常看不到它们，但它们的有害影响却一直在她身上发生。

这种不愉快不仅存在于有巨大历史意义的宝石中。我遇到过几个例子，在这些例子中，普通的宝石在矿里时，发现宝石的矿工之间发生了可怕的罪行。我知道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发现者被另一个人谋杀了，但他（在星光界）活得足够长，为他失去生命的宝石附上了一个可怕的诅咒。五十年后，这个诅咒如此明确地作用于不同的宝石佩戴者身上，以至于把

宝石扔进海里似乎是最安全和最好的做法 — 人们也是这样做的。

TALISMANS

护身符

因此，一般来说，奥义主义者避免所有的珠宝，当然他也不会为了炫耀而佩戴珠宝。同时，宝石能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完美地保持磁力，并能在如此小的体积内储存如此多的力量，这使得它在无论为什么目的需要制造护身符的时候成为一个方便的物件。因为护身符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中世纪迷信的遗物；它可能是日常生活中一种明确而有效的媒介。它是一些小物件，由知道如何做的人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强烈地注入磁力，如果制作得当，它可以持续多年不受影响地散发这种磁力。这种东西可以应用的目的几乎是无限多的。

例如，许多初踏上灵修之路的学生会被不洁的思想所困扰。自然地，他让自己与这些思想作斗争，并时刻保持警惕，防止它们的发展；但尽管如此，具有不良性质的思想形状还是很多，而且很阴险，有时其中一个思想会设法在他的头脑中栖息，在最终摆脱它之前给他带来很多麻烦。他可能在过去有屈服于这种想法的习惯，而没有意识到它的邪恶，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思想已经在这个方向上获得了不容易克服的惯性。在他努力的同时，一个充满了纯洁思想的强大磁性的护身符可能是一个宝贵的帮助。

它的作用原理并不难理解。一个不纯洁的思想在星光体和低级思想体中表现为一套明确的振动，只有当这些体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或微弱振动时，以至于不洁思想的影响可以轻易地压倒现有的振动率，并取代它的位置时，不洁思想才能进入人的载体。护身符中有大量与之完全相反的振动率，两者不能共存。它们中的一个必须压倒另一个，使其与自身和谐。这些不纯洁的想法可能是由一些不经意的人制造的，通常没有任何明确的意图；它通常只是一种暗示或对低级激情的回忆。因此它本身并不具有很大的力量；但它有可能产生

与其内在力量完全不相称的效果，因为一般人都愿意接受它并对它作出反应。

而护身符是由一些知道如何思考的人为了明确的目的而有意注入能量的；在这个问题上，明确的训练产生了很大的不同，一个学会了如何思考的人最轻的想法比一个普通人一整天的漫无边际的思考要强大得多。因此，当两种思想流接触时，哪种思想会战胜另一种思想是肯定的。如果我们假设，护身符的佩戴者忘记了他的良好决心，并确实希望去想一个不纯洁的想法，毫无疑问，尽管有护身符，他还是可以吸引它，但他会一直意识到由于两组振动之间的不和谐而产生的巨大不适感。

在大多数情况下，真正想进步的人，只是在被不洁思想偷袭时失败的。不洁的思想悄悄地进入，在他意识到之前就已经占有了他，使他很快就达到一种甚至不想反抗的状态。护身符的价值在于它给了他时间来整合自己。它的振动与游荡的思想之间的不和谐，不能不吸引人的注意力，因此，当他戴上它的时候，他不可能毫无防备。所以，如果他屈服了，他是故意屈服的。

同样，有些人因明显的无缘无故的恐惧而痛苦不堪。他们常常无法为自己的感觉提供任何理由；在某些时候，特别是在夜间独处时，他们很容易受到极端紧张的袭击，这种紧张可能逐渐增加到骇人的恐惧。对此可能有各种解释。也许最常见的是一些敌对的星光实体在迫害受害者——有时是希望通过他获得一些它想要的感觉，有时是努力获得对他的控制和迷惑他，有时是纯粹的恶作剧和展示它比人类有更强的力量。在这里，中世纪的补救措施又一次被显示具有明显实用价值。自然，防止不洁的护身符在这种情况下不会起作用，因为这里需要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操作。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一个强烈地充斥着勇气和自立的振动的中心，或者，如果佩戴者是虔诚型的，则充斥着对其所信神灵的保护力量的思想。

护身符有双重作用。它不仅直接通过它所放射的波发挥作用，就像我们刚才在应对不洁思想的情况下所描述的那样，而且知道它的存在通常会唤醒佩戴者的信心和勇气。在用

于对抗恐惧的护身符的情况下，两种作用的不同之处是很清晰的。勇气在思想体和星光体中表现为其条纹的力量和稳定性，以及表示各种高级品质的颜色的平静、坚定的闪耀。当恐惧压倒一个人的时候，所有这些颜色都会变暗，并被一团青灰色的雾气所淹没，纹路也会消失在一团颤抖中；这个人在这段时间里已经完全失去了引导和控制他的载体的能力。

从护身符中稳定辐射出的力量和勇气的振动完全不受佩戴者的感情影响，当最初的恐惧颤抖开始表现出来时，就会在发展道路上遇到困难。如果不加阻止，它们会稳步增加，每一波都会增加和加强另一波，直到它们的力量变得不可抵挡。护身符所做的是防止它们达到这种不可抗拒的程度。它在一开始就与它们交锋，当时它们还很弱小。它对它们的阻力恰恰与陀螺仪对任何试图使其偏离其线路的努力的阻力相同。它如此坚定地在一个方向上运动，以至于它宁愿破成碎片也不允许自己被转到任何其他方向。如果突然让这种力量与无名的恐慌发生冲突，可能会导致星光体完全破碎；但如果护身符的陀螺力在感觉到警报之前就已经开始工作，它沿着自己的路线坚定地坚持下去，就会阻止恐惧的最初萌芽，从而使人永远不可能达到恐惧的后期阶段。

这是它的直接作用；但它也间接作用于佩戴者的心灵。当他感觉到内心有恐惧的苗头时，他可能会想起护身符，并紧紧抓住它，然后他内心就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只要我有这个强大的磁力中心，我为什么要害怕？”因此，他没有屈服于振动，并允许它们延长作用，直到它们变得无法控制，而是唤起他自己意志的储备力量，坚持自己是他的载体的主人，这实际上是唯一需要的。

与护身符有关的第三种可能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其他两种可能性更强大。这个物体，不管它是什么，已经被某个人强烈地磁化了，假设他是一个有能力和发达的人，因此也可能是高度敏感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护身符就是与其制造者的联系，通过它可以吸引他的注意力。在一般情况下，它与制造者的联系是最微弱的，但当佩戴者处于绝望的境地时，他有时会真的呼唤制造者，就像中世纪的信徒在遇到困难时求助于他的守护神一样；这种呼唤无疑会到达护身符的制造者那里，引起他的回应。如果他仍然生活在人世中，他

可能意识到也可能意识不到在他的物质大脑中的呼吁；但无论如何，他的自我会有意识，并会通过他自己更强大的思想的强烈波动来加强护身符的振动，带着力量和安慰做出回应。

许多无知的人都会嘲笑这种想法是中世纪迷信的遗迹，但这是一个实际的科学事实，已经在许多场合得到证明。就其直接作用而言，护身符只在它被制造出来的目的方面起作用；但它对拥有者的信念的间接作用有时会是意想不到的。我记得有一次为某位高尚的女士制作了一个护身符，以保护她在夜间独处时不至于出现极度紧张甚至恐惧的痉挛现象。她事后告诉我，这个护身符在某个紧急情况下对她起到了最大的帮助，而我在制造它时完全没有想到。

有一次，她坐在由一匹特别烈的马拉着的马车上（我相信她丈夫曾夸口说，他从来不用别人能驾驭的马）穿过一片森林。这匹马不知被什么东西吓到了，紧咬着马嚼子疯狂地冲出了道路，在树干间疯狂地奔跑起来。坐在后座上的马夫确定他们都注定会立即死亡，于是自己跳下车去，结果摔得很重；但这位女士宣称，她的想法立刻飞到了她当时佩戴的护身符上，她说她绝对知道，在护身符的保护下，她不可能死去。这种完全的确定性使她保持了完全的冷静和镇定，她以完美的技巧驾驶着马车穿过森林。她说，当车轮碰到树根、撞开灌木丛时，把她抛到空中的时间肯定比坐着都长。但尽管如此，她还是勇敢地坚持了下来，直到马累了，她才得以重新控制住它。她热情地感谢我用护身符救了她的命；但事实是，不是护身符的直接作用，而是她对护身符的信仰力量，使她获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自信无疑是主要因素；当然护身符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直接作用，因为护身符强烈振动的静止效应会镇定任何初露端倪的恐惧感，尽管我制作它时是为了处理逐渐出现的最初恐惧症状，而不是处理如此突然的紧急情况。

有各种物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然的护身符。所有的宝石都可以说是属于这一类，因为每一种宝石都有独特的影响力，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加以利用。首先，这种影响必然会吸引某种元素精华，以及所有通过这种精华自然表达出来的思想和欲望；其次，它具有的天然的特殊性本身使它成为一种合适的磁力载体，而这种磁力的目的是发挥与这些思想或情感

合拍的作用。例如，假设想要赶走不纯的思想。不纯的思想通常意味着一组复杂的振动，但总体上有某种明确的基调。为了抵制它们，应该选择一块自然振动与该基调不和谐的石头，这样它就能对不纯的冲动产生最大的障碍。如果想做一个护身符来抵制那些不纯洁的想法，对不洁想法有自然抵抗力的石头是制作向里面注入相反振动的护身符的首选材料。

石头颗粒的振动是在物质层面上的，而情感的振动是在星光层面上的，比它高几个八度；但是一块石头的颗粒在物质层面上自然振动，当其基调与更高层面上的纯洁思想的基调相同时，即使没有被磁化，它本身也会凭借泛音而对不纯洁的思想或感觉起着抑制作用。此外，它可以很容易地在星光或思想层面上被加充与纯洁的思想或情感相应的振动，因为它们的基调相同。

在植物王国里也有这种特定的磁性的例子。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金刚子（Rudraksha），印度人经常用它做项链。它的振动，特别是在它还小和未发展的状态下，使它特别适合于磁化用于持续神圣的思想或冥想，而且所有干扰的影响都被排斥。由圣罗勒（Tulsi）植物制成的珠子是另一个例子，尽管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具有某种不同的性质。

一组有趣的自然护身符是那些能产生强烈气味的物品。前面已经提到过，香在这些方面会产生强烈的效果，它所使用的树胶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因为它们所发出的辐射有利于灵性和虔诚的思考，而且与任何形式的干扰或担忧都不协调。有可能将各种成分混合起来，制成一种具有相反效果的香；中世纪的女巫有时会这样做，今天在不神圣的仪式上也是如此。总之，一般来说，最好是避免粗糙和沉重的气味，如麝猫香或香囊粉的气味，因为它们中的许多都与各种感官感受密切相关。

一个并非为特定目的加充磁力的物品有时可能具有护身符的力量。从所爱的人那里收到的礼物，如果它是可以由接受者佩戴或携带的，那么它就会不断地提醒他注意赠与者，并经常让他感觉到赠与者的存在，从而阻止他做一些如果赠与者在一旁看着他就不会做的事情。我听说过不止一个案例，一个人戴着母亲给他的戒指或链子，从而避免了一些有问

题的行为，或沉溺于一些不正当的快乐，因为就在他要向诱惑屈服的时候，他的目光落在了那件物品上，这让他强烈地想到了他的母亲，想到了如果她能看到他会有什么感觉，于是他立刻放弃了他的计划。众所周知，一封放在口袋里的信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因为一个人觉得：“我的口袋里有她的信，我怎么能做这件事呢？我怎么能把它带到让她看到我而感到羞耻的地方呢？”我记得有一个案例，这种挣扎的结果是男人把信撕掉，扔掉，以便他能够放纵自己；但通常产生的结果是相反的。

THINGS WE CARRY ABOUT

我们随身所带之物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口袋里随身携带的物品可能对我们有决定性的影响。例如，一个人的手表，如果他一直带在身边，就会被他的磁力强烈地充斥，如果他戴了几年后，把它送给或借给另一个人，那么另一个人，如果他有一点敏感，就会不断地想起他的朋友，并意识到一种感觉，好像他就在那里。我记得证道学学会的一个著名成员，早就去世了，经常向他特别感兴趣的弟子赠送手表，在赠送之前，他在里面强烈地充加了他认为的收礼物的人最需要的品质。他的年轻朋友们自然而然地佩戴这些手表，他在几个案例中成功地使他们的性格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MONEY

钱

有一件不愉快的东西（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们都必须随身携带，那就是钱。在这一点上，幽默的人自然会说，他可以忍受很多这种不愉快。我非常理解这种观点，我也认识

到，在我们目前的文明中，拥有一定数量的肮脏的钱是可以的，甚至有必要至少随身携带一点，以便应急。然而，事实是，如果一个人知道如何明智地使用它，抽象的金钱无疑是一个好东西，而具体的硬币和纸币却经常带有最糟糕的磁性。新的纸币和新的硬币是无害的，但在它们流通了一段时间后，它们不仅获得了各种物质上的污垢，而且还获得了许多种类的影响，几乎所有这些影响都是非常不愉快的。

这其中的原因并不难理解，因为硬币的磁力是由那些处理过或携带过它的人的思想和感情产生的。首先，作为基本原则，在不考虑任何特别的感情的情况下，任何被许多人处理过和携带过的硬币，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大量不同种类的磁性混合物。因此，从振动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不和谐的中心，各种交战的影响都在最疯狂的混乱中沸腾着。这种东西的影响是令人不安和刺激的，它对星光体和思想体的影响，与镭辐射对身体的持续轰击完全相同，而且程度更强。

一些科学界人士通过痛苦的经验发现，在一个人的背心口袋里携带一块镭的碎片，会在它下面的皮肤上产生一种特别顽固的疼痛；同样，但在程度上更大，一个经常使用的硬币会对较高的载体产生影响。铜币和青铜币在这方面是最糟糕的——也许除了又旧又脏的纸币之外没有比它们更糟的。金币和银币吸收了它们周围的影响，但它们的品质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不容易接受最坏的特性。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口袋里最好不要永远有超过实际需要的钱。我认识一些学生，他们部分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他们只在钱包中携带铜币或青铜币，而且对钱包施行强力磁化，使其几乎不受令人不快的振动的的影响。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些金属不适合日常使用，并正在采用镍作为替代品；而镍虽然不像金或银那样是一种“高贵”的金属，但比铜更不容易接受邪恶的影响。用炼金术的说法，贵金属是一种很容易对高级思想的波做出反应的金属，但对低级的波有抵抗力。

CLOTHING

服装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考虑高等境界的视角，以及奥义主义所提供的额外知识，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与目前在西方流行的时尚直接相悖。在多年的研究过程中，我偶然以灵视的方式看到了世界上很多地区和不同时期的大量文明，我也研究了至少两个其他星球上的居民。各个民族在习俗和服装方面差异很大，但在任何时候，我都没有看到任何东西接近目前在欧洲流行的男性服装的丑陋程度。

它极其丑陋，不雅观，而且不健康，唯一有利的一点（就我看来）是某种程度的实际方便。它是紧身的，而所有的衣服都应该是宽松的。从内在角度看，它主要是由最不可取的材料制成的，而且习俗允许的唯一颜色（或缺乏颜色）恰恰是可能选择的最糟糕的颜色。我们的外衣是黑色、棕色或灰色的（只要研究一下《可见和不可见的人》（Man Visible and Invisible），就知道这些颜色意味着什么），如果有时衣服是蓝色的，那种蓝色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人们几乎无法分辨出它是蓝色。

所有这些令人不快的特征都有某些实际原因。我们的衣服是紧身的，因为我们希望随时都能跑步、跳跃或骑马。我们的衣服是用厚重的毛料制成的，以便御寒；我们的衣服是用丑陋的深色的，以便掩盖穿了一天就积聚在上面的污垢，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文明来使用没有烟的火，而且我们还没有学会建造没有灰尘和泥土的道路。如果有人想知道他身上带着多少难以言喻的污秽，就让他拿起任何一件他丢弃的旧外套或其他外衣，在一盆水里彻底清洗，就像洗内衣一样；水的颜色会让他知道。

从奥义学的角度来看，没有理由什么能为一个人在这种肮脏的条件下生存开脱。可以清洗而且经常清洗的衣服是唯一可以穿的衣服。我很清楚，就欧洲或美国的情况而言，最认真的学生不可能在这方面做他知道自己应该做的事；因为习俗的奴役是如此强势，以至于一个人如果不遵守它，就无法在他的同伴中生活。这种情况很奇怪，而且对这些国家来

说是最影响声誉的；他们配不上自称为自由的或思想自由的人；但事实就是如此。因此，关于在这些问题上应该怎么做信息对我们的西方兄弟来说不幸是无用的，因为他们根本做不到；但幸运的是，世界上还有其他国家，尽管它们可能在其他方面受到习俗的奴役，但在这个特定问题上恰好有更好的习俗，因此关于穿衣的信息可能对那里的居民有用。

一个人穿衣服主要是为了体面，为了自己的舒适；但他肯定也应该考虑到他呈现给他的同胞的一面，甚至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现在的服装的超级丑陋就是一种真正的罪恶。

我知道，至少对西方人来说，当我说到奥义主义在服饰方面的规定时，我是在暗示完美的建议，而这些建议是不能被遵循的。我说的不是任何种族或宗教的习俗，也不是任何一个人或一组人碰巧认可的东西。我只是基于对生活中更高层次的考虑和生活中看不见的因素而给出这些建议的。建议如下：

所有的衣服都应该是宽松飘逸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身体的任何部分产生压力，而且接触皮肤的部分都不应该是羊毛或皮革。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暖呢？好吧，拿中国人来说，至少在他们国家的北部，在最可怕的气候下，他们设法通过使用夹有丝绸或棉花的衣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像皂绒被一样；而且非常肯定的是，只要有需求，科学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效的羊毛替代品。英国老式的医生曾经热衷于推荐贴身穿羊毛做的衣服，而这是最不应该接触皮肤的东西；因为，正如一位医生所说的那样：“羊毛是一种动物产品，永远无法彻底清洗；它会产生非自然的热量；它会变成毛绒，堵塞毛孔；它吸收水的速度非常慢，干燥的速度也非常慢，因此会保留身体的水分；它使人乏力并使人的系统变得虚弱，助长寒冷和感冒，促进风湿病；它经常引起（而且总是刺激）皮疹和其他皮肤病的发作；它不能在不破坏织物的情况下进行煮沸，而且总是收缩。”从奥义学的角度来看，对它的谴责甚至更甚，而且包括各种其他原因。

衣服应该是鲜艳的，这不仅是为了给旁人的眼睛带来愉悦，而且也是因为颜色对我们自己的影响。目前这种完全使用次色调的着装习俗无疑会造成大量的压抑和思想停滞，而

且我们完全失去了穿戴不同颜色的衣服可能对人的性格产生的不同影响。当我们的进步足以使合理的服装成为可能时，讨论颜色的特质，以及哪些颜色最适合特定类型的人，将是有意义的；目前，谈这些没有什么用。

在许多东方国家，在这些问题上的习俗要合理得多。例如，在缅甸，当我某个节庆日在仰光大金塔演讲时，我看到我的听众在我面前就像一个色彩斑斓的花坛。那里的中国人在节日里穿的颜色精致的绸缎，在炽热的热带阳光下产生了难以超越的效果。人们不禁要问，我们属于比这些人更新的根族，而且可以有理由声称在许多文明的方面中已经明显地超过了他们，但在服饰的这个特定方面却完全和可悲地落后于他们，这是怎么回事呢？

它最糟糕的特征其实是最近才有的。我自己还记得，在我的童年时代，我看到了一个世纪前的普通服装的一些遗迹，那时，除了在狩猎场上，绅士们在其他场合仍然穿着艳丽的色彩。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只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就达到了可能的最低水平；我们还需要多久才能重新上升到美丽、优雅和尊严呢？

衣服的问题让我们想到了床上用品；但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是从奥义学的角度来看，羽绒床或厚重的床垫总是不可取的，如果有必要使用羊毛被，至少应该采取预防措施，使其不接触睡觉的人的皮肤。因为如果在其他时候让我们密切接触受动物影响的东西是不合适的，而且羊毛就是动物性的，那么在身体睡着时这样做就会严重一千倍，身体会特别容易受到这种影响。用网编的床，如在阿迪亚常用的床，从奥义学的角度看是最好的床之一。

CHAPTER XVI
第十六章
BY MENTAL CONDITIONS
心理状态

THOUGHT-FORMS
思想形状

人在其他境界也穿衣服，虽然是以某种不同的方式。因为在星光界中，他用他习惯的感情给自己穿上一件真正的衣服，而在思想世界中，他用他通常沉溺的思想穿着一件类似的衣服。我想说明的是，我这样说不是象征性的，而是在描述一个客观的事实——就那些更高层次而言，是客观的。我们已经反复说明，我们的感情和思想在它们可以影响的物质中产生了明确的形状，而这些形状跟随产生它们的思想 and 感觉。当这些思想和感情指向另一个人时，这些形状实际上穿过空间移动到那个人身上，并影响到他的灵光圈。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与灵光圈融合在一起。然而，当这些思想和感情是以自我为中心时（恐怕我们必须承认，许多人的思想和感情大多如此），这些形状并没有消失，而是一直围绕着产生它们的人。

因此，我们发现，每个人都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由这种思想形状组成的外壳，在这些境界里是一件名副其实的衣服；因此，所有这些思想和感情都在不断地对人本身产生作用。他给了它生命；他从自己身上制造了它；现在它是外在的，能够对他产生作用，尽管他对它与自己的关系和它的力量一无所知。它们漂浮在他周围，所辐射的力量对他来说似乎完全来自外部，他经常把一个想法当作来自外部的诱惑，而这个想法实际上只是他自己昨天或前一周的一个反映。“人是他所思”。这主要是因为他自己的想法离他最近，并不断地在他身上发生作用，所以它们比其他人的想法更有机会对他产生作用。

从他的思想形状中涌出的持续辐射浸染了他周围的不动的东西，因此，甚至他房间的墙壁和家具也在他身上反射出他所习惯的思想和情感。如果一个人坐在某个房间的某张椅子上，连续很多天专注于某种思想，他就会让周围的物件、椅子、桌子、房间的墙壁都充满了表达这种思想的振动。他不自觉地将这些实物磁化，因此它们拥有向在其影响范围内的人暗示相同类型思想的力量。在有关此类问题的故事集中，可以找到许多这方面的突出例子。我已经举了一个例子，一些人在同一个牢房里相继自杀，因为这个地方充满了这种想法，他们感到这种想法作为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作用于他们，他们认为自己不得不服从。

从这些考虑中，出现了关于我们的感情的两个主要想法，乍一看似乎是绝对矛盾的：第一，我们必须对我们的感情非常小心；第二，它们根本不重要。但是，当我们寻求这种明显的矛盾的解释时，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两个声明中使用“感情”一词的意义不尽相同。我们必须小心在心中涌起的感情；我们不需要注意从外部压向我们的感情。就该如此。但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指的是原创的感情（feeling）——即从我们自己心中产生的思想感情混合物；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指的是情绪（moods），它是不在我们的意志力支配下产生的。后者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情绪是我们过去思想的结果，我们不能改变这种思想，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影响它；我们关注的是今天的原创思想，因为这种思想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当它升起来时，我们可以接受它，采用它，或者我们可以拒绝它。我们对感情也是如此。你说你不能主宰感情；这是普通的不懂道理的人的想法，丝毫不正确。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主宰感情，控制感情。

MOODS

情绪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感觉到不同的情绪笼罩着我们。在某个场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快乐，而在另一个场合，我们又感到沮丧和悲观。造成后一种感觉的原因可能

有很多；最常见的是某种形式的消化不良。它也经常来自于缺乏运动、缺乏阳光、缺乏户外空气；以及太多的夜间工作；但有时它只是我们自己以前的想法，有时是别人以前的想法对我们的作用。它可能是由于一个处于抑郁状态的星光实体的存在，并试图将他的振动传达给我们的星光体。但无论其原因是什么，抑郁必须被抛开，我们必须努力继续我们的工作，就像它不存在一样。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感觉问题，这使得我们很难用冰冷的科学观点来对待它；然而这正是我们必须努力做到的。这些情绪改变不了生活中任何事实。因此，我们为什么允许它们影响我们？我们的未来命运就在我们面前，完全不受我们在某一时刻对它采取乐观和另一时刻采取悲观看法的影响。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允许自己今天忧心忡忡，仅仅是因为我们昨天忧心忡忡？或者因为某个星光界实体在忧心忡忡？所有这些情绪的隐蔽面表明它们来自各种原因；但它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无论原因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继续我们的工作，而绝对不要注意它们。

RECURRENT THOUGHTS

重复的思想

在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必须仔细观察反复出现的想法的作用。起初只是一个毫无根据的怀疑——也许是一个不值得的怀疑——现在可能会固化为一种偏见；不是因为有任何额外的证据，而只是因为它本身的反复出现。我们常常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某些人或事采取某种态度，然后，仅仅因为我们已经采取了这种态度，我们就坚持这种态度；即使我们可能很清楚，起初它只不过是简单的怀疑，但由于我们反复思考，我们相信它是有根据的，并继续推理，好像它是一个事实。因此，偏见经常这样产生了，我们已经解释过，偏见对进步是致命的。

此外，这种思想形状的作用往往会在我们身上建立起某些品质。许多人开始时对自己的钱财支出非常谨慎，这是很正确的；但他对如何节约的焦虑思考却一次又一次地对他产生影响，直到它成为他头脑中的主导思想——直到它在他身上产生吝啬的品质。这种思想形状不仅对其制造者产生了影响，而且还向外辐射。这种向外的振动的效果是吸引其他类似的思想形状，从而加强原始思想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些问题上保持警惕，仔细观察我们内心产生的思想和感情，并区分那些来自上面的，来自高我的，和那些只是在较低层次上产生的。

FALLING IN LOVE

恋爱

思想形状的重复行动的另一个例子是通常所说的恋爱。其中至少有两种明显的类型，小说家通常将其定义为“渐渐爱上了”和“一见钟情”。一见钟情的现象（如果它真的发生，我倾向于认为它确实可以发生）必定意味着自我认出了一个在前世中很熟悉的人；但“渐渐爱上了”和更普通的恋爱类型通常是由于重复思考的强化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以任何程度的常识说话都可能使人不受欢迎，因为每个男人都把他的爱人看作是世界上唯一真正是所有美德的缩影的女人，并准备在必要时为了维护这种主张拔剑一拼。然而，如果他有可能对这件事采取一种平和而合理的看法（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他就不得不承认，虽然**在他看来**这样的，但世界上还有其他女士在其他人的心目中似乎占据着同样的地位——简单地说，这些人和他自己一样聪明，和他一样有能力对这样的事情形成看法。

那么，为什么在不存在前世缘分问题的情况下，他要从世界上所有姑娘中选择某一个

人，让她成为高贵和美丽的化身？事实并不浪漫；这主要是一个近距离的问题。普通的年轻人，由于环境的原因，与普通的年轻女子亲密接触，很可能会爱上她；尽管他不会相信，如果把他扔进与另外一百个同样普通的年轻女子中的任何一个的亲密接触中，他也会同样容易地爱上另一个人！

首先，一位年轻的女士给他留下了一个愉快的印象；如果他不再见到她，很可能几天后他就不再想她了；但如果他经常见到她，他对她的思想形状就会加强，而且他开始，尽管他不知道，比最初更深入地了解她。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他在她身上看到隐藏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神圣。它同样存在于所有人身上，但他只在她身上看到它，因此对他来说，她就是这神圣的化身；一旦他通过她的形象看到了它，对他来说，它就不能采取其他形象。因此，他在他的想象中给她赋予了各种美德和所有灿烂的品质——这些**确实**都在她身上，就像它们在我们所有人身上一样，但除了他的眼睛之外，别人可能没看出来。它们在她身上，因为她的自我，像所有其他人一样，是神圣之火的火花；而在她身上，这些品质是本具的，而且是完美的存在。这些品质在这个物质世界中的表现，在她身上可能并不比在其他一百个人身上更多，但他在她身上看到了这些品质，因为他是通过她第一次学会意识到这些品质。

事实上，从奥义的角度来看，成千上万的恋人对他们各自崇拜的对象的狂想都是真实的，尽管他们看起来是相互排斥的；因为事实是，他们都爱的是一个，尽管对每个人来说，它通过不同的载体表现出来，因为他们的局部视觉不能将“一”与它的表现形式区别开来，他们赋予这个特殊的表现形式不属于它本身，但属于透过它表现出来的品质。因此，所有的人看到的品质都是正确的，但声称只有他们看到的形式才有那样的品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

通常情况下，公正的局外人很难理解，从物质世界的角度，某个男人在某个女人身上到底看到了什么，以致他想让她成为自己的妻子。答案是，丈夫在她身上看到了在物质层面上看不到的东西；只有通过更深的观察才能发现的东西，她对他的吸引力在于，正是通

过她，神性的那一面被揭示给他。

人们经常说，情人的想象力给了他未来的新娘一些事实上她并不具备的品质。奥义学者会说，情人是对的；她确实拥有这些品质，因为上帝拥有这些品质，而她是上帝的一部分。对她的爱人来说，她是一个渠道，他可以通过这个渠道看到祂。但对于那些不把她当做神性渠道的其他人来说，不能通过她看到这些品质，但可能通过另一个人看到这些品质。

这样做的一大好处是，如果女人是个好女人，她会努力达到她的爱人对她的思想形状的水平。她完全意识到，他是在把她理想化，他赋予了她一些她认为自己不具备的品质；但为了不让他失望，为了让她配得上他的爱和信任，她努力在自己身上发展这些品质，成为他认为的那样。因为在本质上她就是他所认为的那样，在她背后的单一体中，这些品质确实存在。所以她经常成功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把它们表现出来，因此，爱人的信心是有道理的，他对她的信心搬出了她的高我，帮助她进化。

所有这些，请注意，都是双向的，女人试图通过男人找到她的理想，就像男人通过女人一样。目前，人类通常通过某个异性最容易找到自己的理想，但这并不总是如此。有时，一个年轻的男人崇拜一个年长的男人，并通过他对他的钦佩和爱慕，获得他对那个我们称之为理想的真实世界的一瞥；有时，同样的感觉存在于一个年轻的女人和一个阅历丰富的年长女人之间。

既然那个真正的理想在我们所有人的背后，生活在孤独沉思中的神秘主义者可能会在自己的内心找到它。每个人都有寻求它的倾向，无论是通过他自己还是通过另一个人，而促使他寻求它的动力是神圣注入到我们之内的进化力量，是寻找和回归我们所来自的神圣的愿望。在这个早期阶段只能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力量，正是以后将使人达到最终天人合一的力量。正如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所说的那样：“上帝，你为你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永远是不安的，直到在你里面找到歇息之地”。

UNSET BLOSSOM

童真之爱

恋爱的一个美丽的，经常被误解的形式，就是儿童的“坠入爱河”。没有同情心的成年人常常嘲笑它，因为他们知道，十有八九所爱的对象是非常不合适的，它不会持久，而且会一无所获。所有这些都是真的，但在本质上，它与后来的生活中出现的感情是一样的，而且通常是一种更纯粹、更无私的形式。如果你能进入一个十岁或十二岁的年轻恋人的秘密内心，你会发现，他甚至不梦想与他未来的新娘结婚并舒适地安顿下来，白头到老；他的想法是为她牺牲自己，为了保护她表现出辉煌的英雄主义，并死在她脚下。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荒唐的浪漫，但对于那颗年轻的心来说，事实上，对这两颗年轻的心来说是不无好处的。

制造这样的思想形状确实很好，对它们的创造者和接受者来说都是如此，它们在为以后生活中出现的更成熟但并不比这更美丽的感情做准备。你见过我们的樱花树或梅花树上有大量未开的花朵吗？人们可能会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对大自然能量的无谓浪费，因为它们永远不会结果。然而，植物学家告诉我们，它绝不是无用的。它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把树液吸上来，从而强化树木，并为秋天美好的果实做好准备，没有它是做不到的。童年的这些天真无邪的爱情故事也有同样的效果；它们加强了天性，为以后更充分的发展做准备。

OCCULTISM AND MARRIAGE

奥义学和婚姻

然而，尽管我在上面说了这么多 —— 尽管爱情美丽而高尚 —— 从奥义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建议学生结婚吗？我认为最好的答案可以在学会伟大的创始人布拉瓦茨基夫人的话

语中找到：

“这要看你指的是哪种人。如果你指的是打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 一个优秀的、认真的证道人和为我们的事业的热心工作者，但仍然有将他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和愿望 — 总之，他不觉得他已经过够了人们所说的生活，他只渴望一件事，而且只有一件事：了解真理，并能够帮助他人，那么对于这样的人，我说他没有理由不结婚，如果他愿意冒抽奖的风险的话，但没抽到奖的比抽到奖的多。”（《证道学要诀》（Key to Theosophy），第十三节，“证道学与婚姻”。）

但是，如果这个人的目标不止于此，如果他打算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证道学工作，并渴望成为一位伟大的智慧真师的学生，那么我们就不能建议他在那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之间分散注意力。布拉瓦茨基夫人再次告诉我们：

“实用奥义学对一个人来说是一项太严肃和危险的研究，除非他是最认真的，并准备**牺牲一切，首先是自己**，以达到他的目标。我指的是那些决心从师踏上通往最高目标之路的人”。（出处同上）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一个人尽情地爱他的理想对象；错误在于独有的欲望，在于使他不满足于远距离崇拜这个对象的动物激情，在于对别人也可以爱和崇拜同一对象而感到恼火的嫉妒。希望全身心投入的学生必须使自己不受任何纠缠，一身轻地工作；不要像许多人那样，被激情的似是而非的推理所欺骗，并陷入错觉，认为自己在枷锁中可以更好地工作。但是，请再次记住，这只适用于那些绝对决心坚持到底的人。如果没有这种崇高的决心，通过利用普通世俗生活的麻烦和考验，努力活出自己的最高境界，即使是在枷锁中，也可以完成大量好的工作，甚至可以取得进步。

另一个被提出的理由是，有必要为将到来的需要从事工作的高级自我提供身体；有人认为，学生肯定比外部世界的好人更能提供这些。这可能是真的，因此在某些罕见的情况

下，学生被指令为此目的而结婚；但等待来自不可质疑的来源的这样一个命令肯定是最明智的。同时，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已婚成员，他们完全有能力为未来的奥义工作者提供身体。真的，没有什么比被业力之神选中提供这些身体更荣幸的了，但提供这些身体后培训他们是最荣幸的工作。因此，让那些仍然与世界保持联系的学生来提供这些身体，让那些觉得自己有能力过更高境界生活的人帮助他们培训。因为确实一仆不能侍二主，奥义主义的道路需要身体、灵魂和精神的全部能量。

CHANGES IN CONSCIOUSNESS

意识的变化

人类的意识具有奇妙的可能性，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只是我们目前可以使用的意识的片段。我们也许可以从我们的物理感官的作用中得到一个类比。世界中有一个巨大的可能振动的范围。其中一小部分在某一层次上对我们来说是光；另一小部分在更低层次上对我们来说是声音。我们以各种方式意识到其他的振动。但从科学知识中充分认识到，这个范围朝两端延伸，远远超出我们可能处理的限度。

我们可以假设人类的意识就像这整个范围，而它现在在物理大脑中发挥作用的部分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声音的振荡区块。按照同样的类比，我们可以假设我们的星光体意识块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光的波长区块；但这里也有许多我们看不到的能够承载光的振动——在我们视觉极限以下和以上的起伏。以同样的方式，在我们的身体意识之下和之上，以及在我们的星光体意识之下和之上，有更多的振动，我们的意识可能适应这些振动，但现在却做不到。

有两种方法可以使它适应；通过永久地和有意地发展意识，使它能够接受更多高于和

低于其正常感知可能性的波；或者暂时地，由于一些疾病或异常情况，使我们的意识范围向上或向下移动。第一种方式的一个例子是各种神通力量的发展。但我没有必要在这里谈论这些问题，因为我已经在其他书中谈过了——《灵视》(Clairvoyance)、《死亡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Death)和《浅谈奥义学》(Some Glimpses of Occultism)。各种药物具有暂时改变或扩大意识范围的能力，因此它们使我们能够看到我们通常看不到的东西，有时要牺牲我们当时的普通视力，有时不会夺走我们的视力。

我们所说的身体意识并不是固定的、限定的，不是一直都是一样的范围。它已经逐渐发展为现在的样子，许多以前在它意识范围内的东西现在已经落到意识之外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已经发展到高于它们了。意识的水平正在逐渐提高；我们的后代将能够看到目前我们所看不到的颜色——更高、更纯、更精致的颜色。他们是否会同时失去欣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些最粗糙的颜色的能力，还不确定。

谵妄(Delirium)转移了意识的位置，常常把我们所知道的日常世界完全拒之门外，有时把现实世界替换成了我们对过去的记忆——不仅是今生的过去，而且是人类更久远的部分。谵妄所提供的这种视力往往包括看到患者自己或他人的思想形状的能力，有时还能看到他周围的星光界和以太界生灵。例如，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可以看到蛇和其他可怕的东西，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低等生灵，它们以醉汉身体里散发的酒气为食。

CHAPTER XVII

第十七章

BY OUR AMUSEMENTS

娱乐活动

CHILDREN'S GAMES

孩子的游戏

即使是通常被认为不重要的儿童游戏，也有其不为人知的一面。如果父母对这些游戏有任何想法，可能主要是从物质的层面考虑的。他们要么不赞成一般的游戏，认为会弄坏衣服或诱使孩子离开学校的作业，要么赞成他们的游戏，因为孩子至少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不去烦扰大人，或者游戏能让他进行体育锻炼，认为这对他的身体发展是必要的。有时，他们也会从社交的角度出发，偶尔也会从宗教或道德的角度出发，对他的活动进行特别关注；但是，大多数父母可能会把游戏视为一种必要的罪恶。

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如果孩子真的在游戏，那么游戏的价值就不能被低估，因为它所灌输的是荣誉、无私和骑士精神等美德。首先是荣誉，因为必须最忠诚地遵守游戏规则。意识到通过违反规则而获得的表面的成功，无论多么轻微，都是不诚实地获得的，因此根本不是成功，而是最严重的耻辱，无论这种违规被别人知道还是只被违规者自己记在心里。孩子还学会不自私，因为在许多游戏比赛中要想获得成功，绝对需要个人服从整体，每个玩伴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是为了他所效力的一方的利益。在任何一所好的学校里，当人们看到队员对板球队队长或船队的教练立即并毫不犹豫地服从的时候，谁都知道这是一种最宝贵的纪律性，教导每个人忠诚地接受并彻底履行分配给他的职责，着眼于团队的利益而不是他的个人欲望。骑士精神，因为所有有绅士风度的男孩都有一个不变的规则，即在任何有疑问的地方给对手以好处，并拒绝从偶然的优势中获利。如果在一个国家的孩子中找不到这样的荣誉感、这样的无私情怀、这样的骑士精神，那么这个国家确实很糟糕，

因为孩子将成为父亲，上梁不正下梁歪。

最重要的是要让孩子明白，虽然他必须始终为自己一方尽力，但实际上谁赢并不重要，因为在任何情况下获得的锻炼和游戏的乐趣都是一样的。应该向他解释，他在游戏中不仅要表现得公平，而且要有礼貌和好客；他必须随时准备为对方的良好表现鼓掌，他决不能因那些被打败的人感到兴奋，而必须始终努力为他们寻找借口，并尽量减少他们自然会感到的失望。

的确，别人并不总是为他这样做，但他不必为此感到不安或恼怒，因为这只是表明他们还没有能够在精神上达到自己的对手的水平。一个男孩对他的学校或他的一方的胜利感到高兴是很自然的，但他必须学会不要以任何方式伤害他人的感情来表现这种快乐。

在任何时候，他都不能从伤害或惹恼其他生灵中找到乐趣或娱乐，无论是同学还是动物。一些教养不良的孩子表现出戏弄动物或另一个孩子的倾向，这是一种残忍的表现，必须向孩子解释，任何形式的残忍都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孩子们必须时刻记住，要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上思考，这样才能体现出最大的兄弟情谊、仁慈和爱，才能随时愿意放下自己想要的东西，为其他孩子带来快乐，做他们喜欢的事情。

前些时间，我在参加我们一所著名大学的学院船赛时注意到一个有趣的骑士精神的例子。某个学院多年来一直毫无疑问地占据着水上运动的主要位置，但这次另一个学院成功地获得了几个奖项，并最终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河王争霸赛霸主地位（Head of the River），打败了以前的持有人。自然，大家都很高兴，并组成了一支凯旋的队伍，不仅获胜船只的旗帜，还有它的船桨和船舵，都在欢呼声中被抬回家。在他们欢快的行进过程中，获胜的学院的大学生们不得不沿着河道，在长长的船屋前走过。我突然发现，欢呼的人群沉默了，卷起了旗帜，放下了船桨，显然是在努力掩饰自己，匆忙地表现出尽可能不引人注意的姿态。我问这是怎么回事，有人告诉我，他们正在接近长期占据优势的学院的船屋，如果在他们面前炫耀自己的获胜，似乎是很不礼貌的。因此，我们的胜利者当时试图尽可能地看起来像普通学生一样安静地回家；但他们宽宏大量的尝试至少有一部分失败了，因为他们

还没来得及偷溜过去，就被战败的船员和他们的同伴看到了，他们立即从船屋里冲出来为他们热烈地欢呼，而战败船的船长则跑到船屋的大旗杆上，摘下了他的学院旗，表示对命运的愉快服从。这些刚进学校的年轻人自发的善意表达，让我非常高兴，难怪公众舆论对他们有健康和羡慕的看法。

SPORT

运动

不幸的是，成年人的娱乐活动并不总是像儿童那样无害和有益于健康。划船和游泳总是令人钦佩的，因为它们使人的以太体、星光体和思想体与水中的自然精灵和它们的影响有了更密切的接触，它们与陆地上的自然精灵形成了令人愉快的对比。如果是在海里游泳，那就更好了，因为那里的精灵种类更多。这种影响的改变总是好的，因为它使各种身体的新部位充满活力，从而大大增加了总体健康。

但是，我不得不对有时被误称为体育的令人厌恶的残酷行为进行强烈指责。毋庸置疑，谋杀手无寸铁的动物的罪行远远超过了可能从新鲜空气和运动中附带得到的任何好处。整个行为的可怕程度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很难理解文明人和其他善良的人怎么可能参与这种虐待行为，而且不仅参与其中，甚至还明显地享受血腥和残忍，并在邪恶的破坏工作中相互竞争。任何发生这种事情的國家都不能自称是真正的文明國家，而且我们毫不怀疑，当我们的后代回顾这段时期时，他们会发现我们居然沉溺于这种全盘和无理由的野蛮行为，这真是不可思议。

所有形式的狩猎都会受到同样的指责。即使不考虑对狐狸、鹿、野兔或水獭造成的痛苦、不幸和死亡，还有为这种目的而训练狗所引起的邪恶的问题。狗是家养动物中的一种，它被交给人类照顾，以便人类能够推动它们的进化。当他把动物训练得比狼或老虎更凶猛

时——当人教它不像野兽那样为食物而杀戮，而仅仅是为了杀戮的欲望和快乐时，他没有帮助它，而是致命地阻碍了它。这种对“人人都可以索取，但没有人可以给予”的奇妙生命礼物的肆意破坏，肯定会给参与其中的个人和公众舆论允许这种行为的国家带来沉重的报应。

与此相关的一件可怕的事情是，我们的孩子模仿我们不假思索的残忍行为，因此那些本来会善良和乐于助人的年轻灵魂被引向这些犯罪行为。当一个男孩经常看到他的父亲做这些事情时，他自然也会去钓鱼或打猎，或让他的狗去杀一些生物。我们把残酷的行为灌输给年轻人，甚至在他们死后，这种行为仍然存在于星光界，死去的男孩有与活着时相同的倾向——他会去猎杀一些东西，并给它带来痛苦和恐惧。诚然，除非在他面前树立的可耻榜样使他变得彻底邪恶，否则在星光界唤起男孩的善良感情比在肉体中更容易，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在瞬间向他展示被猎物的真实感觉，因为它在颜色的变化和闪烁中是很明显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向男孩展示他一直在做的事情，直接引出他的美好天性。

在星光界，我们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我们可以把残酷的狩猎本能和破坏的激情转移到安全和有用的渠道，如去打破可怕的思想形状，如魔鬼的思想形状，这些思想形状是在加尔文主义或类似的亵渎宗教教义的诅咒下，由不幸的人制造的。这些思想形状虽然在被理解了以后并不危险，但对无知的人来说往往是巨大的恐怖源泉，而且由于它们里面没有真正的进化生命，所以摧毁它们并没有什么罪过。这样的工作培养了男孩的骑士精神和勇气，促使他像骑士一样去帮助和保护弱者，并为了他们的利益面对在他看来是最可怕的困难。

FISHING

钓鱼

钓鱼是屠杀欲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许多人沉迷于此，而对其他形式的狩猎则退避三

舍，因为在这里，他们不是一枪打死或打残一只鸟，而只是把动物从它的环境中带出来，让它慢慢窒息而死。虽然很难理解人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但我真的相信，这种残暴的残忍行为大多是由于不去思考而导致，是一种从黑暗的野蛮时代流传下来的习俗所产生的集体思想形状的恶果。

HORSE-RACING

赛马

赛马也是另一项所谓的运动，除了谴责之外，没有什么可说的。单纯的让马匹对跑，如果它们没有被打或受到其他虐待，并不比男孩或男人之间的跑步比赛更令人反感；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围绕着赛马场的整个思想雾团是最令人反感的，而且从奥义学的角度来看，赛马场的气氛是名副其实的地狱。所有的欺骗和诡计，所有的疯狂的焦虑和贪婪，所有的仇恨和故意的造假，使整个场景成为难以描述的恐怖噩梦。然而，正派的男人会在这样的地方露面，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也会受到其令人震惊的邪恶磁力的影响。当然，这又是因为无知还有不经意；在意图上虽没有特别糟糕；但结果还是很严重。

GAMBLING

赌博

每一个参与赛马的人都要对与之相关的所有邪恶的赌博行为，和它所带来的对成千上万人的毁灭承担自己的责任。即使在物质层面上，赌博和投注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更高的世界中，这些弊端就更加令人厌恶了。人们陷入这种愚蠢的行为，大概是为了寻求刺激；但这种刺激的形式唤起了人的所有最坏的激情，只能对他们造成伤害，因为赌博

对赢的人的道德影响通常至少与对输的人的影响一样邪恶。

《思想形状》一书的读者会记得那里给出的赢家和输家的思想形状的可怕图片；那些能够亲眼看到这些东西的人，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们赌博的罪恶。赌博的任何形式都是邪恶的；但是，如果人们必须在不同形式之间作出选择，那么在臭名昭著的蒙特卡洛赌场进行的那种赌博显然是两者中稍微不更糟的一种，因为那里的赌博至少是公平的，受害者事先知道自己的机会；而且，他是输给一个非个人的实体——银行，因此，不会明显和故意地毁坏他的同伴。

从奥义学的角度来看，赌博、饮酒、吃尸体和在运动中屠杀生物，是英国民族好名声上的巨大污点。如果这些都能被消除，我们就会在走向文明的道路上迈出几个大步。

尽管奥义主义对所有形式的，以任何方式伤害任何生物的运动进行谴责，但它并没有象清教徒的观点那样，认为所有能带来快乐的东西都必然是错误的。相反，在奥义主义者的心目中，促进快乐仅次于促进进步。给任何人带来快乐是好的；帮助他走上进步的道路是更好的；但如果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那就最好不过了。因此，奥义主义者欢迎无害的娱乐；他唯一的条件是无害的——不涉及任何生物的疼痛或痛苦，甚至不适或嘲弄。

THE THEATRE

戏剧

剧院表演的隐秘性完全取决于表演的性质。演员所描绘的激情，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真实的，对更高层次的事物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但不幸的是，似乎经常有大量的自负与表演有关，还有大量的对其他演员的嫉妒。如果这些东西存在，则代表了不受欢迎的影响。在剧院里看戏的主要效果是在观众中激起的感情的结果，而这些又取决于戏剧的特点。

剧院里几乎总是有一股针对主要女演员的感性的暗流，但大多数观众通常会关注戏剧

的情节，并对剧中的坏人感到轻微的憎恨，当英雄成功地推翻他的阴谋时，会有一种温和的快乐。有一些天真的人，真正全身心地投入到戏剧中，对他们来说，戏剧就像现实生活一样。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些人发出了各种强烈的情感，但通常他们的数量并不足以在剧院的总体氛围中占到多少。不幸的是，有许多现代戏剧本身就具有非常令人反感的性质，而光顾这些戏剧的人的思想形状自然也是令人不快的。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对许多人来说，看戏就像读小说一样，但它以一种使他们更真实的方式向他们展示不同的人物。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人（也许是更有想象力的人），当他们阅读一个故事时，会把所有的人物都变成思想形状，而这些形状对他们来说似乎比剧院里的任何表现都要生动和合适。当他们去看他们喜欢的故事的戏时，这样的人总是感到失望。

有些人没有想象力，无法为自己的角色赋予明确的形状，他们非常高兴戏剧家的艺术为他们完成了这一点。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是剧院的大多数观众——去剧院看戏并不比读小说更有害，除了戏院里的不愉快的环境，即我之前提到的观众中的感性色彩，以及演员中的自负和嫉妒，以及在一个不健康的气氛中和在或多或少兴奋的人群中度过几个小时。从奥义学的角度来看，后一种对环境的考虑通常超过了从表演中可能获得的任何享受的好处。

FOURTH SECTION

第四部分

HOW WE INFLUENCE OTHERS

我们如何影响别人

CHAPTER XVIII

第十八章

BY WHAT WE ARE

我们本身的影响

THE INTERRELATION OF MEN

人类的互相关联

我们一直在研究我们容易受到的影响，我们也考虑了如何通过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反应使我们不断地影响自己。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课题的第三个重要分支，即我们如何影响他人。已经说过的内容足以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定在影响他人；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所有这些不同的影响都在不断地影响着我们，很明显，我们的所作所为必定是对附近的人的影响的一部分。我们所有人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没有人能够独自生活，每一个思想或行动都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不仅是因为人们在物质世界中看到我们的行为并模仿它们，而且是因为他们受到我们思想和情感的振动的无形辐射的影响。

我们以三种方式影响人们：通过我们本身的影响；通过我们的想法和欲望；通过我们的言行。

首先是我们本身的影响；因为我们的本质在我们的各种载体中表现出来，它们不断地

涌现出一波又一波的影响，这些影响倾向于自我复制，也就是说，感染其他人。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别人是什么样子，我们自己首先必须是什么样子。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在自己面前树立什么样的观念呢？许多人会说“做个好人”，这当然是首要考虑；但我们肯定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任何一个人如果在考虑影响世界的责任，那么根据假设，他一定是在尽力过一种好的生活。那么，就让我们有良好的意图和认真的努力，让我们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通过我们的榜样改善我们周围的世界。我认为第一点是幸福与和平的责任。

THE DUTY OF HAPPINESS

幸福的责任

让我们先来谈谈幸福。毋庸置疑，神的意愿是让人幸福。幸福是一种责任；我指的不仅仅是哲学上的平静，尽管那肯定是一件好事；我指的是积极的幸福。这是一种责任，不仅是对神圣的力量和对我们自己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责任，我将在下文中说明；这是一种不难完成的责任，只要我们愿意使用有着不可估量的能力的常识。然而大多数的男男女女显然经常不快乐；为什么？

不快乐是一种心理状态，所以由疾病或事故带来的痛苦严格来说不属于我们的主题，但即使是这样，也常常带有心理的一面，通过应用理性可以大大减少。永恒的公正统治着世界，因此，完全不可能在我们身上发生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由于永恒的公正也是永恒的爱，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都旨在帮助我们向前发展，并且能够使我们进步，只要我们以正确的方式对待它，并努力学习它所教的课程。这些都是真的——那些对生与死的奥秘进行过最深入探索的人知道这是真的——对痛苦的抱怨或厌恶显然不仅是无用地浪费许多力量，而且是采取一种完全不准确和愚蠢的观点对待生命，并失去原本设置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考虑一下这种普遍的不快乐的一些常见的原因，以便看看如何能够避免。人类在制造痛苦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聪明才智，但大多数原因都可以归入四个方面——欲望、悔恨、恐惧和担忧。

欲望——许多不快乐的产生是因为人们一直在渴望他们没有的东西——财富、名声、权力、社会地位、各种事业的成功。我没有忘记，满足有时意味着停滞不前，而所谓的“神圣的不满”是进步的先决条件。我们应该不断地努力改善自己，提高自己的程度，增强我们帮助他人的能力——所有这些都是好的，值得称赞的，并有助于我们的进化；但我们的大多数不满都不是神圣的，因为它不是对改善和有用的渴望，而只是对个人享受的自私渴望，我们期望从拥有财富或行使权力中得到这种享受；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痛苦是由它造成的。的确，你可以热切地向前推进；但要在你的推进中感到高兴，在失败中感到愉快，永远不要忙得忘了向在神圣之路上同行的伙伴伸出援助之手。

在这种巨大的欲望杂草的多种形式中，最毒辣的是那些被称为羡慕和嫉妒的东西。如果人们能学会管好自己的事，不打扰别人，许多不快乐的源泉就会消失。另一个人有更多的钱或更大的房子，他养了更多的仆人或拥有更好的马，或者他的妻子能够沉溺于更多令人惊讶的翻新的化妆品和衣装，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所有这些东西都给了他某种机会——考验他正确使用这些东西的能力；他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是他的法官，你的任务显然不是把时间浪费在批评和嫉妒他上，而是确保自己最大限度地履行与你自己的生活状态有关的职责。

也许在可怜的人性所怀有的所有激情中，嫉妒是最荒唐的。它假装狂热地爱着，却反对任何其他分享它的虔诚；而无私的感情在发现其崇拜的对象被普遍爱戴时，反而更加欢欣鼓舞。嫉妒最厌恶的是看到对其偶像的喜爱的证据，但它总是急切地想确认它的怀疑，并不顾任何麻烦来向自己证明它最讨厌的东西的存在！因此，那些足够坚强和有理智的人，只管好自己的事情，并绝对拒绝被卷入羡慕或嫉妒的漩涡中，就可以摆脱很多完全不必要的不快乐。

抑制欲望，培养满足感；让你的需求少而简单，你的野心是为了进步和有用，而不是为了拥有什么；你会发现，你已经消除了一个最多产和最有力的痛苦原因。

悔恨 — 想想每天有多少人在遭受无谓的、无望的、无用的悔恨之苦，真是令人怜悯。也许你有过钱，但它已经消失了；你有过地位，但你已经失去了它。这不是你在徒劳的哀叹中浪费力量和时间理由。马上开始赚更多的钱，为自己创造另一个位置。“让过去的都过去吧”，把你的思想转向未来。

是的，即使损失是由你自己的错误造成的，即使你所后悔的是自己所犯的罪恶，也应有这种态度。你可能失败了，就像在你之前的许多人已经失败一样，但你没有时间浪费在悔恨中。如果你跌倒了，不要躺在泥泞中哀伤，而要立即站起来，更谨慎地继续走你的路。抬起头来，坚定地向前走。如果你跌倒了一千次 — 那就爬起来一千次，再继续前进；在路上灰心丧气是绝对没有用的。如果你坚持下去，成功是肯定的，因为你的力量会随着反复的努力而增长。一位真师曾经说过：“唯一有一点价值的忏悔是决心不再犯同样的罪”。聪明人不是从不犯错的人，而是从不犯同样错误的人。

我清楚地知道，所有遗憾中最大的遗憾是“一个消失的手的触摸和一个静止的声音”。然而，如果我们愿意花心思去理解，即使是这种最神圣的悲伤也可能被驱散。当我们所爱的人从我们的肉眼中消失时，我们不再像我们的许多祖先那样，只能注视着一片空白，用绝望的信念紧紧抓住模糊的不确定性，对一些遥远的重逢抱有希望。

现在，科学已经踏上了原来被无知占领的土地，任何愿意研究现有证据的人都可以说服自己，死亡只是从一个房间步入另一个房间，是通往更高更充实的生活的大门，我们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失去我们的朋友。我们经常错误地说我们失去了他，其实只是暂时失去了看到他们的能力。对事实进行一点耐心的研究，很快就能使我们从对丧亲之痛的这种幻觉的自私思考，转向对在更亲爱的人面前打开的荣光生活的确定性；因此，所有形式的不快乐中最悲哀的一种即使没有完全消除，至少被大大减轻了。

恐惧 — 我想，只有那些像一些神职人员一样的人，有特别的机会了解人们生活的内心世界，才能意识到人类在多大程度上遭受着对死亡的恐惧。许多人在世界面前表现得很勇敢，谈笑风生，但内心却一直在秘密的恐惧压迫下呻吟，知道死亡必须到来，害怕剑落下来。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必要，只是来自于无知，就像所有的恐惧一样；因为那些理解死亡的人不会对它的到来感到惊恐。他们知道人不会死，只是把他的身体丢在一边，就像人们把一件破旧的衣服丢在一边一样；对他们来说，抛弃身体并不比抛弃衣服更可怕。在二十世纪还不了解死亡事实的人，只是没有花心思去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如果他因为害怕不存在的东西而痛苦，他只能怪自己。

许多人被财产损失和陷入贫困的忧虑所困扰。有许多人靠着他们能挣到的收入勉强度日，他们觉得如果因为疾病或任何其他原因导致没有收入，他们就会立即陷入困境中。即使这种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对它进行思考也没有任何好处；这种始终存在的焦虑对他们没有任何帮助；他们不会因为这种恐惧盘旋在他们头上而使他们的日子变得更安全。

这些可怜的灵魂也应该努力理解生活，掌握这个伟大的进化计划的意义，他们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一旦他们对计划有一点理解，他们就会意识到，没有什么是偶然的，而是万事万物都真正的一起在为善而努力，所以痛苦、麻烦和悲伤在被需要时才会到来，除非它们在人的发展中有自己的角色，否则不会降临。因此，人将带着希望而不是恐惧向前看，知道如果他们坚定不移地在每一天中尽其所能，那么无论未来会发生什么，他们都不会责备自己。

忧虑 — 同样的考虑向我们展示了忧虑和埋怨的徒劳。如果世界在逻各斯的手中，如果我们都在祂不变的法则下工作，显然我们的任务是在我们的位置尽我们的职责，并试图明智地顺着前进的大潮；但抱怨它的工作方式，或担心事情会如何发展，显然是愚蠢之极。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如果不是因为我周围的不幸环境，我确实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很快就会向你展示做着或者做那的能力；但是，现在我伸展不了手脚，你怎么能指望我做什么？”

以这种方式说话的人对生命的意义毫无概念。毫无疑问，每个人最希望的是有个让他有机会使用他已经拥有的能力，展示他的能力的环境。但我们必须记住，大自然要在所有方向上发展我们，而不是只在一个方向上发展我们；为此，我们经常发现自己被置于一些条件下，**必须**做一些正是我们不能做的事情，以便我们能学到那一课，展开那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目前就潜藏在我们之内。

因此，我们不要坐下来埋怨我们受到不利环境的控制，我们的任务是站起来为自己控制环境。弱者是环境的奴隶；强者则学会如何支配环境，这正是他要做的。

然后，看看我们是如何担心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忘记了我们所做的事与他们无关，只要它不妨碍他们，而且他们的意见毕竟没有丝毫的作用。我们的努力必须是履行我们自己清楚的职责，并在有机会的时候努力帮助我们的同伴；如果你的良心认可你的行动，就没有其他的批评可以困扰你。你要为你的行为对在天之父负责，而不是对隔壁的某某女士负责，只是因为她正在偷窥着你。

也许同一位值得尊敬的女士说了一些对你不利的话语，而一些好心的朋友则重复和夸大它。如果你是愚蠢的，你就会被激怒，而一场争吵可能会持续数月，并牵涉到许多无辜的人；然后你居然试图把所有这些愚蠢的不愉快的责任推到你邻居的肩上，而正是你选择了对她的话动气！请用普通的常识思考一下，这是多麼的荒谬。

首先，在大多数情况下，你的邻居根本没有说过那些话，或者不是你认为的那种意思，所以你可能对她很不公平。即使她说了，当她确实说这句话并且是真心的说了时，也很可能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令人气愤的原因；她可能因为牙疼或婴儿哭闹而整夜未眠。对别人在受刺激的情况下匆忙说出的一句话较真，肯定既不仁慈也不庄重。当然，她这样做是很不对的，她应该表现出你自己总是表现出的天使般的仁慈；我丝毫不为她辩护；我只是建议，仅仅因为她做了一件蠢事，你没有真正的理由做另一件蠢事。

毕竟，她对你有什么伤害？**不是**她造成了你的烦恼，而是你自己缺乏思考。她的话不过是空气的振动而已，算得了什么？如果你没有听到这些话，你就不会感到被冒犯，然而**她的**那部分行动是一样的。因此，愤怒的感觉是**你的错**，而不是她的错；你不必要地让自己被一些实际上无力影响你的东西所激怒。是你自己的骄傲激起了你的激情，而不是她的闲言碎语。想一想，你就会明白这一点。这是简单、朴素的常识，仅此而已；然而，有多少人看得足够清楚，能以这种方式来看待它！如果我们多动动脑筋，少动动嘴皮子，就可以避免多少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这些考虑告诉我们，不快乐的阴云可以通过知识和理性来驱散；毫无疑问，立即大力驱散这种阴云既是为我们的利益，也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利益，因为一旦完成，我们的生命就会更长，更有成果：“一颗快乐的心可以走一整天；一颗悲伤的心在一英里内就会疲惫不堪。”让每件事都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注意世界上的善，而不是恶。让你的批评成为那种象看到珍珠一样的快乐的评论，不像一般暴躁的批评家扑向缺陷一样；你不知道你的生活会变得多么轻松愉快。只要我们愿意寻找，自然界中到处都有美；只要我们愿意寻找，总是有很多理由让人高兴，而不是试图寻找抱怨的原因。

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幸福和痛苦都是有感染力的，这一点已经彻底确定。所有研究过这些问题的人都知道，这些比我们能看到的更精细的物质波，不断地从我们身上向各个方向辐射，把我们的快乐或悲伤的感觉带向我们周围的人。因此，如果你允许自己屈服于悲伤和绝望，你实际上是在散发阴霾——为你的邻居遮蔽上帝的阳光，使你的兄弟承受更重的负担；你没有权利这样做。

但是，如果你自己充满了幸福，那光芒四射的快乐就会洒落在所有靠近你的人身上，你就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太阳，在你的小圈子里把生命、光明和爱洒向大地，就像神把它们撒向整个宇宙一样；因此，以你微小的方式，你是与他一起工作的人。

PEACE

和平

在蓬勃的幸福背后，必定有持久的和平，这也是我们必须努力辐射的。缺乏和平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悲的特征之一。从未有一个时代，人类更需要圣彼得的贤明建议：“寻找和平，追求和平”，但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该从什么方向开始寻找，因此他们认为和平在地球上是无法实现的，并甘愿接受不舒服。

人同时生活在三个世界中，物质界、星光界或情感界，以及思想界，他在每一个世界中都有一个身体或载体，通过它们来表达自己的。在所有这些层面上，在所有这些载体中，都应该有和平；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情况却远非如此。

在地球上，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在抱怨什么，几乎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经常生病。一个人的消化系统出了问题，另一个人经常头痛，第三个人发现他的神经崩溃，等等。在情感的世界里，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人们不断地让自己被剧烈的情感、悲伤、愤怒、嫉妒、羡慕所动摇和撕扯；因此，他们的悲惨是相当不必要的。他们在思想上也不平静，因为他们总是从一个思路冲向另一个思路，充满了忧虑和匆忙，总是在没有理解或利用旧事物之前就渴望得到新事物。

导致这种普遍不安的原因有三个，分别是愚昧、欲望和自私。因此，通往和平的道路包括征服这些障碍，并以它们的对立面取代它们——获得知识、自我控制和无私奉献。人们常常认为，他们不安的原因在他们自己之外，悲伤和麻烦从外面压在他们身上，却没有意识到，除非他们自己允许，否则外面的东西不会影响他们。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能够伤害我们或阻碍我们，就像没有人能够为我们带来进步一样。正如东方人所说的那样，道路就在我们心中。如果我们花心思去考虑，就会发现这是真的。

为了获得和平，我们必须首先获得知识——关于进化所依据的法则的知识。当我们对

这些法则一无所知时，我们会不断地破坏这些法则，不断地从进步的道路上离开，以追求一些自以为是的私人和个人利益或快乐。进化法则的稳定压力迫使我们为了自己好而回到我们所离开的道路上，然而我们躁动不安；我们与之斗争；我们抱怨痛苦和麻烦，仿佛它们只是偶然降临到我们身上，而一直以来，正是我们自己对法则的指导和抵抗使我们感到它的约束力量。

我们的健康受到影响，因为我们经常过着不健康的生活；我们吃错食物，穿不合适的衣服，忽视通风和锻炼，在不卫生的环境中度过一生，然后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头会痛，为什么我们的神经和消化系统会失效。了解卫生法则并努力遵守这些法则的人，可以避免这些弊端。

思想和情感世界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些世界有其自然法则，违反这些法则意味着痛苦。不幸的是，许多人认为所有与这些思想和情感领域有关的规则都是武断的；宗教教师们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即谈论对违反法则的惩罚，因此掩盖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这些法则与我们在物质生活中熟悉的自然法则一样，任何违反法则的行为都不是惩罚，而只是自然结果。如果一个人赤手空拳抓住一根烧红的铁条，他就会被烧伤；但我们不会想到把烧伤描述为对抓住铁条的惩罚。然而，我们经常这样描述那些同样自然、同样不可避免的结果。

对进化的伟大计划及其法则的了解，不仅告诉我们如何生活，以便在未来赢得和平；它还使我们在此时此地获得和平，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理解生活的目标，从所有的多样性中看到合一性，从明显无望的痛苦和混乱的迷雾中看到光荣的最终胜利。因为一旦理解了这个计划，它的结局就不再是一个盲目的信仰问题，而是数学般的确定性；从这种确定性中产生了和平。

在知识以上，我们必须加上自我控制 —— 不仅是对行动和语言的控制，还有对欲望、情绪和思想的控制。

因为所有的思想和情绪都分别在思想和星光的物质中显示为波；在这两种情况下，邪恶或自私的思想总是在较粗的物质中相对缓慢地振动，而善良无私的思想是更快速的起伏，只在较细的物质中发挥作用。但是，愤怒、嫉妒或恐惧的突然涌现，使整个星光体在一瞬间不堪重负，并迫使它在那一刻以特殊的速度振动。这很快就会平静下来，身体恢复到正常的振动速度。但在那之后，它更容易有对表达邪恶激情的特殊速率作出反应。

很久以前，伟大的佛陀教导他的追随者，普通人的生活充满了苦，因为他执着于世俗的东西，这些东西会腐烂和消失。他渴望财富、权力或地位，他没有得到它们时感到不满，或者在得到它们之后，他发现它们从他身边溜走了。甚至对他的朋友，他也错误地依恋，因为他爱的是必然会改变和消逝的肉体，而不是经历世世代代的真正的人，所以当他的朋友放下外在的载体时，他哀悼他“死了”，认为他已经失去了他。

我们文明的整个趋势是增加欲望，增加我们的要求。上一代人认为是奢侈品的东西，下一代人却认为是生活的必需品，我们的欲望不断向新的方向延伸。如果我们希望和平；我们必须学会限制这些欲望，过一种更简单的生活，满足于舒适而不渴望奢侈，我们必须区分必需品和多余的东西。最好是减少我们的需求，给自己留出休息的时间，而不是拼命地满足不断增加的需求，把自己累死。如果我们要获得和平，我们当然必须控制欲望。

另一个滋生不安的源头是我们有干涉他人的习惯——总是试图让他们按照我们的看法和做法来看待和做事情。我们中的许多人似乎无法在任何问题上保持某种信念，包括社会、政治或宗教的问题，而不立即与每一个信念不同的人争吵，并就此事展开激烈的争论。当我们学会毫不勉强地允许别人在每一个问题上有与我们自己毫不犹豫地要求的同样自由时，当我们学会避免因为他们与我们不同而批评他们时，我们就会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最重要的是，为了实现和平，我们应该抛开性格体（小我），获得无私的精神。只要我们是自我为中心的，只要“我”是宇宙的转轴，我们就会不自觉地但不可避免地期望

“我”也是别人的中心，而当我们发现他们的行为没有考虑到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最重要的要求——我们就会变得暴躁和自我主张，和平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灵魂，而不是身体；如果我们把自己（就像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与身体载体认同起来，我们就无法避免对发生在它身上的事情给予完全不适当的重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成为它和它永远变化的感情的奴隶。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束缚，东方人采用了一种思维习惯，导致他用这种习惯来代替我们常说的：“我饿了，我累了，”更确切的说法是：“我的身体饿了，我的身体累了”。

只要再想想，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说：“我生气，我嫉妒”时，我们同样是在犯错误。真正的“我”是所有这些载体背后或内部的自我，这个自我不能生气或嫉妒，尽管它的星光体可以；但一个人把自己与星光体相提并论，就像与身体相提并论一样，是个错误。他不能成为他的任何身体的奴隶，无论是思想的、星光的还是肉体的；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他的性格体，是他的暂时和部分表达，但它们不是他，就像衣服不是人一样。

因此，必须采取这四个步骤。我们必须通过学习获得知识，在获得知识后，我们必须将其付诸实践；我们必须学会限制我们的欲望，控制我们的情绪，我们必须消除低级的性格体，并将自己认同为它背后的自我。我们必须用利他主义代替利己主义；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内心的上帝，然后才能获得“上帝的平安，这平安超越一切的理解”。

这就是通往和平的道路。愿这种和平降临在我们所有人身上。

CHAPTER XIX

第十九章

BY WHAT WE THINK

用我们的思想影响

THE REALM OF THOUGHT

思想的世界

一个奥义主义的学生在思考的艺术中训练自己，因此他的思想比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更有力量，有可能影响更广泛的圈子，产生更大的效果。这是在他自己的意识之外发生的，不需要他在这方面做出任何努力。但正因为学会了思想的强大力量，所以他有责任利用它来帮助别人。为了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他必须确切地了解它的作用方式。

围绕我们的看不见的世界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它所构成的更精细的物质类型对人类思想和情感的影响有随时的反应。对于那些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来说，很难掌握这些力量的绝对真实性，很难理解它们对更精细的物质的作用在各个方面都是明确的，就像蒸汽或电对物理物质的作用一样。

每个人都知道，一个人如果掌握了大量的蒸汽动力或电力，就可以做有用的工作，产生明确的结果；但很少有人知道，每个人都有一定量的这种其他更高级的力量，用这种力量可以产生同样明确、同样真实的结果。

就目前物质世界的情况而言，只有少数人可以支配大量的力量，因此只有少数人可以通过它们致富；但是，每个人，无论贫富，无论老少，都已经可以支配不小比例的力量，这是生命中看不见的一面生动有趣的一个突出特点，因此，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正确使用这些力量而获得的这些更高世界的财富。

那么，这里有一种人人都拥有的能力，但明智地使用它的人却很少；这当然很值得我们去研究这个问题，去探究它并试图理解它。事实上，这样做的理由甚至比前面提到的更多，因为事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已经在无意识地使用这种力量，而且由于我们的无知，我们正在错误地使用它，用它来做坏事，而不是做好事。权力的拥有总是意味着责任，所以为了避免无意中造成伤害，为了彻底利用这些巨大的可能性，我们显然应该学习关于这个话题的一切。

THE EFFECTS OF THOUGHT

思想的作用

那么，什么是思想，它又是如何显示自己的呢？灵视者看到它首先在思想体中出现，它以思想物质的振动出现——一种产生各种效果的振动，所有这些效果都与物理世界的科学经验引导我们所期望的相当一致。

1. 有一个对思想体本身产生的影响，我们发现它具有建立习惯的性质。在思想体中有许多不同类型的物质，每一种物质似乎都有自己特殊的振动速度，它似乎最习惯于这种速度，所以它很容易对它作出反应。当它被某种强烈的思想或感情强迫离开这种振动时，它往往会尽快返回。一个足够强烈的想法可能会使思想体的一个部分的所有粒子以同样的速度振动；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它就更容易再次发生。一个以这种速度运动的习惯正在思想体的这些颗粒中建立起来，所以这个人很容易重复那个特定的想法。

2. 对人的其他载体产生的影响，这些载体在密度程度上高于和低于思想体。我们知道，一种物质中的物理干扰很容易传达给另一种物质——例如，地震（这是固体物质的运动）会在海洋（这是液体物质）中产生巨大的波浪。同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风暴对空气（这是气态物质）的干扰会立即产生涟漪，并在不久之后在它下面的海洋中产生巨大的波浪。

同样，一个人的星光体中的干扰（我们通常称之为情绪）会在思想体中产生振动，并引起与该情绪相对应的思想。反过来，思想体中的波影响星光体，如果它们是可以影响星光体的类型的话，就是说某些类型的思想很容易激起情绪。就像思想物质中的波浪作用于比它密度大的星光物质一样，它也不可避免地作用于比它更精细的因果体物质；因此，人的习惯性思维在自我身上建立起品质。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人的思想对自己的影响；我们看到，首先，它倾向于重复自己，其次，它不仅作用于他的情绪，而且也永久地作用于人本身。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它在他自己之外产生的影响，也就是对围绕着我们所有人的思想物质之海的影响，就像大气围绕着所有人一样。

每一种思想都会产生一种辐射性的波动，这种波动可能是简单的，也可能是复杂的，这取决于产生它的思想的性质。在某些条件下，这些振动可能局限于思想世界，但更经常的是，它们在上面和下面的世界产生影响。如果思想是纯粹的智力型和非个人的，例如，如果思考者正在考虑一个哲学体系，或试图解决一个代数或几何问题，思想波将仅仅影响思想物质。如果思想是灵性的，如果它带着爱或愿望或深刻的无私情感，它将上升到高层思想界，甚至可能借用直觉层面的一些光辉和荣耀——这种结合使它变得非常强大。另一方面，如果思想带有自我或个人欲望的色彩，它的振动就会立即向下，并在星光界中消耗大部分力量。

所有这些思想波都作用于各自的层次，就像光波或声波在物质界的作用一样。它们向四面八方辐射，离源头的距离越远，威力越小。辐射不仅影响到我们周围的思想物质的海洋，而且还作用于在这个海洋中移动的其他思想体。我们都熟悉这样的实验：在钢琴上敲出的或小提琴弦上拉出的一个音符，会在另一个被精确调到相同音调的同类乐器上发出相应的音符。就像在一件乐器中产生的振动通过空气传递并作用于另一件乐器一样，在一个思想体中产生的思想振动也被周围的思想物质传递并在另一个思想体中重现——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意味着思想具有感染力。我们稍后将回到这个问题上。

每一个思想不仅产生一个波，而且产生一个形状——一个明确的、独立的物体，它被赋予了某种力量和活力，在许多情况下，它的行为与一个临时的生灵没有任何区别。这种形状，像波浪一样，可能只存在于思想领域；但更经常的是，它下降到星光层面，在情绪世界中产生其主要影响。对这些思想形状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兴趣；在《思想形状》一书中，可以看到对许多思想形状的详细描述，以及对其外观的彩色图解。目前，我们关注的不是它们的外观，而是它们的效果和利用它们的方式。

让我们分别考虑思想力量的这两种表现形式的作用。根据思想的特点，思想波可能是简单的，也可能是复杂的；但它的力量主要倾泻在思想物质的四个层面中的某个层面，它们构成了低级思想界的四个次境界。普通人的大部分思想都围绕着他自己、他的欲望和他的情绪，因此它们在思想物质的最低次境界中产生了波动；事实上，由这种物质构成的思想体的部分是绝大多数人类中唯一完全进化成熟和活跃的部分。

在这方面，思想体的状况与星光体的状况完全不同。在我们根族的普通文化人中，星光体和肉体一样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这个人完全有能力使用它作为意识的载体。他还没有使用它的习惯，因此对它感到拘谨，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但星光体的力量就在那里，只是一个习惯使用的问题。当他发现自己在星光界运作时，无论是在睡眠中还是死后，他完全有能力看到和听到，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移动。

然而，在天堂世界，他发现自己处于非常不同的条件下，因为思想体还没有完全发展，这是人类目前正在进化的部分。只有那些在伟大的圣人会的老师手下接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将思想体作为一种工具使用；在普通人身上，它的力量只是部分展开，不能作为意识的独立工具使用。在大多数人中，思想体的较高部分还处于休眠状态，虽然较低部分处于旺盛的活动中。这必然意味着，当整个思想氛围中涌动着属于最底层层面的思想波时，高层层面的活动还相对较少。当我们现在考虑使用思想力量的实际可能性时，我们需要清楚地记住这一事实。它对思想波可能穿透的距离也有重要影响。

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用一个公共演讲者的声音做比喻。他可以让自己的声音传到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取决于他声音的力量。在思想形状的情况下，这种力量与振动的强度相对应。但是，决定演讲者是否能被理解的距离是另一回事，而且往往更多地取决于他发音的清晰程度，而不是他声音的强度。思想形状的清晰性是由思想的明确性和轮廓的清晰度来表示的。

许多没有受过公共演讲艺术训练的人，可能会发出一声喊叫，这声音会传到相当远的地方，但却很难听懂。同样地，一个感觉强烈但没有受过思考艺术训练的人，可能会发出一个强大的思想形状，强烈地传达出激发它的感觉——快乐、恐怖或惊讶的感觉；但它可能是如此模糊地概述，以至于没有传递出对情绪的性质或原因的想法。因此，显而易见，思想的清晰度至少与思想的力度一样必要。

同样，演讲者的声音可能是清晰有力的，他的话在听众所站的地方可能是完全可以听到的；但是，如果听众专注于其他事情而没有注意，这些话对他来说就没有意义。这在思想世界中也有确切的对应关系。一个人可以发出一个清晰、强烈的思想，甚至明确地指向另一个人，但如果那个人的思想完全专注于他自己的事情，这个思想形状就不能在他的思想体上产生任何印象。通常情况下，处于疯狂恐慌中的人甚至听不到向他们喊出的建议或命令；在同样情况下，他们同样对思想形状不加注意。

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如何思想，即使是那些比一般人更先进一点的人，也很少有明确而强烈的思考，除非是在他们实际从事某种需要全神贯注的事务的时刻。因此，我们周围大量的头脑总是处于闲置状态，准备接受我们可能播下的任何种子。

THE THOUGHT-WAVE

思想波

思想振动的作用具有明显的适应性。如果它能找到一个在每个细节上都能对它作出反应的思想体，它就能完全复制自己；但如果不是这样，它还是能沿着与自己大致相似的路径产生明显的效果。例如，假设一个天主教徒在圣母像前虔诚地下跪。他从自己身上发出强烈的、虔诚的思想波；如果它们击中另一个天主教徒的思想体或星光体，它们会在他身上唤起与原来相同的思想和感觉；但如果它们击中一个其他教派的基督徒，对他来说，圣母的形象是陌生的，它们仍然会在他身上唤起虔诚的感情，但这将沿着它习惯的渠道，并指向基督。

如果这些思想波接触到一个信伊斯兰教的人，它们会在他身上唤起对真主的虔诚，而在印度教徒的情况下，唤起的对象可能是克里希纳，而在帕西人的情况下，可能是阿胡拉马兹达。只要有可能对这个想法作出反应，它们就会激起某种虔诚。如果这种思想波触及到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思想世界，对他来说，任何形式的虔诚的想法都是未知的，即使在那里，它也会产生一种提升的效果；它不能立即创造一种他完全不习惯的振动，但它的趋势是激起他的思想体的更高部分进入某种活动，虽然效果不如可以共振的接受者那样持久，但不能不说是好事。

邪恶或不纯洁的思想的行动也受同样的法则支配。一个人如果愚蠢到允许自己以仇恨或嫉妒的眼光看待另一个人，就会放射出一种思想波，倾向于在其他人身上升起类似的激情，尽管他仇恨的对象是这些人所不知道的，因此他们不可能分享他的感受，但这种波会在他们心中激起对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的同样性质的情感。

THE THOUGHT-FORM

思想形状

思想形状的作用更有限，但比思想波的工作更精确。它无法触及到很多人——事实上，它根本无法作用于一个人，除非他身上有一些与激活它的能量相协调的东西。如果我们尝试对这些思想形状进行分类，它们的力量和可能性也许会更加清晰。让我们首先探讨明确指向另一个人的思想。

1. 当一个人从自己身上发出对别人的爱或感激的想法（不幸的是，有时也可能是羡慕或嫉妒）时，这种想法会产生辐射波，就像其他任何想法一样，因此倾向于在其影响范围内的人的头脑中再现它的一般特征。但是，它所产生的思想形状被赋予了明确的意图，一旦它脱离了思想者的思想体和星光体，它就会直接飞向它所指向的人，并紧紧抓住他。

如果这个人此刻碰巧没有想什么特别的事情，因此处于被动状态，它就会立即进入到他的思想体和星光体中，并消失在其中，就像彗星可能落入太阳一样。它倾向于在他们身上唤起与自己相似的振动——这意味着这个人将开始思考这个特定的主题，无论它是什么。如果他处于思想活动的状态，而这种活动的任何部分与到达的思想形状具有相同的性质，它就会通过那个与它相应的思想进入他的思想体，并为这种思想增加力量。如果接受者的思想是如此专注，以至于思想形状找不到入口，它就会在他身边徘徊，直到他的思想足够空闲到给它一个机会来达到目的。

2. 如果一个思想不是针对其他人的，而是主要与思想者本人有关（事实上大多数人的思想都是如此），那么思想波就会像往常一样向四面八方扩散，但思想形状会漂浮在其创造者的附近，它们有不断对他产生作用的趋势。只要他的头脑完全被业务或其他类型的思想所占据，漂浮的形状就在等待，等待它的时机；但当他的思路结束了，或他的头脑暂时空闲时，它就有机会对他产生作用，并立即开始重复自己，即在他身上激起他先前惯性思维的重演。许多人被这种思想形状的外壳所包围，他经常感觉到它们对他的压力——一种

来自外部的对某些思想的持续暗示；如果这种思想是邪恶的，他可能认为自己被魔鬼诱惑了，而事实是，他是自己的诱惑者，邪恶的思想完全是他自己创造的。

3. 有一类思想既不以思想者为中心，也不特别针对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思想形状并不围绕着思想者，也没有对另一个人产生任何特别的吸引力，所以它一直闲散地漂浮在它被生成的地方。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产生三类思想形状：

1. 那些直接从他身边射出，瞄准一个明确的目标的思想
2. 在他周围盘旋，无论他走到哪里都跟着他的思想
3. 他留在身后，像一串思想脚印一样的思想

空气中充满了这第三种类型的思想，它们模糊而不确定；当我们走在路上时，我们实际是走在大量的思想中，如果我们的思想还没有被明确地占据，这些模糊的、游荡的别人的思想碎片往往会严重影响我们。它们扫过闲置的头脑，可能大多数游荡思想都不会引起对它任何特别的兴趣；但偶尔会有一个吸引了人的注意力，头脑会紧紧抓住它，与它纠缠一两分钟，然后把它打发掉，这时，这个思想比进入头脑之前更强一点。

自然，这种来自许多来源的思想混合在一起，没有明确的连贯性；尽管其中的任何一个可能会启动一串联想，从而使头脑进行自己的思考。如果一个人在街上行走时，突然注意到自己所想的，问自己：

“我在想什么？为什么有这个想法？使我达到这个特定思想的思路是什么？”如果他试图回溯他过去十分钟的思路，他可能会相当惊讶地发现，在这段时间里，有多少闲散和无用的思想经过他的头脑。其中不到四分之一是他自己的想法；它们只是他在经过时捡到的思想碎片。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非常无用的，而且它们的总体趋势更可能是邪恶的而非善良的。

WHAT WE CAN DO BY THOUGHT

我们可以用思想做什么

现在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思想的作用，让我们看看利用这些知识的可能性，以及从这些知识中产生了哪些实际考虑。知道了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做什么来推动我们自己的进化，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帮助别人？显然，对思想运作方式的科学考虑表明，它不仅对我们自己的进化，而且对其他人的进化的作用，都比一般人认为的要重要得多。

当我们从思想对他人的影响来看待这个问题时，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回到了我们在谈到这种力量对自己的反作用时已经强调过的每一个考虑。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有利于我们进步的东西也必须有利于其他人的进步。因此，我们必须再次重申这些主题，尽管只是顺便一提。

由于每一种思想或情绪都会通过加强或削弱某种倾向而产生永久的影响，而且每一种思想波和思想形状不仅会对思考者产生作用，而且还会影响到其他许多人，所以一个人必须对在自己内心允许的思想或情绪进行最大的关注。普通人很少想到要去控制一种情绪；当他感觉到这种情绪在他体内涌动时，他就会屈服于它，认为这只是自然现象。一个科学地研究这些力量的作用的人意识到，他的利益和他的责任是检查每一个这样的涌动，并在他允许它影响他之前，考虑它是有利还是不利于他和他周围的人的进化。

在他的情感决堤之前，他必须把它们控制住。既然我们所处的进化阶段是思想体的发展，他就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看看能做些什么来帮助这种发展。他不应该让思想沉溺于它的变化无常，而是应该努力对它进行控制，认识到思想体不是人本身，而是人必须学会使用的一种工具。不能让它处于休眠状态；不能让它处于闲置状态，不能让任何经过的思想形状都能漂进它里面并给它留下印象。控制心智的第一步是让它保持使用的状态——有一些明确的、好的和有利的想法作为心智运作的背景——当没有立即于要完成的职责相关的活动时，它应该总是回到这些想法。

训练心智的另一个要点是，要教它彻底做它必须做的事，换句话说，要获得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任何没有经过训练的人都会发现，要他努力将自己的思想完全集中在某一点上，哪怕是五分钟，都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他将会发现，思想有一种积极的游移趋势——各种其他的想法都会插进来；第一次努力把心思固定在一个主题上五分钟，很可能会变成花五分钟把心思从它所关注的各种与此无关的问题上一次次拉回来。

幸运的是，虽然集中注意力本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有很多机会可以尝试它，而且获得这种能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非常有用的。因此，我们应该学会，无论我们在做什么，都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并全力以赴地做好它；如果我们写一封信，让这封信写得好，写得准确，不要因为细节上的粗心大意而耽误了它，也不要破坏它的效果；如果我们在读一本书，即使它只是一本小说，让我们用心去读，努力掌握作者的意思，并从中获得所有可以得到的东西。努力不断地学习一些东西，每天都要对头脑进行一些明确的锻炼，这是一种最有益的努力；因为只有通过锻炼才能获得力量，而不使用就意味着总是思想力软弱和最终萎缩。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学会管理我们的能量。每个人只拥有一定量的能量，他有责任将其利用到最佳状态。普通人以最愚蠢的方式浪费他的力量。他总是在没有任何必要或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浪费它。有时，他对一些完全没有必要的东西充满了热切的渴望；或者他对一些他想象中可能即将发生的邪恶充满了担忧。在另一个时候，他深感沮丧，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无论他声称的表面原因是什么，事实是他总是或多或少处于兴奋和激动的状态，因为他不会从哲学角度看待问题，并将明智的古训铭记于心。古训告诉我们，对于来自外部世界的东西，“没有什么是重要的，大多数事情根本不重要”。一个普通人群思想和情绪就像一个被掀翻的蚂蚁窝，在不同的方向上乱窜，漫无目的，但却造成了大量的混乱和骚动；这正是为什么奥义主义者总是避免人群，除非职责使他进入人群。对奥义主义的学生来说，学会避免这种精力的耗散是特别必要的。

普通人浪费大量力量的一种方式是通过进行不必要的争论。他似乎不可能持有任何观点，

无论是宗教或政治观点，还是与普通生活中的某些事项有关的观点，而不成为将这种观点强加给其他人的压倒性欲望的牺牲品。

智者意识到，真理是一个多面性的东西，不是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组人都能完全掌握的；他知道，在几乎任何可以想象的主题上，都有意见分歧的空间，因此，一个观点与自己相反的人，在他的信念中也可能有一些理由和真理。他知道，人们争论的大多数问题根本不值得讨论，那些对这些问题说得最响亮、最自信的人通常是那些最不了解的人。因此，研究奥义学的学生会拒绝在争论中浪费时间；如果有人问他信息，他愿意提供，但不会在无益的争吵中浪费他的时间和精力。

另一个令人痛苦的浪费力量的常见方式是我已经写过的担忧，它是和平道路上的一个严重障碍。许多人不断地预测他们自己和他们所爱的人的灾难——用对死亡和死亡之后的事情的恐惧来困扰自己，用对经济破产或失去社会地位的恐惧来困扰自己。大量的力量在这些无益和不愉快的方向上被浪费掉了；但所有这些愚蠢的事情都被一个人扫除了，当他意识到这个世界是由绝对公正的法则所支配的，向最高境界迈进是神圣的旨意，他无法逃避这种进步，无论他的道路上出现什么，无论发生什么，都是为了帮助他沿着这个路线前进，而他自己是唯一能延迟这种进步的人。他不再为自己和他人烦恼和担心；他只是继续以最好的方式履行手边的职责，相信如果他这样做，一切都会好起来。他知道忧虑从不会帮助过任何人，也没有丝毫的用处，而是造成了大量的罪恶和力量的浪费；聪明的人拒绝把他的力量用在错误的情绪上。

因此，我们看到，如果人类为了自己的进化有必要控制心智和情感，就不应愚蠢地浪费自己的力量，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更有必要了，因为只有通过这种谨慎，他才能使自己对他的同伴有用，才能避免对他们造成伤害，才能学会如何行善。例如，如果他让自己感到愤怒，他自然会对自己产生严重的影响，因为他建立了一个邪恶的习惯，使他下次更难抵制邪恶的冲动。但他也会对他周围的人产生严重影响，因为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振动不可避免地也会影响他们。

如果他正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暴躁，别的人也许也在这样努力，即使他丝毫没有想到他们，他的行动会帮助或阻碍他们。每当他允许自己发出一波愤怒，这往往会在另一个人的头脑或星光体中引起类似的振动——如果它以前不存在，就会引起它，如果它已经存在，就会加强它；因此，他使他兄弟的自我发展工作更加困难，并使他肩上的负担更加沉重。另一方面，如果他控制和压制愤怒的浪潮，他反而会放射出平静和舒缓的影响，这对他身边所有做着同样挣扎的人都有明显帮助。

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我们的任何恶念如果传到我们周围任何可能碰巧闲着的人的头脑中，已经是够糟的。但事实要比这更糟。每个人身上都有邪恶的种子或可能性，这些种子或可能性来自于前世，但在这一世还没有被唤起活动。如果我们发出一个邪恶或不纯洁的想法，很容易就会引起这些种子的活动，因此，由于我们缺乏自我控制，导致了一个人的生命中出现了他可能会摆脱掉的邪恶。我们在他身上唤醒了正在消亡的休眠倾向，因此我们耽误了他的进步。

只要这个种子处于休眠状态，特质就会消亡，但当它再次被唤醒时，就可能增加到任何程度。这就像在堤坝上破个洞，把水放出来一样。事实上，一个人如果发出一个邪恶的想法，就不知道他可能要为多少邪恶负责；因为另一个人如果因为这个想法而变得邪恶，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其他人，而其他人又会反过来影响另外的人；一个邪恶的想法使未来的几代人可能会遭受痛苦，这种说法是真的。可喜的是，这一切既适用于善念，也适用于恶念，了解这一事实的人明智地使用这一事实赋予他的力量，并可能产生超越一切计算的善的影响。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OUGHT

思想的责任

拥有这种巨大的力量，我们必须注意如何行使它。我们必须记住把一个人想成我们希望的样子，因为我们这样塑造的形象自然会对他产生强大的作用，并倾向于把他逐渐引向与这个形象和谐。让我们把自己的思想固定在我们朋友的良好品质上，因为在思考任何品质时，我们倾向于加强它的振动，从而强化它。

从这一考虑中可以看出，许多人不假思索地放纵自己传播流言蜚语和丑闻的习惯，实际上是令人发指的邪恶行为，在谴责这种行为时，任何表达方式都不会太强烈。当人们犯了谈论他人的无礼行为时，他们最强调的通常不是好的品质。因此，我们有许多人把他们的思想固定在另一个人的某些所谓的缺点上，并唤起其他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人注意这个缺点；这样一来，如果被他们如此不当地批评的人身上真的存在这种坏品质，他们就会通过加强这种品质的特有波动而明显地增加这种品质。如果，通常情况下，这种坏品质只存在于他们自己好奇的想象中，而不存在于他们所谈论的人身上，那么他们就会尽其所能地在那个人身上制造这种邪恶的品质，如果在他们的受害者身上存在着任何潜在的种子，他们的不良效果就很可能成功。

我们可以对我们所爱的人进行有益的思考；我们可以用思想在他们面前摆上他们自己的理想形象，并强烈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实现这一理想；但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人性格中的某些缺陷或恶习，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让我们的思想停留在这些缺陷和恶习上；我们的计划应该是形成一种强烈的对与之相反的美德的思考，然后向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发出这种思想的波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会对另一个人说：

“哦，亲爱的，某某夫人脾气这么差，真是太可怕了！你知道吗，就在昨天，她还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我还听说她经常这样那样，等等。这难道不可怕吗？”

每个人都会向她的三四十个最亲爱的朋友重复这句话，在几个小时内，几百个人都在向这个不幸的受害者投射汇聚的思想，都是关于愤怒和易怒的。难怪她很快就有如他们所愿的言行举止，并给他们提供了另一个可以幸灾乐祸的坏脾气的例子。

一个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提供帮助的人，会特别小心地避免思考愤怒，而是用力量来做如下思考：

“我希望某某夫人平静安详；她内心有自我控制的可能性；让我经常尝试向她发送强大、平静、舒缓的思想波，这样会帮助她实现她内心的神圣可能性。”

在一种情况下，思想是愤怒的；在另一种情况下，思想是平静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将不可避免地找到自己的目标，并倾向于在思想接受者的思想体和星光体中重现自己。通过各种方式，让我们频繁地、充满爱意地想到我们的朋友，但让我们只想到他们的优点，并通过集中注意力于这些优点，努力加强他们，并通过他们加强自身来帮助我们的朋友。

一个人经常说，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或激情。他经常试图这样做，但一直失败，因此得出结论，这种努力是无用的。这种想法是完全不科学的。如果一个邪恶的品质或习惯在我们之内拥有一定的力量，那是因为在以前的生活中，我们允许这种力量积累起来，因为我们在开始时没有抵制它，那时它还很容易被压制，但我们却允许它积累势头，使我们现在很难对付它。

事实上，我们已经使自己沿着某条思路思考变得很容易，而相应地沿着另一条思路思考却很困难，虽然很困难，但不是不可能。积累的动量或能量必然是有限的；即使我们把一辈子的时间完全用于储存这种能量（这是不可能的假设），但用于储蓄这种能量的时间仍然是有限的，其结果也必然是有限的。

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并着手控制这种习惯和消除这种动力，我们就会发现有必要在相反的方向上投入与我们最初为建立这种动力所花费的一样多的力

量。自然，我们不可能立即产生足够的力量来完全抵消多年的积累，但我们的每一次努力都会减少储存的力量数量。我们自己作为活生生的灵魂可以无限地产生力量；我们有无限的力量储存可以利用，因此绝对可以肯定，如果我们坚持下去，最终一定会成功。无论我们多么频繁地失败，但每次都有东西从那有限的力量储存中被抽走，它将被耗尽，我们必定会成功。因此，我们最终的成功只是一个机械问题。

对这些思想流的使用的了解，使我们有可能在知道一些悲伤或痛苦的情况下，始终给予帮助。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我们无法在物质上为受难者做任何事情；我们出现在他面前可能对他没有帮助；他的物质大脑可能因为偏见或宗教偏执而对我们的建议关闭。但是，他的星光体和思想体比身体更容易被打动，我们总是可以通过有益的思想或感情和抚慰来接近他们。

因果法则在较细的物质中和在较密的物质中同样适用，因此，我们倾注的能量必然达到其目标，必然产生其效果。毫无疑问，我们希望放在他面前以使他得到安慰或帮助的形象或想法会到达他那里；当它到达时是否会清楚地呈现在他的脑海中，首先取决于我们能够给它的轮廓的明确性，其次取决于他当时的思想状况。他可能完全被自己的考验和痛苦所占据，以至于我们的想法几乎没有插入的空间；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思想形状只是在等待时机，当他的注意力最终被转移，或者疲惫迫使他暂停自己的思想活动时，我们的思想就会立即溜进去，完成它的仁慈任务。在很多情况下，世界上最好的意志都无法在身体上有所作为；但在思想或星光世界中，任何可以想象的情况都通过稳定、集中、充满爱的思想来提供一些救济。

心灵治疗的现象表明，即使在物质世界中，思想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由于它在星光和思想物质中的作用要容易得多，我们可以深切地意识到，如果我们愿意行使它，这种力量真的是非常巨大的。我们应该注意寻找每一个可以提供帮助的机会；毫无疑问，有很多机会会呈现出来。当我们在街上行走时，当我们乘坐有轨电车或火车时，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人明显受到抑郁或悲伤的影响；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可以立即利用它，试图唤

醒和帮助他。

让我们试着给他传递这样一种感觉：尽管他个人有悲伤和烦恼，但太阳仍然照耀着一切，仍然有许多东西值得感谢，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美好的。有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努力的即时效果，我们可能真的看到这个人我们在发送给他的思想的影响下变得明亮起来。我们不能总是期待这种直接的物理结果；但如果我们了解自然法则，我们将在每一种情况下同样确信正在产生一些结果。

对于不习惯这些研究的人来说，往往很难相信他真的影响到了他所想的人；但大量案例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人如果将这种努力付诸实践，就会发现他成功的证据不断积累，直到他不再有可能怀疑。这个人应该把帮助所有他认识和爱的人作为他生活的一部分，无论他们是活着还是通常所说的死了；因为自然地，拥有或不拥有肉体对作用于思想体和星光体的力量没有任何区别。通过这种稳定而有规律的练习，会有很大的好处，因为我们通过练习获得力量，因此，在我们发展自己的力量和确保自己的进步的同时，世界也会因为我们的善意努力而得到帮助。

因此，凡是真正对我们有益的，也是对世界有益，而对世界无益的，实际上也不可能对我们有益。因为所有真正的利益都是为所有人获得的。对许多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奇怪的说法，因为我们习惯于认为一个人得到的东西，另一个人会失去；但它却包含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在前面的章节里，我已经说明，如果交易的一方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因此损失了，那么另一方就不会有真正的收益。

一笔直接的、诚实的生意对双方都意味着收益。让我们假设，一个商人以批发方式进货，然后，卖东西事实求是，以合理的利润以零售方式出售这些货物。在这里，所有各方都得到了好处，因为批发商和商人都在谋生，而购买者则愿意支付零售价，以获得小批量购买的便利。每个人都获得了他想要的东西；没有人损失；所有人都得到了满足。

这只是物理世界的一个浅显的例子；在更高的思想领域，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到这个规则是如何漂亮地发挥作用的。假设一个人获得了知识。他可以把他的收获传给一百个人，但他自己却没有任何损失。不仅如此，即使是他没有直接传授的那些人，也会从他拥有的知识中间接受益。因为他拥有这些更多的知识，所以他是一个更聪明、更有用的人；他的话语应该更有分量，他的行动应该更有智慧，所以他周围的人应该因为他的学问而变得更好。

我们还可以更深入。由于这个人知道得更多，不仅他的言行，而且他的思想都会比以前更明智。他的思想形状会更好，从他的思想体中流出的波动会更高更丰富；而这些必定不可避免地在他周围其他人的思想体中产生其结果。就像自然界中所有波浪一样，它们倾向于自我重复，在与它们接触的任何事物中激起类似的起伏速度。同样的自然法则，在物质世界中，能够为你烧水泡茶，或者在火上烤面包，（在高层世界中）我们绝对可以肯定，通过它的作用，更多的智慧的良好效果将影响他人，即使智者一言不发。

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宗教中都如此重视与善人、智者、纯洁者为伍。人的品质是有感染力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注意自己受哪些品质的影响。

再举一个例子。假设你获得了宝贵的自我控制的能力。也许你以前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现在你已经学会了抑制这种力量的爆发，并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让我们看看这对你周围的人有什么影响。在物质世界中，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更愉快的，但让我们考虑对他们更精细的载体的影响。

在早期，当你允许自己陷入愤怒的时候，强烈的愤怒的巨浪从你身上涌向四面八方。如果你见过《可见和不可见的人》中描绘这种愤怒的星光体插图，就不需要告诉你这种波对那些不幸靠近你的人的星光体产生了怎样的灾难性影响。也许这些人中有一个人自己也在挣扎，有同样的恶习。如果是这样，你愤怒的发射在他的星光体中激起了类似的活动，所以你加强了这种邪恶，你使你兄弟的任务更艰巨，他的负担比原来更重。我必须再次坚

持地说，你没有权利这样做。

但现在你已经获得了自我控制，这一切都发生了最令人高兴的变化。你仍然放射出振动，因为这是大自然的法则，但现在它们不再是愤怒的闪光，而是爱与和平的强大波浪的平静、有节制的荡漾。而这些也会影响到你的同伴的星光体，并倾向于在他身上重现；如果他正在与激情作斗争，这些波庄重的节奏会帮助他并使他稳定。你施加给他的力量是助力，而不是反力，因此你减轻了他的负担，你帮助他走上了上升的道路。因此，在你获益的同时，他也获了益，这难道不是真的吗？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如此密不可分，人类在其所有奇妙的多样性中是如此真正的合一，没有人可以在帮助他人进步时自己不进步，或在阻碍他人进步时自己不后退。因此，我们应该确保我们是帮助者队伍中的一员，而不是阻碍者，确保没有任何生灵，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会因为我们的任何想法、语言或行为而变得更糟。

CHAPTER XX

第二十章

BY WHAT WE DO

我们的行为

WORK FOR THE POOR

救助穷人

我们能做什么的问题是一个不能一刀切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会，而且没有两套机会是相同的。我们经常被问到，一个证道人是否应该从事任何普通的，与证道学会没有特别的联系的慈善工作。这是一个每个人必须自己回答的问题，因为答案取决于他的特殊情况。我认为可以把它设定为一条一般规则，即当有特别的证道学工作可以做时，他应该把时间放在那上面，因为那是一种只有他能做的事情，而其他许多人可以像他一样做普通的慈善工作。

以在贫民窟工作为例，即通过访问穷人并向他们提供各种小的舒适来直接帮助他们。没有人可以否认，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而且很有必要做。但是，如果要在花一定时间从事这种明显的体力劳动，和在更高的世界中做一些有助于使贫民窟不再存在的事情之间做出选择，那么我说后者是更重要的工作，也是更好的利用时间的方式，因为只有学习过证道学的人才能帮助传播证道学，而任何善良的人，无论在哪个阶层，都可以承担为穷人运送食物和毛毯的任务。

诚然，帮助修路是很好的工作，但我们不应该让一个工程师或医生承担修路的任务。任何在某个方面有才能的人，或者有必要的知识使他能够以特定的方式工作的人，都应该用于他的专业，因为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任何人都可以做世界上的非技术性劳动，而且有大量的人**只能**做这些。因此，在我看来，当一个证道学人可以利用他的时间来传播和教授证道学时，他不应该为了为世界做一个更普通的工作而把它放在一边。但是，

如果他的处境使他不能为他擅长的证道学宣传做任何事情，那么他当然应该利用他的业余时间从事他力所能及的最高类型的慈善工作。

他需要培养一种仁爱精神，他应该整天热切地关注帮助别人的机会。当然，如果他能以最高的方式发挥作用，最好是引导人们走向证道学，但如果暂时不可能，他应该以更普通的方式提供帮助。他应该用自己的方式发出仁慈的思想，或者让人们在物质世界中感到快乐。他应该把乐于助人的思想引入每一个小小的日常行动中。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决定如何才能最好地做到这一点，他对事物隐秘一面的研究将为他提供许多建议；因为这种知识使日常生活更加有趣，并使我们比没有这种知识时更加有用。

它向我们表明，许多表面上微不足道的行为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因此，它使我们强烈地意识到，必须谨慎和用心地生活。它告诉人们，每一个行动都会对他周围的人产生影响，即使表面上看起来只与他自己有关；对于这种对他人的影响，他有责任，而且它为他提供了一个可喜的行善机会。一旦掌握了这一点，他就意识到，他必须从这个新的角度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即使是在小事上，也必须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人。许多人在为他人而活，他根据他所想象的他人对他的看法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而我们的学生的利他主义将是另一种类型。他将在自己面前提出两条严格的规则作为指导：

1. 一切都要无私地去做。
2. 做每件事都要有明确的目的，而且要做得尽可能完美。

THE FORCE OF THE MASTER

真师的力量

如果他这样做，如果他以这种方式生活，掌管世界的力量很快就会认出他并使用他。因为通过这样的生活，他使自己成为真师的力量的一个现成的渠道，成为他手中的宝贵工具。诚然，圣者的帮助主要是在更高的层面上给予的；但它并不局限于此；如果我们给它机会，它也会在物质世界发挥作用。真师不会浪费他的力量去强制性地使他的能量流进入这个较低世界的密集物质，因为这样做不是好的灵性经济学；这不是在最充分地利用那份能量。但是，如果一个人已经生活在下层世界，他的生活安排使自己成为能量的合适渠道，情况就会改变，这就值得真师做出努力，否则真师是白费力气。

我们必须记住，一个渠道必须两端开放，而不是只在一端开放。渠道的高端包括人的奉献和无私，包括他渴望被使用并为此目的安排他的生活这一事实本身。较低的一端是人的身体，影响必须通过它，这也需要仔细注意，以便它不会玷污真师发出的力量流。

请记住，我们面对的不是模糊的抽象概念，而是一种物质的、但是看不见的流，它渗透到身体的物质中，并通过皮肤的毛孔散发出来，或者从手或脚上投射出来。因此，身体内部必须是纯净的，不受肉食、酒精或烟草的污染；外部也必须通过经常和彻底的清洗来保持严格的清洁，尤其要注意手和脚。否则，从更高层次精心转化的流在通过人时将被污染，并将无法实现它所要达到的目标。

虽然这种力量随时都会从有价值的学生身上散发出来，但他也可以把这种力量聚集起来，并以明确的意图倾泻在某个特定的对象上。在上一章中，我们解释了普通人在握手或被人群包围时如何保护自己不受邪恶影响；但学生不是保护自己，而是从这些不愉快的事件中找到机会，去影响他人。当他与一个人握手时，他将通过他伸出的手臂发出真师的力量。初学者可能会问：“我怎么能这样做？即使我尝试了，我怎么能确定我已经成功了？”

需要的只是一个坚定的信念和强烈的决心 — 一个建立在他学习研究基础上信念，他坚信这是一件可以做到的事情，并以强烈的决心去做，这来自于他对真师的深切奉献和他对执行他的意志的真诚渴望。所有魔法努力的成功都取决于操作者的绝对信心；一个人如果怀疑自己的能力，就已经失败了。因此，所有需要做的只是，他应该把强烈的想法与他握手的来访者结合起来：“我把真师的爱送给你”。同样，当他自己身处人群中时，他将在人们中传播同样的真师之爱的影响；对他来说，这种倾注将比任何外壳都是更好的保护。

THE MANUFACTURE OF TALISMANS

制造护身符

这种力量的另一个用途是给某些物体注入这种力量，从而将它们转化为护身符。我以前写过这些物件所产生的效果；现在我讲讲它们的制造过程。这门艺术的高级分支需要明确的知识，只有通过长时间的学习才能获得；但任何认真的人都可以制作一个临时护身符，这对需要帮助的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习惯于这项工作的人，几乎可以在瞬间完成任何普通的磁化或消磁过程，只需发挥他的意志；但初学者通常有必要帮助自己集中意志，仔细思考这个过程各个阶段，并使用适当的手势。例如，假设要把一些小东西（如戒指、挂件、笔套）磁化，以使它成为防止恐惧的护身符；最简单的程序方法是什么？

首先要意识到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希望在这个物件里加充以特殊形式振动的以太、星光和思想物质，——即勇气和信心的振动。训练有素的奥义主义者会把这些层次的物质聚集在一起，这些物质最容易接受和保持这种特性的振动；初学者在这方面一无所知，必须使用手头的任何材料，因此将不得不花费比他更有经验的兄弟更多的力量。

制作护身符可以被比喻为书写文字，获得正确的物质就相当于获得一个完美的表面来书写。初学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必须在现有的表面上书写，会花费更大的力气但得到不很完美的结果。他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他的纸张甚至不是空白的；他的纸张已经有了文字，在他使用之前必须将其去除。如果戒指或挂件被任何人戴过，它就已经充满了那个人的磁性——这种磁性可能比学生的磁性更好，也可能更差，但无论如何都与学生的磁性不同，因此是一个障碍，就像任何种类的文字，无论多么好，已经写满了一张纸，都阻碍了它用于进一步写作。即使戒指或笔套是全新的，它也可能含有制造者或销售者的特殊磁性；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首先要做的是去除其中可能存在的东西，为我们的文字获得一张清晰的纸张。有各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让我介绍一个简单的方法。

将右手的食指尖放在大拇指的末端，使之成为一个环型，并想象有一层以太膜像鼓面一样在环上伸展着。**用愿力**形成这层膜，并记任意志的努力**肯定**能使它形成，尽管你看不到它。还要记住，对实验的成功至关重要，你应该对这一事实相当肯定——你以前的学习应该使你相信，人的意志有能力以这种或任何其他方式安排微妙的物质。

然后，把你的注意力牢牢地固定在那层膜上，使它相当坚硬，把要消磁的物体慢慢地穿过它，通过这样做，你会把它以前的以太磁性部分完全清除掉。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会让它没有以太物质，而是说这种物质的每一粒都会被扫出并被取代；就像，如果一个管子里冲满了气体，人向它的一端大力吹气，所有的气体都会被赶出去；但管子并不因此而空，因为周围空气的压力会立即重新填满它。因此，带特殊磁力的以太被从挂件或笔套中清出，被渗透在周围大气中的普通以太所取代。

下一步是使以太膜化解，然后用星光物质的膜取代它，物体再次通过它。用思想物质的膜来重复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将得到一个在所有三个层面上完全没有任何特殊磁性的物体——事实上是一张干净的纸，我们可以在上面写下我们想要的东西。经过一定量的练习，学生可以制作一个包含以太、星光和思想物质的组合膜，这样就可以只需一次将物体穿过环形来完成整个操作。

然后，操作者必须发挥他所有的力量，使自己充满他希望护身符所传达的品质（在这里是指无畏和自信），暂时排除对其他品质的所有想法，成为这些品质的活生生的化身。然后，当他把自己的热情提高到最高水平时，他用左手拿起那个东西，或者把它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通过右手的手指向它注入磁力，一直用他最大的力量希望它充满英勇、冷静和无畏的本质。

如果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一再坚定地对自己重复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他的注意力有所帮助：“以真师的名义，勇气，信心”，或者“凡是这个物体所在之地，就不会有恐惧进入”，或任何其他表达类似想法的话。他这样做几分钟，不要让他注意力有片刻的转移，他不能怀疑他已经做了一个真正有效的护身符。

这个过程可能会让新手花上一些时间，但习惯了的人做起来就会很快，很容易。训练有素的奥义学者不断利用这种力量，作为帮助他所接触的人的一种手段；他在寄出一封信，甚至一张明信片时，总是想他可以用它来发送什么好的礼物，让人感到清新、安慰或强化的磁力。除了我所描述的方法之外，他还有许多其他制作护身符的方法；如果我列举其中的一些方法，也许会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这个主题，尽管这些方法是普通学生做不到的。

VARIETIES OF TALISMANS

护身符的类型

护身符有各种各样的种类，真正是成千上万种，但为了我们的目的，它们可以被归纳为四类，我们将分别称之为一般的、定制的、被激活的和链接式的。

1. 一般的护身符。我上面建议的方法可以做成这样的护身符。训练有素的人自然能以较少的劳动获得更好的结果，这不仅是因为他知道如何有效地使用他的意志，而且还因

为他学会了选择最合适的材料；因此，他的护身符的影响更强，而且能持续多年，而不是几个月的时间。这种形式的护身符非常简单；它的任务是倾泻出稳定的振动，表达出它被赋予的品质，它将继续以不减的活力做这个，时间的长短取决于最初注入的力量。

2. 定制的护身符。这种护身符是经过精心准备以适应某个特定的人。它的制作者研究了它所针对的人，并仔细观察了他的思想、星光和以太体的不足之处。然后他从各个层面的物质中提取他的护身符的成分，就像医生选择药物组成处方一样，选择某种类型的元素精华以压制不良的星光体倾向，另一种是为了刺激某些有缺陷的思想活动部门的迟钝行动，等等。因此，他制作的护身符准确地适应了某个特定的人的需要，能够为这个人做的事情比一般的护身符要多得多；但是除了为了这个特定的人之外，对其他任何人都没什么用。它就像一把制作精良的钥匙，有很多防护齿，它完全适合相配的锁，但不会打开任何其他锁；而一般的护身符可以比作一把万能钥匙，它可以打开很多劣质的锁，但不会完全适合任何锁。

3. 被激活的护身符。有时，人们希望建立一个辐射中心，而不是在最多几十年内发挥作用，而是在几个世纪内继续其倾注辐射。在这种情况下，仅仅给选定的物体注入一定剂量的磁力是不够的——无论这个剂量有多大，它都必然在一段时间内耗尽；为了产生这种更持久的结果，我们必须让某种形式的生命发挥作用；为了这个目的，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之一。

第一个是在物质护身符中包含一个高级矿物的微小碎片，这些矿物有足够的生命力，可以抛出无休止的粒子流。如果这样做了，注入护身符的力量储存几乎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因为它不是自己向所有方向稳定地辐射，而是自给自足，只对通过它的粒子充加磁力。这样，分配磁性的工作就由矿物来完成，从而节约了大量的能量。

第二个方法是安排设计护身符的成分，使其成为某些相对不发达的自然精灵的一种表达手段。在这些生灵中，有一些种类虽然充满了能量，并强烈希望用它做一些事情，但除

非能找到某种出口，否则它们无法表达自己。将护身符磁化，使其成为所需的出口，从而确保高压的能量流通过它稳定地流出，这可能会持续数千年，让自然精灵非常高兴，让所有接近磁化中心的人受益。

4. 链接式护身符。链接式护身符在一个重要的细节上与其他种类完全不同。所有之前描述的那些护身符都是由它们的创造者制作并启动的，然后任其运行和持续，就像一个钟表匠制作了一个表，然后将其卖给顾客，不再过问它的情况。但钟表匠有时会选择与他的作品保持联系，并承诺让它上好发条，保持正常运行；这与链接式护身符是相似的。当操作者将其磁化时，他并不只是给物体加载某种类型的影响，而是将其与自己**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它就可能成为他意识的一种前哨，一种始终与他相连的电话接收器，通过它可以联系到持有者，或者被持有者联系到。

这种类型的护身符并不像其他护身符那样根据陀螺原理机械地工作；或者我应该说它有一点这种作用，因为它强烈地暗示了制造者的存在，以至于它常常起到威慑作用，阻止佩戴者做制造者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它的主要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一个纽带，佩戴者可以在关键时刻向它的制造者发出求救的呼声，而制造者会立即感受到这种呼救，并通过倾注任何可能需要的力量来回应。

它的制造者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渠道，通过它发送周期性的影响波，从而施予一个疗程——一种情绪或思想按摩。这种处理情况的方法（我相信我们的基督教科学朋友称之为“远程治疗”（[absent treatment](#)））可以在没有护身符的情况下进行，只是通过投射星光和思想流；但护身符使工作更容易，并使操作者能够更容易地处理佩戴者的以太体。

通常情况下，这种链接只在物质、星光和低级思想世界中建立，因此仅限于链接制造者的性格体；但也有一些例子，一位伟大的人选择将实物护身符与他自己的因果体联系在一起，这样它的影响会持续到各个时代。泰纳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of Tyana）将物质实物埋藏在未来的各个重要地点，就属于这种情况。

DEMAGNETISATION

消磁

经常发生的情况是，需要对比上面提到的那些物体大的东西进行消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将两只手分开保持必要的距离，并想象有一条宽阔的以太物质带在它们之间延伸，用它可以像以前一样把以前的磁性清出来。另一个方法是将两只手分别握在物体的两侧，并从一只手向另一只手发送一股强大的以太物质流，从而冲走不想要的影响。同样的力量往往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缓解疼痛。例如，头痛通常是由大脑中的以太物质阻塞引起的或伴随的，经常可以通过同样的途径治愈，即将双手分别放在患者太阳穴的两侧，通过意志的努力冲走阻塞的物质。

消磁能力的另一个用途是清除房间里的不良影响。一个人可能会有一个访客，在他身后留下不愉快的气氛；或者一个人可能会发现在酒店的房间里不舒服的星光界状况；如果出现这种紧急情况，知道如何处理它是很有用的。练过这些温和形式的魔法的人可以通过行使他训练有素的意志在片刻间处理好这件事；但年轻的学生可能最好采用折中手段，就像天主教会那样。

即使是对一个小房间进行消磁，它的容积对前面说过的方法也是太大了，所以我们必须运用伟大的同感和反感原则，在房间里设置一系列的振动，以便对邪恶的影响产生敌对，支配它或把它驱赶出去。创造这样的波动并不困难；但必须找到方法使其迅速扩散到整个房间。一个现成的方法是燃烧香或香快；另一个是洒水；但香和水都必须首先经过用于制作护身符的过程。它们原来的磁性必须被去除，而且必须充加纯洁和和平的思想。如果彻底做到这一点，当香被燃烧时，它的颗粒（每一个都带有所需的影响）将迅速散布在房间里的每一立方英寸的空气中；或者如果使用在房间洒水的方法，每一滴水将立即成为一个活跃的辐射中心。蒸发器是一种更有效的传播手段；如果使用玫瑰水而不是普通的水，学生的的工作就会得到很大的便利。

这些以太或星光消毒剂的作用方法是明显的。我们想要摆脱的干扰性影响以一定频率的以太和星光波动表现出来。我们的磁性努力使房间里充满了另一组波，波长不同，威力更大，因为它们是有意识设置的摆动，而其他的磁力可能不是。这两组不和谐的振动不能共存，因此较强的振动压倒了较弱的振动，并使之消失。

有些方法是利用在人体内的力量和流经人体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在其他任何情况下，知识就是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也正如其他任何情况下，额外的力量意味着额外的责任和额外的机会。如果你有能力发展这种力量，如果你能迅速而容易地做这些事情，那么对你来说就更好了，只要你无私地使用这种优势，并通过它使世界因你的努力而变得更快乐、更美好、更清洁一些。

DO LITTLE THINGS WELL

把小事做好

请记住第二条格言——每件事都要做得尽善尽美。总是给你写的信注入磁力，把它制成护身符；你会因此做很多好事；但不要忘记，哪怕是笔迹也必须是完美的——首先是出于对收信人的礼貌，其次是因为所有为真师做的工作都必须极其谨慎地完成，哪怕是最细微的细节。由于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他而做，以他的名义和为他的荣耀而执行，这意味着任何事情都不能粗心大意地做。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运用无私的精神；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因字迹不清而给他人带来麻烦，也没有权利通过浪费他人的许多时间来节省自己的时间。

我们绝不能认为，因为我们比别人更了解事物的隐秘面，所以能够在日常行为中增加意想不到的祝福，我们就可以免去尽最大能力做普通的事情。为了我们所服务的真师的荣誉，我们的工作方方面面都必须不比别人差，而是更好。他给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要做得高尚。一个人如果一生都在认真做好日常的小细节，那么当有一天他突然面对一个巨大的机会时，就不会发现自己没有准备好。

生活中的小事比大事更重要；有这么多的小事，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是多么的困难。圣奥古斯丁说过“愿意为基督而死的人很多，但愿意为他而活的人很少”。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会立即欣然为真师做一些伟大的事情；但他通常不要求这些。他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高尚地生活，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忘记自己，只记得人类的利益。因此，让我们养成乐于助人的习惯——它很快就会成为一种习惯，就像其他习惯一样。这当然会使生活更加有意义；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使我们每天都更接近真师。

WRITING A LETTER

写信

我在前面提到过，一个奥义主义者总是在信中注入一些力量和鼓励；但不需要有很高的能力就能完成这样一个基本的魔法行为。只要了解这些力量是如何运作的，任何人付出少许努力就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都知道，当一个有接触感应能力的人把一封信拿在手里时，他可以描述作者的个人外貌、写作时的心理状况、他所坐的房间、任何其他碰巧在场的人，甚至周围的风景。

因此，很明显的是，一封信带来的远不止是写在上面的信息，虽然只有发展了接触感应能力的人才能足够清晰地感觉到这一点，并将其还原为视觉，但是，即使对那些没有完全看到的人，显然也必然产生某种影响。接触感应者的观察所依据的振动是存在的，无论是否有任何人能通过它们看到当时的场景，而且这些振动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与它们直

接接触的任何人。既然如此，懂得这个道理的人看到了一个机会。学生可以学习这些力量的运作，然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聪明地引导它们。

比如说，假设他想给某个朋友写一封慰问信，而这个朋友就像我们错误地表述的那样，“失去了”某个亲人。我们都知道写这种信的难度。在尝试写这封信时，我们把脑海中出现的任何安慰写在纸上，我们试图尽可能有力度地和怀着同情心来表达它，然而我们一直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语言是无能为力的，它们只能给失去亲人的人带来很小的安慰。我们感到在信中写的东西作用甚微，但我们还是因为希望表达我们的同情，而且知道我们应该做一些事情而把信寄出去了。

这样的信不一定是没有结果的，也不一定无用的。相反，它可能产生最有益的效果，并可能使痛苦得到极大缓解。言语常常使我们失望，但我们的思想不会；在写这样一封信的时候，一个人的内心可能充满了带着鼓励和帮助的强烈愿望，无论书面上的字句如何表达不出来。如果他行使他的意志，他可以使这封信带有他的思想和感情，这样，当收信人的眼睛在阅读信件时，它们将对收信人的思想和情感产生影响。

我们知道，思想和感情的波可以立即被发送到哀悼者那里，而不需要信件的媒介作用，一个没有其他紧迫工作的人无疑可以通过向他倾注稳定的思想和感情来安慰和加强受苦的人。写信并不妨碍学生以其他方式提供有效的帮助；但它可以有效地补充这种工作，并在学生忙其他工作时继续进行。

那些试图在小范围内帮助世界的人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手上有大量的事务，而且他们可以通过在这些事务之间合理分配时间来进行最有效的工作。较高级的学生会在每个事务中留下一个强大的思想形状，让它焕发出活力和愉快的心情，直到他能够再次将注意力转向该事务。可是，如果一个人的能力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但如果他有一个物质基础来建立思想形状的话，可以很容易地产生几乎相同的效果。一封信恰恰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基础，他可以将愈疗和强化的力量注入其中，直到它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护身符。

如果写信人强烈地想到他的同情和爱意，并诚心诚意地将这种思想和感情注入信中，它肯定会为收信人带来这种信息。当信到达目的地时，打开信的朋友会自然而然地意识到发信人的善意，并通过这种感知使自己对这种影响开放，不自觉地采取接受的态度。当他阅读书面信息时，有益的思想和情感一直在他的头脑和情感中发挥作用，对他产生的影响将与单纯的文字完全不成比例。

信的作用并没有就此停止。收信人读了信，把它放在一边，也许会忘记它，但它的振动还是稳定地放射出来，而且在信本身从他的脑海中消失后，它们继续影响他。如果他碰巧把信放在口袋里，随身携带，它对他的影响自然会更近更强；但无论如何，这样一封充满帮助和善意的信会让整个房间充满和平和安慰，所以哀悼者只要进入他的房间就会感受到它的影响，无论他对它的来源有多不了解。

显然，这种力量不仅可以用来安慰人。一个母亲，如果对不在身边的儿子可能受到的诱惑感到不安，可以给他寄信，用纯洁与和平的光环笼罩着他，让他无意识地、不受污染地度过许多危险的场景。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即使是一张不起眼的明信片，也可能承载着爱和力量的信息，并可能成为抵御邪恶思想的真正盾牌，或者成为向善的动力。

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一封信在到达目的地之前要经过很多人的处理，所以它可能带来的任何磁性都必然是混合性的。这话很有道理；但处理信件的邮递员、分拣员和仆人对它没有特别的兴趣，因此他们的思想可能对它产生的影响是最肤浅的；而作者却有意将丰富的感情投入其中，使之彻底渗透，足以压倒所有这类偶然的联系。

顺便说一下，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写信这一行为总是一种责任。我们可以自愿有意识地在信中注入一股巨大的力量，而这需要意志的特别努力；但即使没有任何特别的努力，我们在写作时的情绪无疑会在纸上留下印象，尽管自然不会那么强烈。因此，如果一个人在写信时处于烦躁或抑郁的状态，他的这些情绪就会忠实地反映在他的信中，信会带着这些振动，并把它们辐射给收信人，尽管这些振动根本不是为他准备的，而且最初的烦躁或

抑郁也与他无关。另一方面，如果写信人是平静和快乐的，给他的信，即使只是一个简短的商业通信，也会包含这些品质的东西，并会在它周围传播一个良好的影响。

因此，一个有写很多信的职责的人，极有必要培养平静和善良，并应努力使自己处于一种同情和帮助的心态，以便他的信能带着这种良好的影响。一个任性和挑剔，独断专行和脾气不好的人，完全不适合担任任何秘书职位，因为他将不可避免地给所有不幸与他通信的人带来不适和不快。

许多多愁善感的人喜欢用手写的信，而不是用打字机写的信，这是因为当手一次又一次地在纸上划过时，个人的磁性会比手不直接接触它时储存得更多；尽管一个研究奥义学的学生用打字机写信，只要他的意志一动，就会给它注入磁性，这比由没有学过这些真理的人写信时无意识地注入磁性更有效。

奥义主义者将这一想法延伸到许多其他方面。他送给朋友的每一份礼物都会产生一个比信本身带来的快乐更持久的结果。如果他把一本书送给或借给某人，他不会忘记在作者的论点上加他自己的真诚愿望，愿读者的思想可以被拓展和解放。让我们都努力以这种方式传播帮助和祝福；我们的努力肯定会产生应有的效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物件都必须是一个影响中心，我们可以使它的作用变得强大或微弱，有益或有害。因此，我们应该看到，每当我们向朋友赠送礼物时，它的影响应该是强大而明确的，而且总是有益的。这些问题在外部世界还没有被研究，但它们代表了伟大真理。聪明人会注意它们，并相应地管理他们的生活，从而使自己比那些对高级科学一无所知的人更幸福，更有用。

WORK DURING SLEEP

在睡觉时工作

证道学向我们揭示的最令人高兴的观点之一是，我们有可能有效地利用身体睡眠的时间。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当有如此多的工作要做时，我是多么强烈地憎恨必须花时间在睡眠上，因此，我试图尽量减少用于睡眠的时间。那时我是一个健康而坚韧的人，在一些年里，我每晚只睡四个小时，并认为我因此获得了时间来完成我必须做的工作。现在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我意识到我错了，如果我给自己正常的休息时间，除了为我晚年的工作提供一个更强的身体之外，实际上还可以增加我的用处。当我从证道学文献中发现，只有身体在睡眠中是无知觉的，而真正的人可以继续他的工作，而且确实做得更多，做得更好，因为他不受身体载体的束缚，这的确是一种安慰。

然而，即使是那些非常习惯于思考更高的世界和在其中活动的可能性的证道学学生，也往往没有意识到**那才是**完全的真实生活，而在物质世界中的生活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在我们清醒的意识中，我们大多数人总是认为白天的生活是真实的，而夜间或梦中的生活是不真实的；但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记住，在白天的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对那里（星光界）的生活一无所知，而在那里的生活中，我们记得白天的一切，就很容易看出哪个更真实。

因此，醒着时的生活不连续，中间有间隔；而更高境界的生活从摇篮一直延续到坟墓，还超越了坟墓。此外，在睡觉时，肉体暂时被放在一边，自我可以表现出更多的自己。在星光体中的人比我们在物质界所能看到的被束缚的版本更接近他自己。当在我们进化的后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人可以在他的思想体中运作时，我们又更高一层地接近了现实；事实上，这里离自我在他的因果体中的表现之差一个层次，在因果层他有一个贯穿所有时代的统一延续意识，知道从很久以前他从动物王国起到他进入面前的无限之间的所有一切。

那么让我们看看，当我们离开我们的肉体休息时，我们在晚上能用这个生命做什么。

许多活动形式摆在我们面前，由于我在《看不见的帮手》一书中已经充分写到了这些活动，我在此不再重复。我可以总结说，在我们清醒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任何我们知道处于悲伤或痛苦中的人，只要坐下来，形成一个清晰有力的受苦者的思想形象，然后倾泻出同情心、爱意和力量。但在夜间，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我们可以进一步开展这种愈疗，因为我们可以自己进入星光体，站在受苦者的床边，以便准确地看到需要什么，并给予特定情况下可能特别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仅仅提供一般的安慰和慰藉。

帮助和鼓励，不仅可以提供给活着的人，也可以提供给广大的死者，他们经常非常需要它，部分原因是由于错误和邪恶的宗教教育，部分原因是在面纱的这一边，一般公众对另一个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在这样的工作中，有无限的多样性，但即使是这样，也没有穷尽在我们面前的可能性。在星光世界中，我们既可以给予也可以接受指导。在星光界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帮助、激励和建议各种在物质界不可能听从我们的人。

我们可以向部长和政治家、诗人和传教士，以及书籍、杂志和报纸的各种作家建议良好和自由的想法。我们可以向小说家推荐相似的情节，向慈善家推荐好的想法。我们可以自由地在任何地方活动，做任何我们想做的工作。顺便说一句，我们可以参观世界上所有有趣的地方，看到所有最宏伟的建筑和最可爱的风景；它最好的艺术和最美妙的音乐完全信手拈来，不需要钱，更不用说星光界本身更宏伟的音乐和更绚丽的色彩了。

一个人在这里能做什么来准备自己参与更高的工作呢？生命是持续的，一个人在他的肉体中表现出什么特征，他肯定也会在他的星光体上表现出来。如果他在肉体里充满了愉快的心情，总是渴望有服务的机会——那么，即使他可能什么都不记得，他也可以很自信地认为他在星光界也在尽其所能地运用自己的能力。任何在物质界表现出来的性格限制，比如说易怒，肯定会限制他在星光界的有用性。因此，如果一个人没有从星光生活中带来任何回忆，但他希望在那里也发挥作用并履行他的全部职责，他只要仔细地使他在肉体的生活成为为了那个目的所需要的，那么他可以很容易地确定他在星光界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这些要求并不神秘。一心一意、冷静、勇气、知识和爱会造就一个完全有用的星光界工作

者，而所有这些资格对任何愿意花时间在自己身上发展它们的人来说都是可以做到的。

不难看出为什么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除非更高的生活是他的唯一目标，否则一个人不可能把他的全部精力投入到这样的工作中。他必须拥有关于星光界、其居民和其特征的知识；否则他将不断犯错，并发现自己在每一个出现的紧急情况面前都束手无策。他显然需要勇气，就像进入未开发的丛林或在巨大的深海表面航行一样。他还必须冷静，因为虽然一个人在物质世界中发脾气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但星光界没有物质的东西来阻止愤怒的振动的充分扩散，那就会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在星光世界中任何暴躁、兴奋或不耐烦的表现都会使他成为一个可怕的形象，使他想帮助的人惊恐地逃离他。他必须最充分地拥有对人类的爱，以及因爱而生的真诚的帮助愿望，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爱，他永远不可能有耐心温和地处理我们在死者中经常发现的极度恐慌和无理的愚蠢。对于我们必须处理的许多情况，需要极度的温柔和长期的忍耐，除非他充满了真正的感情并完全控制了载体，否则无论他多么精力充沛和认真，在处理这些情况时都没有用。

除了我们最感兴趣的工作外，还有很多工作是在星光界完成的。许多医生在身体睡眠期间访问他们非常感兴趣或感到焦虑的病例。在大多数情况下，肉体中的人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从星光界调查中获得任何新信息，往往作为一种直觉进入清醒的意识。我认识一些医生，他们能够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这样做，自然，这种能力使他们比他们的同事有很大优势。一个死去的医生，死后往往继续对他的病人感兴趣，有时努力从另一个世界治愈他们，或者（向对病人负责的继任者）建议通过他的星光体能力获得的有用的治疗方案。我认识一位医生（我们学会的成员），他死后立即去找到他的所有死去的病人，并定期向他们宣讲证道学，所以他现在带着一大群随行的弟子在星光界走动。

我还知道许多在星光界形成的友谊的案例。例如，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我们学会的成员住在世界的两端，没有机会见面，但在他们的星光界生活中却很了解对方。当他们在世

界的两端时，一个人的白天就是另一个人的夜晚，但一般都有足够的重叠，使相识成为可能。那些在物质世界中准备充足和有效率的讲师，通常在睡眠中继续他们在这一领域的活动。学生团体继续他们的会议，并利用星光界给予他们的额外优势，经常能够解决在这里出现的困难。

不仅是死去的朋友，还有来自世界另一端的活生生的朋友，整天都在我们身边，尽管用我们的肉眼看不到他们。我们从不孤独，而且在星光界中，大多数思想都是可见的，我们应该牢记这一事实，以免我们不小心发出星光或思想振动，给我们所爱的人带来痛苦。

CHAPTER XXI

第二十一章

BY COLLECTIVE THOUGHT

集体思想

CHURCH HYMNS AND RITUALS

教堂赞美诗和仪式

在前一章中，我已经解释了会众和教区居民是如何受到教会仪式的影响的，从所说的内容中不难看出牧师如何影响他周围的人。他选择了一个责任重大的职位，为了正确地履行这些责任，重要的是他应该知道一些事情的隐秘面，使他能够理解他所属的教会仪式的真正含义，以及如何正确地安排这些仪式。

无知的人对教会一直以来的说法有很多异议，即圣餐仪式是对基督牺牲的日常重复。但当我们从奥义学的角度理解，基督的牺牲意味着神性的第二位格倾泻进入物质，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象征意义是准确的，因为圣餐所唤起的力量的流露与自然界的表现神性第二位格的那个部门有着特殊而密切的联系。

理解这一点的牧师不会不给这项服务其应有的位置，并会注意用任何能增加其效果的仪式和音乐围绕其高潮，使人们更容易带着接受心理参与其中。他也意识到他在世间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奥秘的监护人，他将以最恭敬和敬畏的态度对待祝圣活动。尽管他对它的态度对仪式本身的中心事实和它的效果没有任何区别，但毫无疑问，他的深度虔诚，他的理解和合作可以带来额外的影响，这将对他的会众和他的教区最大的帮助。一个拥有奥义优势的牧师，有一个成为有用的人的巨大机会。

他是魔法的学生，他充分欣赏音乐所产生的效果，并知道如何利用它来产生和谐而有

力的形状。尽可能地诱导会众加入到教堂的音乐中来，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他们不可能制作在更高的层次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的，更精致和华丽的形状，但如果能诱导他们衷心地加入到激动人心和精心选择的赞美诗和圣歌中，他们自己就会得到几乎不可估量的帮助。

天主教會的英國分會比羅馬分會更充分地認識到這一點，並獲得了相應的優勢。這種優勢已經獲得了強大的影響力。遊行讚美詩的强大影響力不容忽視，因為它在各個方向上都能發揮有益的作用；首先，通過將唱詩班帶到群眾中間，讓他們緩慢地穿過城鎮不同的部分，人們受到極大的鼓勵，使他們充滿活力地投入到歌唱之中。其次，一個組織良好的遊行隊伍的華麗外觀，顏色和光，豐富的旗幟和華麗的法衣，都能激發人們的想象力，使人們的思想超越普通生活的平淡，並有助於他們的奉獻和熱情。

CONGREGATIONS

會眾

其中許多考慮也適用於其他教派的司儀。雖然他們沒有牧師的能力，使他們接觸到基督為他的教會安排的力量庫，但他們可以為他們的會眾做很多事情，首先是通過他們自己的虔誠，其次是通過喚起會眾的虔誠。會眾音樂的資源由他們支配，如果他們能使聚集者達到所需的水平，他們也可能產生美妙的結果，而這種結果來自於大量人的聯合虔誠。

因此，當人們聚集起來加入到一項宗教活動中，就能形成一種宏大的力量，以及一種宏偉而有效的集體思想形狀。但一般來說，要獲得這種結果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一般的會眾完全沒有受過思想專一的訓練，因此集體的的思想形狀通常是破碎的、混亂的，而不是一個輝煌的、有組織的整體。當一些奧義學學生在這樣的集會中時，他們可以有意識地將分散的奉獻流聚集在一起，並將它們焊接成一個和諧而強大的流，從而對他們的同伴起到很

大的作用。显而易见，每个会众的成员都有明确的责任。

MONASTERIES

修道院

僧侣们的联合虔诚常常能取得比普通会众更好的效果，因为他们已经逐渐将自己训练成接近于思想集中的状态，而且也很习惯于一起工作。从静修会的修道院或修女院中产生的影响往往是美好的，对整个乡村来说是最有帮助的——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新教徒有时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多么的愚蠢和短视，他们认为活跃的修士至少在穷人和病人中做了很好的工作，而那些采取静修路线的人只是自私地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梦想着自己的生活。

在大多数这样的修道院中，祈祷的时间被严格遵守，其效果是每天多次有规律地向附近地区流出力量。有一些这样的机构，在修道院的小教堂里，在圣物前进行永久崇拜，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会有稳定而强大的虔诚之流涌出，给周围地区带来难以估量的好处。

EFFECT UPON THE DEAD

对死人的作用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对死人产生的效果比普通人所意识到的要广泛得多。年轻的奥义学学生，如果他不是灵视者，有时会忘记，看不见的人比看得见的人多得多，因此，通过教堂仪式或集体思想和感情的倾诉而受益的人不仅有活人，也有死人——甚至不仅是人，还有大量的自然精灵和低级的天使。自然地，无论在他们身上唤起什么样的感觉，都会反过来影响我们，所以当我们为善作出任何努力时，许多不同的因素会结合起来加强我们。

基督教会愿意将一些努力指向已故的成员，为死者祈祷和做弥撒是天主教国家生活的一大特色。这当然是一个最有用的部分；因为不仅良好的祝愿和力量的倾注能够达到并帮助它们所针对的人，而且这种祈祷和祝愿对活着的人来说也是一项良好的慈善事业，此外还为他们的感情提供了一个令人满意和慰藉性的出口，即做一些事情来帮助逝者而不仅仅是为他们哀悼。

SAVING SOULS

拯救灵魂

成百上千的善良和认真的人正在将大量的力量和奉献投入到(他们认为的)“拯救灵魂”的努力中——对他们来说，这通常意味着将人们囚禁在某些特别狭隘和不友善的教派的圈圈内。幸运的是，他们在这个方面的努力经常不成功。但我们不能认为他们为他人所做的一切努力和思考因此就一定是浪费了。如果有智慧的引导，所起的作用会是现在的一倍；但如果这些努力是无私的，是善意的，它们能从更高的层次带来了一定的回应，这些回应倾注在祈求者和他祈祷的对象身上。如果祈求者是认真的，而且不自负，大自然会对这种请求背后的精神而不是表面的文字作出回应，并为其对象带来普遍的好处和进步，同时也不会使他受到狭隘神学论点的诅咒。

PEOPLE WHO DISLIKE CEREMONIES

不喜欢仪式的人

对世界上有许多人来说，任何形式的仪式都对他们没有吸引力。人们可能会问，天意对这些人到底该怎么办，如何补偿他们无法欣赏或分享我所写的这些教会影响形式带来的好处。首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们确实分享了这些好处，尽管他们可能是最不愿意承认的人。也许他们从未进入过教堂；但我已经描述了这些影响的辐射范围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建筑物，以及这些振动是如何在各个层面上发出的，因此会对各种人产生影响。

不过，很明显，这些人错过了很多其他人可以获得的東西；那么，他们可以从哪些方面获得相应的进步呢？他们无法获得同样的提升——我想他们自己也不希望如此；但他们可以获得思想上的刺激。就像伟大的圣人的思想向四周辐射，在那些能够感受到它的人中引发虔诚一样，科学伟人或任何智力高度发达的人的思想也会在思想层面上辐射开来，影响其他人的思想，只要他们有能力对它作出反应。它刺激了思想发展，尽管它不一定像其他影响那样直接作用于人的性格和性情。

完美的知识必须像完美的奉献一样使生活变得美好；但我们离完美还很远，以至于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得不处理中间阶段甚至初级阶段的问题，而且似乎很明显，初级知识总体上比初级奉献更不可能影响性格。两者都是必要的，在达到圣人程度之前，两者都必须完全获得；但目前我们的发展很不充分，绝大多数人都以一个为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另一个，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正在努力的人中的大多数，因为世界上大部分人还没有认识到知识或奉献的必要性。在我看来，至少在西方国家，唯一能完全满足人类在这两方面要求的组织是证道学学会，它的聚会虽然在外人看来规模不大，也不重要，但只要管理得当，就能散发出强大的影响力，对社会极为有益。

THEOSOPHICAL MEETINGS

证道学学会的聚会

一个聚会可以产生最重要的结果，不仅对参加会议的人，而且对不知不觉的邻居也会产生影响。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会员们必须了解他们聚会的隐秘面，必须朝着产生尽可能高的效果为目的而工作。许多成员完全忽视了他们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他们觉得会所没有什么作用。

我有时听到一个会员坦率地说，会所的聚会往往相当沉闷，所以他并不总是参加。说这种话的会员并没有掌握关于学会工作的最基本的事实；他显然认为本会的存在是为了逗他开心，如果本会的会议对他来说不感兴趣，他就认为自己最好在家休息。这种态度的借口是（如果有借口的话），在许多世中，可能在这一世的早期，这样的人一直完全从外部和自私的角度来看待一切，他现在才逐渐习惯于真正的、更高的立场，即一种考虑到所有因素的常识性态度，无论是高的还是低的、以及不那么重要的。

为了得到什么而参加会议的人，或者为了在那里得到娱乐效果而参加会议的人，只考虑到自己，而不是考虑到他的会所或学会。我们入会，不是为了从它那里得到什么，而是因为在对它所宣扬的真理感到满意之后，我们急于把这个真理尽可能地传播给其他人。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仅仅是自私的，我们可以购买证道学书籍并研究它们，而根本不需要入会。我们入会是为了传播教义，是为了通过与那些多年来努力实践教义的人讨论来更好地理解它。属于证道学学会的人确实从它那里得到了很多东西，包括得到指导和帮助理解困难的问题，兄弟般的感情和友好的思想。

我知道，在我三十年的会员生涯中，我已经得到了很多这些东西，但我非常肯定，如果我是抱着要从中得到什么的想法加入学会的，我就不会得到我所得到的那一半。在我的关于学会的经验中，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带着“我应该得到什么”的想法加入的人收获不大，因为就更高力量的流动而言，他是一个死胡同；他是管道工所说的“死管道”，没有任何东

西可以从那里流出来。在死管道里，除了一点死水，还能有什么？但是如果管道是开放的，水是自由流动的，那么大量的水可以通过。

同样地，如果成员们来参加会议，一直想着自己，想着自己喜欢说什么或做什么，抱着这种态度的人，如果是与更加理性的态度可能获得的好处相比，肯定不会从聚会中得到什么好处。毫无疑问，这种人偶尔也是无私的；但这还不够。一个会员应该致力于努力当好会员，并尽其所能地履行他的职责。因此，作为学会和会所的会员，他也有责任从学会的角度来做。如果一个成员说学会会议很枯燥，人们得首先问他：“你在做什么，让它们变得沉闷？你也在学会，你的任务是确保事情能够做到最好。”如果每个会员都觉得自己有责任努力使每次聚会取得成功，那么聚会将比他去开会只是为了娱乐，甚至只是为了接受指导，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那么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证道学学会的会议的隐秘面。

为了说明问题，我用普通的每周会议举例。这些会议是会员在会所学习的主要途径。我指的只是学会成员的会议，因为我将描述的奥义效果不可能与非成员参加的任何会议联系在一起。

自然地，每个会所的工作都有其公开的一面。有为公众提供的讲座，并为解答他们的问题提供机会；所有这些都是好的和必要的。但是，每一个名副其实的会所也在做一些远比在物质界的任何工作更高的事情，而这种更高的工作只能通过内部会议形式来完成。此外，只有当这些内部会议恰当地进行并完全和谐时，这种更高的工作才能被完成。如果成员以任何方式考虑自己——如果他们有个人的虚荣心，比如可能表现为想在会议中炫耀或占主导地位；如果他们有其他个人情感，他们有可能觉得被冒犯或受到羡慕或嫉妒的影响——就不可能产生有用的奥义效果。但是，如果他们在认真努力理解会议主题时忘记了自己，就会很容易产生一个相当大的、有益的结果，而他们通常对这个结果没有概念。让我解释一下其中的原因。

我们假设有一系列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学习某本书。每个会员都事先知道在即将到来的会议上将讨论哪一段或哪一页，并且他能花点心思准备好自己，以便在会议中明智地承担自己的责任。他绝不能像幼鸟一样，张着嘴等着，期待别人给他喂食；相反，每个成员都应该对将要讨论的主题有一个明智的理解，并应该准备好贡献他在这方面所知的信息。

一个好的计划是，让圈子里的每个成员负责我们的某些证道学书籍，比如说，一个人负责《秘密教义》的第一卷，另一个人负责第二卷，另一个人负责第三卷，另一个人负责《古老的智慧》，另一个人负责《秘义佛教》，等等。有些成员可以很容易地负责两本较小的书。如果会所足够大，一卷《秘密教义》可以分派给几个成员，每个人负责一百或一百五十页。下一次会议要讨论的确切主题是在前一次会议上宣布的，每个成员都负责仔细阅读他所负责的书，看看有没有跟这个主题相关的内容，这样，当他来参加会议时，就已经掌握了该书中的任何信息，并准备提供这些信息。

这样，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而且每个人都大大有助于充分和清楚地理解正在探究的问题，因为所有在场的人都在认真地对它进行思考。当会议开始时，主持人将首先请某人宣读被研究的段落，然后依次询问每个成员，是否他负责的书里有什么与之相关的内容。在所有人都这样做了之后，可以提出问题，也可以讨论任何不甚清楚的地方。如果出现了任何问题，而在场的老成员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完全回答，则应将其写出来，寄给学会总部。

如果这样的计划被采纳，就没有人有理由抱怨会议的枯燥无味，因为每个成员都会努力承担自己在每个会议中的责任。每个人都必须本着帮助他人的精神去参加会议，思考他能做出什么贡献，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因为心态决定着许多事情。

让我们看一下，这样的聚会将对举办地的周边地区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已经注意到，教会仪式是一个强大的影响中心；在这方面，证道学会议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为了理解这一点，请暂时回忆一下关于思想作用的说法。思想波可能在思想体的不同层次产生。一个自私的思想使用最低级的思想物质，而一个无私的思想，或试图理解一些崇高的想法，只使用较高级的思想物质。一个强烈的抽象思想的运作 – 比如一个人想理解第四维度，或者理解一张图表，如果成功的话，就意味着因果体的活动开始了；而如果思想与无私的感情、崇高的愿望或奉献混在一起，甚至有可能使直觉世界的振动进入其中，使其力量增加一百倍。

一个思想波能有效辐射的距离，部分取决于它的性质，部分取决于它所遇到的阻力。在较低类型的星光物质中的波通常很快就会被同一层次的众多其他振动所偏离或淹没，就像在一个大城市的喧嚣声中，一个柔和的声音被完全淹没。

由于这个原因，普通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从最低的思想层面开始，立即跌落到相应的星光低层，它们相对来说是无效的。它在这两个世界的力量是有限的，因为无论它多么猛烈，周围都有类似思想的巨大和动荡的海洋在涌动，它的波浪不可避免地很快在混乱中迷失和被压倒。然而，在更高层次上产生的思想有一个更清晰的行动领域，因为目前产生这种波浪的思想数量非常少 – 事实上，从这个角度来看，证道学思想几乎是自成一类的。有一些宗教人士的思想和我们的思想一样高尚，但从来没有如此精确和明确；有大量的人在商业和赚钱问题上的思想精确得不能再精确，但他们不高尚或没有利他主义。即使是科学思想，也几乎不可能与真正的证道学研究者的思想处于同一等级，因此我们的学生在精神世界中几乎有一个自己的领域。

这样做的结果是，当一个人思考证道学的主题时，他就会向四周发出一种波浪，这种波浪是强大的，因为它几乎没有阻力，就像在巨大的寂静中发出的声音，或者在最黑暗的夜晚闪现的光。它激荡了仍然很少使用的思想物质，由它引起的辐射在普通人的思想体中冲击着它的休眠点。这使这种思想具有特殊的价值，不仅对思想者，而且对他周围的人；因为它的趋势是唤醒和使用思维器官的一个全新部分。这样的浪潮不一定能把证道学思想传达给那些对它一无所知的人；但在唤醒思想体的这一更高部分时，它倾向于提升和解放

人的整体思想，无论这个人有沿着什么路线思考的习惯，并以这种方式产生不可估量的好处。

如果一个人的思想产生了这些结果，那么二十或三十个人针对同一主题的思想将取得大得多的效果。一些人联合起来的思想的力量总是远远超过他们各自思想的总和；它产生的结果本身就是好的证明。因此可以看出，即使仅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城市或社区如果有一个证道学会所在那里不断开会，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如果其操作以正确的方式进行，就会对周围居民的思想产生明显的提升和熏陶作用。自然，有许多人的思想还不能在那些更高的层次上被唤醒；但即使对他们来说，这种更先进的思想的不断冲击至少使他们的觉醒时间越来越近。

我们也不能忘记明确的思想形状所产生的结果。这些也是从活动中心辐射出来的，但它们只能影响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对这种性质的想法有反应的头脑。然而，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头脑，我们的成员可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在他们讨论了轮回这样的问题之后，他们自己也经常被一些他们以前认为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的人询问有关信息。思想形状能够将思想的确切性质传达给那些准备接受它的人，而思想振动虽然能达到更广泛的范围，但其作用却不那么明确。

这些结果已经对思想层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我们的成员在正常的学习过程中无意间产生的——实际上远比他们刻意宣传的努力产生的影响更大。但这还不是全部，因为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部分还没被提到。本学会的每一个会所都是智慧真师们感兴趣的中心，当它运作良好和忠诚时，他们和他们的学生的想法就会经常转向它。这样一来，一种比我们自己更崇高的力量可能经常从我们的聚会中闪现出来，一种价值不可估量的影响可能集中在这里，否则它不会来到这里。这确实可能是我们的工作所能达到的最终极限成果；然而，还有一些东西甚至超越了它。

所有奥义学的学生都知道，太阳神的生命和光明充斥着祂的整个系统——在每个世界，

在每个层次，都有与祂的力量相应的显现。自然，层次越高，祂的荣耀被遮盖的就越少，因为随着我们的上升，我们越接近本源。通常情况下，在每个层次中释放的力量严格限于该层次；但如果为它准备一个特殊的渠道，它可以下降到较低的水平，并照亮它。

每当任何思想或感情具有完全无私的一面时，总是会提供这样一个渠道。自私的情感在一个封闭的曲线中运动，因此在自己的层面上带回了自己的反应；完全无私的情感是一种能量的涌动，它不会返回，而是在其向上运动中为来自上方层面的神圣力量的倾泻提供了一个渠道，这就是对祈祷的感应这一古老想法背后的现实。

对灵视者说，这个渠道是一个巨大的漩涡，一种巨大的圆柱体或漏斗。这是我们在物质世界中能找到的最接近解释它的方法，但这个比喻并没有真正对它的外观给出一个充分的概念，因为当力量通过渠道向下流动时，它以某种方式使自己与漩涡融为一体，并从发出带有独特的特征的颜色，表明它是通过什么渠道来的。

只有当所有的思想都是认真的、和谐的，才能形成这样的渠道。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聚会中不能有讨论，而是说所有这种讨论必须始终具有最友好的性质，并以最充分的兄弟情谊进行。我们决不能认为与我们不同的人在思想上一定是软弱的或不懂。每一个问题都至少有两面，所以不同意的人往往只是看到另一面。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一些东西，他也可以从我们那里得到一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为对方带来好处；但如果我们因为讨论而变得愤怒，我们就会对对方造成伤害，思想波的和谐也会丧失。一个这样的想法往往会破坏一个美丽的效果。我见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一些人很愉快地工作，建立了一个美丽的渠道；突然，他们中的某个人说了一些不友善或针对个人的话，然后在一瞬间，渠道就破裂了，失去了帮助的机会。

每当有人发言，或读一段话，或试图做任何有帮助的事情时，都要试着帮助他，不要老想着你自己能做得比他好。不要批评，而是用你的思想来帮助他。你可以询问任何不清楚的地方，但当时不要对他发出敌意或批评的想法，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你可能会干扰

他的思维顺序，破坏他的演讲。把你想问的任何问题记在心里，但暂时要试着看看他说的有什么可取的，因为这样做你会给他助力。

一个灵视者看到思想流从演讲者那里流出来，其他的表示理解和欣赏的流从听众那里升起并与之结合；但批判性的思想以相反的振动率与之相遇，打散了思想流，并使之陷入混乱。看到这种影响的人，对这些建议印象会如此深刻，以至于他不可能忘记它们，并不会违背它们。听众的有益想法会使演讲者的演讲更加清晰，并使那些不熟悉的人对其印象深刻。由于这个原因，即使是对最基本的主题所做的公开讲座，成员们也应该在场，以便他们这些理解透彻的人可以帮助演讲者，发出与他的主题有关的清晰的思想形状，这将在试图理解主题的公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认真研究更高层次事物的人，在这段时间里完全脱离了自己，在思想世界中产生了强大的思想形态，这种思想形状立即被盘旋在上面世界的力量用作一个渠道。当一群人同这种性质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时，他们所形成的渠道在能量上完全大于他们各自渠道的总和；因此，这样的一群人对社区来说是一种不可估量的祝福，因为通过他们（甚至在他们最普通的学习聚会中，当他们正在考虑诸如轮回、根族和行星链等主题时），可能会使通常在高级思想界的特有的力量涌入低级思想界。而如果他们把注意力转向证道学教义的更高层面，研究在《真师的膝下》、《道路之光》、《寂静的声音》和其他关于奉献的书籍中涉及的道德和灵魂发展问题，他们就可能成为一个更高的思想渠道，直觉世界本身的力量可以通过这个渠道进入思想世界，从而对许多灵魂产生良好的影响，如果这种力量只是在直觉世界而不降到思想界，这些人是不可能受益的。

这就是证道学学会会所真正和最大的功能——为神圣生命的散播提供一个渠道；因此，这是另外一个说明看不见的东西比看得见的东西要大得多的例子。晦暗的肉眼看到的，只是一小群谦卑的学生每周聚会，认真地努力地学习，使自己成为对同伴有用的人；但对于那些能看到更多世界的人来说，从这个小小的根中生出了一朵光辉的花朵，因为从那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中心辐射出不少于四个强大的影响流——思想波流、思想形状聚集、智慧真师的

磁力和神圣能量的巨大洪流。

这同时也是一个说明对生活中不可见的一面的了解具有明显的实用重要性的例子。由于缺乏这样的知识，许多会员在履行职责时放任自流，粗心大意地参加聚会；因此，他失去了成为神圣生命渠道一部分的不可估量的特权。这样的人还没有掌握一个基本事实，即他入会不是为了获取，而是为了给予，不是为了兴趣和娱乐，而是为了在为人类谋福利的伟大工作中承担自己的责任。

CHAPTER XXII

第二十二章

BY OUR RELATION TO CHILDREN

我们与儿童的关系

从证道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与儿童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和实用的主题。如果我们意识到“自我”投生的目的，如果我们知道实现这一目的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童年和成长过程中给他的各种载体的训练，我们就不能不感到，所有与儿童有任何关系的人，无论是作为父母、长辈还是老师，都负有巨大的责任。因此，我们应该考虑证道学能给我们什么样的提示，让我们能够最好地履行这一责任。

在当今欧洲文明中，我们与儿童的关系的现状是什么？十九个世纪以来，基督教教育的实际结果是，我们的男孩象异族一样生活在我们中间，他们有自己的法则和生活规则，与我们的完全不同，他们有自己的道德准则，也与我们认为自己受到的约束完全不同。男孩们以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以一种武装的中立态度来看待成年人，而且总是怀着深深的不信任，认为大人象外国人似地，有着他们不可理解的动机，大人的行为永远是最无理和明显的恶意方式来干涉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享受生活的权利。

对于那些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来说，这听起来可能是一个令人惊骇的说法，但任何在我们的学校里孩子的家长都会明白其中的道理；如果他能回顾自己的学生时代，并在思考那个时期的感情和状况（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完全忘记了），他就会认识到，也许会惊讶地发现这是对自己曾有的态度的准确的描述。

这个族群（生活在我们中间，但不是我们）的法则和习俗与我们不同，它们总是回归到较早的族群的类型，并倾向于原始野蛮的一面——这一事实可以被引用来支持证道学理论，即在每个化身中，在自我获得对其载体的控制之前，我们进化的早期阶段被匆忙地运行一遍。他们只认可强权；统治他们小团体的男孩不是最好的男孩，也不是最聪明的男孩，

而是最能打架的男孩；他们的领导权通常是由战斗决定的，就像今天许多野蛮部落的情况一样。

他们有一套自己的道德准则，尽管它不能与原始种族做直接比照，但它显然比我们的道德准则要低。压迫和虐待弱者，甚至把他们折磨得不能忍耐，似乎被认为是一种相对无害的娱乐方式，只有在异常严重的情况下，才会引起公众舆论对犯罪者的不满。令人高兴的是，偷钱被认为是可耻的，但偷水果或果酱却不是；事实上，偷任何可吃的东西也不被认为是犯罪。对一些太过轻信的年轻人说最无耻的谎言，不仅被允许，而且被看作是有趣的；如果是为了向一个成年人隐瞒一个罪犯同伙的错误行为，它往往被视为英雄式的和高尚的。

对男孩们来说，最令人发指的罪行——被看作是最卑劣的手段——是请一个成年人干预最明目张胆的错误；因此许多软弱和紧张的孩子在身体和精神上忍受着欺凌者的野蛮行为带来的痛苦，却不向父母或老师诉说他的痛苦，所以孩子国里的公众舆论对成人是敌对是不信任的。

尽管公立学校的生活经常给软弱和敏感的男孩带来可怕的痛苦，但我对公立学校生活的好的一面绝不视而不见——它给强壮和坚韧的孩子带来的勇气和自立，以及在指挥他人时带来的高等训练。我想，英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学校生活的小天地里可以（而且确实是）让男孩自己来维持秩序的国家，这其中有很多值得高度赞扬的地方；但我目前关注的是男孩作为一个族群与成年人作为一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很难否认，总体而言，这些关系有些紧张，一方不信任，而另一方不喜欢和完全不理解。

许多男人（或女人）只认为男孩们吵闹、肮脏、贪婪、笨拙、自私和通常来说令人讨厌；他从未意识到，在他的这种观点中可能有大量的自私，而且如果他的指控有任何真实的成分，错不在男孩本身，而是在他们被抚养的不合理的方式上。此外，在任何情况下，他的责任都不是通过采取厌恶和不信任的态度来扩大他们和他自己之间的鸿沟，而是通过

明智的善意和真诚、耐心的友好和同情来努力改善事态的状况。

当然，这种不尽人意的关系是有问题的；这种相互敌视和不信任的不幸状况肯定会得到一些改善。有一些可敬的例外；有些男孩信任他们的老师，而老师也信任自己管辖的男孩，我自己也从未发现通过正确对待青少年而赢得他们的信任有什么困难；但在大量的情况下，情况就像我所描述的那样。

上述的情况不应该只是例外，而且我们发现一些东方国家存在的情况也表明关系不需要是这个样子。我尚未有幸访问日本国，但我从那些去过那里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的人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儿童受到如此良好和合理的对待——他们与长辈的关系是如此令人满意。据说，那里完全不存在严厉的态度，但孩子们决不会对长者的温和态度有任何猜测。

事实上，在任何国家，没有一个受到正确对待的儿童会猜测大人。如果他这样做，那将清楚地表明，成年人的管理是失败的。在对待儿童方面的所有粗暴行为是野蛮的遗迹；也许当我们处于石器时代的水平时，我们没有更好的认识，但在这个所谓的启蒙时代，这简直是犯罪。故意对任何生灵施加痛苦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而得到的果报是最可怕的。以为了得到好的结果而粗暴对待孩子不是借口；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在所有其他情况下一样，做坏事但为了得到好的结果是不可能的。不仅永远得不到好的结果，而且在这个问题上的普遍错觉只会带来最可怕的邪恶。

粗暴对待孩子是可憎的行为，天理难容，就像可怕的、无休止的屠杀动物，以便人们可以吃一种特别不适合和令人讨厌的食物到自己体内来贬低自己。这两种情况——虐待儿童和屠杀动物——我们英国处于绝对的野蛮状态；未来的人在回顾这个时代时，会无法理解这种完全可怕的做法如何能与我们的哲学、伦理和宗教知识并存。我们的眼睛被习俗蒙蔽了，看不到这些事情的邪恶；但任何研究事物隐秘一面的人很快就会知道，习俗是一个完全不可靠的指南，他必须面对自然界的事实，而不是无知的人所认为的那样。

这种几乎普遍的对儿童的残忍行为是他们与成人之间缺乏信任的原因；如果我们把他们当作野蛮人，我们就是在尽力诱使他们成为野蛮人。不称职的家长或教师故意伤害儿童，假装是为了纠正他的错误；如果他对生活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就会知道这种伤害的结果在任何情况下都比他想象中要纠正的错误要差得多。他的方法是如此完全不合理，在奥义主义者看来，它就像噩梦的疯狂后果——当我们想到它所造成的大量仇恨、敌意和误解时，甚至比噩梦更甚。

但是，人们可能会问，如何改善这种相互不信任和误解的状况？显然，在已经存在这种裂痕的情况下，只有通过不厌其烦的善意，通过逐步的、耐心的、不断的努力，通过稳定地表现出无私的感情和同情来促进更好的理解，才能弥合这种裂痕；事实上，通过习惯性地把自己放在孩子的位置上，努力意识到所有这些事情在他看来到底是怎样的。如果我们这些成年人没有完全忘记自己的孩童时代，我们就应该对今天的孩子给予更多的宽容，并且应该更好地理解他们，与他们相处得更好。

显然老话说得对，它告诉我们，预防胜于治疗。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花点心思以正确的方式对待我们的孩子，我们就能很容易地避免我们所描述的那种不理想的状态。这正是证道学为那些真诚地希望对自己责任范围内的年轻人尽职的人提供的宝贵提示。

THE DUTY OF PARENTS

父母的责任

首先必须认识到父母和教师对儿童的责任的绝对性质。无论怎样强调或反复强调都不过分，虽然经常被轻率和不经意地承担，但事实上为人父母是一项极其沉重的宗教性质的责任。那些把孩子带到世界上的人，自己直接对因果律负责，因为他们应该给孩子提供进

化的机会，如果他们不小心或自私地在孩子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或没有向孩子提供应得的所有帮助和指导，家长的惩罚确实很重。然而，现代父母往往完全忽视了这一明显的责任；对他们来说，孩子往往只是一个愚蠢的虚荣的原因或一个不经意的忽视的对象！

如果我们想了解我们对孩子的责任，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他是如何变成现在这样的；我们必须在思想上追溯到他的前世。无论他当时的外在环境如何，他都有自己明确的性格——包含各种或多或少发展起来的品质，有的好，有的坏。

在某个时刻，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但无论他是因疾病或年老而慢慢死去，还是因某些意外或暴力而迅速死去，死亡都没有使他的性格发生任何突然的变化。在许多地方似乎流行着一种奇怪的错觉，认为只要人死了就能使一个恶魔变成圣人，即不管一个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在他死亡的那一刻，他就变成了一个善良的天使。正如那些致力于帮助死者的人所清楚知道的那样，这种想法与事实相去甚远。一个人的肉体被甩掉，并不比脱去他的大衣更能改变他的性格；他死后的第二天和前一天完全是同一个人，有同样的恶习和同样的美德。

当然，现在他只在星光界运作，他没有同样的机会展示自己的性情；而且尽管这些性情在星光界生活中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它们仍是与活着时一样的，而星光界生活的条件和长短就是它们的结果。在那个世界里，他必须呆在那里，直到他在肉体生活中的低级欲望和情感所倾注的能量耗尽——直到他为自己制造的星光体瓦解；因为只有到那时，他才能离开星光界，进入天堂世界的更高和更和平的境地。但是，尽管这些特殊的激情对他来说已经消磨殆尽，但使这些激情有可能存在于他的本性中的品质的胚胎仍然存在。当然，它们是潜伏的和不起作用的，因为这种类型的欲望需要星光体物质来体现；它们是布拉瓦茨基夫人曾经说过的“缺乏物质”，但如果受到刺激，当这个人再次处于它们可以发挥作用的条件下时，它们就很容易重新活动起来了。

下面的比喻，如果不被曲解，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概念。如果让一个小铃铛在

密闭的容器中持续响着，然后逐渐抽走空气，声音会越来越小，直到听不见。铃铛仍然像以前一样剧烈地响着，但它的振动对我们的耳朵来说不再明显，因为对耳朵产生任何影响的介质不存在了。让空气进入容器，你就会立即听到铃声再次像以前一样响起。

同样，在人的本性中，有一些品质需要星光物质来表现，就像声音需要空气或一些更密集的物质作为载体一样；当人在我们所说的死亡后撤回自我的过程中，离开星光世界进入思想世界时，这些品质再无法表达，因此必须呈潜伏状态。但是，当几个世纪后，在他进入轮回的过程中，他重新进入星光界时，这些长期潜伏的品质再次表现出来，并成为下一个性格体的倾向。

同样地，有一些思想的品质需要低级思想界的物质来表达；当他在天堂世界长期休息之后，人的意识撤回到高级思想界的真正的自我，这些品质也会进入潜伏期。

但是，当自我要转世时，他必须逆转这个撤退的过程，向下通过他在上升旅程中所经过的相同世界。当他向下投生的时候，他首先降到低级思想界，并试图在那里表达自己，在不那么完美和不那么可塑的物质中尽可能地表达自己。为了使他能够在那个世界上表达自己并运作，他必须穿上一层那里的物质的外衣。

因此，自我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低层思想界的物质——这些物质以后将成为他的思想体。但这种物质不是随意选择的；在他周围所有不同的和取之不尽的储存中，他吸引的物质完全适合表达他潜在的思想品质。以同样的方式，当他进一步下降到星光界时，那个世界的物质通过自然法则吸引到他身边，作为他的载体，正是能表达他在上一世星光生活结束后的欲望的物质。事实上，他在每个世界的生活就在他上次离开的地方恢复。

他的品质还没有以任何方式发挥作用；它们只是品质的胚芽，目前它们的唯一影响是在儿童的各种载体中的表达提供合适的物质，为自己争取一个可能的表现领域。它们在今生是否再次发展成与上一世相同的明确倾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孩子早年周围环境对

它们的鼓励与否。这些品质中的任何一个，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可以通过鼓励而轻易地被激发出来，或者由于缺乏这种鼓励而被扼杀。如果受到刺激，它就会在这次生命中成为一个比他以前的存在更强大的因素；如果被饿死，它就仅仅是一个没有结果的胚芽，萎缩并死亡，在接下来的化身中根本就不会出现。

这就是孩子第一次接受父母照顾时的状况。他还不能说有一个明确的思想体或明确的星光体，但他的周围和内部有一些物质，可以将这些载体建造出来。

他拥有各种各样的倾向，其中一些是好的，一些是坏的，正是根据这些倾向的发展，思想和星光体将被建造。而这种发展又几乎完全取决于在他生命的最初几年里从外部给他带来的影响。在这些年里，自我对他的载体还没有什么控制力，他期待着父母帮助他更牢地把控，并为他提供合适的条件；因此父母是有责任的。

THE PLASTICITY OF CHILDHOOD

童年的可塑性

怎么样强调这些未成形的载体的可塑性都不为过。我们知道，一个孩子的身体，只要在足够早的时候开始训练，就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变。例如，一个杂技演员会带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孩子的骨骼和肌肉还没有像我们一样坚硬和定型，会逐渐使他的四肢和身体习惯于轻松和舒适地造出各种姿势，而这些姿势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即使经过相当多的训练，也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我们自己的身体在同一年龄段与那个男孩的身体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如果我们的身体经过同样的训练，就会变得和他一样柔软而有弹性。

如果一个孩子的身体有这样的可塑性和容易被影响，那么他的星光和思想载体就更加

如此。他们对遇到的每一个振动都感到兴奋，并热切地接受所有的影响，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些影响来自他们周围的人。这些载体在另一个特点上也与肉体相似——尽管在年轻时它们是如此易受影响，如此容易塑造，但它们很快就会固定和僵化，并形成明确的习惯，这些习惯一旦牢固确立，改变起来就会非常困难。

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儿童幼年期的环境的极端重要性，以及每一位父母所肩负的沉重责任，即确保儿童的最有利的发展条件。这个小生命就像我们手中的泥土，几乎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愿来塑造；从上一世带来的善恶品质的胚芽正在一刻不停地被唤醒；一刻不停地建立起那些将决定他以后生活的载体；我们有责任唤醒善的胚芽，扼杀恶的胚芽。孩子的未来在他们的控制之中，其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最有爱心的父母所意识到的。

想一想你所熟悉的所有朋友，并试着想象一下，如果他们所有的优秀品质都得到极大的强化，所有不太值得称赞的特征都从他们的性格中剔除，他们会成为多么辉煌的人类标本类型啊。

这就是**你有能力**在你的孩子身上产生的结果，如果你对他尽到你的责任的话；如果你愿意花点心思，你可以让他成为这样一个人类标本类型的。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家长的影响

你会说，怎么做呢？通过戒律，通过教育？是的，确实，当时机成熟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做很多事情；但另一种比这更大的力量掌握在你的手中——你可以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甚至在那之前就开始行使这种力量；这就是你自己生命的影响力。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点是被认可的，因为大多数文明人在孩子面前都会注意自己的言行，只有异常堕落的父母才会允许他的孩子听到他使用粗暴语言，或者看到他被激情左右；但一个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如果他希望避免对他的孩子造成最严重的伤害，他必须学会不仅控制自己的言行，**而且控制自己的思想**。诚然，你无法立即看到你的邪恶思想或欲望对你孩子的心灵产生的有害影响，但它确实存在，而且比肉眼所见的伤害更真实、更可怕、更隐蔽、更深远。

如果父母允许自己怀有愤怒或嫉妒、羡慕或贪婪、自私或骄傲的情绪，即使他可能从未向外表达过这些情绪，那么他在自己的欲望体中引起的情绪波动肯定会一直作用于他孩子的可塑星光体。孩子会将自己星光体的振动调到相同的调子上，唤醒那些可能从他过去世带过来的罪孽的任何胚芽，并在他身上建立起同一套邪恶的习惯，当它们一旦明确形成，将非常难以纠正。而这正是在周围大多数孩子身上发生的情况。

THE AURA OF A CHILD

孩子的灵光圈

呈现在灵视者眼前的儿童的微妙身体往往是一个最美丽的物体——它的颜色纯洁而明亮，还没有感性和贪婪的污点，也没有恶意和自私的沉闷阴云，这些阴云经常使成年人的生活变得黑暗。在它里面可以看到潜伏着我们所谈到的所有胚牙和倾向——其中一些是邪恶的，一些是善良的；因此，儿童未来生活的可能性在观察者眼前一览无余。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可爱的孩子的灵光圈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生了变化——可以看到他的环境如何持续地培养和加强邪恶的倾向，而好的倾向则完全被忽视，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因此，一次又一次的生命几乎被浪费了，如果父母和老师多一点关心和自我约束，

本可能结出精神发展的丰富果实，现在却几乎一无所得，在生命结束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收获被收集到自我中，而这次生命是自我如此片面的一种表达。

CARELESSNESS OF PARENTS

父母的粗心

当人们看到那些负责养育孩子的人永远被各种邪恶和世俗的思想所包围时，人们就不会对人类进化的异常缓慢感到惊讶了，自我在这个低级世界一世世的劳作和斗争中度过却只有不能察觉的进步也不足为怪。然而，只要再多一点努力，就可以带来巨大的改进！

如果大多数人，哪怕是下一代中的一大部分人，都能接受如上所述 -- 如果他们所有的邪恶品质都被稳定地压制，并因缺乏营养而萎缩，而他们身上所有的好东西都被勤奋地培养和发展到尽可能的程度，那么不需要星光视力就能看到在这个疲惫的旧世界中会发生什么变化。只要想想他们会为自己的孩子做些什么，就会意识到，在两三代后，所有的生活条件都会有所不同，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就会开始。对整个世界来说，这个时代可能还很遥远，但作为证道学学会的成员，我们肯定应该尽力加快它的到来：虽然我们的榜样影响可能不会很远，但至少我们自己的孩子拥有我们能给他们的一切优势来发展，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因此，应该对儿童的周围环境给予最大的关注，那些总是思考粗俗和不友爱的想法的人至少应该知道，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不适合接近年轻人，以免他们用比发烧更剧烈的传染病感染他们。

例如，有必要请保姆时，就需要非常谨慎；显然，越少把交给仆人越好。保姆们常常

对孩子产生最强烈的感情，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生骨肉；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即使是这样，仆人们几乎不可避免地比他们的女主人受教育程度低，也不那么高雅。因此，一个孩子如果过多地与他们为伴，就会不断受到思想的冲击，而这种冲击甚至可能比他父母的平均水平还要低。因此，一个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文雅而有思想的人的母亲，应该尽可能少地把孩子交给别人照顾，而且最重要的是，在照看他时候，应该好好注意自己的想法。

她最重要的准则应该是不允许自己怀有任何她不希望在儿子身上重现的思想和欲望。仅仅是对自己的消极征服也是不够的，因为，所幸的是，所有关于思想的影响和力量的说法，同时适用于好的思想和坏的思想，因此，父母的责任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他们不仅必须最谨慎地避免通过自己不值得或自私的想法来培养孩子身上可能存在的任何邪恶倾向，而且他们还有责任在自己身上培养强烈的、无私的感情、纯洁的思想、高尚的愿望，以便所有这些都对他们的孩子产生影响，使他身上已经潜藏的善的东西迅速发展，并创造一种倾向，促成性格中尚未存在良好品质。

他们也不需要担心他们的这种努力会失败，因为他们由于缺乏灵视而无法跟踪其进展。对于一个灵视者的人来说，整个过程是显而易见的；他能分辨出父母因思想的萌发而在思想体中掀起的振动，看到它向外辐射，并注意到它对孩子思想体的影响所产生的交感性振动；如果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每隔一段时间重新观察，他就会发现由于不断重复同样的刺激而在孩子思想体中产生的渐进但永久性的变化。如果父母本身拥有星光界视觉，无疑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可以准确地显示出孩子的能力，以及他在哪些方面最需要发展；但如果他们还没有这种优势，也不必对结果有丝毫的怀疑或质疑，因为无论他们是否能看到其工作过程，持续的努力一定会以数学性的精准度在起作用。

无论父母对孩子有多关心，但如果孩子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总有一天会遇到一些影响，这些影响会刺激他体内的邪恶胚芽。但是，哪种胚芽**首先**被激发出来，是完全不同的。通常情况下，在自我掌握载体之前，邪恶就已经被彻底唤醒了，所以当他真的掌握了这些

载体时，他发现他不得不与各种邪恶的强烈倾向作斗争。当善的胚芽迟迟才被唤醒时，它们就必须奋力抵抗已经牢固建立起来的一套不和谐的思想波；而且它们往往不能成功。然而，如果在出生前和出生后的几年里，父母能够幸运地只激发善的振动，当自我对载体获得控制时，他自然容易沿着这些路线表达自己，并且在这个方向上建立了一个决定性的习惯。然后，当邪恶的刺激到来时，因为它肯定会在某个时候到来，它发现在善的方向上有一个强大的动力，它试图克服这个动力是徒劳的。

自我对这些低级载体的控制往往是很小的，除非他是不同寻常的进化先进的人；但他的意志总是为善的，因为他与这些载体相连的愿望是通过它们来进化自己，因此他能够投入的力量总是倾向于正确的一方。但是，由于他目前对自己的星光和思想体的把握有些不确定，他经常无法克服已经建立起来的邪恶的强烈倾向。然而，如果他发现强烈的倾向是朝好的方向建立的，他就能更有效地掌握他的载体；在他这样做了之后，后来的邪恶暗示就很难成功地进入这个人的心灵。在一方面，性格体中存在着对邪恶的喜好，准备接受它并沉溺于它；在另一方面，存在着对邪恶的强烈的自然厌恶，这使得自我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

父母不仅要注意他的思想，还要注意他的情绪。孩子很快就会注意到并反感不公正的行为；如果他发现自己在某个时候因为某种行为而被责骂，而在另一个场合却只引起了嬉笑，那么他对自然法则的不变性的认识受到损害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同样，当麻烦或悲伤降临到父母身上时，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可避免的，他肯定有责任尽可能地防止他的悲伤负担压在他的孩子和他自己身上；至少在孩子面前时，他应该特别努力地表现得开朗和平静，以免抑郁的沉闷和铅色从他的星光体延伸到他们身上。

许多好心的父母都有焦虑和挑剔的天性——总是为一些小事烦躁不安，为一些丝毫不重要的事情让他的孩子和自己担心。如果他能以灵视的方式观察到他在自己的高级身体中产生的不稳定和不安，并能进一步看到这些不安的波动如何将相当不必要的激动和刺激引入他孩子的易感载体中时，他就不会再对他们偶尔爆发的娇气或紧张激动感到惊讶，并会

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责任往往比他们要大得多。他应该把造就平静的、不受干扰的精神作为自己的目标，即如如不动，达到完美的平静，这种平静来自于对一切终将会好的信心。

最重要的是，家长必须努力成为神圣之爱的化身，以便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充分实现它，并用它来充满他孩子的生活。孩子的身体必须生活在爱的氛围中；他应该永远不会遇到令人难受的振动，甚至在他小时候应该永远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爱还有什么。当时间到来的时候，不幸的是它必须到来，当他了解到在外面的世界里，爱往往可悲的缺乏，这更让他感到他的家永远不会让他失望，至少在那里，他可以永远确定有最大的爱，最充分的理解。

很明显，由这些考虑所引起的对父母性格的训练在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在这样帮助他们的孩子进化的过程中，他们自己也受益匪浅，因为起初为了孩子而有意识地唤起的想法很快就会成为自然和习惯，并在一段时间内形成父母的整个生活背景。

不要以为这些防范措施可以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而放松，因为尽管这种对周围环境影响的非凡敏感性在自我降临到胚胎时，在出生前就已经开始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一直持续到成熟期左右。如果在婴儿期和儿童期对他施加了上述影响，那么12岁或14岁的身体就会比那些没有特别被照顾的不幸的伙伴们更好地适应摆在他面前的努力。但他仍然比成年人更易受影响；他仍然需要被同样无边无际的爱的海洋所包围；必须继续在思想层面提供同样有力的帮助和指导，以便思想和行动的良好习惯不会在可能袭击他的新诱惑面前屈服。

虽然在他年少的时候，他自然主要是向他的父母寻求这种帮助，但所有关于父母职责的说法都同样适用于以任何身份与儿童接触的人，尤其是那些承担教师巨大责任的人。导师对学生的这种善恶影响是不容易衡量的，而且（和前面一样）它不仅取决于他所说的或所做的，而且更取决于他所想的。很多老师总是责备孩子们展示的一些倾向，可他却应对

这些倾向直接负责。如果他的思想是自私的或不纯洁的，那么他就会发现自私和不纯洁反映在他的周围，这种思想所造成的邪恶也不会在他所直接影响的人身上结束。

年轻人的思想接受了它，并放大和加强了它，因此反过来影响到其他人，并成为一个个不神圣的传统，从一代男孩传到另一代，因此在一个特定的学校或一个特定的班级上留下了它的特殊性质。可喜的是，一个好的传统几乎可以和一个坏的传统几乎一样容易地建立起来 – 但不是一样的容易，因为总是要考虑到不良的外部影响；但是，一个教师如果意识到他的责任，并根据所建议的原则管理他的学校，很快就会发现，他的自我控制和自我奉献不会毫无结果。

THE NECESSITY FOR LOVE

爱的必要性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让父母或老师真正对孩子产生有效的影响，并激发出他身上所有的优点 – 那就是把他包裹在温暖的、持续的、个人的爱的纯洁之火中，从而赢得他的爱和信任。Alcyone（注：克里斯那穆提）在他的精彩著作《用教育服务》（Education as Service）中坚持说，这一点比其他任何资格都重要 – 由于它所传达的美好精神和它所包含的宝贵提示，这是一本每个家长和教师都应该阅读的书。

诚然，可以通过激发恐惧来取得服从和维持纪律，但通过这种方法实施的规则只有在实施规则的人（或代表他的人）在场时才会被遵守，而且在不担心被发现的情况下会被违反；孩子遵守规则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做，而不是因为他希望这样做；同时，这种方法对他的性格的影响是最具灾难性的。

可是，如果他的感情被唤起，他的意志马上就会站在规则的一边；他希望遵守规则，

因为他知道，如果违反规则，就会给他所爱的人带来痛苦；只要这种感情足够强烈，就会使他超越一切诱惑，无论谁在场或不在场，规则都会有约束力。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更彻底地达到目的，而且对老师和学生来说也更容易、更愉快，孩子天性中最美好的一面都被唤醒，而不是所有最糟糕的一面。教师不是唤起孩子闷闷的和持续反抗的意志，而是使孩子的意志站在自己一边，与分心或诱惑作斗争；这样就避免了欺骗和隐瞒的危险，从而取得了其他方法永远无法接近的结果。

最重要的是，始终要努力理解孩子，并使他确信他得到了自己的友好和同情。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一切苛刻的表现，对他发出的所有指令的原因应始终予以充分解释。必须让他明白，有时突然出现紧急情况，年长者没有时间解释他的指示，孩子应该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服从，即使他可能不完全理解；即使如此，也应该总是事后解释。

不明智的父母或老师经常犯这样的错误，即习惯性地要求孩子不理解就服从，这是一种最不合理的要求；事实上，他们期望孩子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有天使般的耐心和圣洁，而他们自己确实远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对孩子的严厉不仅是邪恶的，而且也是绝对不合理的和愚蠢的，因为它永远不可能是从孩子那里获得想得到的结果的最有效的方法。

一个孩子的缺点往往是他受到的非自然对待的直接结果。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是敏感和紧张的，他发现自己不断被误解，被责骂或被虐待，但他根本不理解自己做了什么错事；当他周围的整个氛围充满了长辈们的欺骗和虚假，他的恐惧有时也会驱使他变得不诚实，这难道奇怪吗？在这种情况下，罪孽的报应将最重地落在那些犯下罪行的苛刻的人身上，是他们将一个软弱和未发展的生命推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境地。

如果我们期望我们的孩子讲真话，我们首先必须自己讲真话；我们必须想着真实的事情，说真话，做真事，然后我们才能希望有足够的力量把他们从充斥着世间的假话和欺骗的海洋中拯救出来。如果我们把孩子当作通情达理的人——如果我们充分而耐心地解释我

们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并向他们表明他们不必害怕我们，因为“完美的爱驱除恐惧”——那么孩子做到诚实会没有任何困难。

有一种奇怪但并不罕见的错觉——也许是当年英国这个不幸的国家因其罪恶而在清教主义的可怕暴政下呻吟的可怕日子的遗迹，那就是：儿童要不快乐才能学好，他们必须处处受挫，而且绝不允许他们在任何事情上有自己的想法，因为当他们在欢乐的时候，他们必定是处于一种非常邪恶状态！尽管这种思路荒谬而残暴，但它的各种变体仍在广泛流行，它应对大量的残忍和不必要的痛苦负责，这些痛苦肆意地施加在孩子身上，而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他们是自然和快乐的。毫无疑问，大自然的意图是让童年成为一个快乐的时光，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使它成为一个快乐的时光，因为在这方面，就像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如果我们阻挠大自然，就会给我们带来危险。一首赞美诗告诉我们：“上帝会让我们快乐，整天都快乐”。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在所有其他情况下一样，我们的责任和特权是与祂一起工作。

如果我们记住孩子也是自我，他们小而弱的肉体只是一时的，而且实际上我们都是同龄人，这将对与我们与孩子打交道有很大帮助；因此，我们应该尊重他们，也应该爱护他们，而且我们不能期望把我们的意志或个性强加给他们。我们训练他们的任务是在他们的低级载体中只发展那些与自我合作的东西——这将使他们成为自我工作的更好渠道。很久以前，在古老的亚特兰蒂斯文明的黄金时代，人们充分认识到儿童教师的重要性，除了训练有素的灵视者，没有人被允许担任这一职务，他可以看到他的孩子的所有潜在品质和能力，因此，可以聪明地指导每个孩子，以便发展他身上的优点，修正他的缺点。

在第六根族的遥远未来，情况将再次如此；但那个时代还很遥远，我们必须在不太有利的条件下尽力而为。然而，无私的感情是一种奇妙的直觉加速器，那些真正爱自己孩子的人很少会对他们的需求感到茫然；敏锐而持久的观察会给他们带来一些接近亚特兰蒂斯前辈的更清晰的洞察力，尽管要付出更多的麻烦。无论如何，这都是值得一试的，因为一旦我们意识到我们对孩子的真正责任，我们肯定会认为再费力气也应该尽到责任。我们知

道，爱并不总是明智的；但至少它比粗心大意更明智，而真正有爱的父母和教师将因此受到激励，会去为孩子们利益而增长智慧。

RELIGIOUS TRAINING

宗教教育

我们学会的许多成员，虽然觉得他们的孩子需要一些东西来取代普通教育中的宗教训练，但却发现几乎不可能把证道学摆在孩子面前，让他们以任何方式理解它。有些人甚至允许他们的孩子去上普通的圣经课程，说他们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虽然很多教学内容明显不真实，但可以事后纠正。这种做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任何孩子都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学习他事后必须放弃的东西上。如果基督教的真正内在含义能够被教给我们的孩子，那确实很好，因为那是纯粹的证道学；但不幸的是，这不是普通学校的宗教教育形式。

把证道学的伟大真理明白无误地呈现在我们孩子的脑海中，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困难。用轮回和根族、根物质和行星链来烦扰他们是没有用的；无论这些信息多么有趣和有价值，在实际的生活规范中都是不重要的，但是，整个证道学体系所依赖的伟大的伦理真理，即使对孩子们的理解程度来说，也能很好地说明问题。还有什么能比《白莲之歌》(The Idyll of the White Lotus) 中给森萨的三个伟大真理在本质上更简单呢？

人的灵魂不朽，他的未来将有无限潜力与无限光明。

产生生命的力量在我们身体内外。它超越了生死，永远明善。它无形，无声，无

味。但想拥抱它的人却能够感知它。

每个人是自己命运唯一的主人，是自己欢乐痛苦唯一的决定者，是自己生命的酬劳及惩罚的唯一裁判官。

这些真理，象生命本身一样伟大，却简而又简，纯而又纯。用这些真理去满足对生命的渴求吧...

我们可以更简洁地表达这些内容：“人是不朽的；上帝是好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孩子们肯定可以从大意上理解这些简单的想法，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他们可能会花很多年的时间来学习其全部意义的巨大内容。

教导他们“死亡是生命之门”这一古老而伟大的说法 – 死亡不是一个可怕的命运，而是一个应该带着兴趣欢迎的生命进步阶段。教导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他人而活 – 作为一个朋友和帮助者走过这个世界，认真地对所有生物怀有爱的敬畏和关怀。教导他们乐于看到别人的幸福，也乐于给别人带来幸福，这包括动物和鸟类以及人类；教导他们给任何生物带来痛苦总是一种邪恶的行为，对于任何有正义感或文明的人来说，都不能作为任何兴趣或娱乐。孩子的同情心很容易被唤起，他做事情的乐趣是如此之大，他会对自己应该努力帮助而不应该伤害周围所有生物的想法立即做出反应。应该教他学会观察，以便他能看到哪里需要帮助，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并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迅速满足需求。

孩子喜欢被爱，也喜欢保护，这两种感情都可以用来训练他成为所有生物的朋友。他很容易学会欣赏正在生长的花朵，而不是不顾一切地摘下它们，几分钟后就把它扔在路边任其枯萎；他摘下花朵时会小心翼翼，避免对植物造成伤害；他会保护和照料它们，他在树林和田野中走过，身后永远不会留下凋谢的花朵和被连根拔起的植物。

PHYSICAL TRAINING

身体训练

孩子的身体训练是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因为一个强壮、纯洁、健康的身体是内在发展的灵魂充分表达的必要条件。从一开始就教他身体洁净的极端重要性，要把每天的洗澡看作是他生活的一个部分，就像他每天的食物一样。要注意他的身体永远不要被现代野蛮人的肮脏的恶习所玷污，如肉类、酒精或烟草；要注意他总是有充足的阳光、新鲜空气和运动。

我们在前面章节中看到，大城镇的环境是多么可怕；如果这些环境对成年人的影响是邪恶的，那么对更敏感的儿童来说，它们的影响要糟糕十倍。事实是，根本就不应该让孩子们在城镇里长大；那些因恶业不得不在这种地方工作的人，为了他们的孩子，如果可能的话，至少应该尝试在城镇以外的地方生活。孩子们在乡下长大，即使是在相对贫困的情况下，也比父母为了给他们积累钱财，让他们在大都市的各种有害影响中成长要好得多。在城市生活的不幸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至少应该尽可能多地把他们带出城市，并尽可能长时间地留在外面。

这样，你的孩子将纯洁、健康和快乐地成长；这样，你将为委托给你照顾的灵魂提供一个他不会感到羞愧的身躯，一个灵魂通过它接受物质世界所能给予的最高和最好的东西的载体——它可以作为最崇高和最神圣工作的合适工具。

当父母教育孩子时，他也将不得不在这一点上为孩子树立榜样，就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因此，孩子将再次使他的长辈文明化，同时也提高自己。鸟儿和蝴蝶，猫和狗，都将成为孩子的朋友，他会为它们的美丽而高兴，而不是渴望追逐或毁掉它们。这样训练出来的孩子将成长为认识到自己在进化中的地位和在世界中的工作的成人，他们每个都将作为一个新的人性化力量的中心，逐渐改变人类对所有低级事物的影响方向。

如果我们这样训练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在与他们的关系中保持谨慎，我们将高尚地承担我们的重大责任，这样做我们将帮助进化的宏伟工作；我们将履行我们的责任，不仅对我们的孩子，而且对人类负责；不仅对几个个别的自我，而且对尚未到来的数百万人负责。

CHAPTER XXIII

第二十三章

BY OUR RELATION TO LOWER KINGDOMS

我们与低级王国的关系

DOMESTIC ANIMALS

家养动物

我们不能忘记自己对于我们身边的动物的责任。这可能有两种情况，或者说有两种程度。农民在经营过程中必须与大量的动物打交道，这些动物可以说是半家养的。他对它们的责任显然是好好喂养它们，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它们保持健康。他有时可能会特别对某个动物有感情，但总的来说，他与它们的关系只是泛泛的，而且由于它们还远没有个体化的可能，他对它们的影响不可能很深，或超过一般的影响。他与它们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商业关系，尽管他应该像对待人类一样仔细地照顾它们。

真正的家养动物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它们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家里，与我们有亲密的个人关系。没有人必须饲养狗或猫，但如果他这样做，他对该动物的责任就比农民对羊群中的一只羊的责任大得多。饲养宠物的人如果只考虑到动物给自己带来的快乐，而不考虑动物的发展，那是不可原谅的自私行为。

家畜实际上是一个年轻的孩子——但有一点不同，即孩子已经是一个自我，需要帮助他控制他的新载体，而动物还不是一个独立的自我，需要帮助他成为一个自我。动物的个体化过程已经做过很多描述；关于它的注释可以在《证道学教材》（A Text-book of Theosophy）、《内在生命》（The Inner Life）、《可见和不可见人》（Man Visible and Invisible）和《基督教信仰》（The Christian Creed）中找到。仔细阅读其中的内容就会发现我们对动物的责任在哪里。我们必须努力发展它们的感情和智力，而这两种发展的

主要因素是我们对它们的感情。

我在《内在生命》第二卷中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论述了人在与家畜的关系中经常犯的错误。所有这些错误都是由于对动物采取了自私的态度，试图利用它来满足我们自己的邪恶激情——例如，训练狗是为了狩猎，因此使它做了比它在丛林中的野兽祖先更多的伤害。因为野兽只是在饥饿的驱使下为食物而杀戮；但狗被训练为以杀戮为乐，因此在进化的阶梯上被贬低而不是被提高。

在真正的家畜和农场动物这两类动物中，我们可以把马放在中间，因为它与骑手的关系比农场动物更个别，但同时它又远没有狗或猫的智慧。它也必须被聪明地对待，最重要的是要有无微不至的善意。骑手应该永远记住，马的存在并不只是为了服务于他，而是有自己的进化，他有责任去推动。他利用马来帮助他并没有错，因为与人的关系可以发展马的感情和智慧；但他必须始终像对待人类的仆人一样对待它，在让它为自己服务的同时，永远不要忘记它的利益。

BIRDS

鸟

一个研究生命隐秘一面的学生不能不对把鸟儿关在笼子里的做法表示遗憾。完美的自由和对巨大的开放空间的感觉是鸟类生命的本质，而它被囚禁的痛苦往往是强烈和最可怜的。这种情况在那些本国的鸟类中总是特别明显，所有这样的鸟应该立即被释放。

只有在其他气候条件下才能快乐生活的外国鸟类则属于另一个类别。它们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回忆灿烂的热带风光中度过的，并向往着它们离开的家园，它们应该尽早被送回那里。这方面的罪过在于那些最初捕获它们的人；而现在饲养它们的人的责任在于是他们使捕鸟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业。一个学生如果已经不经意地获得了这样的鸟，那么他除了保留

它们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办法，除非他有能力将它们送回它们的祖国；但是他应该为它们提供最大的笼子，并尽可能多地让它们从笼子里出来在屋里飞，他当然不能购买更多的鸟来鼓励这种邪恶的交易。

我们能与鸟类建立的唯一合理和有用的关系是在乡下偶尔存在的那种关系 – 即在某个地方定期为鸟类提供食物，它们会来吃，而在其他方面则保持完全自由。如果一个人想养一只鸟，他应该像养一只猫一样养它 -- 为它提供大量的食物和一个它自己想去并接受的地方。这样做的困难在于，鸟的智力比猫的智力要差得多，要让它理解这种安排的条款会更加困难。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计划是不与外国鸟类打交道，而是尝试与附近的野生鸟类交朋友。

个性化是不可能的，因为鸟类不是沿着我们的进化路线发展的；当它超越了鸟类的进化，就直接进入了自然精灵的一个更高的等级。然而，对鸟类的仁慈引起了它们的感激和爱戴，并帮助它们在进化中前进。

PLANTS

植物

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另一个方向上发挥很大的影响，那就是对我们花园里的植物。植物和动物一样，对明智和爱的关怀反应迅速，不仅明显受到我们为它们所做的事情的影响，而且也受到我们对它们的感情的影响。任何拥有星光视力的人都会意识到，如果欣赏花朵，它会对欣赏的感觉产生愉悦和回应。植物的感情与动物或人类的感情在程度上有区别，而不是种类上有区别，它们与动物的感情的关系与动物与人类的感情的关系几乎是一样的。

动物的情感没有人类那么复杂，但它能够有爱和恨，有恐惧和骄傲，有嫉妒和羞耻。有些动物似乎也有幽默感；它们非常喜欢互相捉弄，而且它们非常不喜欢显得可笑或被嘲笑。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情感在动物身上比在我们身上的要小；但我们可以说，动物的情感种类较少，而且不那么复杂，表达情感的方法也比较有限。

如果我们降到植物界，就会发现植物几乎没有任何表达能力；但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它们没有感情可表达，那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植物界的情感远不如动物界的情感复杂，而且完全是模糊不清的，是一种盲目的本能感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这种本能感觉在物质界的显现，即有些人在摆弄植物方面总是很幸运，而另一些人则总是很不幸，即使采取的物理措施完全相同。这种差异在任何地方都存在，但在印度却被特别注意到，某些人被描述为拥有幸运之手，人们认识到，这些人种植的几乎什么都会生长；即使在相当不利的条件下，他们培育的任何东西都肯定会有好结果。当这种影响普遍在植物王国被观察到时，这不是一个个人喜好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的某些特征，以及他的星光体和以太体中的某些品质，这些都对植物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就像有些人，所有的狗都会立刻和他交朋友，还有一些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管理最顽固的马。

但是，植物也有个人依恋的能力，当它们与人熟识后，它们很高兴看到（或者说感觉到）他们靠近。一个人对他的花倾注了大量的钦佩和爱慕之情，就会在它们身上唤起一种快乐的感觉——首先是接受钦佩的一般快乐，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骄傲的萌芽，其次是对钦佩者的到来感到高兴，这同样是爱和感激的萌芽。植物也有愤怒和厌恶的能力，尽管从外表上看，它们几乎没有任何手段来表现它们。

一个拥有花园的奥义主义者特意使花园在各方面都得到完美和精心的照料，不仅如此，他还会自己与花草树木和灌木交朋友，有时会去看望它们，给它们以应有的赞美，因此在给这些卑微的有机体带来快乐的同时，他自己也会被一种模糊的感情所包围。

也许有人会说，一种植物的感觉很难强大到值得考虑的程度。的确，它对人类的影响

比动物的感觉产生的影响要小；但这些影响确实存在，尽管一种植物的感觉似乎并不重要，但数百种植物的感觉开始成为一个可识别的因素。如果我们希望创造尽可能好的条件，我们决不能忽视我们低等王国中发展较差的兄弟。即使从纯粹的自私角度来看也是如此；但奥义主义者自然首先想到的是对植物的影响。

当我们建立一个花园时，我们正在吸引一些植物王国的成员供我们自己快乐的目的；但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帮助它们进化的机会，这个机会不应该被忽视。植物在接受和回应人类影响的能力方面有很大不同。例如，一棵大树，由于其缓慢的生长和漫长的生命，能够形成比任何仅仅是一年一度的东西更强大的依恋。这样的树会有自己明确的个性，甚至有时能够暂时将这种个性外化，以便让有灵视的人看到它。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我在《内在生活》第二卷中提到的那样，它通常会暂时变成人的样子。那些想了解植物界的智慧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多得多的人，应该阅读J. E. 泰勒（J. E. Taylor）写的一本很好读的书，叫做《植物的智力与道德》（The Sagacity and Morality of Plants）。

NATURE-SPIRITS

自然精灵

这种奇妙的进化已经在前一章中作了描述，但是从它对我们的影响而不是我们对它的影响的角度来看的。在这里，我们必须考虑这种关系的外在方面 – 即我们可能对我们附近的自然精灵产生的影响，以及我们可能与它们建立的友谊。它们中的许多族群是如此美丽，如此有趣，值得下功夫与它们相识，我们可以帮助发展它们的智力和感情，从而为它们带来很多好处。它们中那些拥有以太体的，如果愿意的话，有能力使自己在物质界化现，所以那些有幸获得它们友谊的人，即使用普通的视力，也会偶尔得到看到它们的回报。也有可能这些人在精灵的帮助下获得暂时性的灵视，以便通过这种方式看到它们。

仙子与野生动物有许多相似之处，与它交朋友的方法与我们试图驯服鸟类或鹿所用的差不多。它对人是害羞和不信任的；如何克服这种不信任呢？一个人如果想得到鸟类习性的第一手资料，通常会去鸟类出没的地方，隐藏自己，保持完全安静，希望鸟类不会看到他，或者即使看到了，也会因为他的绝对安静而感到放心。自然精灵的以太视线可以穿透墙壁或灌木丛，所以试图躲避它的观察是徒劳的；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肉体的静止，而是星光体的静止。精灵厌恶普通人肮脏的身体散发气味——肉食、烟草、酒精和一般的不洁；显然，想和它交朋友的人必须远离这些。它也厌恶激情和不洁的情感风暴；所以寻找它的人也必须远离所有低级和自私的情感，如肉欲、愤怒、羡慕、嫉妒、贪婪或忧郁。

克服了这些负面的条件后，还能做什么积极的事情来吸引这样一位腼腆的访客呢？动物往往可以被提供的食物所吸引，但由于仙子不吃东西，这种特殊的诱惑在它身上是不适用的。学生可以为仙子提供它所喜欢的条件。强烈的无私的感情或奉献，或任何高尚的感情，稳定地在心中燃烧，但没有大起大落，这会创造出一种自然精灵乐于沐浴的氛围。

一个人——一个适合看到精灵人，如果在某个可爱的、孤独的地方，也许是在树林里，或者在小溪边，或者在瀑布边休息一会儿，沉浸在上述高尚的想法中，很可能会意识到一个陌生的存有，意识到一些迷人的、陌生的、非人类的东西；也许，如果运气非常好，当这个害羞的、野性的生灵变得更习惯于他，并逐渐学会信任和喜欢他时，他甚至会看到和感觉到它。但是，如果学生记住，对自然精灵来说，这是一次冒险，就像老鼠与猫交朋友一样，或者一个人努力与丛林中的老虎建立兄弟般的关系一样，他将学会行使无限的耐心，而不是期望立即得到结果。

几乎所有的自然精灵都喜欢音乐，有些还特别被某些旋律所吸引；因此，如果实验者恰好是某个便携式乐器的演奏者，比如长笛，如果他用它来演奏，可能会增加他的成功机会。我在意大利认识一个精灵，它对某段音乐如此着迷，每当这段音乐在钢琴上演奏时，他居然会离开他居住的木头，来到客厅欣赏它，并随着它跳舞，或者说是沐浴在音乐的声波中，与它们和谐地跳动和摇摆。但如果房间里有超过两三个人，他就不会这样做，而且

在场的人也必须是他信任的朋友。

我不止一次在西西里看到一个牧童，坐在山坡上某个孤独的地方，像古希腊人一样吹着他自制的双盘管，周围有一群赏心悦目的仙子在舞动，而他可能沉浸在幸福的无意识中。不过毫无疑问，它们的快乐对他产生了影响，为他的演奏增添了活力。不过，有时农民确实看到了自然精灵；在温茨先生（Mr. Wentz）的《凯尔特国家的仙子信仰》（Fairy Faith in Celtic Countries）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例子。

INANIMATE SURROUNDINGS

无生命的环境

我们一直在对我们通常认为没有生命的周围环境施加影响。顺便说一下，其中有些环境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没有生命。我们都知道，神圣的生命存在于矿物界，也存在于更高的界，从这个角度看，岩石、石头和矿物可以被无误地看作是有生命的。但某些物体有一种更生动、更特殊的生命，对它们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兴趣。

为了解释，我们必须先用一个熟悉的比喻。我们知道，星光体的元素精华将自己聚集成一种有性格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欲望元素精灵），并暂时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存在，有自己明确的欲望和厌恶，并有足够的力量在其生命过程中对使用这个载体的人产生巨大影响。我们知道，类似意识使肉体的细胞（当然包括它的以太部分）充满活力，在某些本能的运动中表现出来。与此类似，当某些矿物的分子被焊接成一个明确的形状时，赋予这些分子活力的意识将结合成一个临时的整体；尤其是当这种形状需要人和他的关注时，情况更是如此，比如说机器。

A SHIP

船

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因为船有一个由大量的部件组成的结构，而且通常是由不同的物质组成。吉卜林（Kipling）的《找到自己的船》（*The Ship that Found Herself*）的故事并不是单纯的虚构，而是背后有一个真实而重要的事实。当一艘船刚被建造时，它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整体，而仅仅是一些独立意识的集合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结构**确实**成为一个意识或认识的单位 -- 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整体 -- 无论它的认识与我们自己的认识相比是多么暗淡和含糊。

而这种意识具有我们难以描述的类似感觉的东西，尽管它们与我们通常称作感觉的东西相比是模糊不清的。这样一个模糊的半实体当然可能（而且经常）更喜欢某一个人，所以一个人可以用它做另一个人不能做的事。这丝毫不影响另一个事实，即有些人比其他人更适合做海员，只要稍加练习就能驾驶。同样，有些人是出色的骑手，几乎可以立即与任何马建立友好的默契；但除此之外，一匹马可能会依恋于某个人，并学会理解他的愿望，远比一个陌生人的愿望更容易。船的模糊意识也是如此。请不要误解我在暗示船的意识在明确性或反应性方面可以与人的意识相提并论；但肯定有一种东西，无论多么松散和不确定，我们都无法用任何其他词来定义。

MACHINES

机器

火车机头、汽车或自行车的情况也是如此。就像司机或骑手习惯于他的机器，并学会准确地知道它将做什么，并对它的各种小把戏感到心领神会，所以机器反过来也会习惯于

司机，并会在各种方面为他做比陌生人更多的事。许多其他种类的机器也一定是如此，尽管我没有亲自观察过。

除了个人对机器的混合意识所产生的影响之外，单纯的物质混合本身就对机器所构成的物质的分子产生了影响。铁构成机器的一部分，并因此经历了意识的提升，可以被认为是比没有被用于建造一个独立系统的铁更发达一些。它已经能够对更多、更复杂的振动作出反应，而这对矿物来说就是进化。它比其他铁更清醒。这种更强的生命力对一个了解其迹象的灵视者来说是很容易看到的，但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从物理上观察到它。

这种增强的反应能力并不总是相同的，机器的不同部位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被唤醒。例如，锻铁比铸铁更有活力，这种结果是由于它在形成过程中经常受到打击而产生的。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在马蹄铁上观察到，因为马蹄铁不仅首先是锻打出来的，而且当它被马穿在蹄子上时，它还在路上不断受到撞击。这种长期持续的过程以某种方式唤醒了它，使它对一些最低级和最恶毒的星光和以太实体极为排斥；这就是古老的迷信的原因，即当马蹄铁被挂在门上时，可以辟邪，给它的拥有者带来好运气。

关于这种奇怪的综合意识的另一个有趣现象是，在一定时间后，它就会疲惫不堪——这是那些与机器打交道的人经常观察到的事实。一台机器在一定时间后，虽然完全正常，但会进入一种不能正常工作的状态，在行动中变得松懈。通常看起来不可挽救了，但如果让它静置一段时间，它就会恢复并继续像以前一样工作。

金属清楚地表明，它们会受到疲劳的影响。一支钢笔在连续使用了几个小时后，有时会出现划痕，写得很难看。了解自然的职员会把笔放在一边，而不是把它扔掉，也许第二天会发现它比最初的时候还要好。当一个理发师发现他的剃须刀刀刃不锋利时，会习惯地说它“累了”，把它放在一边让它休息。几天后，这把剃刀就会恢复正常，像以前一样敏锐和锋利。

众所周知，火车机头需要定期休息，在完成一定量的工作后，将其放入车棚，让它冷却；因此，发动机就像人类一样定期休息。因此，我们看到，疲劳是矿物王国可能存在的条件之一，金属和人的肉体都可能感受到疲劳。（见J. C. Bose教授的《生物和非生物的反应》。（Response in the Living and Non-living））。事实上，只有在物质世界才会有疲劳感。

有一些人，但到目前为止我只知道少数人，他们身上带着不同寻常的电，因此对他们经常接触的任何金属产生特殊的影响。例如，据说这种人在靠近船只的罗盘时，会造成相当大的偏移；但这是物理现象，而不是什么神秘现象。

UNLUCKY SHIPS

不吉利的船

有一个奇怪的例子可以说明事物的隐秘面对普通生活事务的干预，是由与这些事件有关的操作者提供的，他们说某些船只或发动机是所谓的“不吉利”——与它们有关的事故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并不是由于任何明显的疏忽造成的。自然，有些机器比其他机器制造得更好；有些人比其他入更小心；但我指的不是这些因素。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两艘船或两台发动机完全相似，而管理它们的人能力相当，但其中一艘是幸运的，或者只发生平均概率的事故，而另一艘则没有明显的原因却总是出麻烦。

毫无疑问，情况就是如此，它给奥义学学生提供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我倾向于认为，会有各种原因造成这种结果。至少在一个案例中，它似乎是由于所有的人都对该船的第一任船长怀有强烈的仇恨情绪造成的，他似乎是一个最令人讨厌的小暴君。许多人不断地用他们全部的意志力来诅咒船长、这艘船和属于它的一切；他们的感情产生了这种恶果，使船遭受了一场又一场的灾难。当那位船长被免职时，这艘船已经获得了不吉利的名声，因此它的历届船员都用这样的思想状围绕着它，这些思想形状则通过一系列的不幸事件来证

实自己。

在其他案例中，我认为针对船只建造者的恶感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我怀疑任何这种邪恶力量的指向本身是否足以实际造成严重的不幸。但是，在每艘船的生涯中，在很多情况下，通过警惕和迅速的行动避免了事故的发生——在这些情况下，片刻的拖延或懈怠就足以导致灾难的发生。我所描述的那种大量的思想形状将足以导致一时的缺乏警惕或一时的犹豫不决；这将导致灾难的发生。

STONE USED IN BUILDING

造房子用的石头

在谈到我们的房子时，我已经提到了我们不断对我们周围的墙壁和房间里的家具产生的影响。很明显，已经用于建筑的石头，永远不会与尚未开采的石头处于同样的状态。它可能已经连续多年被某种影响所渗透，这意味着以后它能够比未使用的石头更容易对这种影响作出反应。

因此，当我们在建筑中使用这些不同的材料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帮助矿物王国的进化。我已经解释了我们投入的不同影响是如何作用于我们的；因此，就像教堂散发着虔诚，监狱散发着阴暗一样，城市商业区的每栋房子都散发着焦虑和努力，往往还伴随着倦怠和绝望。在一些情况下，对这些事实的了解可能在物质生活的平凡事务中是有用的。

SEA-SICKNESS

晕船

例如，我们知道，许多敏感的女士往往一上船就会感到不适，尽管海面可能非常平静，而且可能没有任何身体上的理由来引起这种感觉。毫无疑问，这有部分自我暗示，但大部分是来自外部。许多船舱都充满了这种暗示，以至于新来的人需要相当大的精神力量来抵制它；因此，可能遭受这种影响导致的痛苦的人应该尽可能地多呆在甲板上，不仅仅是对新鲜空气的生理考虑。

FIFTH SECTION

第五部分

CONCLUSION

结论

CHAPTER XXIV

第二十四章

THE RESULTS OF THE KNOWLEDGE

知识的结果

A SUMMARY

总结

了解自然界隐秘的一面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有趣；当然，能看到它的灵视者，或能感觉到它的敏感者会更加生动地感受到，但即使对那些不能直接看到或感觉到的人来说，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有趣的，而且这种了解对所有人都同样重要，因为所有人都在影响和被影响，尽管他们的物理大脑对这种影响无意识。

在提及每个案例的时候，我都试图指出从中可以学到的教训，但我还是在这里总结一下。首先，我们学会了幸福的责任，学会了将抑郁和悲伤从我们身边赶走的必要性，即使是身处自然会产生这种情绪的境遇中时也要如此。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必须认真对待生活，必须不是为了自私的享受，而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同胞。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警惕那些未被察觉的影响，例如，与种族、宗教或阶级有关的偏见，以及公众舆论的影响，决不允许这些影响扭曲我们的判断，而是要始终努力查明真相，自己权衡事实；我们甚至不能不加怀疑地屈服于看似灵性灵感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考验这些灵”，并运用

我们的常识。

我们了解到系统工作或训练的可取性；了解到冒犯、愤怒或允许我们的宁静受到任何干扰都是徒劳的；了解到必须对我们的思想和言行保持不懈的警惕，以免它们吸引不愉快的影响并成为对我们同伴的诱惑。我们看到，从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影响和所有其他不受欢迎的影响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制造保护壳来保护自己，尽管更好的保护是完全充满神圣的爱，让它总是以爱的形式从我们这里倾泻出来。

我们学到了成为酒精、食尸或烟草习惯的奴隶的危险；我们学到了不参与残酷的所谓的“运动”（译者注：如狩猎）；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房子或房间的情况和装饰，避免有害的影响，并注意始终让它们充满阳光和新鲜空气。我们的衣着应该出于健康和常识的考虑决定，而不仅仅是为了时尚；那些有幸与儿童接触的人，应该以最大的爱、温柔和耐心对待他们。在对待动物和植物时，我们应该认识到所有形式的神圣生命的兄弟关系；我们不应该对任何东西进行不必要的破坏，无论它是我们所说的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因为奥义主义者知道万物中的神圣生命，并尊重它。

我们是我们所思，我们做什么，对他人的影响甚至比对自己的影响更重要；我们必须思想和言语中保持最大的真实性，不说任何不真实、不善良、不愉快和无益的话；每个人都拥有一定的力量，并有责任对其进行最佳利用。我们了解到，大自然不接受对法则的无知作为借口，因为它不会改变我们所做的事情的结果；邪恶只是善的阴影，而且总是暂时的，而善是永恒的；虽然在人类中，善和恶是混合的，但背后的力量总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和所有人中的善。

我所写的这些内容不过是一大批事物中的例子，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其看不见的一面，奥义主义者的生活就是研究自然界更高的、隐藏的一面，然后聪明地使自己适应它。奥义主义者会全面审视摆在他面前的每一个主题的全部，而不是仅仅审视其中最低和最不重要的部分，然后根据他所看到的東西来安排自己的行动，他按普通常识行事，顺从指导宇宙

的爱法则。因此，那些想研究和实践奥义主义的人必须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发展这三项无价之宝——知识、常识和爱。

这就是对事物隐秘一面的研究向我们建议的行动方案。但请记住，这个隐藏的一面不会一直隐藏下去，因为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同胞在学习理解，一个接一个，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看到这隐秘的一面。既然很明显，这是进化的路线，现在看到的少数人只是以后将看到的许多人的先驱，那么根据这些考虑，可以预测人类可能的未来是什么？

THE FUTURE

未来

关于这个问题的巧妙推测是我们现代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在《向后看》（Looking Backward）中就曾尝试过，最近H. G. 威尔斯（H. G. Wells）先生也在一些古朴有趣的作品中尝试过。最常见的路线是对目前流行的许多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些理论进行逻辑推理，并努力计算这些理论将如何在我们所知的人类中实际发挥作用。在这些书中最令人愉快的一本，即《彗星的日子》（In the Days of the Comet）中，威尔斯先生大胆地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我们大气层结构的变化，使人类突然有了常识和兄弟般的感情。当这一点实现后，自然会立即出现许多其他明显的变化：战争成为一种可笑的不可能，我们目前的社会制度被视为恐怖和怪诞，我们的商业方法被抛在一边，认为不值得人类使用，等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肯定希望人类有这么多的常识，尽管它可能会比威尔斯先生的故事中来得更慢。

看看当人类意识的更高层次的延伸对未来的问题有什么启示，也许是有意义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分为三个部分——眼前的、遥远的和最终的；奇怪的是，正是离我们最

远的那部分，我们能够以最大的确定性说话，因为进化的计划在更高的视力下是可见的，其目标是明确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干扰这一目标的实现，但达到这一目标的不同阶段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个人的自由意志所改变，因此，只能预见其总体轮廓。

就这个进化周期而言，终点是达到人的完美。每个人都会成为比我们现在所说的伟人和好人更伟岸的人，因为人会在智力和能力以及灵性方面达到完美。达到最伟大的哲学家或科学工作者的所有智力，以及更多的智力；拥有最伟大的圣人的所有奉献和灵性，以及更多的灵性；在我们的周期结束之前，这些都将成为人类每个成员的财产。

为了理解这样一个伟大的结果是如何可能实现的，我们必须掌握进化的工作计划。显然，根据通常的理论，如果人只是可怜的活了七十几年，然后进入无意义的快乐或者痛苦的永恒，这样的完美程度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一旦我们意识到，我们通常所说的生命只是真正生命中的一天，而且我们的发展需要多少这样的日子，我们就会有多少这样的日子。基督指令说：“你们要像你们的在天之父一样完美”，这不是虚妄的夸张，而是我们有理由期待能够在适当的时候遵守的明确方向。

最终的未来是每个人的完美，无论他现在是多么低级或不发达。人将会超越人。这就是早期教会中许多教父所提到的“神化”学说的意思。这不是一个虔诚的意见，对那些看到这个计划的工作的人来说，是一个完全确定的问题。

然而，很明显，我们离这一目标还很遥远；在我们到达那遥远的顶峰之前，还有一条漫长的上升之路，尽管总体上它在稳步上升，但在未来就像在过去一样必然会有许多小的起伏。历史告诉我们，迄今为止，人类的进步在性质上是循环的。

每个人都过着他漫长的渐进式生活，不是在一个种族中，而是在许多连续的种族中，以便他可以学习每个种族要教给他的特殊课程。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灵魂在古印度化身，以培养宗教热情，在古希腊获得艺术能力，在凯撒的罗马学习纪律和秩序的巨大力量，在

今天的我们中间，获得科学的思维习惯，等等。

同一批伟大的灵魂在所有时代前进，依次激活所有这些种族，并在所有种族中学习；但种族本身根据进化需要产生、成长、衰败和衰落。因此，当一个国家失去了以前的荣耀，在比赛中落后（例如，现代希腊与古希腊相比，似乎是这样的），这并不意味着某一群人已经颓败，而是意味着目前没有灵魂需要该种族在其最佳状态下曾经提供的那种训练，或者这种训练现在正在其他地方提供。

因此，那些古代伟人的后代的肉体现在由较低类型的灵魂驱动，而伟人自己现在（像以前一样）处于进化的最前沿，但化身为其他种族，以便通过向新的方向发展而变得更加伟大。一个种族的消亡恰如大学里的一个班级如果不再有任何学生学习这个特定的科目就会消失。

灵视者使我们能够探究地球过去历史的更大部分，而这一更全面的研究使我们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类比来预测近期的未来。从对记录的这种研究来看，相当肯定的是，我们目前正在经历一个过渡时期，而且，我们并不像我们经常喜欢地想象的那样，处在地球上迄今所见的最高发展点，而是实际上处于两波发展之间的低谷。我们中的一些人引以为豪的民主趋势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代表着人类智慧的最终成就，而是几千年前就被彻底尝试过的实验，并在几千年前就收了尾，然后在普遍的厌恶中被抛弃，因为它不合理，不可行，并导致了无尽的混乱。如果我们要重复那个实验，似乎令人不快的是，在达到前面提到的威尔斯先生故事中描述的“常识期”之前，我们将不得不再次经历大量的这种混乱和痛苦。

但是，当这种疯狂结束，理性开始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时，很明显，在我们面前将出现一个进展更为迅速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将能够利用许多我们现在无法利用的援助。仅仅是高级能力的使用正在人类中慢慢普及这一事实，就会在许多方面产生几乎不可估量的影响。

想象一下，所有的欺骗或欺诈都不可能发生，误解不再发生，因为每个人都能读懂对方的想法，没有人会被安排做他不适合的工作，因为从一开始，父母和监护人就能准确地看到那些交给他们照顾的人的能力。那时医生不会犯错，因为他将亲眼看到他的病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并能详细地观察他的补救措施的作用。想一想，当死亡不再将我们与我们所爱的人分开时，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么大的变化，因为星光世界就像物质世界一样向我们敞开；当人们不可能再怀疑神圣计划的真实性时，因为其低级阶段就在他们眼前。届时，艺术和音乐将更加辉煌，因为星光界的色彩和音乐将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色彩和音乐一样，由我们掌控。

科学的问题将得到解决，因为人类知识的大量增加将使其所有分支融合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几何学和数学将更加令人满意，因为那时我们将看到它们的真正含义，以及它们在世界的光辉体系中发挥的作用。

我们现在的几何学只是一个片段；它是为深奥的现实所做的外在准备。因为我们失去了真正的空间感，所以迈向这一知识的第一步是对第四维的认知。例如，有五种，而且只有五种可能的正立方体——有时被称为柏拉图立体；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事实，仅此而已，但已经进入奥秘的学生知道，在这个系列的一端有一个点，另一端有一个球体，它们构成一个七的集合，具有神秘的意义，解释了我们太阳系七个平面中不同类型的物质之间的关系，以及通过它们发挥作用的力量。仅仅从物理层面来处理，将其作为目的本身来研究，而不是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几何学和数学必须始终是不完整的，就像美丽的大街，不知道通往哪里。

生活的每一个特征都将更加宽广和充实，因为我们将比现在看到更多的美丽和奇妙的世界，我们就生活在其中；了解更多后，我们不能不更加欣赏和爱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将无限地快乐，因为我们稳步地接近那最终的完美，这是绝对的幸福，因为它与永恒的爱结合。

CHAPTER XXV

第二十五章

THE WAY TO SEERSHIP

达到灵视的途径

毫无疑问，许多人很难相信我所写的大部分内容。我同情他们，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在我研究这些问题或能够亲眼看到这些问题之前，其中的许多内容在我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我也知道，在不对我的善意进行丝毫指责的情况下，许多人将不可避免地怀疑我是否清楚地看到了所有这些事情并准确地报告了它们。一位朋友提出了一个古怪的批评，他说：“似乎你写这个是为了证明你自己的特殊性，因为你在这里推荐的东西正是你与其他许多人不同的地方。”

这位朋友混淆了因果关系；如果我做或试图做我所写的这些事情，那只是因为我在这些事情上看到了我在书中所描述的情况。然而，如果有人——很可能有——觉得这些事情难以相信，我只能对他们说，要想证实任何证道学的想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们当作理所当然的，并付诸实践，因为这样很快就会证明它们。

每个人都有能力发展这些能力，通过这些能力可以看到这一切，对于实现这种发展的方法也没有任何神秘之处。在每个人的进化过程中，这些能力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他身上，但大多数人离它们可能展开的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零星的灵视绝不罕见，而且许多人至少有一定的敏感性。

当我说普通人离拥有这些感官的可能性还很远时，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不是因为他不够好，因为这根本不是一个善良的问题——当然如果一个有不纯洁或残忍倾向的人获得这种能力，他对自己和其他人的伤害会远远大于好处，这当然是事实。我的意思是，现代生活和思想的整个趋势不利于这样的展开，希望进行这种发展的人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从世界的生活中抽离出来，让自己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氛围。

我在本书中规定的这种生活，正是能使人有利于发展这些能力；不难看出，当今的普通生活与之相去甚远。这就是为什么建议普通人开辟这些能力似乎是没有希望的。毫无疑问，这些能力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但要使自己处于一个可以开始真正努力实现这些能力的位置，就意味着要从根本上改变他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然后，即使他已经逐渐从他的身体中消除了所有肉食、酒精和烟草的毒害，当他把他的愿望从低级转到高级，当他从自己身上抛弃了所有自我意识或不纯的痕迹，即使如此，所需的努力也是超出许多人能够做到的。

最终的结果就像解决欧几里德问题一样确定，但所需的时间可能很长，而且需要斩钉截铁决心和不屈不挠的意志；而这些能力目前只有少数人拥有。然而，只要愿意，其他人能做到的事，另外的人也能做到；这本书的作者本人已经成功做到了，我也知道其他人成功做到了；所有看得到事物的隐秘面的人都觉得，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所有的努力都是非常值得的。那么，让我在本书的结尾，尽可能简单地说明这些能力是什么，这本书就是靠这些能力才完成的，为什么获得它们是值得努力的，以及如何获得它们。

鱼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居民，就像人一样；但很明显，鱼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一定是非常不完善的。由于它被限制在它的环境中，它能知道什么是风景的美丽，日落的辉煌，以及多样和复杂的人类生活的深远意义吗？它生活在一个它几乎一无所知的地球上；但毫无疑问，它非常满意，并认为它所知道的就是所有可以知道的。

我们的自负实在不值得恭维，但这是一个绝对的事实，即大多数人恰恰像鱼一样。他们生活在一个世界里，但只在其中一个小部门范围内活动；但他们却很满足于此，而对四面八方围绕着他们的更广阔、更宏大的生活，通常是茫然无知或极度难以置信。

我们如何知道这种更广阔的生活？不仅是通过宗教启示，而且是因为有些人已经学会了如何看到，虽然不是看到我们世界的全部，但至少比大多数人看到的要多得多。这些人就是我们称之为先知或灵视者。

他们是怎么比别人看得到更多呢？通过打开潜在的能力——每个人都拥有的能力，但很少有人知道如何使用。每个人都有比肉体更精细的其他物质载体——圣保罗称之为“精神的身体”和“自然的身体”。正如我们通过肉体的感官意识到物理事物一样，通过这些更精细的身体的感官，我们也能意识到更高的事物。

拥有灵视的好处是多方面的。对灵视者来说，生活中的大多数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个信仰问题，而是一个知识问题，即人可以在所谓的死亡后生存，永恒的正义统治着世界，任何人都没有最终失败的可能，而且，无论表面上多么具有欺骗性，实际上所有的事情都在为善而工作。作为先知的人不仅能比别人学到更多的东西；他也能比别人更多地帮助他的同伴。

既然这种预知能力是如此令人向往，既然它潜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那么我们有可能发展它吗？当然有可能，如果我们愿意付出努力的话；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它意味着自我控制和自我否定，意味着坚持不懈和一心一意。其他人已经做到了，所以你能做到；但除非你准备好将你所有的力量投入到这一努力中，并有一种对成功的铁定的决心，否则你是做不到的。

动机也必须是纯洁和善良的。如果一个人的探究仅仅是出于好奇心，或者是出于为自己获取利益或财富的卑鄙欲望，那么他最好及时接受警告，并且在精神和道德进一步发展之前，不要进行任何形式的奥义学训练。因为更多的力量和知识意味着更多的责任，更高的视野对一个没有准备好的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诅咒而不是一种祝福。

有许多方法可以打开内在的视线，其中大多数都充满了危险，应坚决避免。它可以通过使用某些药物、自我催眠或迷幻术来实现；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可能带来远远超过利益的恶果。然而，有一个方法是不可能造成伤害的，那就是通过对思想的控制和冥想。我并不是说这项工作很容易；相反，它非常困难；但我确定地说它可以通过坚定的努力完成，因为它已经被有的人完成了。

想要尝试的人必须从对自己思想的控制开始，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必须学会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他做的任何事情上，以便尽可能地把事情做好。他必须学会像熟练的剑客挥舞他的武器一样使用他的思想，随意地把它转向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并能够按照他的意愿牢牢地抓住它。试着把你的思想固定在一个明确的主题上五分钟；在一半的时间过去之前，你会发现游荡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溜走了，而且思想已经远远超出了你为它设定的限度。这意味着它没有完全在你的控制之下，而纠正这种状况是我们要走的第一步 – 但绝不是简单的一步。

除了稳定的练习，没有什么能给你这种能力；但幸运的是，这种练习可以整天进行，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休闲时间。如果你在写一封信，把你的心思放在那封信上，这样它就能写得完美、清晰、迅速。如果你在读一本书，把你的心思放在书上，这样你就能完全掌握作者的意思，并从书中获得他想要你知道的一切。

除了在日常的生活中这样练习集中注意力外，如果你每天留出一定的时间按照这些方法进行特别的努力，会对你大有帮助。清晨是最合适的；但无论如何，它应该是在你能确定不受干扰的时候，而且应该总是在同一个时间，因为规律性是成功的要诀。静静地坐下来，让你的心完全平静下来；任何形式的激动或担忧对成功都是致命的。然后把心思放在事先选定的某个主题上，认真而详尽地考虑它，绝不允许你的思想有丝毫偏离，哪怕是片刻。当然，一开始思想会偏离；但每次你都必须把它们拉回来，重新开始。你会发现一开始最好选择具体的主题；只有在经过大量的练习之后，才可以更有效地考虑更抽象的主题。

当通过长期的习惯，所有这一切对你来说已经完全熟悉，当你已经达到了集中注意力的力量，当心灵在你的控制之下，可以跨出另一步。现在选择你所知道的最高理想作为你早晨冥想的主题。理想是什么丝毫不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处理的是基本事实而不是外在形式。印度人可以选择克里希纳，伊斯兰教徒可以选择真主，拜火教徒可以选择琐罗亚斯德，佛教徒可以选择佛，基督徒可以选择基督，如果他是天主教徒，也许可以选择圣母或一个圣人。这一点都不重要，只要对这一对象的沉思能在人的内心唤起他所能达到的最高热情、

虔诚和崇敬。让他欣喜若狂地沉思，直到他的灵魂被它的光荣和美丽所充满；然后，利用他长期的集中注意力练习所赋予他的所有力量，让他坚定地努力将他的意识提升到那个理想的高度，将自己融入其中，与它融为一体。

他可能会多次做出这种努力，但都会失败；但如果他坚持不懈，如果他的尝试是出于真实和无私，那么总有一天，他会突然知道自己已经成功了，当更高的生命的耀眼光芒突然照射在他身上时，他比以前更深刻地认识到那个理想。然后，他又重新沉入普通人的生活中；然而，那一瞬间的惊鸿一瞥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即使他不再前进，生活对他来说也不会像他看到之前那样了。

但如果他坚持不懈地努力，那灿烂的光辉将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他面前，每次都伴随着他越来越长的时间，直到最后，他自己能够在任何时候把自己的意识提高到那个更高的水平 – 去观察、研究和探索那个阶段的生命，就像他在探索现在的生命一样；这时，他就加入了那些知道的人的行列，而不是猜测或模糊的希望，他成为世界上一种向善的力量。